



拾穗

第二五期

本期要目：

- 卡式電視機
- 超級飛輪動力車
- 昆蟲的卵殼
- 可怕的白砂糖
- 今世輪迴奇談
- 野餐
- 偷牛賊吃驚記

CALTEX



讓德士古爲您解決一切有關潤滑油的問題

德士古爲使各種不同性質的機器得到特殊及專門的照顧，特別製造各種不同性質的潤滑油來配合使用，既可增加工作效能，又可延長機器壽命，豈非一舉兩得。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46號之1

電話：544980 號

電話：543727 號



讀者，您有感到她已換上春裝了嗎？

春天是生氣蓬勃，萬物孳長的季節，思想和寫作的興趣也不例外，你已發現最近的外文刊物裡，有許多題材合乎你的喜好，想譯來介紹給拾穗的朋友們嗎？你已動了寫作的雅興，你已着手工作了嗎？幾週來我們收到很多篇從大專和研究班同學寄來的稿件。對編者和讀者來說真是最美好的消息。

新的生力軍們很謙虛地在信上說，他們是生手，文筆不佳的地方盼代修飾，並問那些題材比較合用。我想在這裡作個簡短的答覆：目前積存的稿件以五千至一萬字的小說故事爲多而缺少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短篇，文筆只需通順，想讀者亦不苛求以與名家媲美，但人、地、物和學術名詞等譯法，請多費神查考，最好用教育部公佈或報章會用者；文章內容太專門只有少數人有興趣，或太熱門，別處常見者均少選用；人文科學、哲學、詩歌、劇本、體育報導、新書介紹等有優先刊出的機會，務請註明原文出處日期，字跡太潦草者，檢字困難，且易錯誤，祇能割愛，祈請鑒諒。盼望拾穗不僅是你遊覽的園地，亦是你播種、耕耘、收穫的園地。

冬影已漸消，三月又是

春暖花開的日子，若將拾穗比作科學文藝譯作的園地，那麼我們的田野裡，草色青蔥，枝頭上的花蕾亦先後舒放。各位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商 台灣各大書店

封面 插頁 台南開陽堂印刷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港澳二元)

零售價目：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拾穗目錄 第二五一期 民國六十年三月號

科學工程 超級飛輪動力車……………一
飛碟與地球……………九

科學工藝 卡式電視機……………七二

生物科學 昆蟲的卵殼……………八一
濾過性病毒與生命之本質……………五一

趣聞軼事 今世輪廻奇說……………二三

世聞集錦 時間拾遺——戶部尙書丟紗帽記等四則……………三一
工商消息——歐洲兩大輪胎公司合併……………四四
科學新知——建造金字塔的新說法……………四五
文化消息——美國雜誌縮小版面等三則……………四七
現代生活——世界上最高的公寓等三則……………六一
人類環境——死湖復甦等三則……………六六
醫藥新知——止血的舊理論與新認識等五則……………九〇

家庭教育 赤子之心看死亡……………一七

音樂 偉大的鋼琴家——起始的年代……………一〇〇

繪畫 樂壇偉人——聖賞、巴拉克列夫……………一一三
花間集——聖母與聖嬰……………
漫畫——參觀……………九八

短篇 鮑爾斯和CS的故事……………一二四
給女兒的一封信……………一三六

記事 野餐……………一四五
偷牛賊吃癩記……………一五六

推理小說 龍捲風……………一六一
老人……………一七〇

長篇 山本五十六之死……………二〇〇
紐約街頭……………二一八

連載 青雲直上的油輪事業……………三九

環球企業 封面 卡式電視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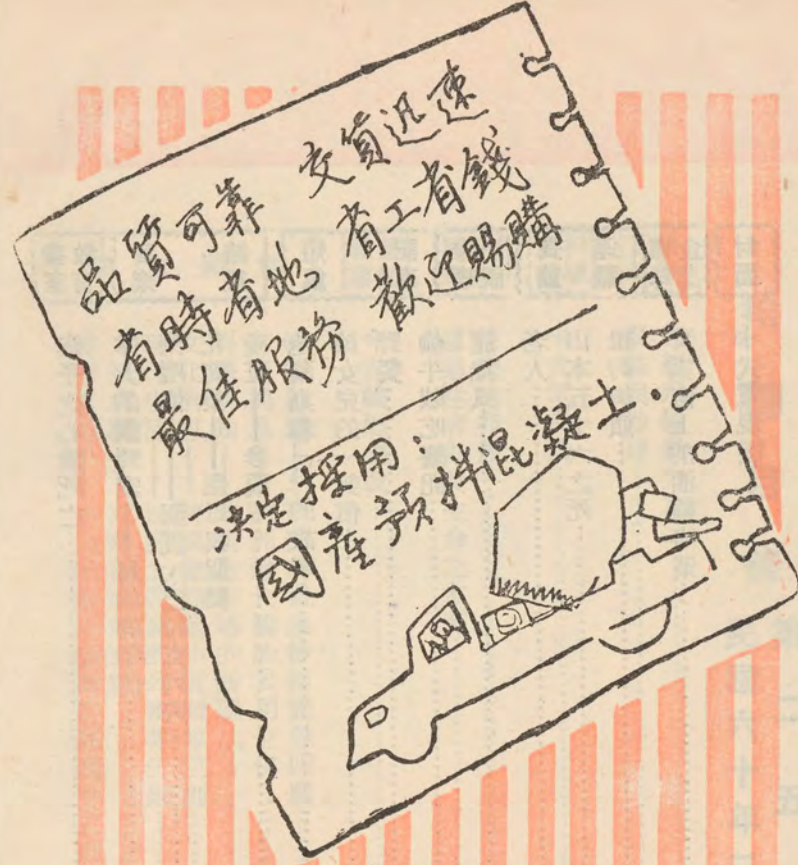
超級飛輪動力車

欽 露 譯

~~~~~ 一位工程師的新設計，使得已有五千年歷史的飛輪極有希望成為推動車、船的一種新動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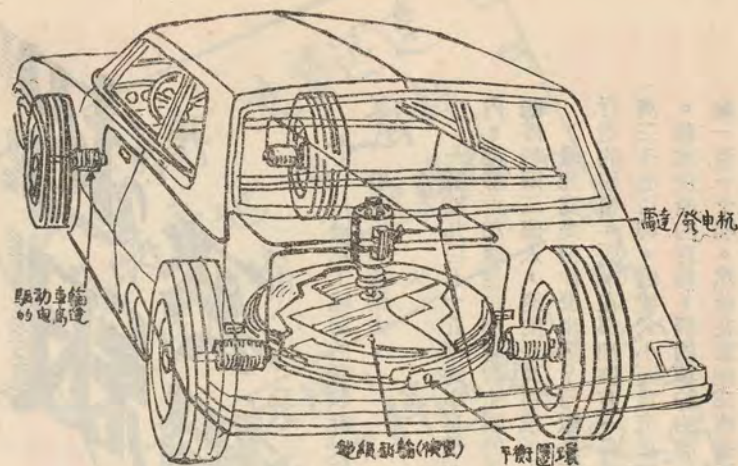
× 一輛重九百七十五磅的小車子，既沒有引擎，也沒有電池來推動它，然而却能在十五秒鐘短暫的時間內，從靜止加速至每小時六十哩的速度。此種靜寂，沒有排氣，沒有排檔，而特別設計供城市用的車子，能搭載兩三個人，速度最高可達每小時七十哩，一般行駛速度為每小時五十五哩。

× 這究竟是種什麼車輛？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性能？只要一看後座的機箱（如圖一），就不難知道它能行走的祕密。原來在那裡裝有一具重二百廿二磅的飛輪，直徑卅吋，在真空的扁壳內其轉速高達每分鐘二萬三千七百轉。這樣大小而且沉重的飛輪，以如此驚人的速率旋轉，其外緣的線速度可大於每小時二千哩。藉此快速的旋轉，飛輪積貯的能量大到足夠推動此迷你車以每小時五十五哩的速度行駛兩小時——即行駛一百一十哩。然後在家裡或路邊車房中通電廿四分鐘，電流又增加飛輪的轉速至再供兩小時的行駛使用。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訂購・服務週到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連絡處：台北市懷寧街21號  
電話：579854~9





圖一：迷你型市區短程車輛，沒有引擎也沒有排氣，由裝在車子後面的超級飛輪來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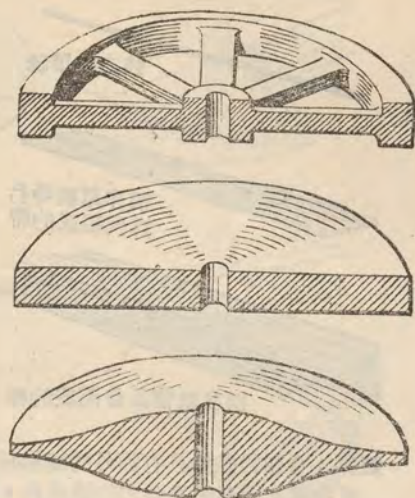
無疑這是一種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車輛。不過，迄今還在紙上談兵階段，但是設計用以推動此車的超級飛輪發明人D·W·雷班霍斯特認為此項構想是完全可行的。

### 超級飛輪能保有更多的能量

像電池一樣，飛輪也是一種能力積貯裝置。一個飛輪究竟能够積貯多少能量，視其在被離心力撕裂成碎片之前的最大轉速而定。因此，為了安全上的理由，其轉速有一限度，而此限度也就視製造飛輪的材料強度而定。

直到現在，絕大多數飛輪都是以各個方向強度均相等的材料來製造的，例如堅硬的鋼等。雷班霍斯特的超級飛輪概念，是必須在某一定方向——企圖將一快速旋轉的飛輪向外拉開的張力方向——使用強度特大的材料。

強韌的線是一種良好的材料。它們的抗張力通常比製造它們的成塊材料為強韌。超級飛輪可由重疊排列成輻射狀的高強度樂器用鋼線製成，通常此等鋼線具有每



圖二：一般人最熟悉的傳統式飛輪，是有輻而邊沿厚重(上)。但平的碟型飛輪(中)却能貯積更多能量。至於中央隆起的飛輪則能貯積更多的能量。

例如棒型、碟型或楔型(如圖五)。

利用纖維加強的物質，將能製造出重量較輕而又密實牢固的飛輪。雷班霍斯特計算，以現有材料而製成之超級飛輪，其每磅重量所能積貯的能量亦為今日的蓄電池之四倍。在他計劃中的「城市車」所用之超級飛輪，能貯存二千三百萬呎磅以上的能力——大到足夠將一輛重一千三百磅的車與三百廿五磅的載荷舉升到高一萬八千呎的山頂上。

### 飛輪車的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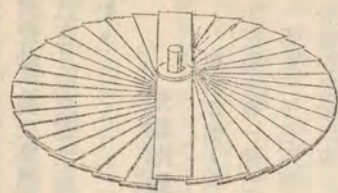
要想將能量輸入小車子中，只要將超級飛輪的電動機接上外電源，飛輪即逐漸增加轉速。然後再將電動機改變為發電機——由旋轉的飛輪來驅動，以供應車子各輪子上電動機所需之電力。聯接飛輪與發電機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兩個直徑三吋半的磁化圓碟以構成一磁性偶合器，因此兩者間可無需穿過真空扁壳作直接的聯接。

電動機——發電機本身可作為剎車，而取代傳統的剎車。因此車輛行進時產生的動能，被重新收回輸入飛輪中，而不自白地消耗與浪費掉。這一點使飛輪車的行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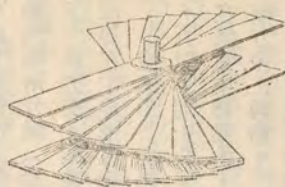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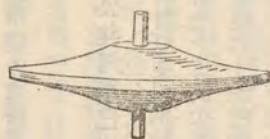
平方吋六十萬磅的抗張力。

此外，還有某些質料更佳的新合成材料可供製作性能更好的飛輪用。此等材料包含有高強度的石墨或碳纖維，或叫做纖維鬚(Whisker) (請參考二二〇期，無機纖維的能耐)的極度純粹而堅強的晶體，而此等物質是嵌在塑膠或金屬物中的。纖維或纖維鬚可按輻射方向排列，而嵌入於其它物質中以增加此方向的額外強度。由此種材料製成的超級飛輪，可具有種種不同的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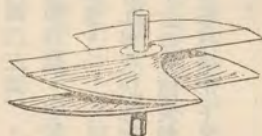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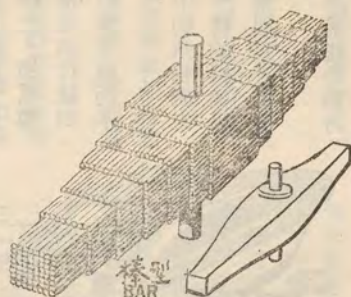
DISK 碟型



WEDGE 楔型



圖(甲)：超級飛輪的各種型狀



BAR 棒型

可能是一具使用固態燃料的小型氣渦輪引擎，或是一個四磅重的超級飛輪，它們是專供作爲主飛輪的備用能源。

液壓馬達亦能推動另一種超級飛輪車。所謂液壓馬達實際上就是由飛輪帶動的液體幫浦——與飛輪能力補充馬達串列安裝，而車輪則由此幫浦來驅動。它較電動爲優的一點是可以使各輪獲致完全的同期，而在剎車車可免於偏滑。(幫浦之洩放閥可以造成差動的車輪轉速)。

去年二月，尼克森總統宣佈，美國聯邦政府已訂定一個計畫，俾尋求一種沒有排氣污染的非傳統動力裝置的汽車。目前尚無任何其他車輛比超級飛輪車更適合此項要求，因爲這種車根本沒有排氣。

除車輛之外，超級飛輪還能推動很多其他的機器如：船、雙機器腳踏車、剪草機，以及諸如鑽與鋸等家庭工具。手工具的重量可藉分開的能力補充馬達而大爲減輕；將該馬達永久裝在工作台上，使用時可將各不同工具就近藉磁偶合作用而使工具上的飛輪旋轉。

無論供軍用或民用，超級飛輪無疑也將具有若干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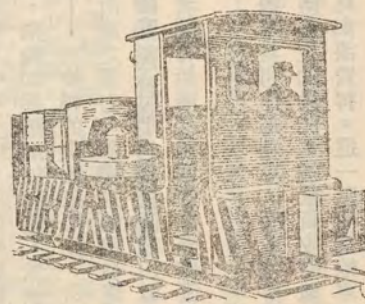


圖(乙)：令超級飛輪具有額外的輻射向強度之基本因素，是強力的線或絲，如上圖。中圖爲由很多線平行排列聯結而成的帶。下圖爲由很多條此種帶重疊而成的棒。

從一個簡單的轉速表，即可獲知飛輪中究竟還餘下多少能量，何時應該再行補充。如因一時疏忽，沒有注意到轉速表上的警告燈，而致飛輪能量銳減，結果車子在路上拋錨時怎麼辦？遇到此種情形，只要按一下按鈕，一具小的補助能力補充器便迅速將飛輪的轉速增高，而令其具有足夠的能量將你送回家。此項裝置



圖(丙)：左爲一種已在使用中直徑六十四吋飛輪以推動的瑞士公共汽車。



右爲由飛輪推動的小火車頭。

費用大爲減低；估計每一哩僅需費十分之一美金。飛輪一經通電旋轉至高轉速後，車輛隨時均可行駛，而不需要一般車輛之引擎慢車空轉的暖車操作。由於從飛輪系統中，要多快就有多快的可取出能量，也就是說其加速極快——比較之下，電車如欲作如此快的加速，必需額外的電池容量。並且，飛輪不管作多少時間的補充能力，與放出能力均不會像電池一樣在性能上有退化的現象產生。



別用途。雷班霍斯特說，一具四十磅重的超級飛輪便可推動一架偵察機作十二分鐘的靜寂飛行。而未來用在月球表面上旅行的車輛，也將是由超級飛輪來推動。

### 飛輪推動的公共汽車已出現

在數年前，就已有實際使用飛輪動力的車輛。例如在瑞士有一種可載客七十位的公共汽車，就是使用一個重三千三百磅，直徑六十四吋的飛輪來推動的。飛輪能推動該車一次向上爬行半哩的路程。在每一停車站，車輛必須升起一對接觸線搭在電線上，通電轉動飛輪兩分鐘（請參閱圖四左圖），俾補充供行駛到下一站的能。如使用超級飛輪，它能够行駛全程而不需要在中途通電補充能量。

空氣阻力能迅速消耗掉在快速旋轉中的飛輪能力。所以，瑞士公共汽車上每分鐘旋轉三千轉的飛輪是在氫氣中轉動的。在無載荷情形下，約需廿四小時飛輪方停止轉動。

在現代的飛機控制系統上，設計用作為輔助動力的小型飛輪，具有高達每分鐘五萬到九萬轉的驚人轉

速。僅僅維持飛輪在空氣中作此項高速旋轉，大約需消耗一百六十匹馬力。因此，此種飛輪是在僅有百分之一個大氣的真空中旋轉的。

雷班霍斯特相信，他的超級飛輪可裝置在更高的真空中。與瑞士公共汽車的飛輪比較，它旋轉時間之久，則是以日計而不是小時計算。

在他的超級飛輪車設計中，飛輪的整個重量是藉磁力而浮懸在無摩擦的真空中。並且，除軸承外，無需其他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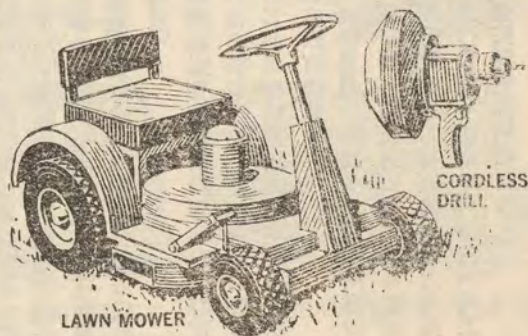
像陀螺儀一樣，飛輪能隨着車子的運動而有前後或左右傾斜的趨勢。這種情形會使固定裝設的軸承增加負荷。迄今，即使轉速最高的飛輪設計家，並無企圖來消除此種效應。而雷班霍斯特則已在考慮將車輛上的超級飛輪裝置在平衡環（Gimbals）上，俾消除掉此效應，使飛輪可向任何方向傾斜，而不受其軸承之限制。

他的超級飛輪計劃，在海軍航空系統指揮部之支持下，于去年九月在一篇名為「能力貯積與超級飛輪」的報告中首次透露。他告訴「大眾科學雜誌」說，他已對原來的構想一再加以改良與作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下列兩項重要的進展，現在已成爲他的超級飛輪概



圖六：超級飛輪也可用來推動船艇、機器腳踏車、剪草機與家庭工具等。



念之主要部分：(一)新式的高度真空密封，允許飛輪的軸伸出真空壳外，(二)改良的軸承。

利用浮懸在機油中的磁性微粒，實際上可成爲一種磁性液體，使一個永久磁鐵可以附着在飛輪的外圍，而構成一種新的含鐵液體密封物。

霍浦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學實驗室正在研究中的新的空氣軸承，沒有固體物之間的相互接觸。此種軸承在真空的扁壳內替代了乾式潤滑的軸承，並且塗上二硫化鋁，因而其表面極爲光滑。正在製造中的原型空氣軸承與一超級飛輪模型，將是超級飛輪計劃中第一批機件。

### 有關飛輪的驚人知識

當雷班霍斯特從參考傳統的飛輪之設計而開始他的超級飛輪設計時，他發現了若干驚人的事實：

平而實心的碟型飛輪，比直徑與重量相等的邊沿厚重的飛輪（大部分人所最注意的飛輪）能多貯積百分之五十的能量。如碟型飛輪中心部分鼓起的話，則還能再多貯積百之五十的能量。北美洛克威爾公司利用電子計算機研究最佳的飛輪型狀設計時，亦發現此種型狀之飛輪效能最佳。



至於一般人所期望的飛輪則恰好相反，他們認為飛輪的質量如能全集中在邊沿上最為理想，因為這樣的飛輪不僅具有最長的槓桿臂，並且從最快速的旋轉中可獲致最大的動能。不過，此種飛輪必須是不會破碎的才行，否則它絕不可能在有限的轉速下發出最大的動能，然而這種不會破碎的飛輪並不存在於我們這個不理想的世界上。北美洛克威爾公司的電子計算機發現，中央突出的碟型飛輪各部份的外向應力都是相等的。顯然，這樣的飛輪，其轉速之大遠超過所受應力不均等的飛輪，而在最大之應力下，後者當會很快破毀。總之，飛輪能旋轉得愈快，所能貯積的能愈多。雖然飛輪已有五千年的歷史，可是何以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發現其最佳型狀來呢？或許是因為將飛輪的轉速增至極大是相當新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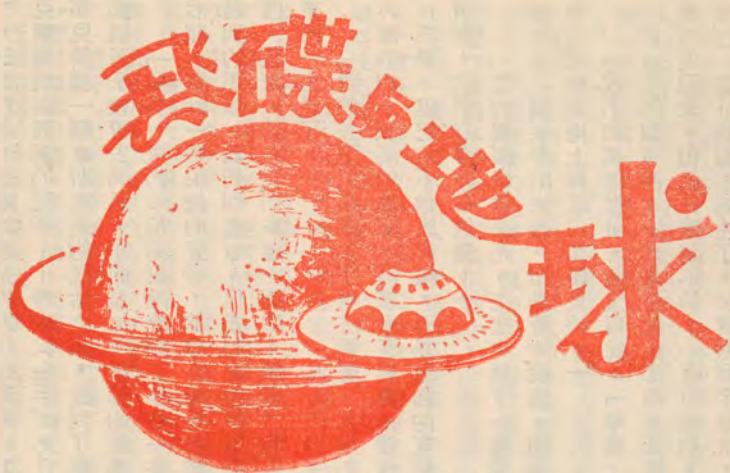
將很多線平行排列結成帶，然後將很多條這樣的帶重疊起來成一棒狀，這是一種進一步改良設計的起點（如圖三）。如此方形棒的四周加上較短的棒帶，便可構成應力均等的棒型超級飛輪來，其側面形狀就如北美洛克威爾公司的最佳碟型飛輪之橫斷面一樣（請參閱圖五左圖）。

在撰寫本文時，各種型狀飛輪之優點仍在研討中。無論如何，其中一種將定下未來飛輪之型式，從而使雷斑霍斯特的夢想之車得以實現。

# 前言

一個農夫在夜裡被叫個不停的狗吵醒了。他警覺到可能有什麼危險，拉開窗簾一看，見到一個巨大的橘色的碟形飛行物正要降在他的玉米園裡。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一個紐西蘭的牧羊人被發見死在牧場的一個僻角落裡。阿莫斯·米勒(Amos Miller)





），三十九歲，很顯然地是死於飛碟致命的力量裡。奧克蘭警察從死者的兒子——畢爾（Bill），十七歲——那兒接獲一個歇斯底里的電話之後，找到了那具屍體。那個孩子被帶去問話，下面是他所敘述的經過：

「早晨，我們一起到田裡分頭工作修一些籬笆。突然間，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就像在短波收音機裡偶而聽到的那樣。我們到處看。但是起先並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後來，就在我們右邊一個樹木繁茂的地方，那個『東西』出現了。」

「我們丟下工具張大了嘴注視著。它大約在二百碼外離地四十呎高的地方。看來像直昇機一樣停在空中靜止不動。但它並不像直昇機，而是圓圓的有個砲塔型的頂部。我們看得非常清楚。」

「它的周圍發著亮光。在空中懸了一會兒後，從底部伸出三個尖形的東西。那是著陸設備。因為在伸出之後它就降到地上靠這三支腳支持。」

「我不知道怎麼辦。但父親說：『畢爾，過來，我們去看看那個東西。』然後他就往那個東西跑去。我試著叫他回來，但他什麼也不怕，一直向前跑。那個飛行物的一部份被樹木遮住了。父親跑到半路時，有一條小

怎樣的反應。

一個三人小組，穿著黑色衣服到一戶人家去拜訪他。他說曾看到一架飛碟與裡面的生物。他們警告他並威脅他的家人不准把這件事傳揚出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個俄亥俄州人的汽車撞到了一架飛碟，揀到幾片東西。他把這些東西拿到一個很有名的私人研究機構去化驗。很快地，有幾個男人來說服他把這些東西拿回去。當他拒絕時，他們這樣告訴他「……你有一個美麗的太太，要是她發生了什麼事那真遺憾。」這是一個孤立事件嗎？不是的！飛碟事件常發生，檔案裡充滿了這類報告。

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奧立岡州先驅山（Pioneer Mountain）的瑞芙絲夫人（Mrs. Evelyn Reeves）很想睡一場好覺。突然間，整個房間充滿了一種奇怪的、高頻率的哼聲。她從床上跳起來拉開窗簾，吃驚地看見一個很大的發亮的物體停在院子裡。在那一刻，每個房間都充滿了怪異的亮光且有特別的麵圈形光芒。

這時，光線與聲音把全家人都吵醒了。瑞芙絲拿了一把來福槍自衛。突然地，高頻率聲音增大了，麵圈形光芒增加到三倍多，並且映在牆上爬動著。然後，隨著

溪，就停了下來。」

「我注意一束很亮的光線射在父親身上。那種光線與飛行物表面一樣。雖然陽光照耀著，那道光束還是看得很清楚。」

「父親被照射之後立刻倒在地上。我嚇得一步也不能動。就在父親倒下的同時，那個飛行物昇空了，發出同樣的尖銳哼聲，很快地飛入空中，我根本沒法子追。」

警察在小溪裡找到了阿莫斯·米勒的屍體，頭皮有一半不見了。在附近——孩子聲稱飛碟會停留的地方——有一個半徑六十呎被燒過的圓形區域。在圓形的邊緣有三個地方凹下去。死者除了頭皮消失以外，骨頭裡的磷質也完全不見了。

一年前，在澳洲人，們見到飛碟之後，發現有一群牛死了。屍體經過解剖之後，發現骨頭裡的磷質完全消失了。

在米勒事件中的驗屍小組報告說，死因完全不明。權威人士告訴米勒家裡的人，不要把事情告訴記者。

除了驗屍小組的報告外，官方沒有提出任何解釋，也沒有深入調查，更沒有說明人們在遇見飛碟時應該有

一陣更大的聲音，光線消失了，那個物體射入空中，飛走了。

事情還沒完呢！隨後幾天，瑞芙絲家又碰到了好幾次同樣的情況。光線很強，可以用來照亮報紙閱讀。他們關上窗子想擋住光線，但是沒有用。麵圈形的光芒照樣在牆上動來動去。

有十多個證人報告說，他們見到了晚間騷擾瑞芙絲家的實況。其中有一位叫湯姆斯（Thomas W. Price）的，是林肯郡的執政官。他在瑞芙絲家附近跨出巡邏車時，見到了一個飛行物從東北往東南方向飛。他說那飛行物是橘子色的，尾部轉動，同時發出一種高頻率哼聲。其它幾個證人說，那飛行物是碟形，飛過瑞芙絲家的牧場。

最近有一項旁證報告說，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一群年輕人在奧立岡州印第安河附近，見到了一團很強的光芒。那地方離瑞芙絲家不遠。那些年輕人說，那團光芒亮得把整個村落都點亮了。

一九六四年一個夜晚，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郊外一棟獨家的農戶經歷了令人無法相信的恐怖事件。



十一歲的瑪麗 (Mary R.) 被父母責罵之後跑到屋外去。突然間，瑪麗的母親聽到一聲痛苦的尖叫。她趕忙跑到外面，一架「飛行煙灰缸」正迅速地衝入夜空。小女孩躺在離家三十呎的地上，全身滿佈著灼傷。

她的母親打電話到當地警察局，却為奧克拉荷馬市的巡邏車接了這個電話。一輛私人救護車也特地趕到現場。兩小時以後，小女孩從中西醫院 (Midwest City Hospital) 被轉送到廷克空軍基地 (Tinker Air Force Base)。雖然她的家屬沒有一個人滿意這種處理方式，但也無可奈何。

這件意外發生後的幾天，三個目擊者報告，見到了兩輛有蓬卡車。他們形容車輛的顏色是「天藍色」。瑪麗家裡一些東西被車子帶走了。

隨後的資料顯示瑪麗一家人與她們的所有物被飛機載到華盛頓。一位很精明的飛機研究人員，奧克拉荷馬州林德賽市 (Lindsey) 的羅勃·史蒂夫 (Robert Stiff)，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但不久之後，史蒂夫就接到一連串的恐嚇電話。空軍部沒有對這件事件發佈任何消息。當各個私人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時，多疑的政客與半科學權威不斷阻撓他們的活動。更糟的是這批人要搞個

疊在一個輪子上……四個輪子都有輪框，他們會說話，輪框上佈滿了眼睛。」

我們再看另一件人們最熱切相信的事。

約在兩千年前，人們相信一件沒有科學證明的事。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惡痛苦地死亡，後來又復活了。人們傳說耶穌說過任何信他的人都會到天堂。

現在，人們接受上述的事情，而沒有任何直接物證或實驗室的證明。沒有人勝過科學的質疑，證明神的存在。沒有人能證明耶穌作過那些陳述。或者，就算他說了，也沒人能證明他所說的內容是真的。

一九六一年，貝蒂 (Betty) 與希爾 (Barney Hill) 想從一架外來的太空船裡取出一本書，作為她們到過該船的證明。但是船上的乘員沒有讓她們那樣做。關於這項經驗，除了用催眠術獲得了詳盡的口述資料外，沒有任何實物證明。

我們有個共同的問題——沒有證據，沒有樣品。而且，即使我們有了一瓶X行星的橘子醬，科學家會相信嗎？

在秘魯南方的一个史前城市迪華那哥 (Tiahuanaco)

研究方案，準備下結論說飛碟事件全是無稽之談。

官方說，某些消息禁止發佈的理由是要減輕「群眾恐慌」。所以，他們採取「不相信那些事件與目擊者」的態度，到目前為止，官方仍忽視全世界有幾百萬人見過飛碟的這項事實。

其實，有關飛碟的報導並不是什麼新玩意。幾千年前就有人見過了。但是，最大的一幕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揭開的。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飛行員阿諾得 (Kenneth Arnold) 報告說，在華盛頓州瑞尼爾山 (Mt. Rainier) 附近見到九架飛碟。速度為每小時一千七百哩左右。他形容它們是「飛行的碟子」，因此產生了「飛碟」這個名詞。

飛碟是真實存在的東西嗎？我們怎麼證實呢？

我們不要一下子就排斥是無法解釋與超出我們理解能力的事物。為了幾個很好的理由，讓我們從世界「最可靠」的歷史書——聖經——裡引用一段話：Ezekiel 第一章，第四節到第八節寫著「……暴風從北方吹來，一大塊雲鑲著亮邊，一團火光向前推進著。火光裡有一道光束，裡面好像有四個生物……在地上有輪子，每個生物一隻……四個生物的外貌相同，結構像是一個輪子

有一個巨大的石門，重達兩千噸。附近幾哩內沒有一塊石頭的質料與這塊石門相同。石門上佈滿了精緻的彫刻。兩位英國科學家——貝拉密 (Belamy) 與瑞德 (Reed)——花了好幾年的工夫去解釋它的意義。他們下結論說，那個文明的日曆與時間標準都刻在石門上。一共有三個參考標準被取去應用：太陽、地球、與衛星。很顯然地，是那些古人把那顆衛星射入繞地球軌道的。它從西向東，每年繞四百四十九匝。石門上沒有提到月亮，然而他們的文明却進步到能够使用類似現代化的望遠鏡（鏡片被考古學家找到了，年代與那時相同。）與發射人造衛星。那顆衛星不是一個小球而是一個巨大的物體。大到能够看到它的前緣與後緣，然後把兩個讀數平均。從波次坦天文台 (Potsdam Observatory) 來的天文學家研究了迪華那哥的其他文件，報導說該城的驚人成就可以上溯至驚人的久遠年代——公元前九千六百五十年，也就是距今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年。

當哥倫布聲稱，世界不是在海外十哩處就中斷時，當時的社會充滿了不相信的意見。宗教學者堅持說，古人記載地球像球一樣繞日旋轉純粹是異教徒的說法，對



世界進步毫無貢獻。

我們一直認為現在與最近的過去代表了人類全部的歷史。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是經由上帝的想像而突然在地球上出現的。這完全忽略了早就有的穴居人。他們不會用火，也不會結繩子。聖經從來沒有討論過別的星球與銀河系有生命的事，所以我們跟著認為那些地方一定沒有生命存在。但是，根據最古的死海經卷來看可就不一樣了。（按：死海經卷是用基督原文 Aramaic 寫的）它上面記載著：「在我父親的宇宙裡，有許多人住的地方。」這與詹姆斯王的譯註有一點差異。如果研究這點差異，我們會感到十分困惑。

現在，我們不禁要懷疑全部的邏輯基礎。因為我們很難接受兩種對立的說法——原來根據聖經，認為宇宙中其它地方沒有生命存在，現在按死海經卷的說法却有。

飛碟問題，在許多有名的科學問題中，成了一個最好的有關混淆的例子。而我們却向這些科學家要答案。

史坦頓·福立曼 (Stanton T. Friedman)，核子物理學家，他說：「我相信我們被地球以外的極有智慧的太空船訪問過。證據實在太明顯了。」

的男孩——桂格利·威爾斯 (Gregory Wells)，正抱著一個野餐用的熱水瓶，從祖父的房子走向雙親的旅行車那裡。因為送水到車的水管結水破裂，所以威爾斯必須從祖父那兒取水來。這孩子快走到車前門時，回頭看見一個巨大的紅色的，足球形的物體。它上面有四個紅燈，正掠過公路上空。他聽到了一種像是「發電機」的聲音，同時看見一條管子從該物體的下方伸出來。管子轉來轉去一直到對正威爾斯為止。這時，孩子感到很害怕，正要準備跑走，但是從管子裡射出一條紅色的光束射在孩子的右肩上，把他打倒在地上。熱水瓶掉在一邊，孩子的夾克起火燃燒了。他母親與祖父聽到尖叫聲跑來救他。母親打開熱水瓶，想用水把火救熄，在這時，威爾斯撕下了著火的夾克。威爾斯的母親與祖父都見到了那個紅色的物體，中間部份有一圈暗紅的閃光色帶。

天知道有多少類似的事件發生而沒有報告，因為那些人害怕被嘲笑或被報復。

飛碟在我們天空中出現，顯示出我們科學機構的缺陷以及我們無能趕上新的與未開拓的研究領域。

飛碟所給我們的大量證據，告訴我們超過我們想像能力的宇宙，以及某種生物比地球人更偉大更聰明。

威廉·馬可維茲 (William Markowitz)，天文學家兼物理學家，在一次對猶他州大學的演講裡說：「二十年來對於不明飛行物各種現象的研究顯示出，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他們的存在。」

詹姆斯·哈德博士 (Dr. James A. Harder)，加州大學建築工程系教授說：「過去二十年來，我們累積了大量的證據，足以證明飛碟的存在，不只是合理的懷疑而已。」

哈佛大學天文學家，唐納·曼熱博士 (Donald Menzel) 斷然地說：「我認為空軍方面該收回藍皮書計劃了。現在該停止追逐那些幻象與鬼影了。」

各位讀到這裡時，可能仍有人認為飛碟不過是騙術或幻覺。但是，當輪到你看到一架飛碟降在地上，或你家院子裡，燒燬了玫瑰，嚇壞了狗，或是把你太太燒焦時，你怎麼辦呢？不信地大笑嗎？已經有幾百人遇到這種事。這些事件都經過仔細調查與記錄。下述的事件是送到阿利桑那州塔森市 (Tucson Arizona) 空中現象研究處的報告。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八點三十分，在俄亥俄州畢爾維爾市 (Beallsville Ohio)，一個十二歲

如果，你還認為飛碟只是幻想，請看下述事實：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八點三十分，紐約州的西瑞克斯市 (Syracuse) 一所醫療中心的安全警衛報告說，他看到了奇怪的間歇光芒。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警衛說，那個光芒有點像流星，不同的是它慢慢降下來。他看了幾分鐘，然後用手電筒向飛行物照射——閃滅三次。就像回應一樣，那個飛行物射出三個紅點（球形）。當警衛要去找另外的證人時，那個飛行物飛走消失了。附近公寓裡，有三個居民也見到了那個物體，包括「三個紅點」。

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傍晚至少有十二人（包括一個洛磯山報的記者）見到飛碟組成的V形隊伍，明亮且安靜地飛過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在這個隊形最後三架飛碟的後面，似乎有兩架噴射機在追蹤。但是當地空軍對這件事閉口不提。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有五個人見到一個明亮的不明飛行物，奇怪地變動方位於紐約州水城 (Watertown) 上空。十四歲的珍·丹尼爾 (Jane Daniels) 說，她與幾個朋友起先以為那是流星。但是它有紅光，看來會一閃一滅。後來那個物體一下飛不見了。空軍當局對



此事沒有作任何解釋。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一個光團迅速地落在公路上，把肯薩斯州史密斯中心的拉爾女仕（Gary Lre）嚇得半死。一個卡車司機——米浩蘭（Morris Mitholla）——與他的家人正駕著車在拉爾女仕的後方。他們見到那個物體就要與她的車子相撞了。突然間，那個物體垂直上昇，兩部車子從該物體的下方開過去。

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六點三十分到七點三十分，住在阿肯薩斯州、密蘇里州、奧克拉荷馬州與德克薩斯州的居民，都見到了一個奇怪的蛋形飛行物，紛紛打電話給附近警局。一個警官——馬利恩福斯特（Marion Foster）——說：「大部份的人都是問我們是否見到了那個物體，如果見到了，對於那個物體到底是什麼東西有什麼報告沒有。」福斯特自己也觀察了那個物體，他說那東西看來和咖啡碟差不多大。

許多真實的事「物就在那兒」。並且「他們」（飛碟人）與我們中的許多人有過接觸。這類事已經繼續了很長一段的時間了。我們將學習去認識未來還是用沈瀛、盲目與裝聾來迎接未來呢？

譯自：SAGA 雜誌五十九年四月號



漫畫：「我那老頭子參加天體會，我最放心女孩子杯會看上他那一身排骨呢！」

# 赤子之心

## 看死亡

Dr. William P. Anger 作  
和風 譯

對兒童解釋死亡的道理，其困難的程度遠超過對他們解釋兩性之間的關係。

第一項實例：有一個七歲的男孩，他幾個月來都沒有好好睡覺了。醫生在他的身上找不出一點毛病，他的父母也想不起來甚麼事情會使這個孩子失眠。幾個月來，他的父母經常在夜裡發現他在屋內及室外玩耍，問他為何不睡覺時，他只說他不想睡。

那個孩子，長得漂亮、聰明、伶俐，一切情形都很正常，平時不愛說話，雖然有時看他有些急躁和對人有些敵意，我認為是這個年齡的男孩自然的現象。有一天我問他，他的父親對他好不好？

「他對我很好。」那個男孩說：「爸爸時常帶我到海邊去玩，我們





在一起玩的很好，可是我更喜欢爺爺帶我去玩。」

「你跟爺爺怎麼玩呢？」我問。

他的一双大眼睛轉了一下，好像在回憶往日的歡樂，然後微笑着說：「爺爺帶我去釣魚，在野外煮東西吃，他還唸故事書給我聽。」

「你爺爺現在在哪兒呢？」我問。

他臉上的笑容突然黯淡下去，而且全身有些顫抖和瑟縮，他說：「爺爺去睡覺了，現在再也不帶我去！」

後來我又問這個孩子的父母，據他說：「在一年以前，公公生了一場病，接着昏睡了四天，便不幸撒手西歸了。我想公公和這個孩子的感情這麼好，我假如告訴他，說爺爺死了，我怕他年紀太小，他那脆弱的心靈受不住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何況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到喪失親人之痛。於是我只有騙他，說爺爺在睡覺，我只是希望以後的時間，會沖淡了他對爺爺的懷念。」

可是時間並沒有沖淡他對祖父的懷念，他經常問他媽媽：「爺爺甚麼時候才醒呢？」他母親總是對他漫不經心而搪塞地說：「早晚會有一天的。」

這個孩子經過了三、四個月的迷茫和矛盾，而且在

心裡一直不明白爲甚麼爺爺睡覺一直不醒？而且再也見不到爺爺了！所以在他那童稚的心靈中，他也以爲他會像祖父那樣一睡不起，而且接着便會失蹤，所以他才不敢睡覺。後來，我以他能懂的話，向他解釋甚麼是死亡，慢慢地他也能接受他祖父的去世，並且也懂得我們每個人都會死亡的。

第二項實例：有一個小女孩，已經四歲了，她時常問他爸爸，她的媽媽在那裡她爸爸據實告訴她，說她媽媽因生她才會死亡。在她五歲時，她父親又結婚了，她很自然地繼續當做自己的媽媽。當她七歲時，她問媽媽爲甚麼她有兩個外祖父和外祖母呢？她的繼母便據實告訴她，說她第一個母親因生她時難產，才死的。她雖然在半知半解的情形下接受了這項悲痛的事實，但是在她那小小的心靈上，却留下了一個深深的烙印。

這個小女孩現在已經十六歲了，結婚已有四年，在這四年當中，她從未領會到閨中之樂，而且也不願懷孕生子。不過她還是喜歡小孩的，因爲她曾在好幾個收養小孩的機構登了記，希望收養個孩子。我給她實施了好幾個月的心理治療，可是她對童年時所留在心頭的傷痕始終難以磨滅，她始終在潛意識堅認生產便會導致死亡

。第三項實例：有一個十歲的男孩，在學校裡調皮搗蛋，老師對他無計可施，都認爲他已不可救藥了。因爲我是該校的心理顧問，於是老師便把這個孩子交給我，要我給他心理治療。我發現這個孩子個性孤獨，性情暴躁，在校中經常鬧事生非，與同學打架，可是他的智商却很高。我對這個孩子，頗感棘手。於是，有一天，我找他母親去談談他的家庭生活。他母親說：「我也不不知道這孩子是怎麼回事，他和他的哥哥完全兩樣，可是他哥哥在五年前却死了，死的時候才十一歲。」我問那位母親，她現在這個唯一的兒子是否記得他哥哥死亡的事情？那位母親說：「當然啦，我每天都要告訴他，他哥哥不知要比他好多少倍，假如他哥哥還活著的話，有多好？」

後來我又問那個孩子，他是否還記得他哥哥活著的事情？他說：「我已記不大清楚了，不過我媽媽每天都在嘮嘮叨叨地說：假如我哥哥也像我這麼壞，她才不會生我呢！我真不希望她生了我，最好我也死了才好啦！」在這種情形下，他母親比他更需要心理上接受治療，因爲她承擔不住喪子之痛，而將滿心的悲哀轉爲憤恨

，然後對她活著的孩子發洩，因之，這個孩子自己也變得自暴自棄，而胡做非爲起來。

成年人教導兒童，好像是授與他們一種武器，以便他們將來對生活展開博鬥。假如在人的生死問題上我們欺瞞他們，斥責他們，那麼我們所交給他們的武器便很可能走火，使他們失去奮鬥的意志，甚至失落了他們自己。上述三項實例，並不是兒童有甚麼問題，而問題却發生在大人身上。兒童們對迎接新事物的到來，其能力要比大人所想像的高的多，兒童對一項新的事件，並不想去了解其全部，只要大人給他一個簡單明瞭的答案便够了。雖然他們對這個簡明的答案不會了解，可是在發生事情的當時，他們却需要一個簡潔肯定的解釋。一個小孩通常在五歲時，便能大約了解死亡爲何物，雖然他未曾親身經歷自己家人的死亡，但在電視上，他可以看到一些名人的喪葬，於是在他們那童稚的腦海裡，人的生命終究是要結束的。五、六歲的兒童，對很多事情都會害怕，他們很會幻想，有時很難了解他們究竟怕甚麼？尤其在他們面臨了一樁大事，而父母不能給他們滿意的答案時，在他們的小頭腦內，很容易產生一種病態的結論，進而貽害他們的終生。



兒童對死亡的反應，完全跟着大人走的，有些成年人對親友的死亡，尤其是突然的死亡，多數無法控制住悲傷的情感，有的過份悲傷而導致全身顫抖而不能自己的狀態，假如成人這種失去控制的狀態過劇或過久，給孩子們看見後，便會影響到他們的心理。兒童大多不能忍受太大的悲傷，有時他們悲傷的情緒會變成憤怒的情緒。在這個時候，成年人必須對他們解釋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成年人只是一味的悲傷哀痛或號啕大哭，而置孩子於不顧時，他們脆弱的心靈會罩上一層隱痛或迷失，甚至悲憤。成年人應告訴兒童，為甚麼會失去某人以及大人們心裡感受是甚麼樣的。

在家庭中如果有人逝世時，如能立即使兒童了解死亡的意義最好，不然在最短的幾天中應該使他了解，而絕不能使他的迷惑長久放在心上。譬如像第一項實例中，那位母親應該告訴孩子說：「爺爺年紀太大了，他生了病，病的很重，醫生也不能給他治好，所以他就不再說話，不再走路，也不再帶你去玩了。爺爺雖然離開了我們，可是他還是希望我們快樂地活着。」

孩子們只有在身上有病痛時、受處罰時、發怒或失望時，才會哭泣，而且平時他們也很少看到大人哭泣，

留下相當份量的恐懼之感。

兒童是天真活潑的，他們不會隱藏住心裡的感觸，但也不易消除心中所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發現有不少的青少年或成年人，會做惡夢，性情憂鬱不振，過份內向，頭腦遲鈍和說話吃等現象。經追根溯源，他們都是在童年時期，因受親人死亡的影響才會如此。

七歲以上的兒童，心理上已逐漸堅強，他們對近親的死亡，也不會使他們在心理上或精神上受到強烈的震撼。兒童到八歲之後，便會相信很多的迷信，藉以安慰他們那稚嫩的心靈。譬如在外面看見送葬的行列和棺材經過時，他們會用手抓著頭髮，並認為這樣鬼魂便不會侵襲他們的身體；或者在路上行走時，不要踩著破碗或玻璃，否則家人便會死亡。再如他們要保留一枝幸運之筆，以便考試時得到高分，他們要買一頂幸運的帽子，以便打球會贏，等等童稚的迷信。因為他們逐漸長大，在戶外活動的時間較多，故對任何事物都感到新奇、迷惑、也會畏懼，所以他們在心理上必須找到可以信賴的藉口，以便保障他們的安全。

孩子們如果沒養成整潔的習慣，在家東西亂放，衣服亂丟，做母親的應善加規勸，如規勸無效，可以處罰

故在家族或親友死亡後成年人哭泣時，應該告訴他們哭泣的原因，並應向他們說明，這種哭泣是很自然的，也是應該的。譬如在第一項實例中，母親因公公的喪亡而哭泣時，做父親的可以告訴孩子：「因為爺爺死了，媽媽感到很難過，媽媽很喜歡爺爺，你去抱住媽媽，告訴她你會永遠愛她，她會覺得好過一點。」這樣，這個孩子便會自然而然地與家人打成一片，在心理上與家人們趨向一致了。

對兒童解釋死亡時，不能僅說老年人會死，應該告訴他們說小孩亦會死亡。當兒童知道了他的某個小遊伴死亡時，如果大人不給他正確的解釋，他會有一段時間生活在恐懼之中。此時應該告訴他，那位小遊伴是為甚麼死的，假如孩子問幾歲的人才會死時，可以回答他任何年齡的人都會死的。

兒童到五歲以上，如果家人或鄰居生重病而無望時，應該先告訴他那即將到來的噩耗，似此，孩子在心理上不會遭受突如其來的震驚。兒童在七歲以下，則不應該帶他去弔喪或參加葬禮，因為叫兒童看着一個人放進棺材，再將棺材放進土坑中，又被黃土埋起來，然後被人們遺留在一個荒涼寂寞的地方，在兒童心理上一定會

，最好不要以「死」這類字眼對孩子喋喋不休。好像：「你們簡直要我的命！」「把我累死了，看誰來伺候你們！」大人說這些話時，固然是出於氣憤，如果不幸，母親適在此時因急症或意外而死亡時，孩子們的心靈上一定會蒙上一層暗暗的陰影，他們多少會認為母親的死亡是與他們有關，而且這種內疚的陰影，可能使子女們終生難以擺脫，甚至會變成性情乖戾或抑鬱不振等性格上的缺陷。

對個性敏感的孩子，大人要對他適時解釋死亡的真相。有一個七歲的孩子，聽人說一位鄰居因心臟病死亡，他問母親甚麼是心臟病，母親當時因為過於悲傷而正在滾泣，以致未能向他解釋，於是那個孩子便在小腦海中胡思亂想。幾天之後，母親發現他入廁的習慣大不正常，而且每於迫不得已而必須入廁時，總是愁眉苦臉神情緊張。母親詢問他甚麼原因時，他却說：「對門的伯伯因心臟病死了，我怕把心臟解出來，我也會死的！」故兒童對死亡的懷疑。應及早及時給他正確的解釋，就好像兒童要問他從哪裡來的時候，大人雖然不必把整套的生育道理說給他聽，但最低限度，當時應該使他的好奇心得以滿足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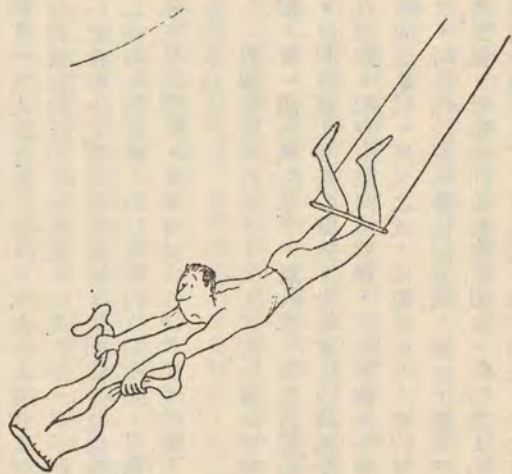


對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來說，死亡並不會使兒童在心理上受到嚴重的戳傷。因宗教對死亡之事，抱持樂觀的態度，宗教相信人死之後會上天堂，在天堂上還可與自己的親人相會，尤其相信人死後可以重生，來世又可與自己的親人相處了。不過一個家庭，無論信教與否，成年人對兒童解釋死亡的道理時，最好不要以神的意旨去使兒童在心理上更覺迷惑。譬如成人有時告訴孩子說：「某某人雖然死了，這是上帝的意旨，因為上帝要某人到天堂上去與上帝作伴，某人到天堂之後，他會活得更快樂……」諸如此類的話，對一個童稚的心靈來說，是很不容易被了解的。雖然兒童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會默然接受此一安慰性的論調，但是在他們天真的心靈中，會認為上帝「不是好人」，因為上帝把某人招去後，活着的人却個個難過哭泣，悲傷落淚。

成年人對死亡的看法，雖然有時很達觀，但如面臨自己的近親或崇慕的人死亡時，則無不覺得錐心刺骨，哀感憂傷，不過假以時日後，這份哀傷會漸漸沖淡。可是兒童却不然，他們的神志未堅，心靈脆弱，尤其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親人死亡時，對他的震撼最為嚴重。這種對他心靈上的震撼，會使他終生難忘，如不能給

他及時解釋及疏導，很可能在他的精神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所以我們成年人在面臨親友死亡時，應節制哀痛，對孩子們稚弱的心靈給以適切的安慰和保護。

譯自：CORONET



漫畫：失手

## 今世輪迴奇說

林玉水 譯

一位短小、黝黑的荷蘭婦人，現年六十九歲，住紐約市，原姓魯斯，嫁一位姓威斯的男人，後來離了婚。通常離了婚的荷蘭女人，就回復本姓，但威斯太太却不願意這樣。她的母親常為這件事責備她。「但我使用威斯的姓比較習慣，」他的女兒答辯。所以，她稱自己為威斯魯斯太太。她到巴黎，藉繪畫為生。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她覺得很疲倦，所以很早就休息，希望能安然入睡。但是思潮起伏，怎麼也睡不着。好像有一種力量，驅使她起來，在黑暗中作畫。她很快就畫好，呆了一會兒，懵然不知剛才所作的事。略為清醒後，她就回到床上，安然睡去。第二天早上，她赫然發現她的畫框上，竟然是一幅美麗年青女人的畫像。

她覺得這事有點僥倖，就帶了畫像，去訪問一位女精神測定學家（Psychometrist）。那是一種靈媒，自稱具有超感官能力，能與鬼魂打交道。她告訴她說：戈耶（Goya），這位死於一八二八年的西班牙大畫家，告訴她說，當他被



迫拋離鄉井。逃避敵人的迫害，而流落失意在法國時，你曾在法國南部一個大城市的家中款待過他。精神測定學家說，戈耶現在仍然很感激，他希望能幫助她，但她拒絕幫助。她受過高等教育，生活嚴肅，不求援助。「這就是為什麼他使你在黑暗中作畫，這樣你就沒有辦法看到你所做的事，」靈媒說。

那時，威斯魯斯太太從未談過任何有關戈耶的書，於是那天晚上，她特地到了一位朋友家裡，借了一本戈耶的自傳。她驚喜地發現有羅沙多威斯斯的記載：在戈耶暮年的放逐期間，他確曾居住過布地洛（Bordeaux）城她的家裡。

威斯魯斯太太的經歷，顯示了一項靈魂不滅現象。那就是，一個人今世的生命，似乎在前世就已存在。研究該現象的最權威學者，是一位有名的精神學家，叫司蒂文生。他詳細研究威斯魯斯的案例，反復與事實校核。但威斯魯斯的奇遇，不過是司蒂文生所親身接見的當事人，實地調查的數十個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生命的輪迴簡直是異端邪說，自然地令人發生疑問，難道真的有一位有理智有聲望，被正確稱做科學家的人，會一本正經地來研究這種事

這些描寫，司蒂文生可以當之無愧。他是一位瘦高，說話沉慢的學者，現年五十一歲，曾在蒙得斐麥琪爾大學受醫學教育。多年來，他一直是從普通的研究。去年，小布朗出版了一本他寫的精神研究。本年秋，哈伯魯公司將出版他的新書，叫診斷接見。在一九五三年，他忽然對輪迴再生現象發生興趣。原因是：以現有的遺傳及環境影響學說，不管是單獨地或二者，來解釋一個人的外觀性格，其不滿意的事例，已日益增多。

四年後，他接受了維琴尼亞大學醫學院精神及神經系主任之職。這是官方頒授的職位。政府知道他對同精神學（Parapsychology）的興趣，尤其是輪迴再生的興趣。現在，他是精神學研究教授。

他仍然擔任些教授，管理，及一般研究的工作。但大部份的精力，現在都放在他特殊研究的科目上。結果，成績竟斐然可觀，在他的文件檔案裡，存着來自世界各地數百個輪迴再生的疑案記錄，有些是採自報紙書刊，有些是他和他的同伴親自搜集的。

許多人都知道，在東方，佛教及印度教認為輪迴說是它們的教義。在司蒂文生的檔案裡，來自該國及西歐

的事例有數十個。在美國，據司蒂文生所知，第一個有案可稽的事例，是載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在聖路易新報出版的「地球民主」中。書中述及一位名叫依賽克福斯特的人，在他家尚未遷居達哥達城以前，他的一位名叫馬利亞的女兒，年紀青青就死去。在達哥達城，他又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尼利。但尼利却常常要求叫她自己為馬利亞。「那是你以前通常用來叫我的，」她固執地對她的父親說。

有一次，福斯特有事到愛興漢郡，帶着他尚未成年的女兒尼利同行。尼利不獨對她父親的老家一清二楚，並且許多她素未謀面，而僅是她姐姐馬利亞認識的人，她也都認識。她極正確地描述馬利亞所讀的學校，那學校距她老家一哩，並且，當被帶到那學校時，她一直走到馬利亞以前所用的桌子，並且說：「這是我的。」司蒂文生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例，也是我現在所研究的許多事例所常見的型式——一個小孩，不久出生在這族家中，聲稱自己就是已死去的哥哥或姐姐，並能很清楚的記憶她死去哥哥姐姐的生活事蹟。」

或者且看看另一個事例，在馬塞，有一個叫做吉爾哈紹的女孩，年十八歲，溫柔而善，皮膚淺黑，外表好

像還沒有十八歲，是一對雙生女的一個。從幼時，她就對猶太教發生興趣，所以她退出主日學校。從此之後，每逢安息日，她就搭車到十五哩之外的最近一所猶太教堂。她覺得他曾被納粹德國人在三十年代裡殺死。她不吃豬肉及某些蛤貝類海鮮。她現在改信猶太教。但她的雙生姐姐蘇珊與她的性格却完全兩樣。「我會和吉爾，及她的母親談過，」司蒂文生說：「她們的證辭在各方面都極為符合。那雙生女孩的遺傳因素當然是相同的，她們所受的環境影響，事實上並無差異。然而，這二個女孩的性格，却真是南轅北轍。」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司蒂文生審查過數百個其他案例。為獲得最確實的證據，他由其他來源資料，對許多輪迴再生嫌疑者所提供的前世記憶，予以校核。他濾掉數百個案例中的大部份，那被淘汰掉的案例也可能是真實的，但因爲所搜集的資料，有關人物或曖昧不明，無可稽查，或爲歷史人物，其資料可自普通方法獲得。

經此淘汰之後，剩下了四十四個案例。在這些案例中，每一輪迴再生者所記憶的事項中，至少有六件可自其他來源獲得證實。司蒂文生暫時決定，至少需有六件事實與記憶符合，乃不是巧合現象。這是最低標準，如



可側證的事實愈多，則巧合的可能性更小。記憶常是採自輪迴再生者正常清醒時所說出者。案例的大多數（有二十五個）係來自亞洲，據司蒂文生的看法，這是當然的，因為在西方，對該等事件，均諱莫如深。在性別方面，三十八個事例與前世相同，不同者僅六個。通常，輪迴再生者的出生地，並不是他前世所居鄉鎮。前世的記憶，大部份在小孩時出現，有些僅三歲。以後隨年齡之增長而消失，這是共通的特點。

然而，却有一件是例外。勞萊雷諾，一位臃腫而平庸的中年法國女人。她說從小她就有極清晰的前世印象，那時她住在較溫暖的一座貴族房子裡，生活富裕，但患有肺癆，很年青就死去。尤其是，她對那房子仍留有極鮮明的印象。一九一三年夏，她首次旅行意大利北部，那時她已四十五歲，她發見杜林（Turin）和熱那亞（Genoa）間的風景，極為熟悉。她告訴一位朋友，她以前所住的房子是這麼樣子的，她的朋友回答說：「我知道這個房子。」但是當他們到達時，雷諾夫人說：「不是這幢房子，但離開已不遠了。」然後，由她的引導，他們來到一座房子，恰如她所描述的。「這裡，」她說：「就是我死時所住的地方。」

阿貝特是在試圖攻擊一座碉堡時，被德國人的機關槍打死的。

下面是善梯迪維的驚人故事。善梯迪維生於一九二六年，住在印度德里，當三歲時，她開始時常詳細描述他前世住在馬特拉的事情。馬特拉距德里八十哩。她叙述她前世生於一九〇二年，她的丈夫名叫開達那紹貝，她生了一個男孩後十日就死去。到她九歲時，由於她的不斷繪聲繪影，她的父母也不由地相信起來，認為她的前天開達那真的住在馬特拉。經過書信往還後，開達那不速而來德里。在這裡善梯迪維正確回答開達那所問的問題，態度親密。到了廚房，她對她的母親說：「替我的丈夫準備食物吧。」她開出食物的名稱：一種叫巴（Bhane），用馬鈴薯做成的；一種叫開西法爾（Kashiphal），是南瓜葉做成的；一種叫做波路達（Porota），是小麥做成的。當開達那看到這些食物時，不由地大為驚異，因為這些都是他經常喜歡吃的。當他們在一起用餐時，善梯問他：「你為什麼再結婚，我們不是同意你不再結婚嗎？」

後來，由三位德里有名望的人士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主席是甘地的一位朋友，有名報社的編輯。其他二

她繼續說：「我記得，我並不像一般人埋葬在墓地裡，而是安葬在教堂中。」翻查家族埋葬記錄，顯示那個被她稱為自己的人，「多年住在阿巴路（Albaro）她的家中，長久為病魔所纏，在其臨死前數日，因嚴重傷風而病情惡化，終告不治，死時年二十一歲。教堂拒給任何聖禮，現在，我們獲准在此記述，並獲得市長核准，市長亦在此記述，她的屍體被秘密移出，重行安葬在諾特丹教堂。」

再看着羅拔特的案例，羅拔特是一個六歲大的孩子，住在比利時諾琪鎮（Knocke）。他堅決認為一張他伯父阿貝特的像就是他自己的像。阿貝特已於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陣亡。他的祖母非常寵愛他的伯父阿貝特，也非常喜歡這孩子。據他的祖母說，羅拔特使用只有阿貝特使用的暱名叫她，對她說只有阿貝特知道的喜歡的及不喜歡的事情。羅拔特還有一點與阿貝特相似的地方，阿貝特是一位優秀的跳水員，羅拔特在三歲時，當第一次看到游泳池時，就爬上跳水板，垂直跳入水中，只剩水波在池面蕩漾。有一次，一位訪客把影片照相機對着這孩子，扳動快門，咔嚓地響。「不要，不要，」羅拔特哭叫着，「上次他們就是這樣殺死我的。」

位委員，一位是律師，一位是商業界領袖。他們帶了善梯到馬特拉，觀察她的行動。後來，他們在一份見聞錄上簽證。在火車站上，他們故意導引她走錯路，但立刻被她拆穿；在一大堆人群中，夾伴着她丈夫的一位親戚（她丈夫哥哥），「則斯，」她正確地招呼，不受他們故意擾亂的影響；當他們坐上了馬車，她正確指示駕駛，如何駛到她以前的家裡。雖然那房子已被重新漆過其他顏色，她也能正確無訛地認出來。她以前的公公站在房子旁邊，她也認出來並叫出他的名字。她看到她以前的孩子，那時還很小，現在她也認出來。當問她為什麼能這樣時，她說：「他是我的生命。」她正確地說出房子的間數及位置，廁所及水井的所在。然後，她作了一個戲劇性的宣佈，在某一房間的一角，她說，她曾把錢埋在那裡。但當挖掘後，什麼也沒有發見。「挖深一點，」她命令說。但仍然看不到錢，然後，她轉問丈夫，「錢到那裡去呢？」善梯問。開達那有些難為情，承認自從她死後他就把錢拿走。

「在一九六一年，」司蒂文生說：「我也訪問了善梯迪維，她的父親，及其他有關證人，包括被她認作前夫的開達那。我的調查顯示，她所作的至少二十四件記



憶敘述，事後經鑑定皆與事實相符。」

數年來，部份經由刊物及雜誌，如亞非研究，及英國精神學等雜誌的刊登，司蒂文生業已在全球建立了一個通訊網，提供他各地區的輪迴再生事例。巴西，緬甸，錫蘭，英國，印度，黎巴嫩，泰國，及土耳其都有他正規的通訊員。這些通訊員各行業都有，包括一位有名的印度精神學家，一位退休的土耳其銀行家，一位佛教徒哲學家，及一位黎巴嫩的阿拉伯文教授。較非正式通訊員，幾乎遍佈全球各地，隨時提供資料。美國的資料，通常直接來自母親或祖母，她們在廣播中，聽了司蒂文生的名字，就親自寫了有關她們孩子的事。「在許多事例中，」司蒂文生說：「許多家庭因為怕別人認為他的孩子——或他們自己——不正常，而不敢告訴其他任何人。我想，如果大家對這事都有正確的認識的話，則美國的事例，絕不會比亞洲國家的少。但因文化傳統的關係，美國人多數不願意公開這種事。」

司蒂文生每年在這方面，付出不少時間及精力。經由他自己或他的助理人員，司蒂文生檢查所有可獲得的公共文件——出生，死亡，及不動產記錄，舊電話簿的記載，及城鎮指南，及出事人現活著的朋友的記憶等。

斯堪（Descart）腔的語言，這是一種在紀元前三世紀才有的意大利方言。後來研究它的來源，發現原來是這位青年在圖書館裡白天睡起覺來，在他的面前攤開著一本奧斯堪文法書，他的下意識接受了這本書，記下了書中的語言。

另外六個解釋輪迴再生疑例的說法是：種族記憶（由遺傳一代一代傳下的種族全記憶），魂附（靈魂附在記憶者身上），活人腦中的超感官記憶，前知（能知未來），後知（能知過去），及心靈感應。司蒂文生認為以上所述均不可能，但並不否認其中某些可能與案例有關連。

「有知覺的可能有種族記憶，」他說：「B生下A，A自B獲得種族記憶，」但在目前所研究的案例（四十四個）中，大部份的記憶者並不出生在同一宗族。至於靈魂附體，亦似乎不可能，因為記憶者的性格並沒有改變。其他四種，可歸於未卜先知或心靈感應，不屬輪迴再生的記憶範圍。並且未卜先知或心靈感應，其所施之感應，均有特定的人物及時間環境。

迄目前為止，司蒂文生亦並不確實認為輪迴再生的存在。「我並不宣稱，」他說：「這裡所研究的四十四

在過去十八個月裡，他到過印度，黎巴嫩，及英國各二次；泰國；德國，及土耳其各一次。至於旅行美洲大陸，更不用說。當輪迴再生者仍然活著時，儘速由他自己，或由助理人員進行調查，是極為重要的。「當小孩子於三歲，說出希奇古怪的記憶時，我們如能迅速到達現場，及時研究，則我們有很好機會，隔離掉他平常的生活資料。」司蒂文生說：「這就是現在我們儘可能採取的態度。有時我們訪問的證人多達二十位，包括記憶者及被記憶者的家族及鄰居，他們都被仔細盤問。然後，經過數年之後，如認為需要，我們通常再予複查，並擴大偵察範圍。」

他知道，至少有八種說法，可解釋輪迴再生的現象。首先想到的是欺騙。司蒂文生認為這無可能。因為，據他所知，迄目前為止，所有當事人，均未獲得金錢的報酬。而案情的公開，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對當事人亦無其他好處。進一步研究，在東方，印度教及佛教更認為能記憶前生，實屬不幸，並且命中註定要早死。

司蒂文生覺得，較可能的是，該項記憶，不過是由普通感官所獲得的，後來却忘記了來源，司蒂文生回想一個案例，一位年青人，在催眠中，說了一種完全是奧

個案例，不管是拿一個或拿全部來說，就可以證明有輪迴再生的存在。事實上，我仍保持存疑的態度。假如真有不朽的事，一個人身體死後，而精神，包括記憶，仍然存在，則再生的事，可能是人類都有的，也可能是大部份人有的，或僅某些人有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生命亦可無需經由輪迴而誕生。而且，我們必須考慮另外一項可能，則輪迴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我們所認為輪迴的疑例，僅是我們目前對它的理由，尚未明瞭而已。然而，在我自己未說，我並不認為這樣說是對的。」

司蒂文生覺得，需要更多的努力，來協助他的假說。根據他的方法來繼續研究，應能證明輪迴是否存在。一方面他歡迎私人的資助，那是前此研究的唯一財政支援。另一方面，他更要求公眾提供更多的案例資料。

由於他的工作有些邪門，司蒂文生常受到某些科學界人士公開或非公開的攻擊，因為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是寬宏大量的人。

然而，司蒂文生的工作，業已為世人所認識。去年十二月，世界上最大的科學團體，美國科學促進會，業已准許他加入同精神協會（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該會的宗旨，在研究所有發生的怪異事蹟，包



括輪迴等，顯然無法以目前的自律定律，來加以解釋的現象。

司蒂文生自己也很受同事科學家的看重。加登納莫來博士，華盛頓大學的客座教授，美國精神研究協會主席，其會員包括科學家及凡夫俗子，莫來博士對司蒂文生的評論：「我知道在目前，沒有人能有較司蒂文生更合理的方法，來研究輪迴現象。」

齊特洛爾米拉博士，紐約市大學精神學教授，說：「司蒂文生是一位謹慎而理智的人，學識優良，經驗豐富，對資料的搜集及分析，極肯下功夫。」蘇米拉博士亦是美國精神研究博會的一員。

一位知名的科學家，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科學機構的會員，也推崇司蒂文生的研究方法。阿貝特司坦克博士，賓州大學精神學系教授及主任，說：「把司蒂文生

現在的工作，與他數年前在精神測定醫學方面的工作相比較，許多普通科學家或許會覺得奇怪，並俱會引起疑問。但他是我所知道在該類研究工作中，最精細的人，並且可能也是最有理智的人。他能運用適當的技巧，來進行他的研究工作。」

哈伯特李伯萊博士，華盛頓大學精神學系教授及主任，說：「我非常敬仰司蒂文生，我認為他完整而純潔，我們很幸運，我想，有一位像司蒂文生這樣能力及忠實的人，來研究這易生是非的科學。」

不論司蒂文生能否發現問題的答案，「死後是否有生命」仍是一個謎。但至少，他能終於宣稱，輪迴的研究，已是一項受人尊敬的科學。

譯自：觀望週刊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號

△一個學生的錯字太多，老師告訴他，「如果你覺得沒有把握時，就應該去查字典。」

「我從來就不覺得沒有把握。」

△許多父母希望他們的子女學鋼琴而不要學小提琴，因為鋼琴不容易丟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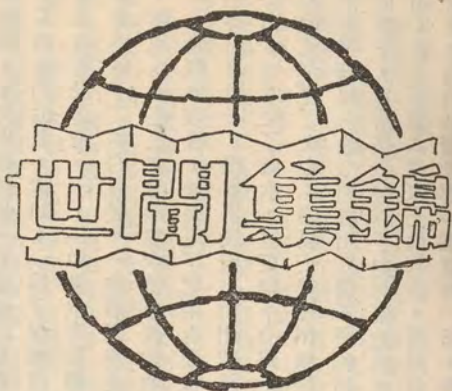
△一位年輕的太太結婚剛六個月就生了孩子，她的丈夫請教醫生是什麼原因。

「沒有關係：」醫生說。「第一個孩子常會如此，以後決不會再發生。」

## 戶部尚書丟紗帽記

通常，美國官場中顯要去職時，大都客客氣氣，彼此同意以後，總統發表聲明，表示深以為憾；離開的大員也都說是個人另有他就，或者說業已達成了任務。可是去年十二月初，內政部長希克爾下台鞠躬，卻沒有這一套假惺惺。

當時，希克爾在白宫出席預算會議，白宫助理懷特通知他總統召見，希克爾離席以後，懷特告訴別人說：「這位部長先生不會回來了。」尼克森接見了希克爾，略事寒暄後，便開門見山要求希克爾馬上辭職；希克爾並沒有抗議，只滔滔不絕列舉他認為就職二十二個月來的成就後，憤然辭出。他回到內政部，便邀請記者，發表了痛苦的聲明：「兩小時以前，總統已親自將本人停職。」他對任期內的種切，毫無愧疚：「本人只想為總統，為全美國人民盡力，只要個人一息尚存，我就要以我的方法行事。」尼克森則由新聞秘書齊格勒宣佈理由：「總統認為必須與內閣閣員保有的良好關係，在這次



黃 文 範

時聞  
拾遺



情形中根本不存在。」

自從一九四六年杜魯門總統對商業部長華萊斯免職以來，華府廟堂中表面上是一團祥和，十八年來，第一次出現這種不愉快分手的場面，也是第一次對內閣閣員的公開免職。

希克爾是一位白手成家的百萬富翁，兩年前他以全美第一大州首任共和黨州長的身份，參與尼克森新組的內閣，出任內政部長。希克爾注重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不過他的論調，諸如：「爲了保護自然環境而保護，並沒有甚麼道理。」，「如果水污染標準訂得太高，或許會妨礙了工業的發展。」使得環境主義人士心懷疑慮，所以他的任命在參議院中被象徵性地壓了兩天。

他視事以後，就表現了尼克森要求於各部會首長的「特出表現」。接篆不幾天，加州聖巴巴拉海峽鑽井冒出的原油污染了海水，他拒絕下令停止鑽探，巡視現場以後又改變了決心；路易士安那州海岸石油大火災，他便對雪佛蘭石油公司提出耗費不貲的控訴；在希克爾的促請下，司法部也控訴了對河流造成水銀污染的八家公司；他也不顧本鄉本土的利益，而把由北坡油田橫貫阿拉斯加州的油管計劃一擱就是一年，要求各家石油公司

打下來的「悶棍」。

這封信一發表，希克爾就成了學生心目中開明的當局人士，可是也成了白宮人士的眼中釘。尼克森本人並不反對批評，可是批評還沒有進白宮就走漏給新聞界，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白宮助理說：「總統認爲這件事使得他很難堪，一直耿耿在懷，經過這麼一下子以後，他對這種人再也不會信任了。」

去年美國選舉期中，尼克森和安格紐以元首身份，双双出馬助選，更爲疏遠了希克爾。他雖則也在十五個州中，替共和黨助選，但是却很明白的輕視黨內「極端戰術」。民主黨穆斯基投票前夕在電視上對全國演說，希克爾立刻馳函道賀；投票日當晚，他同其他內閣閣員在華府安格紐副總統的公寓裡，收看選情報導。事後希格爾向人說，安格紐每逢他所攻擊的候選人失敗，就走來走去高聲歡呼：「我們宰掉了那狗娘養的！我們宰掉了那狗娘養的！」希克爾說：「回到家裡我真要嘔，我真噁心死了！」

據一位白宮高級助理說，希克爾的所作所爲，無一不該免職，自從羅斯福以後，可能沒有一位總統受得了希克爾所引起的不安這麼久。以尼克森的觀點看來，他

設計一種新油管，以免損害阿拉斯加州的大峇原。

就在他解職前兩天，希克爾是第一位內政部長在一種生物絕種以前——而不是絕種以後——把它列入政府保護的名單。他列入了八種鯨魚，禁止向美國輸入幾近所有的鯨魚製品，如貓狗食物、化粧品、油脂、皮靴油、和人造奶油都在內。（他去職後這一禁令也被撤消）環境保護基金會會長卡麥農認爲「希克爾所選定的保護生物，與其說是爲了紀念，毋寧是爲了預防絕種。」所以，二十二個月以來，他已使批評他的生態學家，變成爲熱烈擁護的人士。

希克爾的舉動是地道的阿拉斯加型，莽撞、斬釘截鐵，甚麼事都是當面锣對面鼓，當州長慣於說一不二，可是做尼克森的屬僚就不合適。有人懷疑是希克爾擋了幾家大石油公司的財路，所以對白宮施用了壓力；事實上，還是由於希克爾的政治個性與政治風度所造成。

去年五月中，尼克森揮軍進入高棉，國內又發生肯特大學事件，他沒有當面進諫，却寫了封信給尼克森，批評總統本人與青年太過疏遠。也不曉得是誰走漏了消息，反正這封信竟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尼克森正當內外交迫、困難重重的時候，這封窩裡反的信，無疑是背後

在內政部自拉自唱、放言高論得離了譜；他做的政策性決定，根本不同尼克森的內政顧問打商量；他批評政府決策；自己親信一批「阿拉斯加黑手黨」；也不願爲總統施政所必要的團結一致低頭。

尼克森政府的人士看來，自然保護學家盛讚希克爾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內政部長，這並無關宏旨；甚至他的作爲逾越職權，想作政府與全國開事青年間的唯一橋樑，也沒有甚麼關係：「但是在政治圈裡，要嘛就是忠貞不二，要嘛就是掛冠求去，可不能由你自己來唱這台戲。」

希克爾堅定相信尼克森本人對他的不滿，遠不及親近總統人士對他的憎恨。他發牢騷說：「小人影響了大人物，」可是尼克森顯然認爲，好久以來，希克爾業已逾越了一位內閣閣員的忠貞，而想獨標一格以獲得別人的支持，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事。這一點，希克爾也有他的說法：「吉普林說過：『別相親堂堂，別太露鋒芒。』我想是本人長得太英俊了。」他對尼克森的看法是「像電腦一樣，明察秋毫，處事迅速；但是他缺少有一根天線的心臟，他缺少接觸。」

幾個月以來，尼克森同其他閣員，幾乎是一致對希



克爾施以壓力和暗示，想使他覺得不受歡迎而辭職。兩個月以前，這位部長就得到間接消息，說他非走不可，可是他却自信只要同尼克森促膝面談，一切都可以擺平。然而自從去年八月舉行一次例行會議以後，他連尼克森的面也沒有見着。十一月下旬，內政部重修林肯遇刺的福特劇院揭幕，尼克森原要親自參加，臨時却改由總統夫人主持，又沒有見到面。

後來，司法部長米契爾同希克爾談了一個鐘頭，勸他是該離開內政部的時候了，尼克森或許還會挽留他擔任幕僚；希克爾不但一口回絕這一點口風，反而在十二月初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網上，對全國發表了他的想法，說如果要他離開內政部，除非「一箭穿心！」所以，尼克森只有挽動彤弓，給了他賞心一箭；而且，連內政部長他手下六七員大將，也都炒了魷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時代」及「新聞週刊」)

## 名望

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看，聖誕節也是一種名望的競賽，看誰的聖誕卡最多、接到的邀請最多，禮物最多——以及一年終了民意調查所得的票數最多。

去年年底，蓋洛普舉行民意調查，問及「就你所見所聞，舉世尚存的女(男)性中，你最崇敬的是誰？」在女性方面，即令是婦女解放的年頭，當選的第一名仍是艾森豪夫人，這也是瑪咪連續第二年榮居魁首。其次九位是：

尼克森夫人

梅爾夫人

老甘迺迪夫人

歐納西斯夫人(位次與去年同)

詹森夫人

羅伯甘迺迪夫人

甘地夫人

史密士夫人

金恩夫人與米契爾夫人

在男性方面，最受崇敬的仍然是尼克森總統，不過當選票數比一九六九年略低，其他幾位是：

比利·格蘭漢牧師

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一九六九年第五位)

安格紐副總統(一九六九年第三位)

穆斯基參議員(一九六九年第十位)

羅納·李根州長

前總統詹遜

前副總統韓福瑞

前總統杜魯門

美國報紙編輯人則在一次最不起眼的調查中，投票選出他們認為是歷史上最受人崇敬的人物：

耶穌基督(二八〇票)

邱吉爾(一七五票)

林肯(一五一票)

傑弗遜(七二票)

華盛頓(六二票)

蘇格拉底

達文西

甘地

莎士比亞

史懷哲

倫敦市杜莎夫人蠟像館的參觀人士，則選出了邱吉爾是所有時代中的英雄，領先了耶穌、甘迺迪、納爾遜、和聖女貞德。

(元月四日、十一日「新聞週刊」及「時代」)

## 越戰十年

很久以前，越戰就成了美國最長的戰爭；在本週，更邁入了一個冷酷、麻木的里程碑。

根據美國軍方的正式記載，在東南亞作戰死亡的第一名美國軍人，始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因此，過了新年，越南已使美國人進入第二個十年的戰爭。這十年內美軍有五萬三千人陣亡，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七人是由於「敵軍行動」；八千九百九十人由於戰區的其他原因。這已是不可挽救的損失，然而三軍中仍有大批飛行員被北越拘禁。上週，河內發表了一批戰俘名單，暫時引起了希望，以為終於有了全部名單。事實上這名單既不



完全，也沒有新的資料。

(元月四日「時代」)

## 血債

一九四四年，一個德國裝甲師自法國西南部北上迎擊諾曼地登陸的盟軍，在行軍途中發生了兩件慘絕人寰的殘酷事件。

納粹部隊爲了報復法國地下抗暴軍對德國守軍的攻擊，在法國西南部的突耳市，把很多法國人趕向蘇列克廣場，在進入這個小小廣場以及廣場四週的行道樹上、陽台上、和電燈桿上，都掛着一根有繩套的繩子，每根繩子處都有兩架梯子和兩名等待的黨衛軍。等到一名法國人爬上一架梯子，一名德國兵也從另一架梯子上去，把繩圈套在法國人頸子上拉緊，然後梯子下面的德國兵抽開法國人的梯子。九十七位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法國男人全部被吊死，他們的屍體就埋在市區的垃圾堆裡。

第二天，爲了報復一位黨衛軍軍官被法國地工人員

綁走，這個德國裝甲師派出一支兵力強大的部隊，把一個平靜的阿瑞度村的村民全部抓起來。老年人從床上拖下來；老師還在黑板上寫「我決心不傷害別人。」小學生就被從教室裡拖走，在村子裡的廣場上，德軍有順序地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了兩百多名男人，把火藥倒在一堆堆的屍體上點火，只有五個人逃了性命。

婦孺們都被趕進教堂裡，黨衛軍引爆了窒息的特種手榴彈，很多人陷在教堂中當場死亡，其他衝出教堂的也都被機關槍打死，然後德國兵把二百四十一名婦女和兩百零二名小孩的屍體付之一炬，只有一個女人逃了生。直到今天，阿瑞度村仍然是空闕無人的廢墟，一處供人憑吊的屠殺地點。

指揮這次屠殺的黨衛軍裝甲師師長藍謀定准將，戰後在杜塞爾多夫市，是一位大賺其錢的營造商。即令一九五一年，法國軍事法庭爲突耳市絞殺事件，舉行缺席審判，判了他的死刑，藍謀定却和一千多名戰後被缺席審判的戰爭罪犯自由自在住在地住在德國。

兩項合法文件保護了他們：第一，西德憲法禁止引渡德國國民；其次，一九五〇年盟國與波昂的非正式協定，對已經被英美法法庭判罪的戰爭罪犯，不得再在德

國法庭審判；這項條款旨在防止寬大爲懷的德國法官，把盟國法庭已經判刑的戰犯從輕發落。諷刺的是，這到反而保護了那些被盟國缺席審判，而又在一九五五年西德重獲主權後又行露面的戰犯。可是由於藍謀定事件與其他戰爭罪方案，目前法德兩國正傾向於擬定一項雙邊協定，在德國法庭內重審法國的案件。(其中一名戰犯不會受到這項協定的影響，奧國出生的史坦吉，戰時在波蘭擔任特貝林卡集中營司令，一九六七年發覺他在巴西聖保羅市的福士汽車工廠中工作，經引渡送回西德，

前兩週西德法庭以他至少處死了四十萬猶太人而判刑二十年。現年六十二歲的史坦吉，如果刑期屆滿還活着，還會接受奧地利的審判，控告他曾主持一處納粹的「安然死亡中心」，把一萬五千名精神失常或身體殘廢的人處死。)

一九六幾年代初期，西德便開始調查藍謀定的過去，和關於他麾下戰車部隊所犯的多次暴行，調查人員所得到的供述，千篇一律都是屠殺的命令出自藍謀定的上級，而大多數這些軍官，都已在諾曼地和希特勒帝國的末日裡死亡。

一俟法德兩國的特別協定簽字，西德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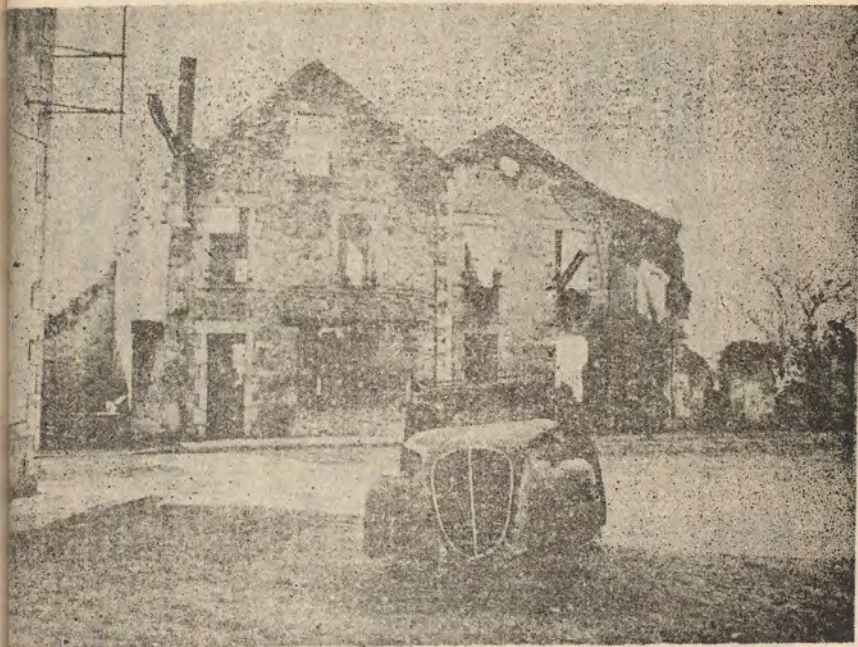
突耳屠殺事件的藍謀定

地區的「納粹大規模罪行起訴處」便將繼續調查，如果證據充足，可能下令逮捕藍謀定。他本人已經預見這種可能，業已把事業交給兒子，而遷往西德境內靠近奧國邊境的格瑞林村。

如果德國不逮捕他，一些法國人業已威脅着要自行採取行動；上月，五千多追悼的法國人在突耳市示威，要求懲處藍謀定，很多人警告說，他們要組成突擊隊把藍謀定綁走，就像以色列人綁走艾希曼一樣。

(一月十一日「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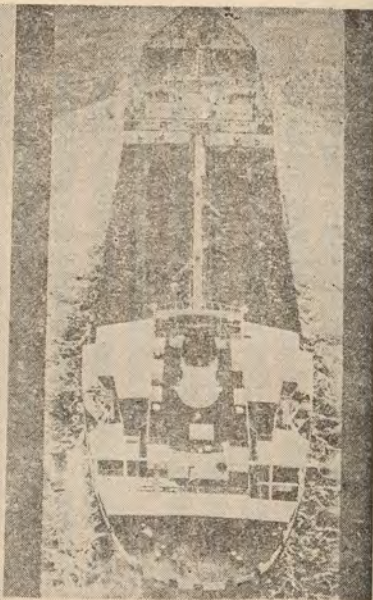
目前仍然留着一片廢墟的阿瑞度村

（譯按：負責指揮這兩次屠殺的前納粹黨衛軍裝甲師少將師長藍謀定，據元月二十五日「時代」報導，業已躲脫了人間的裁判，在元月中旬以心臟病在德國逝世，得年六十五歲。）

「你一天抽幾支香煙？」  
「兩包。」  
「兩包多少錢？」  
「二十元。」  
「你抽了多少年的香煙？」  
「大約三十年。」  
「每天二十元，三十年下來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是的。」  
「你看見轉角上的那幢大廈？」  
「看見了。」  
「如果你將抽煙的這筆錢省下來，你也會蓋大樓。」  
「你抽煙嗎？」  
「從來不抽。」  
「你蓋大樓了嗎？」  
「沒有。」  
「那幢大廈就是我的。」

錢嘉樺 節譯

# 石油事業



「近年」！挪威一位油輪隊老闆，不久以前在他倫敦的辦公室內高興地嚷着：「幹我們這一行的，沒有一位感覺生意不興隆。甚至有些船東因此而開始他們奢侈的生活，成桌的山珍海味，吃得你胃裝不下為止。」

這幾年的油輪業，確是有史以來最興旺的時候，他們賺錢就像搶銀行一般。希臘一位小船東狄奧多拉·科浦洛斯（Theodoracopoulos），去年以美金二百萬元買進一艘四萬噸油輪，經過十二個月的航行，不但撈回了本錢，還淨賺三百萬美元，發了橫財。再說這位希臘最光輝的人物——歐納西斯，紐約一位經紀人說：「兩星期前（十月初）歐氏做了一個非常成功的決定，他兩個月前接收一艘預備長期租賃的廿萬噸油輪（造價一千三百萬美元。）由於不甘他的船休閑兩個月，因此先把它租給 Shell 石油公司，由波斯灣跑一趟歐洲。就這麼一趟運費總收入五百萬美元，估計淨賺四百廿萬，相當於船價的三分之一。」

當然，時機並非一向這麼有利，二次大戰以後的油輪業，不願價格的低廉、航程的長短，船東只要能拉到生意就謝天謝地了；現在這種鴻運當頭的時候



，不過從一九六七年中東以、埃及沈船阻斷蘇彝士運河開始。運河阻斷，油輪再由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國家載油前往歐洲，只好繞道好望角，徒增四千七百哩，廿五天的航程。自始中東的政治紛爭越加提高油輪的地位。如去年五月敘利亞爲了截斷以色列支持者的油料，將日有四十七萬五千桶流量的阿拉伯縱貫油管截個大洞，不使繼續流入黎巴嫩海邊油庫。利比亞新政府借口「保存儲量」，強迫外攪油井減縮出油量，結果每天又減少五十五萬桶石油產量。石油求取比以前困難，但世界耗油量却不斷增加。據世界油商最保守的估計，一九六八年耗油每日三千九百萬桶，今天按百分之八的成長率計算，則每天需油量高達四千二百萬桶。

以上諸因素造成今天油輪的繁忙，縱使世界各地的造船廠都加班趕工，造船量仍然供不應求。六日戰爭前夕，世界油輪總數不過三千五百廿四艘；而至去年底，在這短短兩年之內增加了三百艘。比船數的增加更受重視的是油輪的承載量與日俱增，造船的噸位越來越大。二次大戰時標準的油輪只有一萬六千六百噸；而今已下水的就有卅二萬七千噸，正在興工的幾乎達到五十萬噸，使世界油輪總噸位，在四年之內，由一億零二百萬噸

瑞氏的作法是如何的成功，從下面一樁交易可見一斑：去年夏天，他和英國石油公司簽了一年合同，價值八千一百萬美元，估計他將可淨賺六千萬！挪威有位船舶經紀人，對瑞氏這種天降之財的說法：「雖然戰爭救了他的命，但是人們不要忘了，在他的時運還沒到來之前，人家已經掙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

另一位獲「天時」的是美國人。魯特衛克 (Daniel K. Ludwig)，世界的私人油輪以他最多，目下共有廿八艘，總噸位三百六十萬噸。一般搞投機生意的人，都天生有極發達的賭博細胞，魯氏也不例外。一九五七年正當油輪生意蕭條之際，他仍然訂造五艘各十萬四千五百噸的超級油輪，價值接近一億美元。也許是他的吉星高照，也許是他的眼光遠大！今天那些船却爲他賺進億萬美金。

很怪！魯特衛克是世界油輪泰斗中唯一的美國人。世界航運主要操縱在中國人和希臘人手中。希臘以歐納西斯·尼亞科 (Stavros Niarchos) 和喬治李元諾 (Georgios N. Livanos) 等人爲首，大約有五十家公司，控制全世界一億四千六百萬噸油輪中的二千三百六十萬噸。

希臘人個性倔強，心懷偏見，還喜好誇張。他們一

改寫爲一億四千六百萬噸。同時在日本、西德、挪威、和其他造船國家（包括台灣），都正積極加緊造船。以居世界造船業領導地位的日本而言，目前就有九十四艘十萬噸以上的超級油輪在趕工興造。假如能趕得上這股熱潮，則船東一定可獲暴利。一年前租僱一艘十萬噸油輪由波斯灣到英國，租費只須六十萬美元；今天租用同樣大小的船隻，却要二百萬元，而且市價還在繼續上漲。換句話說，船東所收每噸廿美元運費的費，其裝運成本只須二元四角。

想乘此時機發財的船東，必須保有大量的船隻，供給單程租用；棄絕過去那種穩妥的長期租約。所以，今天那一位船東，擁有未被長期租用的船最多，就越在市場上吃香。有幾個幸運兒因此青雲直上，瑞克斯頓 (Hilmar Reksten) 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是挪威一位小有名氣的人物，六日戰爭以前還可憐兮兮的，只有少數幾艘船受僱。但戰爭一開始，運河一封閉，瑞氏立刻限制他的船只接受短期租約，並馬上訂造了四艘各廿萬噸的油輪，不久又造了三艘。自始他不斷地幹着這種投機生意，不再簽訂那既簡單且安全，但獲利較少的長期租約。

提起史達夫若。李元諾 (Stavros Livanos) ——喬治·李元諾之父——的握手時就咯咯作笑。史達夫若以前經常造訪他的船隊，和每一位船員握手，不過有時却會突然用力甩開對方的手。有人請問他什麼原因，他急聲回答：「和別人握手時我相信：軟而無力的手，他做起事業一定不賣力。」

希臘兩位風頭最健的人物，一位是尼亞科，另一位是歐納西斯。他們兩人的財富各在五億美元左右。尼氏擁有四十三艘船，總共二百五十萬噸。而歐氏僅次於魯特衛克，握有油輪五十五艘，三百四十萬噸。六十四歲的歐納西斯，雖然人人都說他私生活庸俗奢華，不過那只佔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論在他的私人島、私人遊艇，或在孟都（烏拉圭首都）農莊、紐約公寓、倫敦套房，或是蒙地卡羅的別墅裡，歐氏隨時利用電話、電報和他遍佈世界各地的業務保持連繫。他現在不只經營輪船，還擁有奧林匹克航空公司，和許多工商實業。其工作之辛苦，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在東半球的香港，也有兩位船業巨子，其財富可與歐納西斯及尼亞科相比。他們就是身裁短小、說話溫和的YK包，和清心寡慾的董浩雲先生。



包先生今年五十九歲，去年春天拿出七千五百萬美元訂造新船，（這筆交易很可能使他在一九七三年成爲世界第一位船東。）包先生不同於那些善於搞投機生意的人，他沒有賭博細胞，必先與石油公司訂好長期租約，契約在手才肯去造船。雖然他的保守令他獲利有限；不過他喜歡具有訂約之後的安全感。「我以銀行家出身，習慣了處事謹慎。」他上個月這麼說：「假若市場一朝衰退，我才不致受損。我所做的每一件生意，必先經過週密的計劃。」

包先生每天在他那舖有白色地毯，俯瞰着多利亞港的辦公室內，指揮遍佈全世界的船隻。他每天早晨，於廿分鐘的游泳之後，帶着昨夜從深水灣裡來的電報摘要，九點鐘準時上班。有了重要合同，他從不在晚上八點鐘以前離開辦公室。一天廿四小時全天候電話，要不是爲了運動減肥，沒有出門的興趣。「我的信念：是一個人的工作時間有限。」他解釋：「我以他必須完全奉獻所能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專心從事自己的工作。」

董先生，五十八歲，跟包先生一樣，不外出就住在香港。休閒時間觀賞家庭電影，寫寫電影劇本，自得其樂。他最近標購到一度爲世界最大郵輪的伊麗沙白皇后

大多數的船老闆都認爲，今天的市場情況，在可見的未來還是看好。即使蘇彝士運河再次開通、利比亞油井再度暢流、阿拉伯縱貫油管恢復輸油，油輪的地位也不會因此跌落。如經紀人庫波（Maurice Cooper）所指：「運河的關閉，對今後航運不再是一項了不起的影響因素。由於近年的航業發展，世界已增加了許多新船，闢建了許多新港，還開拓了不少新市場、新航道。只要人類還想要石油，蘇彝士運河不再有旋乾轉坤之能。」由於人類對石油，貪得無厭最近又相繼在北海、奈及利亞和阿拉斯加的北坡（North Slope）等地，發現蘊藏豐富的石油，其開發皆須油輪來運輸。就如這位航業界中最保守的包先生所言：「即使將來的航運不如現在這般美好，但至少在十年之內，船東還是很吃香。你們相信我的話！趕緊去訂造和我一樣多的船吧！」

號，並計劃以五百萬美元改裝成海上大學。「我過去也搞禪學，不過現在沒有時間。」他上月在巴黎告訴新聞週刊的記者說：「『禪』對你們都有好處，它可以淨化心靈；但不可與船舶混淆。」董氏不喝酒也不抽煙，他別有所指地說：「我沒有豪華遊艇，沒有賽馬，也沒有私人飛機。像吉普賽人一樣我一會兒飛東，一會兒飛西；不過還是儘量想留居香港。」

爲了運輸石油，今天的油輪不但正開着船荒，新造的船也越造越大。因此，兩個問題不難產生：這段黃金時代還能持續多久？油輪到底能造多大？時下日本正在趕造一艘四十七萬七千噸的油輪，幾乎等於過去油輪的兩倍。五十萬噸的也即將興工；但是，百萬噸級油輪還在研討階段，日本官方和造船商一致認爲，那要在十年後才可能成功。儘管船造得再大，技術熟練的船員越來越不容易尋求。沒有一位船東，願意將他一艘價值一千三百多萬美元的船，讓一些信賴不過的職員和水手們去冒險。Esso 石油公司正利用「迷你」油輪在法國的格勒諾湖（Grande）上訓練船長。當然世界各地還有其他訓練措施，希臘船東聯名促請他們政府改良訓練設備，鼓勵青年走向海洋。

漫畫：「這一桿打不進去，我絕不結婚。」



摘自：Newsweek

譯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 歐洲兩大輪胎公司合併

歐洲的工商界正力求迅速合併成幾國合作的大公司，以充足的實力來同美國的巨人廝拚。困難在於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歐洲公司法，各國公司間的合併，足以造成法律與納稅的問題，平白使律師們財源茂盛。爲了這一點，企業界人士正在策訂比較聰明的新方法以促成合併。

本週，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實施的一次最大、也最有希望的合併。英國的鄧祿普輪胎公司和義大利的皮瑞里輪胎公司，將合併爲全世界第三大輪胎公司。根據一九六九年的水準，它將擁有十八萬員工在兩百一十家工廠中工作，銷售額將達二十三億美元；如果以一九七〇年水準合計，鄧祿普——皮瑞里公司或許已經



達士的父親一度曾任鄧祿普公司的總經理；皮瑞里則是經營公司第三代中的一員。

國與國間的合併公司可能有棘手問題，但是兩家公司都決心放手去幹。正如皮瑞里所說：「這門子婚事已經是木已成舟了！」

(元月四日「時代」)

## 建造金字塔的新說法

古代埃及人如何築成金字塔的？這一個至今還吸引人的問題，有說不完的答案。雖則近年來，考古學家一般的意見，都已傾向西席地密爾(電影「金字塔」的導演)的理論。金字塔完成後的確相當雄偉，想像中也屬壯觀，或許有一萬名古代工人拚命把數以百萬計的巨大石灰石塊，拖上長長的坡道，花上二十年的工夫，蓋成一個龐大的建築。但是現在美國一位退休的工程師，認爲建造一個金字塔，或許是一件預算不太大的工作，工作的人員或許只有三千人，花的時間也比較少——只用了一種像蹣蹣板的木頭機械。

超過了世界第二的火石輪胎公司，而有力最與固特異輪胎公司，一較短長，這兩家美國公司，由於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和經濟成長的緩慢，業已遭受打擊。

鄧祿普輪胎公司總經理紀達士勛爵說，他們公司的未來在「成立由幾國合作而具備有真正美國規模的歐洲公司」；皮瑞里公司當局則由於義大利勞工問題備受困擾，認爲合併是拓展美國及其他各地市場的方法。這兩家公司希望利用皮瑞里公司的放射形輪胎技術，這種輪胎胎心中的胎線與輪胎旋轉方向成直角，比較一般車胎胎線層層交錯而行駛柔軟的輪胎耐用。

不像歐洲大多數公司的結合，這兩家公司結爲秦晉並沒有金錢過戶，而只以特別補助的方式以交換股票而達成。所以每一家公司各持有對方歐洲公司營運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在海外業務百分之四十的股票。兩家公司本身的商標、公司所在地、與營運資金不變，但是彼此共同支出採購與研究的費用。

鄧祿普——皮瑞里公司的合併，具有學理上的比較優點，兩家公司分別在二十六個國家中製造輪胎，只有英國與德國兩家都有。兩位大老闆的搭配也旗鼓相當，都處事謹慎、說明比較掩飾，先人都曾與公司有關。紀

## 科學新知

生在挪威現年七十歲的但尼夫森，是一位從西雅圖退休的造船工程師，也是一位業餘的埃及學家，他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的「自然歷史」十一月號上，發表了他的看法。他認爲

五千年前的埃及工程師，用了一種均重桿，以便於處理重達兩噸半到七噸的金字塔石塊。均重桿就是一種橫桿——一根以支點爲樞軸的橫樑；但尼夫森判斷古埃及人用的橫樑大約有二十呎長，長的一端大約有十六呎，短端大約長三呎，支點是一個木架，可能有六呎高。

若干年前，但尼夫森旅行尼羅河時，就發展了他對建造金字塔的理論。他看見三個人用一根均重桿抬起一塊很重的石頭，他們先把繩子滑進石塊下，繫在短端上；然後在長端懸空的草袋裡放石頭，一直放到橫樑接近平衡，兩個人就輕而易舉地把「對重」的這頭壓下來，把那一頭的大石塊吊起，讓第三個人把滾木推進石塊下面。但尼夫森這樣寫：「我覺得所見到的這種工具，一定是過去傳下來的的方法，它在古代建築——包括大金字塔在內——舉起巨石，是一種重要的工具。」

但尼夫森的理论是，埃及人是工程大師，在金字塔



的底層或許築了坡道，可是到了五十呎高以後，就會因為修坡道是難以實施的事。對一座高達四十八層樓的金字塔，修一條一比十的坡道（水平距離每十呎，垂直高度便增加一呎），使工人能在完工階段直達塔頂，這條坡道的全長將長達一哩；以但尼夫森的觀點，光是坡道工程本身，它的壯觀就足以與金字塔媲美。

但尼夫森認為埃及人用的是成千整百的均重桿，把駁船自上游石礦中運到工地的石塊吊起，轉放在滾木上，在道路上滑向金字塔的底層；到達底層，把石塊舉起放在木槓上，上層的工人把運石木槓在打油的木頭軌道上拉上去；到了上面又用均重桿把石塊從木槓上吊起，放在滾木上，由工人推到施工點。

但尼夫森的預測過於詳細，業已引起了好些措辭銳利的反駁，「根本沒有證據可以支持建築金字塔的槓桿理論，」紐約市大都會博物館的埃及藝術部助理主任韋克斯說：「但是考古學上却有相當多的證據，在墳墓的壁畫上，在草紙文件上，證實了坡道的見解。」但尼夫森答覆說，他只不過是拋磚引玉，想促起工程界與考古界對金字塔的討論。——似乎他的辦法很見效，「自然歷史」主編正準備在十二月號上刊載大批反駁的來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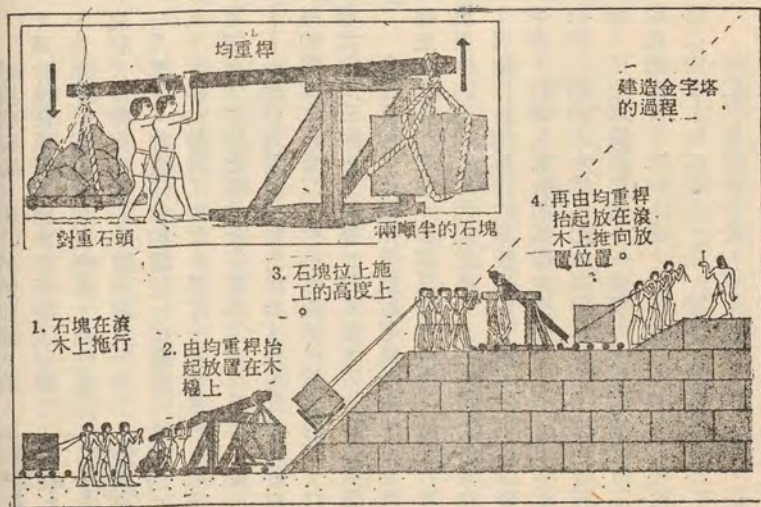
及但尼夫森本人的據理力爭。正如大英博物館埃及古物處處長愛德華在幾年前所寫：「我們務必承認，關於金字塔的建造，是一個迄今還沒有定論的題目。」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新聞週刊」）

## 美國雜誌縮小版面

由於紙張價格上漲，以及第二類郵件的郵資即將大幅增加，很多美國雜誌正被迫縮小版面。像「生活」畫報大小的「假期」與「男生生活」業已減小到「時代」雜誌大小；「麥考爾」雜誌的二月號也將改為小型；上週，「老爺」（Esquire）雜誌宣佈，也將在今年九月號縮小。

其所以縮小版面，是經濟上的，而不是美感上的原因。有大量銷路的雜誌來說，郵資比紙價更多；那些財務困難的雜誌，如果不緊縮就會更形拮据。今年，將有一家新設立的民營「美國郵務公司」開業，會把第二類郵件的郵資至少提高一半；今後五年中可能提高一百分之一百，以使第二類郵資自足。郵資是以重量計算，小



型雜誌的郵費也要少。

但也有雜誌大做宣傳，上週，「老爺」雜誌在報紙上刊登整版的縮小版面聲明。發行人金格瑞希在聲明中說他發現自己的雜誌是「又大又厚的老式開數」，而像「不合時宜的滿載三桅船」（一百七十五萬五千份），他決心更換為「更為現代化的刊物型」，答應讀者新版型會有更多的頁數（假如能用較輕的紙張），更多的彩色；答應廣告客戶會有更好的刊載率。金格瑞希還暗示，版面縮小另有好處，「老爺」雜誌「在床上閱讀更為方便。」

（元月十八日「時代」）





# 南北美出版界的約束

很少有一家雜誌像「史堪難」十一月號那麼備歷艱辛。這本刺探隱私的月刊，打從去年十月一號起就在極力找一家印刷廠家印行，這一期上面刊載得有「美國境內的游擊戰爭」，圖文並茂地教人如何自製、自存、自爆炸彈，至少有八家印刷廠家一口回絕。

幾家印刷廠家說，他們之所以拒絕印行，是由於懷疑「史堪難」的財務情況；但是據會計師說，這家雜誌最近淨值四十九萬七千九百七十六美元。「史堪難」主編齊恩說，這種拒絕是印刷廠家一種不可原宥的出版檢查；最後他終於在加拿大找到一家不了解這會鼓勵投彈份子的印刷廠。蒙特婁警方以未獲准許為理由，扣留了十萬份；上週，這家雜誌的律師在申請核准時又因心臟病去世。到目前為止，困難重重的十一月號（已經改印為元月號）仍然在加拿大，齊恩希望這週中能在美國境內書攤上出售。

在巴西，軍政府知道新聞自由該到甚麼程度，一家諷刺週報「嘻笑怒罵」的九位編輯與漫畫家，未經控

告已全部下獄一月。這家小報仍在發行，在頭版上溫和地宣稱該報「全部自動化」。上週，警方厭倦了這種玩笑，下令「嘻笑怒罵」停刊，後來未經解釋又准許出刊。目前主編人員還在獄中，該報仍然在「自動化」中。

（元月四日「時代」）



漫畫：無題

## 義大利的「花花太歲」

義大利的這位海夫納（美國「花花公子 Playboy」雜誌的發行人）是一位名叫達狄諾的金髮女士，今年四十來歲，有三個孩子。她是「花花太歲」（Playmen）的創辦人兼發行人，這份漂亮的月刊上刊載裸女影集和人人不憚一看的文章，不顧——或者也因為——與警方的連續決戰，這份雜誌不到四年已經銷到了四十五萬份。這種銷數非同小可，尤其每期售價都在美金一元以上；以義大利與「生活」同型的「時代」畫報（銷數三十五萬份）來說，售價只有美金二角九分；「今日」畫報（九十五萬份）才賣二角四分。

「花花太歲」起先是模倣「花花公子」，但是却要謹慎得多，創刊號的「每月女郎」，兩隻手舉在胸前；可是到了上一年前後，「花花太歲」就採取了自己的風格和坦率，它所輯的照片不是女郎而是女人——普通通的女人。

這份雜誌反映了歐洲人的欣賞力，並沒有展出使美國人欣賞，而使「花花公子」財源滾滾的女胸迷。達狄諾說：「美國是一個母權國家，我的看法是因為這一個理由，美國男人喜歡具有誇張、豐滿胸部的女性，一位真正乳水充足的保姆，有一種使男人恢復信心的母愛外形。」「花花太歲」所選擇的女性都比海夫納的美麗女學生瘦削、冷淡、比較文雅、和比較成熟；海夫納的女郎傻笑着吃冰淇淋，而達狄諾則欣賞對着名牌佳釀微笑的女人。

達狄諾具有一位成功的女公共關係人所有的儀容整潔、舉止安詳，她也的確擔任過女公共關係人。一九六五年和她先生（目前已分居）辦了一份刊名「巨大」的兒童週刊；一年以後，又創辦了一份「男人」，這是份粗俗的週刊，印着從北歐國家買來的裸女照片、或者義大利代理人提供的小明星照片；一九六七年又辦「花花太歲」，以外表上很像禁售的「花花公子」來吸引買主；除開女郎照片是歐洲式，和萬幸沒有的海夫納觀念以外，「花花太歲」的外表仍然極像它的美國前輩；每月女郎照片的大張是摺合的，此外便是小說、嚴肅、輕鬆的文字、彙集拱月的明星照片、以及蒸汽浴室裡的北歐



美人。

這份雜誌自從創刊以後，在一些義大利城市裡，沒有一個月不遭警察下令沒收。每一個月都是讀者同警察比賽，書攤上的「花花太歲」，很少超過四十八小時，不是銷光就是被沒收掉，而通常總是讀者比警察快。達狄諾估計，創辦「花花太歲」的成本是六十四萬美元，目前已經值一百六十萬美元了。

發行人達狄諾決定這本刊物的的一切，包括選擇封面女郎，以及刊載偷拍碧姬芭杜日光浴的上空照片會打官司的冒險都在內。她不像海夫納，對讀者來函不作答覆；但是她說「花花太歲」在填補義大利文化界的空隙，希望能以一種聰明的方法，對義大利男女兩性間愛與性古董觀念的改革有所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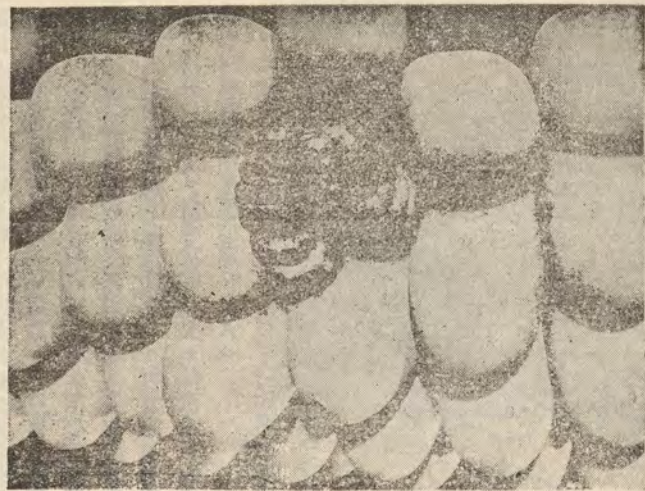
「花花太歲」或許正在改變義大利官方的態度，五年以前，要是印了一張前胸裸露的女人照片，是件危險的事；目前，這種照片——比如在義文版的「時尚」雜誌——已不再引起驚奇。「花花太歲」雖然經常遭受沒收（通常由當地檢察官下令），却從沒有觸犯義大利刑法第七二五條「違背善良風俗」。

「花花太歲」是不是也像美國人對「花花公子」



「花花太歲」女發行人達狄諾

的批評，防碍了婦女解放。達狄諾說：「那很可能，因為海夫納先生在他的雜誌裡，沒有把女性視同個人，而是視為『客體』；這當然不是我的作法，在我們對情慾的觀念中，女性和男性一樣同是『主體』。我認為美國女性應該首先想到從自身中解救自己；從她本身威脅着要征服美國男性的神話中解脫出來；美國竟沒有男人解放運動，真使我大為驚異。」（元月十八日「時代」）



## 濾過性病毒 與生命之本質

核酸是在一百年前從動物細胞裡面的細胞核中發現的。起先一直不被人重視，直到一九四四年才瞭解它就是世代特徵賴以傳遞的基本物質。今天我們又都知道，每一種生物的生命藍圖莫不是藉着核酸分子體內的分子排列變化而表達出來的。

核酸這個物質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為DNA，係於一八六五年時自人類的膿細胞中發現，一則為RNA，彼於DNA發現後的三十年才從酵母菌發的菌體內發現到。

人體十萬億細胞個個都具備有DNA。其它動物的細胞自不例外，也都含有DNA。這類核酸光祇潛存在細胞核內的染色體中，其它部位則未嘗見有。任何「一種」（

### 五、生命的物質（續）

#### （三）核酸

Wendell M. Stanley  
& Evans G. Valens 著  
卮 子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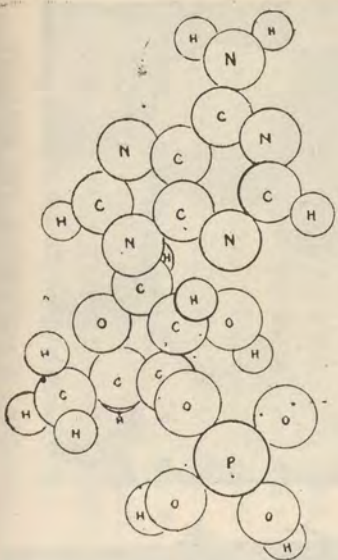


Species) 動物，它的眾多體細胞中的DNA含量都是一致的，不管這體細胞是來自神經、血液、骨骼或是肌肉的組織。至於卵細胞及精子中所含的DNA量就只及體細胞的一半了。

DNA真是纖細得不可思議。它只有十二個原子直徑那麼寬，然而它被扯直時的長度却達到六呎。若把一個人身體中所有的DNA都聯成一線時，則有十萬億哩那麼長。

濾毒係依核酸柱環築而成功的。各種濾毒的核酸——蛋白質相對份量都相差得很懸殊。以感冒濾毒來說，它的核酸含量僅佔去總量的百分之一。以小兒麻痺症濾毒來說，是佔去了百分之二十五。若以喉菌濾毒來說，則核酸佔去了百分之五十。附帶提醒一聲，喉菌濾毒的核酸體是為DNA，而TMV、小兒麻痺症濾毒、腮腺炎濾毒、以及感冒濾毒等的核酸體則為R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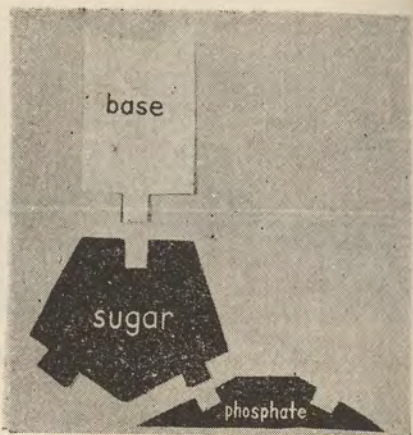
核酸分子體的設計充分表現了它的高效率以及富變化的特性。粗看這分子體好像是極端複雜，細看它的結構原理又簡單無比。它的結構原理和一般高分子物質的組合原理一樣，乃是藉由許多相同的單位共同鏈接而成的。不過我們這兒的核酸是高分子物質中最傑出的典範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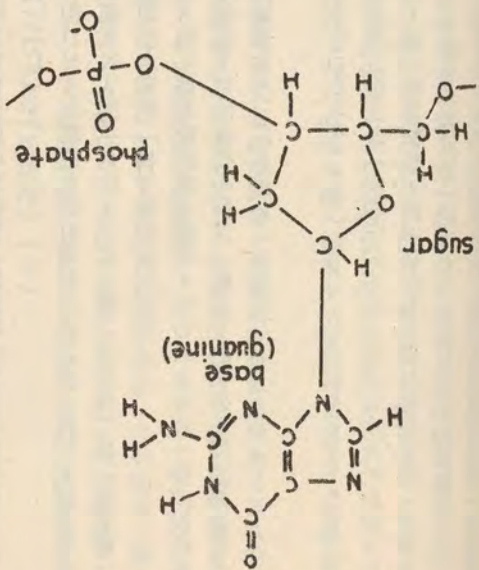
圖V-1：腺嘌呤核苷酸的原子排列

核酸分子體的基本單位是「核苷酸」(Nucleotide)。核苷酸的分子排列形式是固定不變的，它是由29—35個原子所構成的。偌長的核酸體實際說來僅僅是由四種不同的核苷酸，經過許多次的重複鏈接方才組合完成的。上圖所示，係為腺嘌呤核苷酸(Adenylic acid)的圖解標示，各一原子的所在位置。

一個核苷酸乃是三群原子組成的：第一群為「鹼類」(Base) 原子群，第二群為「糖類」(Sugar)



圖V-2：鹼糖磷酸鹽三群原子組成核苷酸



圖V-3：上述核苷酸之構造式

原子群，第三群即為「磷酸鹽」(Phosphate) 原子群。整條核酸體中所有的核苷酸都具有一致的「糖類」暨「磷酸鹽」，而且它們總是呈「糖類——磷酸鹽——糖類——磷酸鹽」的形式成單調而冗長的排列；如此的排列即形成核苷酸的骨幹，各種不同的「鹼類」因而得以附着其上，而核苷酸的種類即以其所附着的「鹼類」來分別。

在核酸中所具有的鹼類計有五種：「尿嘧啶」(Uracil)、「鳥糞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腺嘌呤」(Adenine) 以及「胸腺嘧啶」(Thymine)。依上述五種鹼類而加以命名的核苷酸我們可以簡短的稱為：「U核苷酸」(Uridylic acid)、「G核苷酸」(Guanylic acid)、「C核苷酸」(Cytidylic acid)、「A核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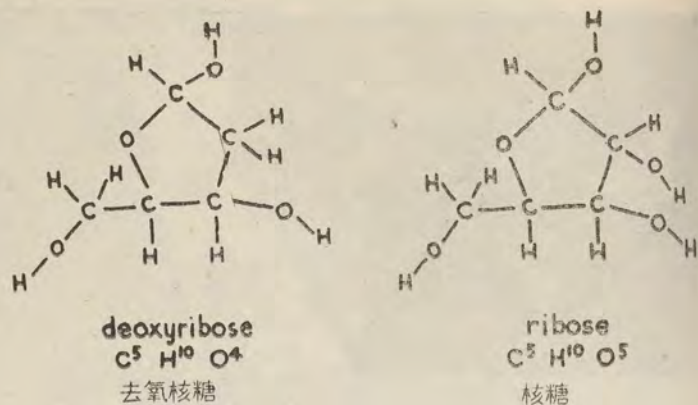


圖 V—5：二種一之區別

我們現在還不能依據結構上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 RNA 的核苷酸不能彼此隨機遇而任意啣接——或者更理論化一點，為什麼 RNA 就不能以清一色的同種核苷酸組成。

然而 DNA 這一方面，我們却有法子解說。我們知道，關於 DNA 中核苷酸的「鹼類」是可被粗分為兩大部分的：(一)嘧啶類——「胞嘧啶」(C)及「胸腺嘧啶」(T)。(二)分子較長的嘌呤類——「鳥糞嘌呤」(G)及「腺嘌呤」(A)。

DNA 分子體的形狀大類一把梯子，對頁所示的模型就是其中具有兩個梯檔的一小截。由「糖類——磷酸鹽」連續重複鏈接而成的兩條平行線就是梯子的兩條長把手。而由一對「嘧啶——嘌呤」(T)所組合成的短條分子則為梯子中的各各梯檔。至於「嘧啶——嘌呤」之得以完滿啣接，端靠兩個弱氫鍵來維持聯繫。圖 V—7 中畫有虛線部份者即欲說明氫鍵的作用。

我們可以輕易地覺察出，假如梯子要互呈平行的話，那麼內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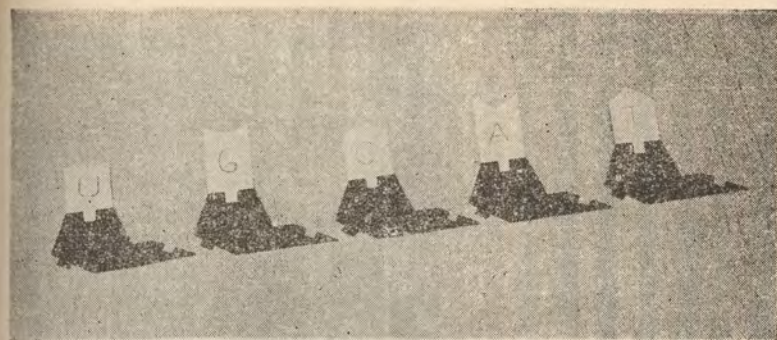


圖 V—4：因五種不同的鹼類組成的五種核苷酸

酸」(Adenylic acid) 以及「T 核苷酸」(Thymidylic acid)。

下圖由左至右順序排列的模型即為該五種核苷酸。

五種內前四名核苷酸——包含「U」、「G」、「C」以及「A」四種鹼類者——乃是構成 RNA 分子體的基本單位。後四名核苷酸——包含「G」、「C」、「A」以及「T」四種鹼類者——則是構成 DNA 分子體的基本單位。由此得知，RNA 內中並沒有「胸腺嘧啶」(T)，而 DNA 內中則沒有「尿嘧啶」(U)。

其實 RNA 和 DNA 在構造上尚有兩個迥異之處：其一，彼此各含不同的「糖類」，故而 RNA 的「G」、「C」暨「A」等三個「核苷酸」和 DNA 的所謂三個同樣名稱的「核苷酸」並不相同。

其二，RNA 為一條單股的核苷酸鏈，而 DNA 却為一條雙股的核苷酸鏈。關於這一項陳述，可能會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例外，原因是最近我們從一種微小的噬菌體 *φX174* 中分離出一條單股的 DNA 來。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和 RNA (Ribonucleic acid) 這兩個名稱的來由還得歸因於彼此含「糖類」的不同。RNA 所含的糖類，即「核糖」(Ribose)，是一種單糖類，內中僅含有五個氧原子。而「去氧核糖」(Deoxyribose)，顧名思義就是一種脫去了一個氧原子的核糖了。

如插圖 V—6 所示，RNA 的眾多核苷酸彼此鏈接而形成一條細長的 R

NA 分子體。其上的模型圖可看做一個核苷酸三元體，亦可看做像 RNA 那般細長分子體中的三個單位。圖中三組白球係表示三個「鹼類」，而那些黑球則表示該分子體的「糖類——磷酸鹽」骨幹；附錄的分子構造式也同是說明這個核苷酸三元體的。

至於右下方的剪紙插圖，即顯示一個典型 RNA 分子體中的一小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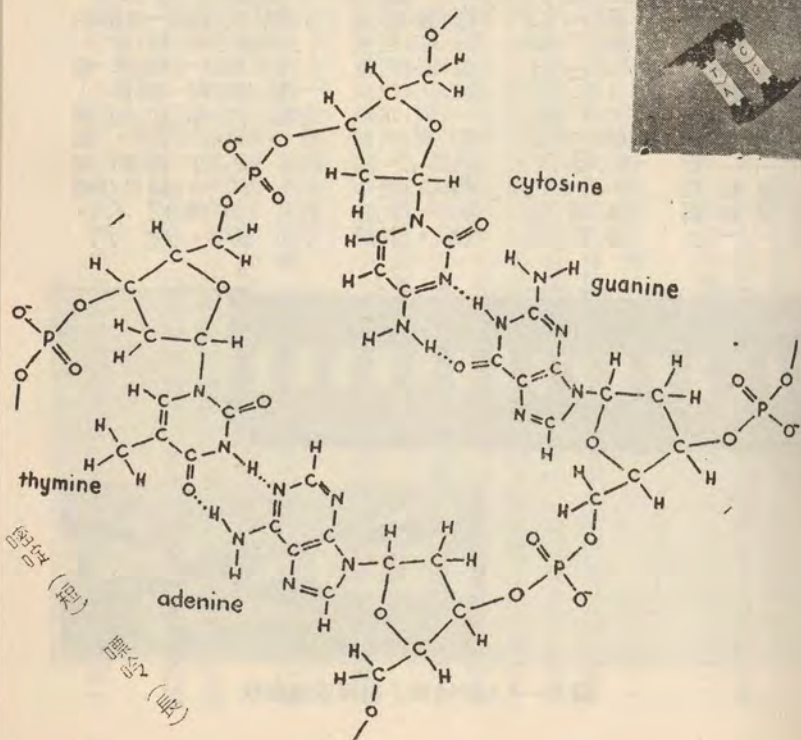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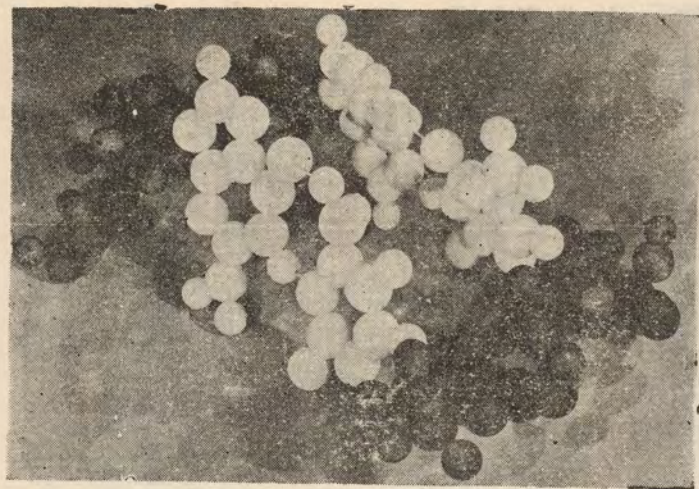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還不能依據結構上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 RNA 的核苷酸不能彼此隨機遇而任意啣接——或者更理論化一點，為什麼 RNA 就不能以清一色的同種核苷酸組成。

然而 DNA 這一方面，我們却有法子解說。我們知道，關於 DNA 中核苷酸的「鹼類」是可被粗分為兩大部分的：(一)嘧啶類——「胞嘧啶」(C)及「胸腺嘧啶」(T)。(二)分子較長的嘌呤類——「鳥糞嘌呤」(G)及「腺嘌呤」(A)。

DNA 分子體的形狀大類一把梯子，對頁所示的模型就是其中具有兩個梯檔的一小截。由「糖類——磷酸鹽」連續重複鏈接而成的兩條平行線就是梯子的兩條長把手。而由一對「嘧啶——嘌呤」(T)所組合成的短條分子則為梯子中的各各梯檔。至於「嘧啶——嘌呤」之得以完滿啣接，端靠兩個弱氫鍵來維持聯繫。圖 V—7 中畫有虛線部份者即欲說明氫鍵的作用。

我們可以輕易地覺察出，假如梯子要互呈平行的話，那麼內中的





腺嘌呤 (A)  
胸腺嘧啶 (T)  
胞嘧啶 (C)  
鳥嘌呤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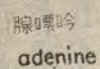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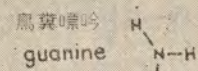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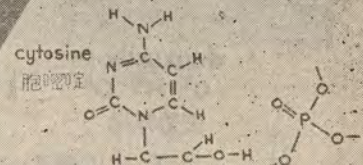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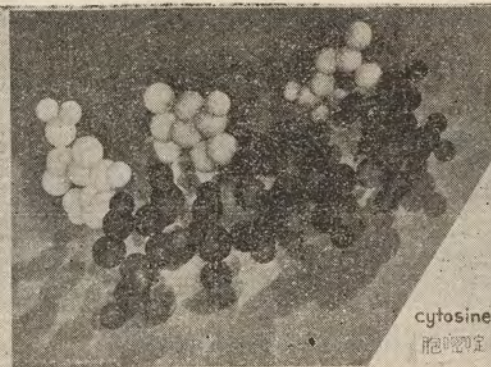


圖 V—6：衆多核苷酸鏈接而形成一條細長的RNA



上頁圖V-7：双股的核苷酸鏈（DNA梯子）的一截——兩個梯檔。

梯檔長短都要一致才行。因為嘧啶分子長度要比嘌呤來得短，所以不可能說是上一條梯檔由兩個嘧啶分子接合成，而下一條梯檔却由兩個嘌呤分子接合成，必定每一條梯檔都是一對「嘧啶——嘌呤」鹼類方才合理。

可是由「A—C」或由「U—T」所接合而成的梯檔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彼此氫原子所在位置不當，無法形成氫鍵的緣故。

唯一可能的接合形式乃是「A—T」以及「G—C」的兩種配對方式。而事實上DNA也就是如此的接合成功的。

職是之故，梯把子一邊的「核苷酸」排列順序恆可決定另一邊的排列順序。換句話說，即一邊出現有「T」時，另一邊亦必出現有「A」。

這把DNA「梯子」如若說得更確切一點，應該說成一把扭轉的螺旋梯。

關於這兩條利用相對鹼類啣接而互呈扭轉的立體分子構造形式還是在一九五二年由華遜（J. D. Watson）及葛律克（F. H. C. Crick）兩氏共同研究推導出來的。至於他們所倚恃的證據却是經由X光繞射所攝得的間接形式的照片。

厄溫·夏戈富（Erwin Chargaff）以及其它學者的報告中都認為，祇要是同一「種」動物細胞，它內中DNA所含有的四種相對「鹼類」成份都是固定不變的。雖然每一「種」動物它的DNA的相對「鹼類」比例都不一樣，可是這種比例差異在血緣近似的異「種」動物中却是非

常微小的。

同「種」動物個體中的DNA分子組成既然都相似，這不是間接告訴我們DNA乃是遺傳資料的攜帶者嗎？一個水母細胞的DNA組成成份和一個大猩猩的DNA組成成份會有很大的差別。可是若拿黑猩猩的DNA來和大猩猩的DNA來比較一下，則會發現兩者之間根本相差無幾。若是從兩隻大猩猩體中分別取得DNA並加以分析之，則絕大部份都是互為一致的。

每一條核酸分子都備有一系列關於化學反應的訓令；而這些訓令却是由一種特有的「四符號」（G、C、A、U或是G、C、A、T）密碼形成的。雖然我們對於這種訓令的撰寫及傳達過程一無所知，可是我們對於這種訓令的推陳出新的一貫作風却是摸得很清楚的。讓我們假定核酸分子祇有數百個小單位（核苷酸）所鏈接成功的，現以四種不同的核苷酸在其間做任意的排列，那麼我們就可以排出比撒哈拉的砂子以及銀河系的星星還要多的花樣來。

通常情況是DNA分子中的核苷酸數目隨着個體的愈加繁複而增多。單單一條 $\phi$ X174濾毒的DNA分子所具有的核苷酸數目是六千個。而一個噬菌體毒內中的DNA分子是具有五百萬個核苷酸。至於單一人體細胞它所含有

的DNA就不止一條了，而是含有八十萬條，其中每條DNA又復具有四萬個核苷酸呢。

上述的核酸構造情形只不過是最近十五年所拓展新知識領域中的微小一環。目前的科技如此地蓬勃發展在歷史上確是難得一見的。

然而我們現今遭遇到的問題是如此的新穎，如此的艱澀，我們再回顧一下已有的科技成果才知道它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我們殫精竭慮所欲窺探的核酸奧秘姑且只能以提出問題的方式加以敘述，希望有朝一日得以解答。

——小小一條核酸到底是如何塑造出細胞的乃至個體的命運？它是如何地將情報轉達到細胞的邊陲區域？它的情報最初是如何儲存的？關於密碼的實際內容又是怎麼一回事？核酸分子中若有構造上的變動又會產生什麼樣的特殊生物學的效果？核酸進行複製時它的精密度又是什麼樣的情形？

這些問題促使我們不以知曉上述化學構造為滿足，並因而引導我們走進化學機能方面的領域。（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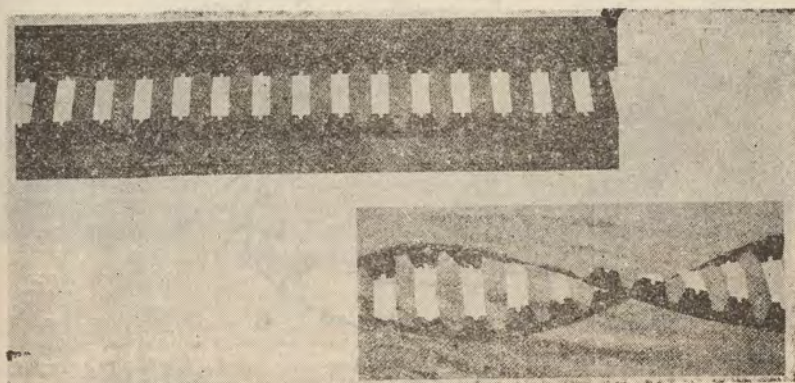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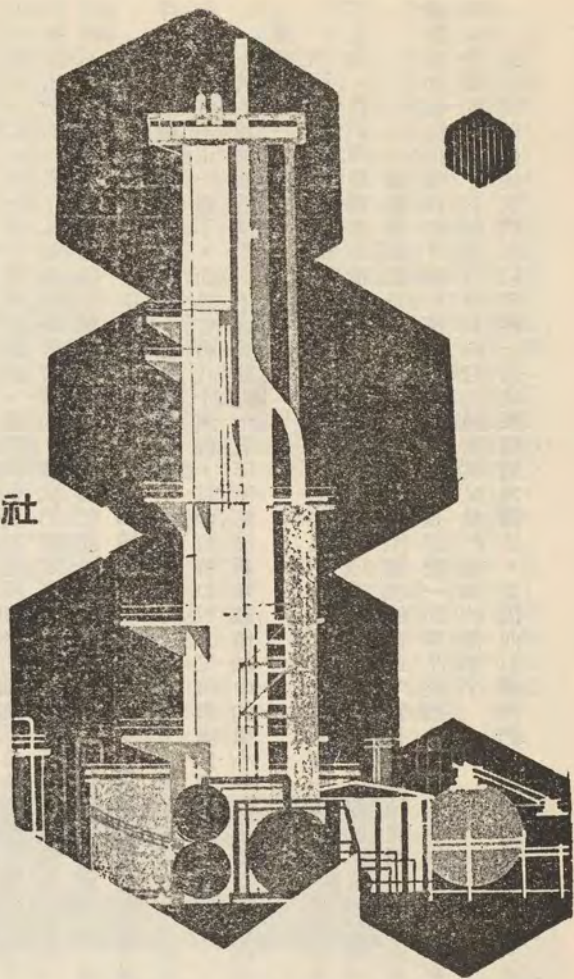


圖 V—8：DNA 梯子扭轉成螺旋狀





中國技術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機器安裝  
廠監理  
建廠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電報掛號：（CHITECH）TAIPEI  
郵局信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八二五號

## 世界上最高的公寓

眼高於頂的紐約人，幾十年來都曉得，要瞧不起芝加哥人是太容易了，很早以前就有人稱它永遠是「二流都市」，芝加哥的抱負備受譏嘲。

可是到了去年，芝加哥人却有一次特別的機會看不起紐約人的都市了。芝加哥有了一座高聳百層的約翰·漢考克大廈，芝加哥人充滿了感情地稱它為「大約翰」。它是全世界最高的公寓大廈，公寓全在四十五層樓以上，最高的在九十二樓；住戶常常發現自己置身雲上，也遠遠離開了市區的公害。據四十七樓一位住戶麥哈頓說，住在漢考克大廈裡：「使得芝加哥成了一個美麗的都市。」

麥哈頓經營大廈中住戶的迅速複印業，據估計也有十四戶人家在大廈中工作。理論上，他們可以足不離大廈，甚至也不應該離開大廈中為數眾多的婦孺、老處女、以及退休的夫婦。每天生活所需的三百六十行，「大約翰」四壁中應有

現代生活

盡有：雜貨店、五家餐館（其中一家專供住戶）、一家百貨公司、一家銀行、兩家鷄尾酒店、投幣洗衣機、投幣乾燥機，甚至有一家書店的支店可供瀏覽。十三樓到四十一樓，是一百四十一家行號的辦公室，更有二十四家高踞在最高的幾樓（公共餐廳、酒吧、電視發射機技術員工）和最低層（垃圾廠和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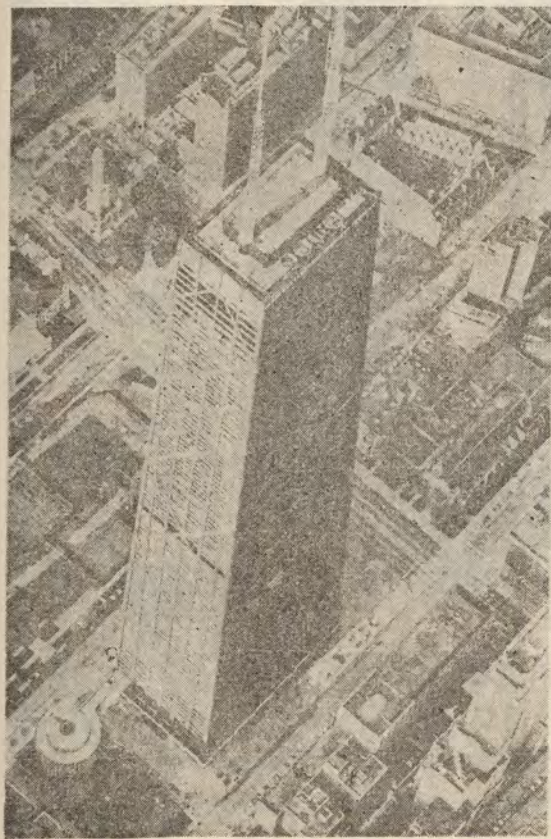
在目前經濟蕭條的時期很容易找到空房，至少還有九十八戶公寓還沒有人住。房租過高（單身公寓且租一百九十美元，四房公寓月租七百五十美元）排除了很多想住進漢考克大廈的房客，但是也排除了大廈擺動的因素。「大約翰」外牆有鋼樑斜撐，每一面從上到下形成五個連續的大叉，這是特別的設計用以擋住起自密西根湖上的寒風。可是雖則有交叉的鋼樑，「大約翰」還是有點搖擺。麥哈頓說，最近一次大風，風速高達每小時七十五哩，他家抽水馬桶裡都起了白泡沫，鋼樑吱吱喳喳呻吟了一整夜。

芝加哥變化無常的天氣也成了問題，舉例來說：戴安柯太太每天早晨都輪在床上，一直要等到先生溜狗回來，才帶回來親身體驗到的下層地面天氣概況；其他住戶就靠打電話向氣象局，或者撥號問預錄的氣象報告。大



廈的高度也使很多人就憂，有恐高症的決不會想搬進來；住在這裡根本不需要窗簾，不過住戶用窗簾爲的是產生親近感，或者是隔絕那清晨的太陽光。一位女房客有天清晨沒有換睡衣以前就捲起了窗簾，却看到懸在玻璃窗外一個擦玻璃的工人，兩個人都嚇了一跳。

提及遇到這種都市中常見的尷尬情形的人並不多，住在大廈中、也在大廈中工作的人，正竭力適應這種新生活方式。從郊區遷來的法瑞斯，是一位四十四歲的廣告公司副經理，同太太、女兒住在六十九樓，在二十七樓上班，如果他剛好趕上電梯，上下班的時間只要九十秒鐘。除非天氣不好，法瑞斯習以爲常，每天都要出去走走，不過他和家人都很欣賞「大約翰」。「對我是一種新生活方式，」他說：「在春天和夏天，湖上泛滿了船兒，那可真是心曠神怡；到了冬天，湖上冰塊的圖案千變萬化；我們又看見大廈四週雲的形狀



芝加哥市的漢考克公寓大廈

真是美極了；俯看全市更是使人入迷。另外一位住戶也同意，股票經紀人侯德說：「如果你滿懷煩惱回家——今年股票市場的情形，我想大家都有煩惱——那就像是在飛行一樣，等到你到了家，塵世的親切看起來都那麼渺小，這一天的煩惱也就烟消雲散了。」

文範譯自（元月四日「時代」）

## 新型佩飾——子彈帶

它重達三磅，看起來就像棒球捕手面具一樣的漂亮。雖則如此，子彈帶成了目前最流行——假如它不具有澈底爆炸性——的佩飾。

它由一顆顆的銅子彈壳串在一起，彈壳前面再裝上假彈頭，這種子彈帶去年秋天才在倫敦上市，兩位眼明手快的美國女士看上了它。一位是紐約市亞歷山大百貨公司總經理華卡太太，便接洽把這批英國貨色輸入美國在市場上發售（每付二十五美元）；另外一位是費城主婦羅斯太太，她買這種彈帶「純粹是爲了好玩」，却發現好些朋友很認真地出價一百美元來買，羅斯太太立刻就在先生電子工廠的一角上設廠製造。目前由紐約市東岸區的小首飾舖、和曼哈坦區的布洛明格百貨公司經銷，每週可以銷上五百多條。社會女名流史克爾穿了一套黑色緊身跳傘裝，再佩上這麼一排彈帶，在一個正式宴會中出現，風頭之健，不亞於影星克勞黛；時裝模特兒馬露瑞佩上一排彈帶出席藝術品



拍賣會，馬上轟動全場，而且立刻引起了警衛的注意。同樣注意的是美國財政部，上週已提出建議，要求製造這種假彈頭子彈帶的廠家，務必要使這種彈帶不能再利用，也不許用完整的彈壳（理論上可以改成真裝子彈，而且毋須執照）。否則這種最新型的配件和老古董的裝飾，或許就會要使佩帶的人不是列名十大最佳服裝女性，而會要榮登十大通緝要犯了。

（元月四日「時代」）



# 墨西哥市地下鐵道完成

也像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首都一樣，墨西哥市也慢慢被汽車所堵塞了。多年以來，政府官員一直寄望於修一條地下鐵道，可是這却像是一場不可能的春夢，光是造價便達美金四億元，對一個窮國家來說真貴得修不起；而工程上的障礙更是困難重重，墨西哥市海拔七千三百五十呎（二、二四〇公尺），建築在古代阿茲特克人首都特諾契地南的廢墟上，實際上却是在一個古代的湖底，湖泥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水份。因此，整個墨西哥市以每年六吋的速度向下沉，在地下施工，任何基樁都不可靠。

現在，經過了五年以後，歸功於一位名叫匡泰諾現年五十一歲的墨西哥天才工程師，以及法國銀行的貸款，這一條地下鐵道總算大功告成。由電腦控制的調車系統和閃閃發光的大理石車站，使得美國陳舊的地下鐵道

黯然失色。以平均工資一天只有兩美元的墨西哥人來說，地下鐵道也是一種集體富足的象徵。一位農人凝視着車站牆壁上的嵌花磁磚，他說：「這就是我們的皇宮。」

這條地下鐵道不像紐約、芝加哥、和波士頓地下鐵道那種陰沉得像墳墓般的氣氛，匡泰諾經建這條二十六哩（四三·六公里）長的地下鐵道，第三段——也是最後一段，甫於去年十一月竣工，全部都是採用日光照明；裡面裝飾得有賞心悅目的墨西哥藝術、以及施工中挖出來成千上萬阿茲特克人手工製品的一部份。在「公共廣場」下的車站，搭車的人可以看見保存着的、遠在西班牙人征服以前印第安人拜神的金字塔；在「起義廣場」車站，白大理石的車站在一個上面透空氣的圓場中央，四週有商店和飲食店的地下街道。

這條地下鐵道的營運更為出色，像閃電般飛馳的橙色車廂是法國產品，裝配着與巴黎和蒙特婁地下火車同樣的橡皮車輪，由電腦指揮在軌道上行駛，每兩分鐘到三分鐘一班；行駛時極為安靜，幾乎聽不到聲音；車掌小姐服裝整潔，能說英語和西班牙語；車廂的擴音器裡，柔和地播放出古典音樂的旋律。

一九四七年使開業的匡泰諾工程師，克服了施工的困難，在應付墨西哥市沼澤地基上，極有成就。一段段的地下鐵道管道，是浮在濕泥上而不是把它們打進固定的位置，不但防止了它們下沉，而且保護了地下鐵道受得起地震的震盪。

至於對兩百萬改從地下來往的長期乘客來說，他們早已輕而易舉改變了搭車方式。「真令我難以相信，」匡泰諾說：「經過了這麼久的設計、施工、和艱苦奮鬥，墨西哥人馬上在生活中把地下鐵道視所當然，他們眼光瞪在報紙上，瞞都不瞞一眼。」

（一月十一日「新聞週刊」）

※一歹徒把某大企業家的獨子綁架走後打電話給這位企業家的律師。

律師急忙奔至企業家處喘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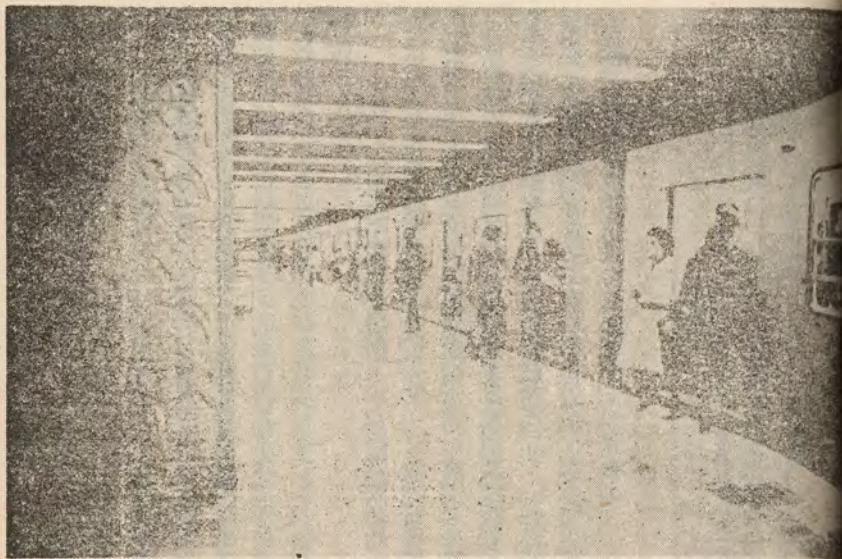
「我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企業家：「先說壞消息吧！」

律師：「你兒子被綁架了，他們要二十萬元。」

企業家：「好消息呢？」

律師：「你兒子還有十個鐘頭可活。」（美琳）



墨西哥市的地下鐵道



# 死湖復甦

生態學時代的來臨為時頗暫，却極為引人注意，因為報告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壞消息——河流有毒、空氣污濁、湖泊在污物傾洩下死亡。現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一帶的居民，却得到一項環境改變的好消息，宣佈一處大湖已經不再污染。

全長十八哩（廿九公里）的淡水湖——華盛頓湖，西岸是西雅圖市區，東岸有一些小小社區，很久以來，它便是休閒娛樂的所在；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建的十處廢水處理工廠，開始每天把兩千萬加侖經過處理的污水傾洩入湖以後，華盛頓湖湖水的水質也就立即惡化。

水藻因為排出污水中的磷與氮而繁殖，每一次茁長的水生植物死了一點，分解中消失了氧氣，湖水也就跟

## 人類環境

## 市區禁行車輛運動

恰恰在五十年前，亨利福特便預言過：「有一件事你們可以斷定，那就是城市在數難逃。」這位汽車大量生產的先驅；在這一方面所形成的悲觀，是因為他相信汽車會突然把都市人口外流而損失。他的話只對了一半，雖則他的理由錯了，但至少指出城市在數難逃的一個重要原因。到了今天，根本不需要修過交通工程學，人人都看得出來，美國城市的汽車硬化症業已病入膏肓；交通擁塞不只是這種疾病的唯一徵候，汽車已經分割了市區與歷史性鄰區的高速公路，把嚇壞了的行人趕上了日見縮窄的人行道、噪音和含毒的廢氣污濁了空氣。有一項研究中，估計汽車所排出的廢氣，以重量計，它佔了市區煙霧百分之七十五。

愈來愈多對生態學關心的市政當局，正採取步驟把街道交還給人民，自是不足為奇。在過去幾年中，一些城市市區中業已出現一排排的行人大道——禁行車輛的商店、旅社、和戲院、用帶子圍起的走道。現在，波士

著一點點死亡；整個湖混濁不堪，發出惡臭，魚兒和水藻一起死掉。

州議會大感震驚，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一個新機構——大西雅圖市地區局，責成它負責西雅圖一帶的污水排洩，在當地市民的支持下，地區局馬上就以建造了一個造價一億二千一百萬美元的全市污水下水道而聞名，把整個地區所有的污水遠遠排入普吉灣，在那裡由海浪把污水冲散。

自從一九六三年開始，這個下水道體系成功地使原先把廢物傾洩入湖的多家工廠，一家一家地改而排入新下水道和普吉灣。結果很明顯，湖水開始清潔、清澈、魚兒開始繁殖。「磷質減少以後，水藻的繁殖跟着中止，」一位動物學家說：「污染也就消失了。」華盛頓湖顯示出只要居民真能痛下決心挽救環境，願意為過去多年的疏忽付出代價，污染並不是不可挽救的事。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新聞週刊」）

※教堂裡牧師正在告訴我們如何上天堂，隔壁的小男孩忽然向他母親問道：「去天堂容易嗎？」母親答道：「是的，很容易，不過沒有回程而已。」（美琳譯）

頓市已經規定，晚上停在街道上的汽車，僅限於家住在市區、擋風玻璃上貼有特證的市民；舊金山市對私人停車場徵稅，突然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華府在運輸部長伏爾普熱心支持下，最近也禁止車輛在首都兩條繁華的街道上行駛；這次實驗普受歡迎，或許馬上就會擴及白宮附近的幾條街和喬治市中的街道。「我國一些國民，」伏爾普仔細揣摩地說：「發現自己的兩條腿——決不發生污染的交通工具——居然還能用。」

可是，全美國沒有一個都市能像紐約市一樣更使自用汽車氣餒的了。對自用車的限制現在已經成為官方政策，紐約市政府最近宣佈的主要計劃：「在商業區使用車輛，僅限於車輛在所必需的人，以及寧願為了這種特權而付出可觀代價的人。」對每週都有一千多位車主來說，這話並不是誇大其詞，他們非法停車，車輛被市區特別巡邏的警員拖走，除了要付違規罰款二十五美元以外，還得另付五十美元，才能把汽車從扣車場領回。

林賽的紐約市政府，採取了大膽的反汽車運動，最近幾個月裡，業已關閉了一連串的街道，把禁止車輛通行的通衢大道擴展到二十幾條；最痛快的一着便是下曼哈坦區的金融區，那裡每天幾近有五十萬人擁擠在殖民



時代所建造的狹窄、彎曲街道上；去年秋天起，華爾街地區的五十個街區，禁止自用車駛入，甚至在街道邊慢慢兜圈子也不可以。

在週末，夏秋季晚上、和聖誕節前採購季節，業已規定為行人大道的其他幾條街，有長達一哩的第五街、麥迪遜大道、和萊克辛頓大道。這種沒有汽車、也不用耽心的氣氛，由於有了裝飾得賞心悅目的小車，在街頭遨遊的音樂家、燈光與時裝的表演，甚至有小孩們的「機動動物園」而更為提高。有一個星期天，溜躑的人們在一處通常最擁擠的十字街頭看網球比賽；在「薄紗」百貨公司門前的人工溜冰場上看滑冰。

雖然市區很多商人對這種實驗，仍然憤聲反對，（一位百貨公司經理大發牢騷說：「我們只招來了逛街的人，卻沒有上門的顧客。」）交通專家帶着污染儀器與馬錶，突擊檢查這些試驗地區，帶走了滿意的統計數字。有些沒有汽車的街道上，二氧化碳值業已減少了百分之九十；而噪音也由七十八分貝（喊叫的水準）降到了五十八分貝（談話的水準）；金融區禁止自用車，使公共汽車與計程車行駛的時間減少了可觀的百分之七十五；最令人鼓舞的，由於封閉街道所產生的環境上的益處

，似乎向紐約市民灌輸了一種極為少有的天賦權利，這種心情由於十五天罷工見不着計程車而更為增高，「人終於接管了市區，」一位長頭髮青年說；他大為高興地喊：「行人萬歲！」

紐約市在市區禁行車輛的成功，激起了一些國家市政當局群起效法，煙霧籠罩下的東京市，依照紐約封閉第五街的暗示，決定在星期天——在東京買東西的好日子——禁止車輛進入市區中最繁華的一百二十二條多的街道，商店為了招徠走路的顧客，設置了休息的長椅、遮陽傘、和三點式泳裝的推銷女郎；致命的一氧化碳值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以後，銷售額竟扶搖直上。在西德、和義大利歷史性的廣場上，行人的領域也迅速擴充；上週，巴黎的拉丁區、與聖普瑞斯區整個三區，宣佈在夜間永遠禁止車輛行駛，警察樂隊在奏進行曲時，警察隊大聲喊叫說：「把走路的人帶來。」

都市理想主義的人士像多倫多市的約可伯夫人，認為禁止車輛在市區行駛，實際上會導致研究一種比較好的大規模運輸系統；對地下鐵道的支持日見增多，便是由於這種措施的結果，約可伯的理想是，將來會逐漸形成政治上的壓力加以改進。目前這種希望尚在虛無縹緲

間，但是顯然運輸計劃的衝力日見增加，會迫使市區中的車主改坐公共運輸的車輛。

「在未來的都市中，」林賽手下一位高級助理預測：「典型的街道上，只有三條車道，一條供貨車裝卸、一條供電動公共汽車，一條是人行道。這一定會發生，只要我們還在市區裡開車把環境弄得這麼慘，它必然會發生。」

（元月四日「新聞週刊」）



行人與機汽車絕跡的東京銀座



禁行車輛的紐約市第五街



# 環境污染的原因 和解決辦法

雖然環境學家由於預見人類未來潛在的恐怖而團結一致，但是在基本成因和解決辦法上却爭執得很激烈。某一學派堅持，人類對高生活水準日益增長的需求，也一定造成愈見增加的大量污染；因此，不加限制的人口成長，實在是罪魁禍首。另外一個大聲疾呼的學派則認為並不如是，而譴責逍遙法外的工藝學，它肆無忌憚地傾洩有毒的廢物，工業社會業已遠遠超出了大自然自行淨化的能力以外。上週，美國高深科學協會在芝加哥舉行會議，雙方陣營中四位頂兒尖兒的學人，短兵相接地直接辯論。

生物學家艾利希是史坦福大學直言無諱的人口專家，一直預測戰爭、時疫、和饑饉，是人類增殖的必然後果。在他宣讀的幾篇論文中，他說人口的壓力業已產生的新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擁擠的都市中，似乎必不可免

察所得，統計資料證明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美國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美國境內的全部污染却不按比例地增加；污染並不只是局限於人口最多的都市，放射性落塵、殘餘的殺虫劑、和沖失的化學肥料，污染了整個鄉村環境。究本追源，問題在於消費的型態，人類向經濟動機低頭，目前都喜歡採用合成的物質，諸如採用人造纖維和塑膠，代替了大自然的棉花與木材。事實上，新產品的數字——每一種都需要輸入更大的能量和工藝學——每一年都幾倍幾倍地增加。

顯然，要跨出這種污濁混亂的途徑，便是對人口的增长和滋蔓的工藝學加以抑制。如何抑制？在這些認為浩劫當頭的預言家中，只有康慕尼提出了辦法。他說，首先要詳細說明嚴重的社會後果，特別強調目前人類已經打破了大自然的基本和諧，「然後，就要由生態學家和社會學家，策劃出我們如何改變社會習慣的方法。我不曉得該如何達成，但是一定要達成。」

文範譯自（一月十一日「時代」）

地增加了侵害性，造成了普遍的騷亂和犯罪率逐漸上升。

聖巴巴拉市加州大學的人類生態學家海定，則以簡潔的類推法支持艾利希的觀點，「我們一直相信以經濟學衡量的觀點，」他說：「可是這種經濟觀點到了相關事物上却並不盡然，電話費隨着都市人口而增加，要有同別人打電話的權利，就必須付出費用。」他說，人口愈多，電話、郵政、和其他複雜的體系的要求性也就越大，它們愈是在緊急關頭最需要的時候愈不靈光；相同的，人口增加使得國民愈為遠離他們領袖的決策，結果所及，民主會失掉了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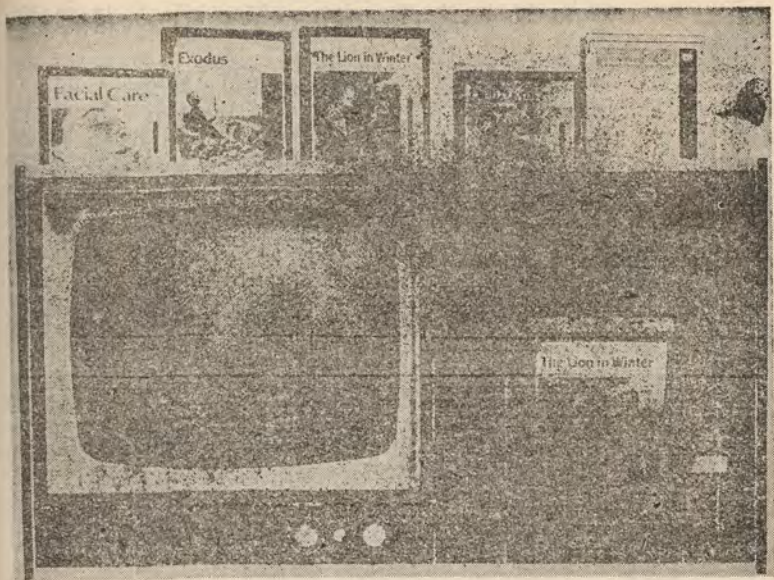
像這種人口與公害（Social ills）間的關係，似乎言之成理，但支持它的事實離結論還遠。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主任寇爾，指出懷俄明州、南達科塔州、和西維吉尼亞州，雖然人口已經顯著減少，但犯罪率却已上升；尤其以倫敦與荷蘭來說，雖然人口密度很大，犯罪率却相當低。

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康慕尼說：「認為不首先解決人口問題，則我們環境污染的問題一個也不能解決，這是一種最不能自圓其說的說法。」以他的觀



漫畫：鉛筆畫去





## 卡式電視機

向 禹

差不多二十年來，電視控制了美國人的閒暇時間，主宰了娛樂事業——全國間隔或重複的播送時間，平均算來大約每天五小時。現在有一種新的機器，已經在這個月（五十九年十一月）首次問世了。預期可把電視媒介和觀眾們在大批節目的困惑中，解救出來。卡式電視機（Cassette TV）可以使看的人，像選擇唱片一樣地選他所喜愛的節目來欣賞。將成它為美國最新的工業而興盛。這種新電視的到來，它的力量改變了美國人看的習慣和生活型態，也許比任何東西都要來得強大。在質的方面，這種改革的潛力也是極大的。

為什麼會這樣，是不難瞭解的。普通電視的廣播，所耗的巨大費用，要有千百萬的觀眾來欣

賞才合算。卡帶，或稱捲片（Cartridges），只要發行二千份的小量，就能有利可圖，並可迎合大多數人不同的興趣與胃口。祇要有一架機器與一組卡帶，看電視的人，就可以不必理會商業電視時間表的限制，費用也可以標準化了。他可隨心所欲的看他所喜愛的節目，以及他自己所錄製的。而且可以看到比一般電視廣播更清晰的畫面。

不過因為價格的關係，卡式電視機要普遍得每個家庭都能有，還要有幾年時間才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初所生產的電視系統，每部大約為美金八百元。這只能先賣給公私機構作公務之用。家庭用的也許會降低到美金二百元），各製造商現正為了將來九千萬架的卡式電視機市場而激烈競爭，儘量擴張自己的範圍。各大廠商都發展了自己的一套系統，都宣傳自己的東西比別家的（見附表），這樣使買的人無所適從，不知究竟買那種牌子好，因甲公司出品的卡帶通常不適用乙公司所出的放映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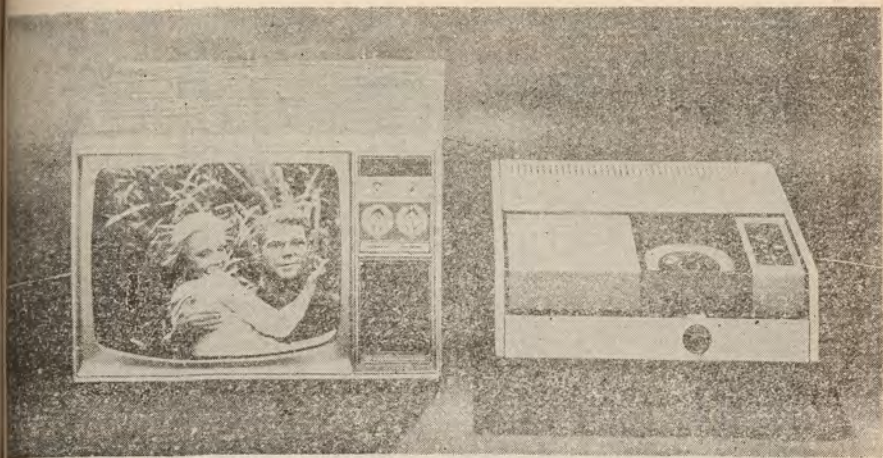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簡稱CBS）的電視系統，稱為電子錄影機（Electronic Video recording）或簡稱EVR，是古德麥克（Peter coldmake）的創作，他在廿

二年前曾發明三十三轉長時間唱片。EVR的主要部份是一種特殊的影片，它的黑白影像是以電子束印上去的，放映機裡有另一電子射線穿過轉動的影片，將聲和影轉變成電子脈動，經由電線而傳到電視機上。於是與一般電視機作用相同將脈動信號變成活動的影像。

一格EVR的畫面，只有普通八釐電影片三分之一六〇一捲七百五十呎長的EVR片子，正好裝入一個帶匣，共有十八萬個畫面。足夠將大英百科全書及其他幾部鉅著一頁一頁地收錄。在用法上，片子可以前進，倒轉式停在任何一點上，甚至可以慢速度仔細觀察一個一個畫面。打高爾夫的朋友用來分析揮桿的過程，學畫的人藉以研究一幅名畫，倒是蠻理想的工具。

然而，EVR不能作家庭錄影用，資料攝入底片必須要在工廠加工完成。該公司正在新澤西州洛克雷（Rockleigh N. J.）設置一套新設備，來作此項工作並複製EVR底片，以便服務大眾。因而CBS能控制供銷它自己所製造的卡帶以防別人翻錄他們的節目。翻錄這個問題，在將來卡式電視方面是很嚴重的。然而EVR是無法自行翻錄的，觀眾唯有繼續不斷地照顧CBS的生意。





圖一：CBS的EVR播放機，像其他的系統一樣，連接電視機的天線接頭即可傳送卡帶上的節目。在播放機的裡面，卡帶如圖所示地捲在軸上，使它的影片自動地捲到另一個軸上，經過電子掃描機，便把影像射到電視機上。把在前面的開關扭動就開始放映。在右邊是控制：播放、前轉、倒轉、停止放映等的開關

型需四百萬美元左右。但這兩種都不能拍彩色片。暫時的情形，正着重在製造播放機，並生產已錄節目和空白的卡帶來銷售。有節目的卡帶分為彩色與黑白兩種。同時有些公司正計劃使卡帶和磁帶規格標準化，至少在磁帶方面應該如此。這樣，一條帶子可適合任何一種廠牌的播放機。

CBS與磁帶錄影機的競爭僅屬兄弟鬩牆，面對另一強敵RCA（美國無線電公司）無不戰戰兢兢，此時RCA尚落在各公司之後，十七年以前，它專利的彩色電視，曾擊敗了CBS而成為國家標準。現在RCA極想將卡式電視機造成同樣的局面，雖然它的系統還要好幾年才能產生。這個系統在技術上是最優良的，並且全是獨創的，到後來也許能證實它是最經濟的。

RCA的色拉它電視卡帶（Selecta Vision）用平常廉價的乙烯基塑膠作為原料，與超級市場用來包肉和蔬菜的塑膠袋是同樣的原料。藉着雷射線（Laser Beam）的分裂成為兩支光，把原來節目翻錄到主帶上。一支光透過原來的影片（譬如彩色電影），然後在相當距離處推動主帶。雷射的另外一支光在帶子的同樣地方，但不透過影片。以鏡子使之偏光而稍遲緩，如此當雷射

像一群星星跟行星一樣——新力（Sony）安普克斯（Ampex）安飛歌（Avco）麥格納浮克斯（Magnavox）腦瑞歌（Norelco）以及其他許多公司在CBS的後面緊追不捨，因而迫使CBS不得不將工作進度提早一年。這些公司一致認為將來的天下是屬於磁帶錄影的，卡式影片將無法生存。磁帶錄影機已在商業電視方面，使用有年，製作與操作均很容易。它的錄製技術也很簡單，影像是以看不到的電磁信號錄在磁帶上。當播放時就顯出畫面。這種磁帶錄音與錄影機，可用來在家中錄製記錄片，請參見拾穗二四三期漫談：這是目前所知唯一可以作家庭錄影的錄影機。也可用來直接收錄電視台所播出的節目。已錄的節目不需要時可以擦去，另錄新的，因此卡帶能一再地使用。

可是錄影磁帶有它的缺點。磁帶大量複製工作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因而價格高昂。至於CBS能從EVR主機上做出的一條帶子只要兩三分鐘，而磁帶的複製都需要像平時播放一樣長的時間。最近技術研究的成功也許可以解決此一問題。一個更頭痛的問題是，如何設計一種價格低廉而品質高的電視攝影機來作家庭錄影用。例如：安飛頭的攝影機要二百元美金，安普克斯的高級堅

在帶上時，兩個光波不再同時聚在同位上。把兩個光波集中在一起而生干涉現象，由此現象加強光的力量，使主帶光滑的表面燒灼。於是產生，幾乎不可看到的起伏紋路，這樣便稱為全像攝影術底版（Hologram）請參考二三期，實際是原來電影片的抽象三度空間的模型。大量生產就是以這個全像攝影術底版翻製，印入乙烯基塑膠帶上，然後把印好的膠帶捲好，裝進卡匣，當播放時，色拉它電視播放機裡面另外一具微弱的雷射，照過膠帶放映出立體畫面。

因為製造全像攝影術底版需要複雜的設備，色拉它電視，像CBS的EVR系統一樣，不能製作家庭錄影，技術本身是如此的奇妙——雷射用在大量生產家庭用品方面還是第一次——到現在RCA所發展的，不過是機器的模型在與全像攝影術方面的實驗。到RCA製成成品開始銷售，專家們預計還需要投資二千五百萬美金。可是RCA也期望以第一流的产品問世。乙烯基膠帶差不多是不怕燬壞的：如果在它上面戳幾個洞，結果並不影響它在銀幕上的影像。加之乙烯基塑膠價格便宜，翻製程序快而簡單（幾秒鐘之內即能翻製很多捲）。RCA可能以美金十元出售一盒卡帶，這個價格只是所有



競爭廠家價格的一小部份。

RCA把希望放在將來：當電影業發展到螢幕幕與真實的立體時，其前途更為看好，用全像攝影術的方法已經製成了完全立體的彩色照片。在十五年之內，也許把這種同樣的技術應用在活動電影方面——但是只有RCA的系統，或者與它相似的才能做到。正如一位專家所說，觀眾可以在他自己的起居間裡看到一個八呎高的約翰韋恩的影像（假若他那時仍舊健在），甚至於環繞着他走動。

當各公司正集中力量在硬體（指電視機及其他機件）方面時，他們並不太看重「軟體」（指錄影帶的節目）。軟體指所有一切不屬於硬體的東西，包括錄進卡帶的節目及怎樣銷售，銷售給誰等。

除非預先錄製好了的節目，精彩得足以吸引人們掏腰包，一切樂觀的預言及已經大量的投資，顯然將會贏利有限。然而如今這個工業已經注意到了這難以想像的後果。大多數公司目前的眼光並不比商業電影有多少高明，他們並未從事品質高尚節目的製作，以及試着發掘新的觀念。他們只是盡最大的努力去搶得任何人可得到的老電影片記錄片，與電視劇的版權。CBS已經與廿世

正如現在的計劃，卡帶將可郵購，在音樂及電視器材店，在廉價商店或是大百貨公司裡出售。大百貨公司也許專賣那些教育性的「怎樣做」、兒童劇、文化影片以及古典的如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與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所演影片，甚至放在店後的色情影片卡帶。

在剛剛開始時真正的困難將是價格問題，美金二十五元已經是太高了，然而這只是所謂老影片製成卡帶的原始成本除了「怎樣做」及兒童節目特別考慮外，顧客似乎都不願把一匣卡帶節目一再地播放。有幾家公司知道：除非顧客喜歡他們的卡帶，否則他們的放映機是不容易賣出去的，他們認為出租卡帶可能比出售較為有利可圖。出租商可把租費訂為每一週末大約四美元到八美元。有的出售磁帶的公司接受顧客寄來舊的卡帶，洗去舊的節目重錄新的。安飛歌甚至已設計出一種特別出租卡帶，放完一次後租用的人不能重轉再放，於是顧客付租費一次，只可看一次。

即令價格公道，人們是否願找此一麻煩仍舊是一問題。當他們可能毋須花費任何費用，即可看到平常商業電視台所播放與卡帶的一樣好，或差不多好的節目時，

紀福斯公司簽訂合同，把一千五百部老電影錄進EVR卡帶。安飛歌已和聯藝公司及美國足球協會（National Football League）談妥「同樣的交易，也簽訂了合約。RCA正在建造一個大圖書館，用來儲存遊戲節目，作為翻製全像攝影術底版的膠帶。色拉它電視節目規劃人麥克德莫特（Tom McDermott）對觀眾將來可能看到的節目範圍作一預言：「我們的目的是要製作包羅萬方的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傑出的古典名片、音樂、芭蕾舞以及稱為「怎樣做」的教育節目。」

在這一方面，估計需要投資極多，難以籌到，因而有些公司已經成立錄製卡帶節目，譬如：在紐約的阿普壯里克史（Optronics）公司，它的董事計有大衛·佛羅斯特（David Frost）、克里弗·班納斯（Clive Barnes）及大衛·伍爾普（David Wolper）等人已取得六千部電影長片、短片及卡通片等的複製權，其中包括羅絲梅爾（Rus Meyer）的全部色情片，如「雌雄動物」與「蕩婦」。（製造商及軟體製造商一致認為家庭黃色影片，將大行其道為熱門生意。因為多人都願在上映黃色電影的戲院前排長龍而被人撞見，因此希望有這種片子在家裡欣賞。）

是否還願意去郵購或一再跋涉地去買卡帶。雖有這種可能但對播放網電視台的經理人員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恐懼。在這一方面，他們只有聽由損失一些時間給卡帶電視觀眾，這樣的結果也只好聽任損失一些廣告收入。但是他們並沒有提高播放的節目內容，對此競爭作一對抗。至多也許更加強他們在時事方面的節目：如運動、新聞及座談等，這是卡帶電視設法競爭的。

一旦卡帶電視成為真正的大眾傳播媒介，價格一定會降下來，一個新的非娛樂領域將拓展開來。各行各業將把卡帶作為介紹他本行的工具，在種子店裡，可買到有關園藝的卡帶；在藥房裡，可以買到有關家庭醫藥急救卡帶；在出售化粧品櫃檯上，可買到有關化粧和保養皮膚的卡帶；旅行社能有成套的旅行指南卡帶供應顧客，使他先看看他所要去旅行的國家或地方，以及他所想要住的旅館。自此各企業將無疑地願支持製造這類的卡帶，以提高它們的身價。如此，經銷機具的商店可想到在交貨時一併免費供給卡帶，使顧客看了後，便知道怎樣拆開或安裝所買的機具。

不論是推銷產品，或是講課，或是娛樂，卡帶電視的前途似錦。例如：它可以用於醫師診所裡，以候診



的人們。車站與飛機場甚至也有電視自動點唱機，以解旅客的寂寞。令人發笑的羅萬(Rowan)和馬丁(Martin)，費克·班尼(Jack Benny)以及其他滑稽演員表演了很多成套的喜劇短片，來娛樂醫院的病人。別家軟體公司，把電視帶匣裡裝了計呎器，以便出售播放機時，租給學校、醫院、教會、工廠、社交俱樂部及育樂中心用。卡帶俱樂部將會發展起來，其中的項目包括甚廣，對醫師、工程師及其各種職業供應各項專門知識和消息使他們能與其專業領域的發展齊頭並進。

職業的與工業的訓練項目是製造卡帶另外的一大範疇。CBS希望用它來在工業訓練方面出人頭地；以取得領導地位。在不久以後，有二百部EVR播放機及四千匣卡帶運交公平人壽保險公司(Equitable Life)，他們將用來訓練保險業務人員。大約有五十筆訂貨來自政府、企業與教育機構，他們要把舊的訓練影片錄入EVR卡帶，CBS說它已有足夠的工作，使他們要忙一整年。

CBS的計劃與安飛歌及其他幾家公司一併向學校教室發展，卡帶很容易觸發教學方法的一次小革命。用卡帶來代替黑板的電視教學。教師可選擇他們自己的

題目和時間來講授。他們可以停止一下放演，讓學生來答覆問題，可以隨意調整開關使之表演慢動作，而且可以把卡帶供給學生回家再研究。用家庭磁帶錄影機，學生可把他的研讀報告錄成卡帶，交給老師，當作作業。大多數人對卡帶電視與它的應用的想法，到既在為止祇限於它的外表裝璜及它提供傳統節目的方法。目前有許多影片迷惑了年輕人，無論怎樣，以卡帶來作為創造性的媒介才有真正提高卡帶用途的機會。

儘管卡帶內容也許有不如人意之處，也不可能使卡帶衰退下去。正當我們漸漸習慣它的時候，在資料儲存的領域中，其他的改革也許又將開展，可能是一個整體的範疇。許多專家相信，遲早有線電視(Cable Television)將代替一切空中廣播有線電視。目前在美國已有五百萬家庭使用。那時有可能使每個家庭納入有線電視資料儲存網，這包括一切卡帶資料，一切圖書館與博物館的資料以及其他的一切資料，都可以電話通知播放。簡單的家庭電腦將能立刻找獲資料即在銀幕上呈現出來——一部電影，一篇科學文章，一卷古波斯人的手稿。報紙雜誌將不必再送到門口了，如果不是映在電視銀幕，便是家庭的特別機器把它們印出來。

各種廠牌卡帶電視機預計出貨時期及價格表

| 廠    | 牌                                     | 家庭型出貨時期 | 估計放映機價格                | 錄製能力 |      | 估計卡帶價格 |
|------|---------------------------------------|---------|------------------------|------|------|--------|
|      |                                       |         |                        | 自行錄影 | 傳錄電視 |        |
| AVCO | CARTIVISION                           | 1971年中期 | US\$800—900附<br>有彩色電視機 | 能    | 能    | 14美元   |
|      | NORELCO<br>VIDEO CASSETTE<br>RECORDER | 1971年後期 | 500—600美元              | 能    | 能    | 20美元   |
| SONY | VIDEOCASSETTE                         | 1972年早期 | 400美元                  | 可能   | 能    | 20美元   |
|      | AMPEX<br>INSTAVISION                  | 1972年中期 | 500美元                  | 能    | 能    | 20美元   |
| CBS  | ELECTRONIC VIDEO<br>RECORDING         | 1972年中期 | 400美元                  | 不能   | 不能   | 30美元   |
|      | RCA<br>SELECTA VISION                 | 1972年後期 | 400美元                  | 不能   | 不能   | 10美元   |

每捲半小時彩色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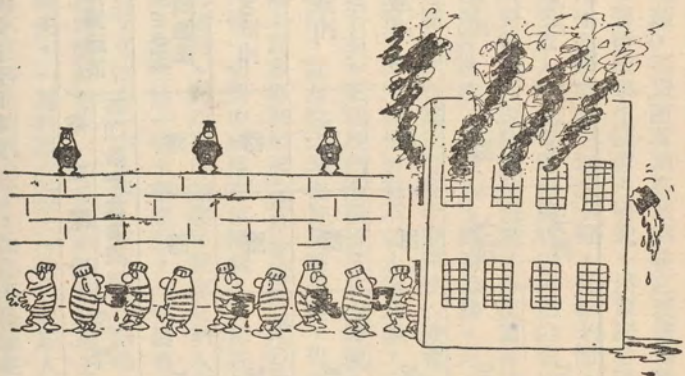


這些東西在技術上說來在今日都可實現，令其可能要延緩到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實現的，是現代劃我們整個通訊系統需要龐大的投資。但是無論電腦，有線電視資料網與卡式電視的大結合什麼時候到來，到那時我們將有無限的能利，隨心所欲地選擇我們的娛樂與教育啓發節目。

(譯自：生活雜誌)

### 刊頭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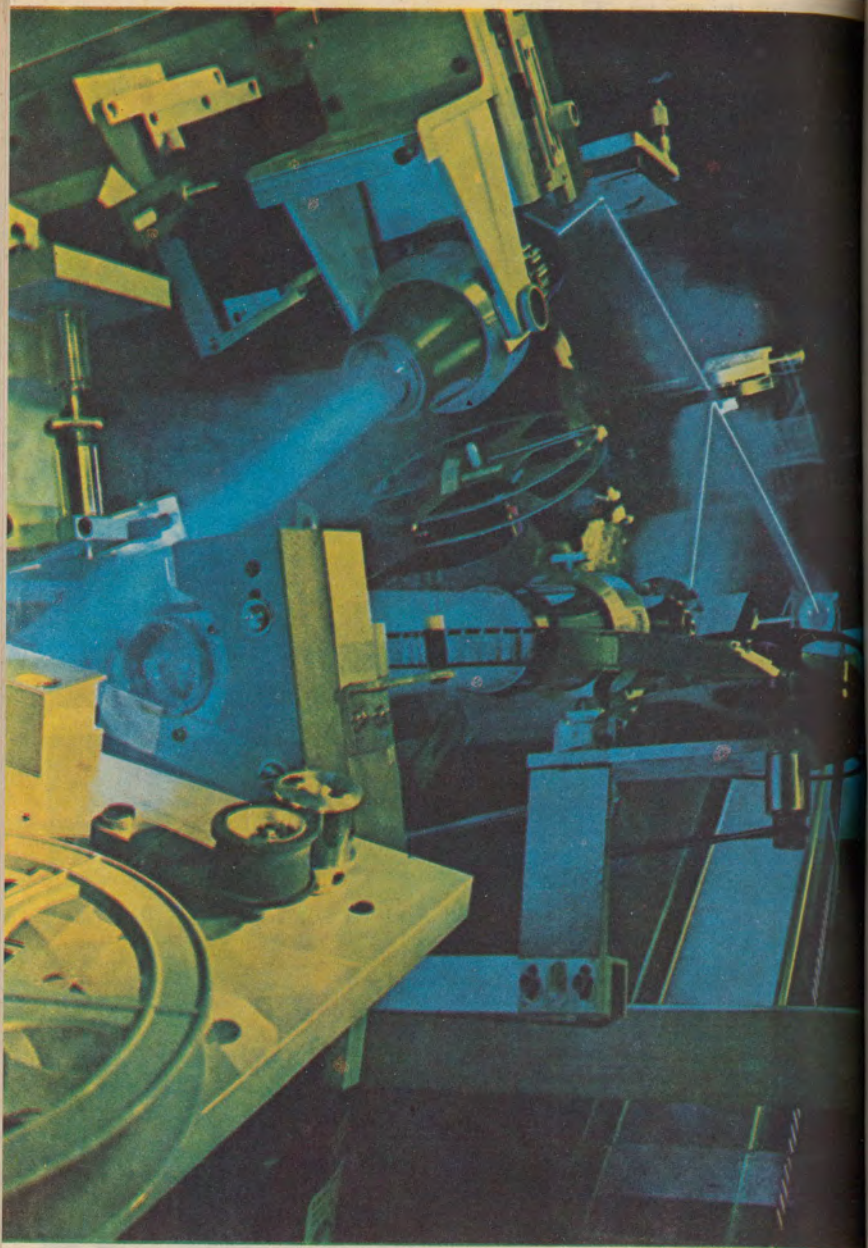
首先使家庭用卡帶電視機系統進入市場的，是安飛歌(AVCO)的卡式電視機(刊頭如圖)。電視機上為展示的卡帶，把卡帶插入前右方的槽溝中，按下按鈕，即可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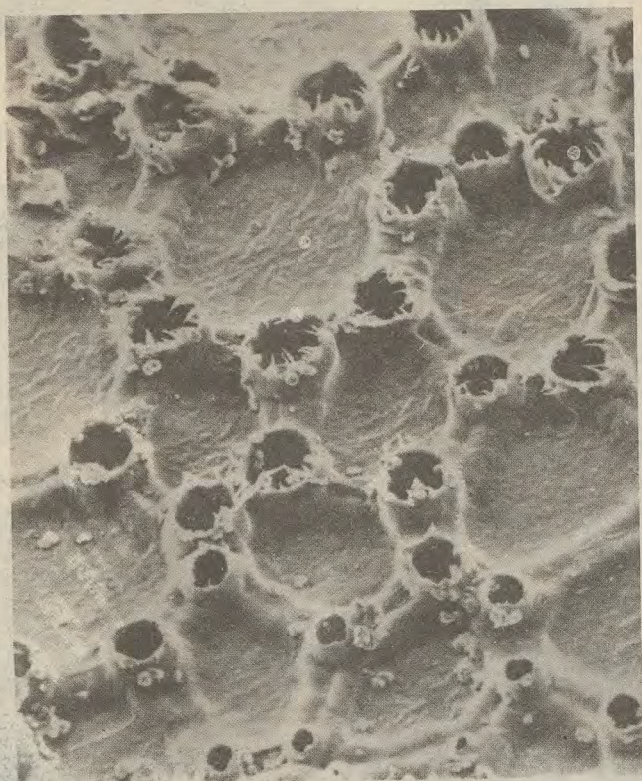
漫畫：機會難得

### RCA的電視錄影帶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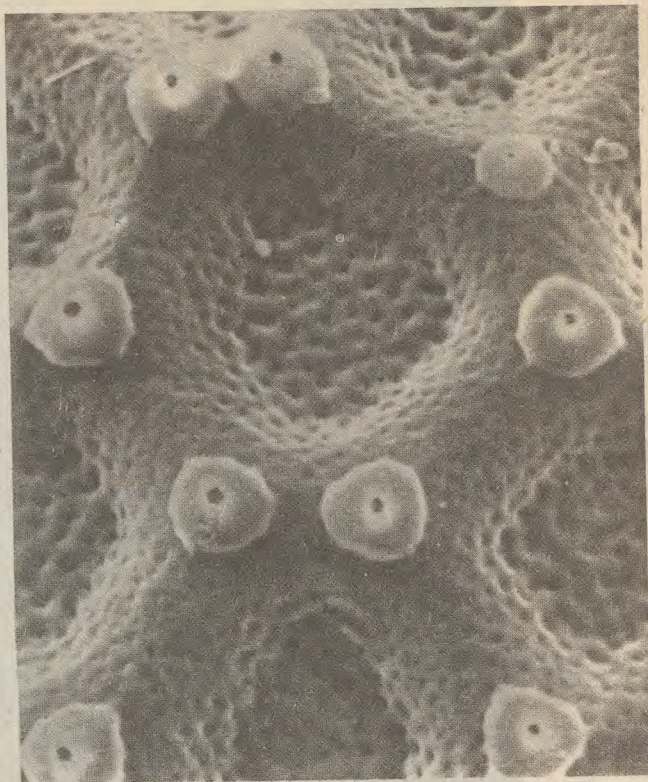
從雷射槍(圖中央之上)射出一細條藍色雷射線，被分裂為二，一邊的一束經過儀器後貫穿要複製的電影底片，到前面的塑膠帶。左邊的束不經過底片亦落到塑膠帶，因干涉作用，產生全圖像的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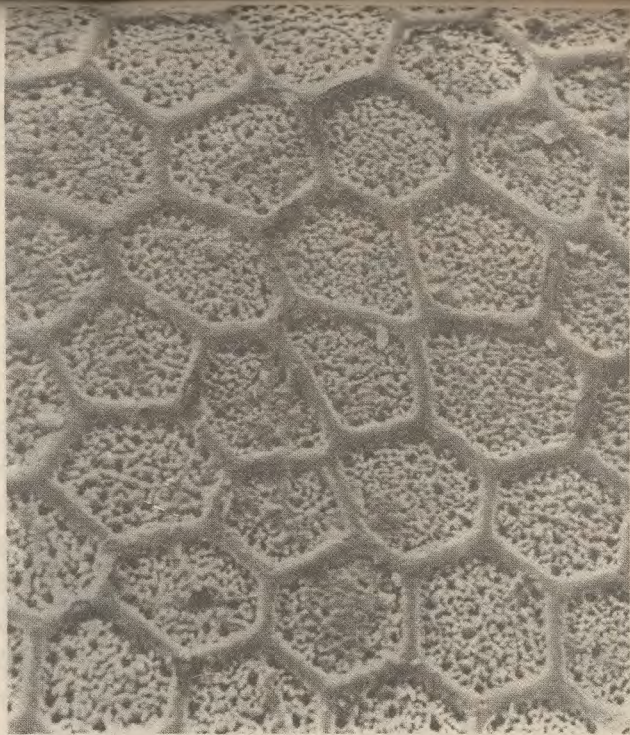
圖(一) 橡葉蠶 (*Antheraea Pernyi*) 卵壳，經電子掃描顯微鏡放大五百倍，可見氣孔和呼吸管組成凹凸不平的表面。



圖(二) (*Bombyx mori*) 蛾卵放大四千倍，它的導氣管太細太密，組成的網 (Plastron) 包含空氣，作用如鰓，但効力不高，在水面下生存不能很久。



圖(三) 臭虫 (*Piezodorus lituratus*) 的卵壳放大三百倍，圖中高聳的煙肉，就是氣孔 (Aeropyles)。



圖(四) 水生虫 (*Lethocerus indicus*) 的卵壳放大八百倍，面層的網狀組織，作用如鰓。



# 昆蟲的卵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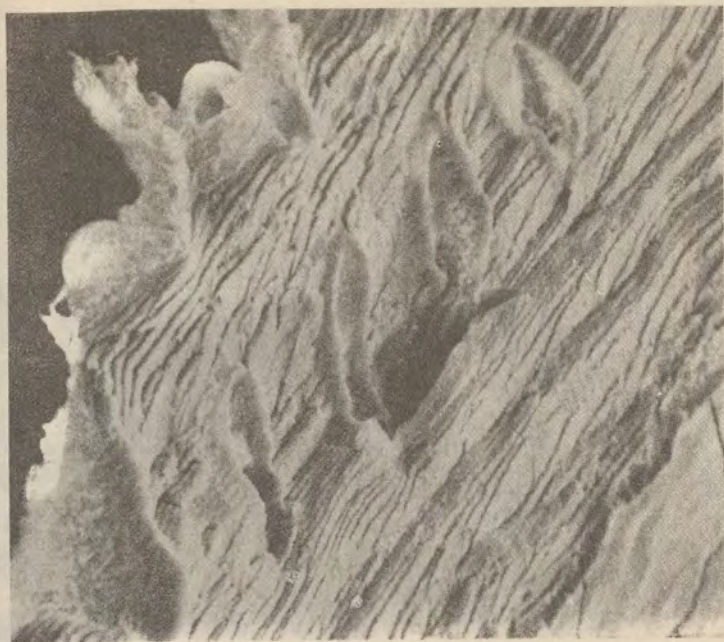
H. E. Hinton 原著  
申 南 健 譯

我們要是仔細的查看雞蛋表面硬的蛋殼，你一定會奇怪，蛋怎麼能够吸收空氣中的氧氣，來維持卵中胚胎的成長呢？很明顯的，蛋殼一定得讓氧氣通過，也就是說，它一定得有許多的洞，而這些洞的大小恰可讓氧分子進入蛋裡。但是因為水的分子比氧氣的分子要小，所以任何大得足以使氧氣進入的洞，當然也可以讓水分子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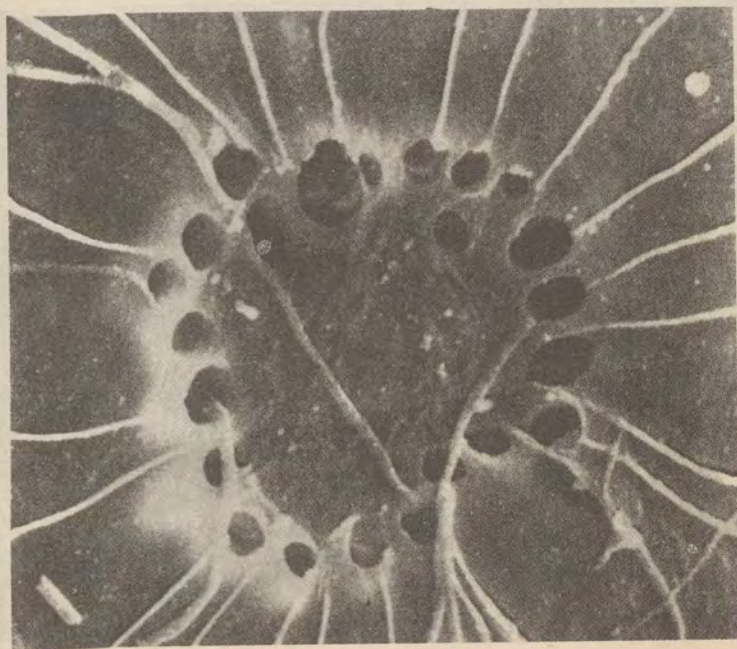
那些生在潮溼或者是水中的蛋，對於這種水與氧的出入並不覺得十分危險。雖然蛋中的水容易跑出去，可是，四週的水也很容易跑進來。但是雞蛋與許多其他虫類生的蛋就糟了，它們生在乾燥的地方。蛋中的水份很容易蒸發出來，所以，許多的昆虫就必須以進化的方法，改變自己蛋殼的構造，來適應乾燥的環境。

愈小的蛋，它的體積與表面積的比就愈大。所以體積愈小的蛋水份損失的問題就愈嚴重。一個普通的虫蛋，差不多每立方毫米的體積

由高倍電子顯微鏡的說明，許多昆虫的細小虫卵，實際上是一個構造非常複雜的東西。它們的奇特結構，能够使氧氣與二氧化碳氣自由的從卵中出入，但是卵中水份的損失，却減至最小。——



圖四 貓蝶 (*Cerura vinula*) 卵殼的斷面，放大一千五百倍，可見由無數薄層組織。



圖六 貓蝶的蛋放大三千七百倍，可見頂上有細微的通道，是專門為精虫自卵壳外進入卵中的通路。



就有五十平方厘米的表面積。而對一個雞蛋來說，這個比例差不多是比虫蛋小一百倍。所以，大的雞蛋能够容忍較多的水分蒸發而不致乾死。大部分產在陸地上的虫蛋，都無法補充自己失去的水分，所以，昆虫只好改良本身蛋殼的構造，使得卵內空氣能順利交換，同時又不失掉太多的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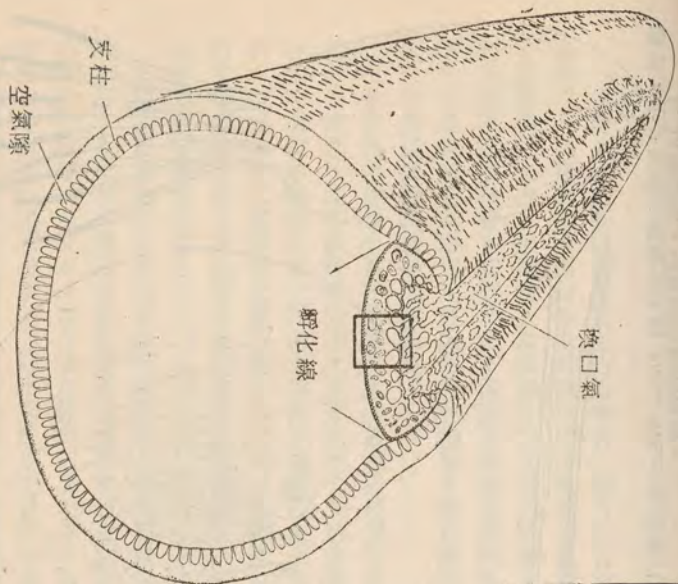
很多的研究人員都已經注意到這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過去的十年裡，經過研究許多種類的昆虫卵殼，發現生在陸地上的蛋，往往具有相當複雜的構造。

它們的蛋殼由一層或是數層的網狀組織所形成，每一層都包含有一層氣體，稱做導氣孔，（見圖1）自殼中延伸至殼的表面，使這些氣層與虫蛋周圍的空氣相連接。有些昆虫卵（例如：蚱蜢、水蠟與某些甲虫），在生下後，會有氣體充填網狀組織的空間裡。但是其他的一些昆虫（例如：樹虫與蒼蠅），當它們的蛋仍在輸卵管時，網狀組織的液體就被抽出而填滿了氣體。我們可以想像，來自網狀組織的液體，一定被吸收掉了，如此才能形成許多氣泡，充斥於空間。他們也可以假定，蛋殼中氣體的出現乃是因為網狀組織分歧支極上的脂肪層，形成了一個防水膜，而這個膜網（見插圖V）却大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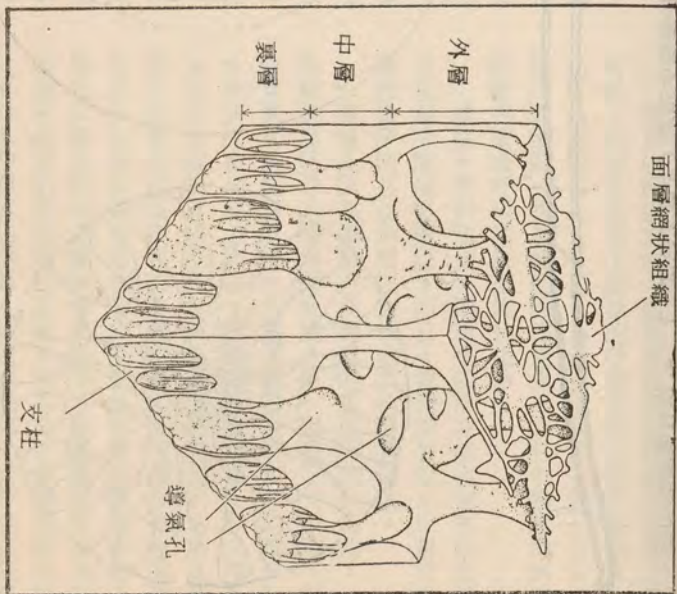
減低了。

控制蛋與空氣間氣體傳送的導氣孔，約一個微米到幾個微米那樣寬，網狀組織中的空間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寬度。這樣的長度較呼吸氣體平均自由通路的長度大好幾倍，氧氣的平均自由通路（Mean free path）長度在攝氏廿三度時是一微米的十分之一。所以周圍空氣與蛋中氣體的（流通）並未受任何阻礙，雖然如此，陸生虫蛋的呼吸組織在吸入氧氣時，還是無法避免漏掉少量水份。

在那些生有一層或是好幾層氣體的蛋殼中，往往有兩種很不相同的呼吸系統，我們必須仔細的去分別：一種是當虫卵浸在水裡時，那些可以作為天然鰓用的面層（Plastron）（見圖IV），另一種則不能在水中呼吸。面層（見圖V）僅僅就是一個具有固定體積的氣層與一個廣大的氣水接觸面（Water-Gas Interface）。這樣的氣層被一個防水的構造系統固定在蛋殼中，它能够抵抗通常大自然中，對於蛋殼所施的水壓（Hydrostatic Pressure），保護蛋殼不致於受潮。（只要水中溶有足夠的氧氣。面層狀的水中呼吸系統，就可以使得虫蛋在水中永久的進行呼吸作用。



圖V：大蒼蠅的長形卵有一條縱背面層網狀組織即在縱脊裂口內二側時孵化線之間



右圖方塊截取部份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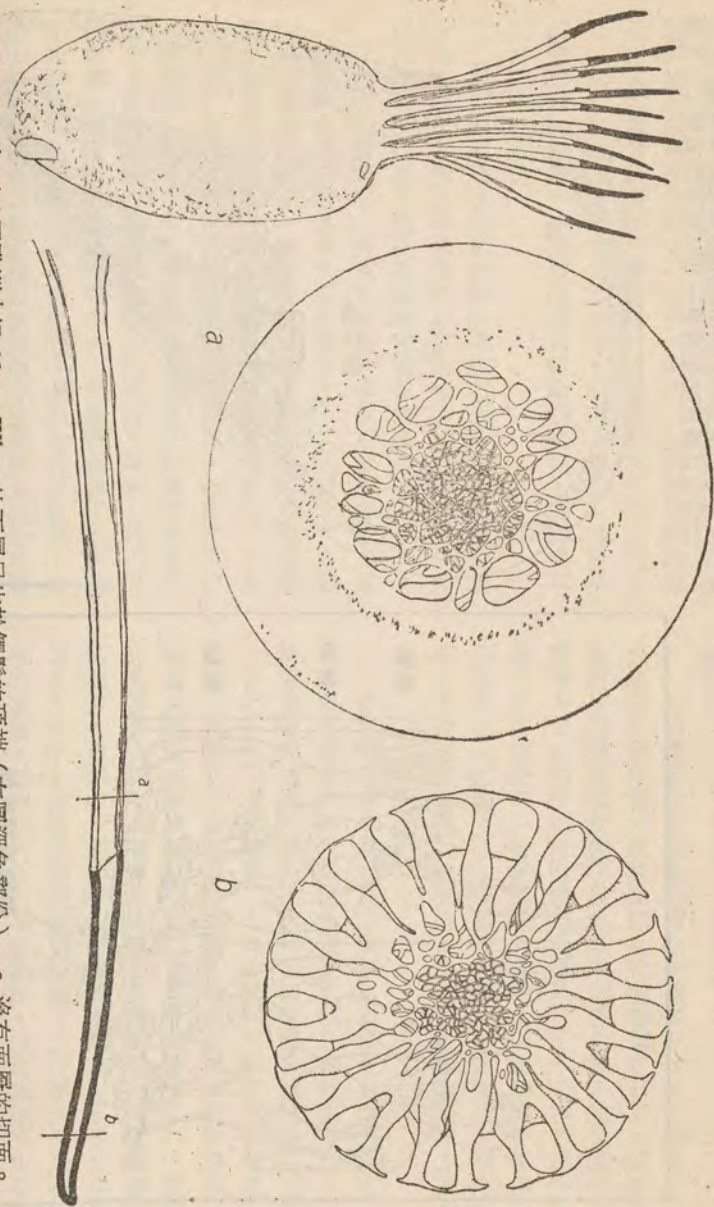


圖 VII: 生長觸鬚的蛋歐洲水蝸 *Nepa Wbra* 的面層只生於觸鬚的頂端 (左圖深色部分) a. 沒有面層的切面。  
b. 頂端切面, 注意樹枝般的構造。

11-

也許，你會問爲甚麼陸生的蛋會有一個可以在水下使用的天然鰓呢？因爲這些虫蛋雖然經常是黏着在樹葉、石頭或泥土上，但是當天氣不好，下大雨的時候，它們不得不被水浸着，直到停止下雨而且泡着虫蛋的水被蒸乾或是流走了。所以，在大部分的地區，陸生昆虫的蛋永遠是這樣輪流着溼溼乾乾的。

被水泡上幾個小時，或是幾天，甚至於超過了昆虫的孵蛋時間，並不是稀奇的事，差不多所有的昆虫蛋都會經歷這段危險的環境。因此，我們不必爲陸生虫蛋具有水中呼吸的天然鰓而大驚小怪。水生昆虫與陸生昆虫的主要差別只是：陸生昆虫泡在水裡的時間遠較水生昆虫所遭遇的要短而少。

假如蛋殼的呼吸系統是像面層那樣，則所有的氣水接觸面——必須大得足夠滿足當蛋在水中孵育胚胎時所必須的特殊氧氣需要量。當虫蛋在乾燥的環境裡，氧氣直接自導氣孔中吸入虫蛋。所以，面層不但具有一塊很大的面積可以自水中直接吸收溶解的氧氣，而且在處於乾燥時，它的網狀組織或導氣孔，就可以直接的將空氣

吸入蛋殼。

面層的呼吸方法，起初是在水生昆虫中發現，那個時候，科學家以爲，這樣的呼吸系統只限於少數水生昆虫。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發現果蠅多索菲拉 (*Drosophila*) 的蛋與一些其他的陸生昆虫，當它們被水淹沒時也是使用面層呼吸系統來維持生命。

現在，我們知道，面層呼吸法在陸生昆虫中還要比水生昆虫應用得廣泛。而且，我們還發現，面層呼吸不僅在虫蛋而且也利用在昆虫的其他發育階段。

面層是因爲兩種天然環境的需要而進化成的：一個是潮溼與乾燥的環境交替時，另一個是下大雨時，水中含有豐富氧氣的環境。當然，假若水中氧氣的壓力比蛋中氧氣的壓力要小的話，面層也會發生相反的功用——自蛋中吸收氧氣送至外界而不是自外界吸收氧氣送至內部。所有用面層呼吸的水生昆虫，差不多全是生存於那些水中含氧量特別高的地方：例如水流湍急的小河，大湖的岸邊與水中暗流衝擊區等地。根據上面的事實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昆虫爲了獲得充分的氧氣，不得不移向這些地區。陸生的昆虫，假若生有面層的話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它們的蛋只能在含氧豐富的水



中生存，當然，含有大量氧氣的雨水，也同樣有助於虫蛋的生長。

### 三、

那些靠着面層呼吸系統的虫蛋，當它們處在一個乾燥的環境時，防止水份蒸發的問題就特別嚴重。因為：它們若非具有大量的導氣孔，就是它們生有面積很大的開放網狀組織。

果蠅與許多其他的昆虫，對於這個問題已經進化出一個解答。它們的蛋有一個呼吸觸角 (Respiratory Horn) 圖VI，在這個觸角的表面才有面層，蛋的其他部分，則是不透水的。因為有了這樣的構造，虫蛋的水份只能由呼吸角部分蒸發，但是它僅佔整個蛋表面積的一小部分。當這樣的虫蛋浸入水中，整個角的表面都能夠用來吸收水中的氧氣。現在，生物學家已經知道，至少有十九族昆虫已經演化到具有不同形式的呼吸觸角，如果蠅一樣。

在沒有呼吸觸角的虫蛋裡，面層可能是分布於整個表面的開放篩網如同家蠅的蛋一樣，它也可能被局限在某些地方或是散佈在整個虫蛋表面的面層火山口。在那

首先，必須找虫卵的面層，如何抵抗水壓，是否能夠抵抗雨滴的落下衝力。許多虫卵常生在葉子一類物體的表面，在這些地方，它們沒有任何的保護來對抗雨水的打擊。更進一步的，我們計算出一滴落在面層的雨滴，對面層所施的力量差不多等於比這雨滴一千倍大的一個水柱的力量，所以，一粒四毫米直徑的大水滴，將以差不多是三十一厘米水銀的壓力打在水面上。但是，我在這方面的觀察顯示，具有面層的虫水並不會被雨水打溼，因為，一粒落在面層上的雨點，施展高壓力的時間僅僅只有千分之一秒。根據實驗，即使是最不能抵抗外力的面層，也能維持三十分鐘不受高壓雨水打溼。

就算是在傾盆大雨中，陸生昆虫卵也不會遭受到水生昆虫所必須忍受的水壓。因此，陸生昆虫抵抗水壓的能力竟然比水生要大這一事實，就使得我們非常奇怪。能夠忍受比正常大氣壓高出一點三大氣壓的力量，但是，一種蒼蠅 *Anocha Vitripennis* 的水生蛹，只能忍受比大氣壓高出三分之一大氣壓的壓力。

但當仔細研究過表面活性物質 (Surface Active Substance) 對面層抵抗潮溼的影響後，上面所說的矛盾就很容易解釋了。

些具有廣大面層的虫蛋中，通常在殼的下面會有一層薄膜，這層薄膜只有在很少的地方能够滲透水份，所以當虫蛋處於乾燥的環境時，呼吸的氣體通過這層膜出入蛋殼，而水份的損失却能減至最少。

假若一個虫蛋甚至連這種半透水性的薄膜都沒有話，它就無法在乾燥的氣候裡生存。事實上，許多的陸的生虫蛋，它們的整個卵殼表面都是面層，所以很容易就乾燥了。家蠅的卵就是由一個面層分佈在整個表面，但是殼下沒有不透水的內膜，所以，家蠅的胚胎若生於陸地，只有在潮溼的天氣或環境中才能生存。

假如一個面層能够作為一個有效的呼吸組織，它必須合於四個條件：①它必須能够在水中，承受住水的壓力，使得自己不被水弄溼。②面層的網狀組織形狀與它表面的性質，必須能防止使它自己受潮。③面層的全部面積必須大得足以滿足虫蛋所需的氧氣。④沿着面層深度的氧氣壓力減低程度，必須非常的小，使得所與有的面層都能够有效的被利用。劍橋大學的 W.H. Thorpe 與 J. Crisp，在許多年以前，研究水生昆虫時，得到了上述的結論。目前發現，同樣的結論也適用於那些陸生昆虫的面層。

在河流的清水裡——通常水生昆虫都是居住這裡——水的表面張力相當的大，通常會高到每平方厘米七十到七十二達因。相反的，陸生昆虫卵往往暴露在雨水與具有有機物質的污水坑中。這種污水中含有非常多的表面活性物質，它降低了水的表面張力，所以使得面層容易被水潮溼。因為高水壓使得面層潮溼，其所發生的影響，往往令胚胎所倚靠的氧氣中斷。所以，面層對潮溼的抵抗力與水的表面張力有直接的關係。

陸生昆虫的卵，為了抵抗表面活性物質的作用，逐漸進化了它表面的形狀與網狀組織的性質，增強了對水壓的抵抗力。這樣的改變，自然使得面層抗潮性加大。所以，當陸生與水生昆虫相比較時，能忍耐低表面張力的陸生面層，自然是要比水生昆虫所耐清水表面張力的面層來得耐溼性大些。

### 四、

大部分實驗過的陸生面層皆是那些產卵於牛糞或是腐爛的植物或動物屍體上的昆虫類。這些虫卵，依照它們的面層對超水壓的抵抗力，可以區分成二個不同的種類。第一類只包括那些在牛糞中發現的虫卵。這類虫卵



的面層，能够抵抗高到三十厘米水銀柱的超壓 (Excess Pressure) 約三十多分鐘，但是，在更高壓力下，它們的抵抗力就立即減弱。

第二類的虫卵——以果蠅與大蒼蠅 (Blow fly) 爲代表，它們的面層能够容忍非常高的超壓 (在六十與一百厘米水銀柱範圍內) 約三十多分鐘。

這兩個種類在耐壓上的不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因爲當牛糞上污水的表面張力與腐爛的動物屍體上的張力相比較的時候，我們可以發覺：前者的張力較大而後者比較小。牛糞上水的表面張力與腐肉上水張力的不同，非常容易解釋。因爲腐爛的肉或植物纖維，仍然含有它原有的大部分脂肪與蛋白質，這樣物質將會產生較高濃度的有機酸類與其他的表面活性物質。但是，牛糞就無法生出大量的表面活性物質，它大部分是由纖維素與木質素 (Cellulose & Lignin) 組成，這些東西腐爛得很慢，所以它的活性物質就少了。

許多蝴蝶和其他昆蟲的陸生卵並沒有面層，却在蛋殼的內部生有一層氣體。導氣孔自這個氣層延伸到蛋殼的表面，蛋中的胚胎就是經過這些導氣孔，與外界的空氣交換呼吸的。這一類的虫卵所以與具有面層的虫卵不

走，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泡泡逐漸縮小，就不能再進行鰓的功用了。

許多的陸生虫卵，甚至有些沒有面層的卵，它們的導氣孔是開在長長的觸鬚上，(見圖VI) 這些長鬚有些像是潛水艇的潛望鏡，使得沒在水中的虫卵能够呼吸水面上的空氣。所以即使整個的卵都被水包圍，它仍能取得足夠的氧氣。一些臭虫卵的鬚毛真是長，有的時候它會比一半蛋殼的長度還要長些。鬚毛不但作爲吸入空氣的工具，而且也由鬚毛的中心通道將精子輸送到蛋殼裡 (見圖VII)。

許多昆蟲將它們的蛋產在水中，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期望，能够在卵殼發現精巧的呼吸系統，它能在呼吸時不會失去水分。事實上，至今仍無法在五月蝶、蜉蝣或大多數原始雙翼蟲中找到這種呼吸系統。這幾種昆蟲的蛋在殼中並沒有氣層或是任何其他明顯的呼吸器官。顯然的，它們使用整個的蛋殼呼吸，只是自四週的水中吸取溶解的氧氣直接送入蛋中。把蛋殼用光學顯微鏡或低倍率電子顯微鏡觀察時，它看起來是很密緻的。但是使用很高的倍率觀察，這些蛋殼的構造很清楚的顯現出來，它們是由約十至十五  $\text{\AA}$  ( $10^{-10}$  米) 直徑的纖維交織

同的地方僅僅是因爲：它們的導氣孔數目非常的少，所以當它們沒入水中時，所有氣孔的水——氣接觸面總面積太少，不足以自水中吸取足夠的氧氣來俟給胚胎順利的發育。

## 五、

在沒有面層的虫蛋，它們的導氣孔可能均勻的散布在蛋的表面或是一排一排的並列着，這種分布可以在某些蛾類與甲蟲的卵中發現。它們的導氣孔也可以聚集在虫卵的前端，正好像許多臭虫卵一樣。在一些蝴蝶與其他昆蟲的蛋殼上，導氣孔是位在縱脊的頂端。

龜甲蝶 (Tortoiseshell Butterfly) 與一些別的昆蟲，雖然它們缺少面層却有一種奇特而有趣的方法保護自己不被淹死。這些昆蟲的卵生下來就是一堆一堆的。下雨的時候，這一堆虫卵的前端常會形成一個氣泡，這個氣泡沒有辦法承受壓力，但是，假如氣泡中的壓力恰好與外界的壓力一樣時，它就不會爆炸，這時，氣泡就好像是一個臨時的鰓一樣，它自四週的水中吸取氧氣送入虫卵。氮氣難溶於水，所以它通過水——氣接觸面的速度遠比氧氣要慢。但是，少許的氮氣仍不住的自氣泡中逃

成網狀的組織，纖維之間的空洞差不多是  $30\text{\AA}$ 。寬，這樣寬度的洞已足夠氧氣與二氧化碳出入蛋殼了。

有些虫蛋是生在淺河或是其他容易乾燥的地方，在這些虫蛋裡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測：它們具有與陸生虫蛋相同的複雜呼吸系統。說實在的，石蠅的蛋與一些昆蟲的蛋例如水蠓、高等的雙翼蟲都有一組高度發展的面層，藉着它，昆蟲自水中吸收氧氣。但是當這些昆蟲所居的河塘乾燥後，面層則開始保護它們不失去太多的水分。

一些昆蟲例如蚊子等，它們產蛋的地方很可能立即就乾燥無水，所以這些昆蟲的蛋都有一層雌性昆蟲分泌的含水膠液 (Hygroscopic jelly)。卵液不但能保護虫卵受覓食者的侵害，最重要的，它能够維持虫卵處在乾燥環境一段時間，因爲卵液脫水的速率很慢。

許多的蚊子也把卵產在樹葉和其他陸地物體上，並把這些卵裡以一層卵液。它們的蛋殼與產在水中虫蛋的蛋殼相似，因爲卵液的緣故，這些陸生蛋實際上就好像是處在水中或半水中的狀態。這不是很有趣的嗎？

譯自：科學的美國人 (一九七〇年八月號)



# 止血的舊理論 與新認識

很多醫學教科書上，引用醫學無上權威希波克拉底的訓示，建議以冷卻法控制出血。但是大多數醫師對這一勸告無動於衷；一位研究人員曾經觀察，如果使耳垂變冷，不但不能抑制出血，反而使出血增加；還有些人則顯示，把割傷的手指頭放在冷水中，延遲了血塊的凝結；很多人都疑惑，這位「醫學之父」是不是真的曉得他所說的是甚麼。

現在已經判明，希波克拉底畢竟是對的。蘇托、鮑依、和歐文三位醫師，他們是梅育診所的三位研究人員，證明了他所說的千真萬確。他們以患血友症的志願人員來決定冷卻對出血的效果，實驗很簡單，在實驗人的手臂

## 醫藥 新知

上劃開一條深與長各一公厘的小小傷口，最先使試驗傷口本身冷卻，其次是使傷口與附近冷卻，最後是使創口附近冷卻。每次他們都以一根特製的塑膠管收集血液加以分析，以決定凝成血塊的時間。

據英國外科醫學雜誌「刺血針」報導，他們實驗的結果很重大，冷水（華氏六十二度）流過出血位置，血流得較濃也流得較久；傷口與附近部份以金屬板冷卻也有同樣的效果；但是傷口本身在室溫左右中，而附近部份加以冷卻，出血停止得最快。

這次發現使希波克拉底訓示的真相大白，同時也有助於更正對他教訓的曲解。梅育診所這個小組指出，他決不是說對傷口直接加以冷卻，這是認為他這麼說過的人的誤解。公元前四百二十五年，希波克拉底所寫的第三十三條訓示，便清清楚楚指出：

「冷卻可以用於下列病況：已經出血、或即將出血。但決不可直接冷卻血所流出的部份，而是冷卻傷口的四週。」

文範譯自（元月四日「時代」）

## 戒毒新方法

像成千上萬吸毒的人一樣，史密士耗費了生活中的絕大部份來支持他的二乙酰嗎啡（海洛因）毒癮。他在十七歲時上了鉤，由於持有毒品和有關的違法事件，先後被判刑達十八次，不論是監獄的恐嚇或者是醫師的努力，都不能使他戒掉。然而到了現在，史密士的生活頓然改觀，目前他四十二歲，結了婚，最近還離開鞋類推銷的工作去協助其他染毒的人戒毒。要是以二乙酰嗎啡來說，他已經是一刀兩斷，但他仍然是另一種方式的癮君子；每天早晨，他要到曼哈坦區的貝沙以色列醫學中心，喝一杯攪得有美沙酮（Methadone）的湯，這是一種合成的藥劑，可以克制住他的毒癮。

美沙酮具有戲劇性的效果，但是這種治療法在醫學界仍然引起激烈的爭執。這場辯論起於一九六四年，當時杜爾醫師與聶士文度醫師開始開這種藥為癮君子戒毒

。用美沙酮戒毒，每一名染毒人平均一年要花一千五百美元——相對的，在監獄裡每一個人要花五千到一萬美元。——這種戒毒工作在美國各大都市中實施。據估計全美國染上了二乙酰嗎啡毒癮的二十萬人中，已經有一萬人參與了這種美沙酮治療法，還有成千成萬的人等待加入。

毫無疑問，美沙酮、尤其再加上心理上的勸導，對毒癮已深的人是一種比較容易戒毒的方法。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用美沙酮代替嗎啡，它可以減輕痛苦，使二乙酰嗎啡的徵候消失，而不產生精神愉快的感覺，更不渴求更大的劑量；但是美沙酮與它所取代的二乙酰嗎啡有一項相同的性質，它一樣上癮。大部份人用了它，就必須無限繼續這種新——雖則毀滅性較少——的習慣。戒掉美沙酮雖然不像戒二乙酰嗎啡那麼痛苦，但戒的時間久，對大多數病人來說得不償失。長期染毒的習慣已經使人身體中的化學構造改變，生活中要是沒有麻醉劑，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所以很多癮士戒掉美沙酮又染上了二乙酰嗎啡。

美沙酮對染毒的成人一般很有效，有些人高齡八十五，體內毒劑耐量已經大得要服用更多的藥來避免痛苦



而不是過癮。可是年輕人耽於對藥劑文化的神秘敬意，寧可拒絕也不就醫，所以比較不肯合作。

夕南能的醫務主任杜斯勒醫師認為，光只使用美沙酮，病患會喪失了應付使他走上癮毒的諸多問題的意志力；華府黑人發展中心主任阿默特也持有相同的懷疑，他稱美沙酮是白人的麻劑；其他抨擊人士也認為准許一個人繼續依賴一種藥物是否明智？

擁護美沙酮人士的答覆是，不管它有缺點，它比二乙既嗎啡的危險性要少得多；他們也拒絕依賴是不當的觀念，舊金山特種問題中心已獲市政府撥款十二萬一千美元，中心的瑞梅醫師把美沙酮與胰島素等量齊觀，他說有些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服胰島素，在社會上並不丟人；國家贊助的伊利諾斯戒癮計劃的郎斯特強調，美沙酮可使癮君子「做他以前所不能做的事。」華府麻醉治療署署長杜邦醫師，認為很多評擊美沙酮人士建義作徹底而不加協助的戒毒，對老槍們說根本行不通。

各種事實似乎支持杜邦醫師的論點，禁毒，甚至配合積極恢復工作的計劃，充其量只達到中等成就。但是大多數服用美沙酮的人，在勸告戒毒工作中業已摔開了二乙既嗎啡。去年加州一項戒毒工作中，參加的五十四

辛辛那提大學的皮膚學家郭德曼博士所提的報告，認為醫師可以確定不移的說，肉疣是由一種多瘤病毒——一種高度傳染的媒介——而產生。根據郭德曼二十年來的研究，百分之六十的肉疣由於家庭中的蔓延；其他則是由衣帽間、游泳池、和廁所等處感染而來。他籲請患肉疣的人加以包紮以杜傳染，然而郭德曼和他的同事都還沒有找到滿意的治疣方法。

必要時，大多數醫師都用醫學上認可的方法，諸如動小手術、使用腐蝕劑、局部冷凍、或者電烙術等等把它去掉。可是很多門外漢用一些家傳秘方，居然也同樣成功。有書面上的證據，說是用一枚銅錢或一片生馬薯擦一擦肉疣，然後在月圓之夜把它埋掉，肉疣就消失了；有些患肉疣的人堅持說，他們用了「湯姆歷險記」的妙方「勇氣水」（樹林裡樹樁上的雨水），居然大為見效；有些人還在請肯塔基州東北山地的老太太來治疣，據說由他們摸一摸肉疣就好了。

千真萬確，醫師自己治疣也不見得比這些江湖郎中高明。紐約的研究人員發現，學童間的肉疣數量，經過醫師在上面塗上一層顏色鮮艷的植物染料以後，居然大

個人只有四人失敗；杜爾和聶士文度報告說，最先參加他們戒毒工作的七百人，現在仍然有百分之八十二的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不在上學便在工作；其他戒毒工作也有類似的記錄。

這種成功不僅只是醫學上的，也是社會上、與經濟上的成就。服用美沙酮的人，可以合法地取得藥品，而且很便宜；他們能以工作來維持生計。因為大多數染毒人士被迫以盜偷維持毒癮，現在他們每年要去掉全美國十億美元。

（元月四日「時代」）

## 肉疣

肉疣，這種皮膚表面突出的、難看的贅生物，通常沒有多大害處，不理它也就會消失；偶爾它也長大或者長深，使得手脚不便運動；尤其要是長在臉上，更會造成心理上的問題。雖然肉疣已經苦惱了人類好幾千年，醫師們却一直沒有發現長疣的原因，也沒有治疣的方法

為減少；郭德曼博士還試過一種更玄的方法，他要害肉疣的小孩畫一張手脚上肉疣仔細形狀的圖給他，他把這張圖拿來燒掉，告訴小孩兒說他們的肉疣幾個星期就會無影無蹤，果然常常有效。

（元月四日「時代」）

## 長期用藥的新方法

用藥從來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對千千萬萬的病人來說，更是一種冗長、討厭、心理空虛的工作。想想糖尿病病人吧，每一天必須用內盛胰島素的皮下注射針猛戳自己；肺結核病人一天要嚥下三十多顆藥片；或者，敏感症病人每逢花粉季節必須去找醫師，每一週都打上很多針。現在，似乎有了新辦法，對用藥的不方便，研究人員馬上就會有改良方法，把藥劑移植在病人的身體內，在長時間中以穩定的定率發散出治病的藥性。

研究人員指出，把藥源加以移植，不但比傳統處理的藥品方便，而且更為安全、更為有效。一種藥品經由口服或者注射，會抵達身體內所有各部份，所以任何時



候處方，藥品的劑量都必須大得使接受治療的器官，得到充足的數量，因而當然也有毒性副作用的危險。然而移植的藥品可以就近安置在治療的器官附近，減少了身體其他部份的危險。

明尼蘇達大學一位剛獲得羅德獎學金的醫預科學生卜勒克希，他與機械工程學系和外科系的人員一起合作，已經研究出一種移植人體內靈敏的分藥器。這是一種可以移植在人體內的鋼泵，由輕巧的不銹鋼製成，只有冰球盤大小，裡面分為兩室，外室充滿了氣體和碳化氫液——與冰箱線圈中的二氯二氟甲烷相似——碳化氫液變為蒸氣時，便產生穩定的壓力，抵住了通向內室的伸縮薄膜；這種壓力，便迫使藥劑經由不銹鋼細管和聚四氟乙烯細管輸往血管或器官中，輸藥率依照處方變更細管的大小或藥品的濃度加以調整。這種分藥器可以維持一個月的藥量，一旦用完了，又可以經由矽橡皮與聚四氟乙烯稀薄膜，以注射的方式補充上藥。為了使上藥容易，它可以像心臟病人用的心律動力器般裝置在腹部，或者胸部的皮膚下面。

這種分藥器業已在狗體上試用過，研究小組準備一年以內在人身上試用。卜勒克希指出，這種分藥器對像

入血管副作用的機會。

(二月四日「新聞週刊」)



卜勒克希和他所研究的移植分藥器

## 人類無性生殖及影響

今年十一月，英國劍橋大學一組醫學研究人員，成功地取出了人類的卵子，加以授精、培養、產生出幾近

肝磷脂抗凝劑這類經由口服會失效的藥品最有用；它也可以裝置在瘤腫附近，所以可以使用高劑量抗癌特效藥，毒性反應的危險可以減少；它也可以把胰島素長期供給糖尿病人，其作用在效果上說像是一個人造胰臟。

長期用藥另外一種大有可為的方法，便是加州派拉艾托市艾塞公司研究人員發展的塑膠移植。這種塑膠分藥器中的藥品，由多層有孔聚合塑膠封閉，層數與持久性決定藥品在體內擴散的速率。其中治療青光眼的一種，業已進入人體實驗的最後階段。

青光眼（綠內障）是由於眼球內液體壓力的增加，通常要經常點用含有毛果芒香鹼的眼藥水來加以控制。這種粗率治療方法，所用的藥量遠比所需要的為多；尤其，患青光眼的人往往不能在晚上醒來點眼藥。艾塞公司的方法是以一個小塑膠薄片，只有淚珠大小，裝進下眼瞼裡，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放出毛果芒香鹼劑量，而且和戴隱形眼鏡一樣的自在。

艾塞公司的研究人員，也在試驗一種運用擴散原理的塑膠質子宮內避孕裝置，可以把孕酮直接輸入子宮內達一年之久。生物化學家塞化瑞尼指出，這種避孕器除了方便以外，而且大為減少口服避孕丸中所含激素有進

兩打的「試管胎兒」。有些生物學家相信，研究人員早晚會在子宮以外，生出成熟的嬰孩；在克利夫蘭市總醫院，神經外科學家懷特移植了一打猴腦，業已成功，懷特說，就技術上，他可以移植人腦——雖則會得到畸形的結果，一個人的頭配合在一個不能反應的身體上。

由於這些，以及其他生物與醫學上的實驗，現代科學正迅速學到了——遠比社會上一般人迄今所相信的要迅速得多——以人來擔任上帝，尤其是遺傳工程學的進展，可以對今後人類繁衍綿延的生殖加以控制。獲得諾貝爾獎金的遺傳學家李德堡預測，人類馬上就會以一種「選種無性生殖法」(Cloning，利用某一成人的細胞作無性生殖)，經由某一個成人，越過卵子與精蟲，逕行複製人類；加州理工學院的生物化學家波納說，這種技術可以使科學以大規模生產方式「訂製一模一樣的人類」。因此，人類既學到了享受性的快樂而毋虞害怕生殖，也就會馬上精通生殖，而不必要有通常必定相隨與俱的性快樂。簇新的「胚胎學」(Embryology)，顯然藐視了人類源遠流長的倫理規範，使得神學家與道德家特別困窘



，他們間很多人直到最近剛剛接近性革命的名詞；至少，這些問題並不是把入類的性快樂與生殖完全分開，但是利用人工受精、銅子宮、精蟲與卵子銀行、和胚胎移植，技術上已經有了可行的方向。少數精嫺醫學的神學家，像普林斯敦大學基督教的雷姆賽博士，便對入類的關係感到戰慄，他警告說：「上帝與祂所造經愛而生殖的父母恩情同在，人類以龐大的技術瘋狂造成徹底的分離，必將不可避免地墮落……。」

科學家却另持看法，認為人類「應該」做他所「能」做的事。法倫坎金遜大學的胚胎學家法朗柯爾所著的「母性理想國」（二七八頁，双日出版社出版，售價六·九五美元），在結論中認為人類繁殖的最近趨向，有着光明的遠景，而迎接一種必將受到承認——與歡迎——把生殖與性交分離的新道德。法朗柯爾先是一位天主教教士，已經結了婚，他承認：「我們還不曉得做一個這種大好新世界中的男人與女人的意義，」但是他深信男人與女人終將發現「人與人間共享的新奧妙。」以及在人類生活方式的新進化中，作為上帝共同創造者的一種行為感。

可是只要醫學界把他們的工作，僅限於協助人性而

事實上，同時代的道德家，很少有人詢問過改善生物生命品質的價值。但是有些道德家對「試管胎兒」的生產，認為是為了一種未知的目標而犧牲人類初生的生命，是一種危險的意志。路德會學者海夫納說，社會似乎准許這種實驗，只要「我們仍然迷惑於生物技術學，或者順從政治的壓力。」他舉例說社會正要求廣泛接受人工流產，這位芝加哥的神學家說：「對我來說，一個經常毀滅胎兒的社會，它的價值何在？」

要是與一些遺傳工程學家的理想國計劃相比擬，要消去人類人口中有缺憾、與其他不需要的人，人工流產當然只是一種相當原始的方法。「我們是在一種空前的開端上，歷史上人類第一次有機會對人性有所作為，」哲學家加拉漢說，他是紐約州哈斯定大學社會倫理生活學院的院長，他的學院下年即將與國立衛生學院合作，主持一次由哲學家、科學家、與律師集會的國際遺傳討論大會。加拉漢相信：「大會的中心議題將是；我們所謂的『人性』是甚麼？我們要製造甚麼樣的人？宗教的主旨是以人並非本身的製造者為前提；但是我們在人工流產的辯論上，也聽到說過，人類在了解社會影響下，有權利堅持人是甚麼條件。」

不是改變人性，今天的大多數道德家都願採取等待觀望的態度。舉例來說，劍橋大學所做的試管受孕實驗，其目的只在幫助輸卵管阻塞的婦女培育嬰兒，研究人員計劃以女方的卵子和她先生的精蟲，在子宮外受精；然後把所得到的「接合孢子」移植到這位女病人的子宮裡去。

在布朗大學執教的天主教道德家米海文博士，認為劍橋研究人員的工作，有助於嬰兒的養育，而深表贊同：「如果人類能以遺傳工程學、或者製造試管嬰兒來培育出更好的種族，」他問道：「為甚麼不應該做？在我心目中，並沒有甚麼有些事不該做的觀念，從根本上說，人應該改善自己的生命。」

或許如此，不過像近代對核子物理的研究，充份顯示出科學的解決固然改善了人類生活，却也對人類社會與環境，產生了意料不到的危機。尤其，道德家習慣於准許科學——或社會——在分析道德價值以前，不顧一切地進入新的困惑事物中。「基督教道德家有一種遲遲趕到現場的習慣，」英國以美教會多年來的發言人索柏助爵說：「我們到達以後只能拾遺，而不是擔任預防的醫師。」

目前生物技術學研究的一項結果，便是胎兒在移植後不久，人就可以決定它染色體的構成，會不會防碍生成的人成為社會上的自立份子。夙負盛名的德國遺傳學家勒約恩提出問題：「這種並不公平地共有我們染色體遺傳的不幸兒童，他們的命運會如何？……如果這個細胞體不適合我們的規範，是不是加以拋棄？或者，不管它如何還是加以尊敬和保護？」

實驗室中興起了這些醫學道德的問題，但是也擴及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國家科學院的生物化學家高斯認為，產生生命的決定——遠重於結束生命的決定——不應該交由醫師與科學家的小組來私斷，也不該由醫學界和科學界來公斷：「這一個決定應當由整個社會來加以審慎考慮與解決，我們不可以目前增長中的改造人類身心的可怕力量，鑄成九州鐵的大錯。」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三日「新聞週刊」）

一個人在自動咖啡售賣機投進一個銅板，但是杯子沒有出現。却眼看著咖啡自動流出來漏到排水孔裡，接着又是牛奶。「這真是完全自動，甚至自動替人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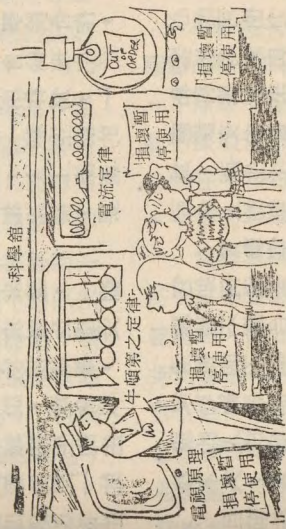


參觀！

漫畫①「大家按我點名的次序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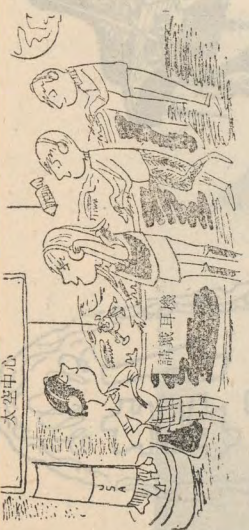
②「大概是我哥哥他們昨天來參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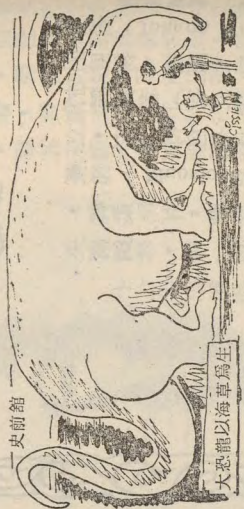
③「埃及人把爸爸放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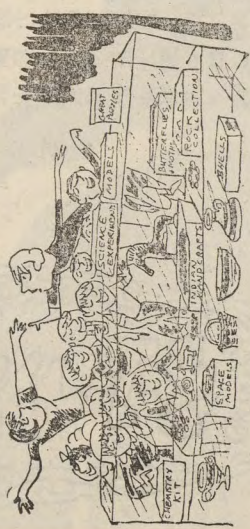
漫畫④「是外太空來的熱門音樂……」



⑤「看，吃素妳會長得多麼大！」



⑥「時間到了，得趕他們走啦！」



⑦「又來了幾個，再點一次人數！」





# 偉大的鋼琴家

祁唱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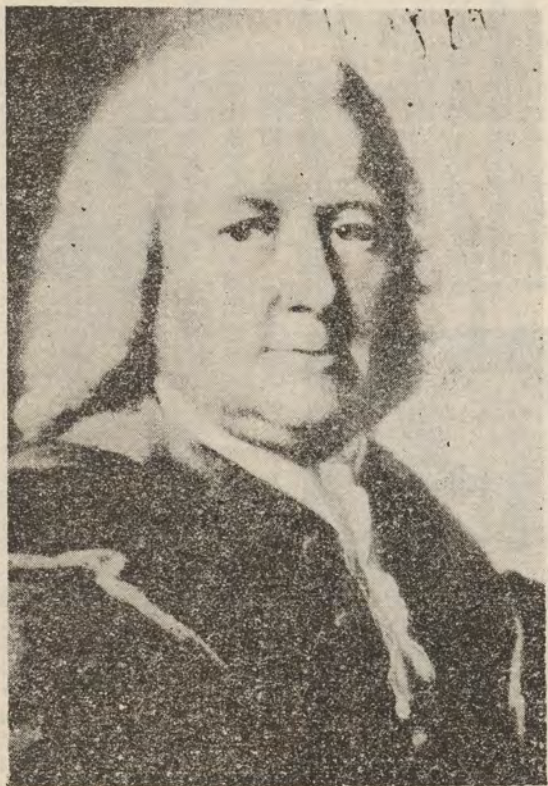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初期，世界上最著名的兩種鋼琴吸引着鋼琴家——維也納鋼琴與英國鋼琴，每一種類的鋼琴各有其長。維也納（德國）鋼琴，為莫札特所喜愛，輕柔悅耳，彈奏時所需力量較為輕微，彈按琴鍵時所需的壓力較細弱。克萊曼梯（Muzio Clementi），是莫札特在鋼琴界的敵手，他協助了英國鋼琴的建立，它的特色是巨型，沉重的錘擊，發音響亮，琴鍵因沉重而不易彈奏，但對於獨奏者（有交響樂隊伴奏，如演奏協奏曲），因其音響效果突出，却是寶貴的恩物。這兩大類鋼琴的特色和其各自的優點，由一個下一代有名的鋼琴家胡麥爾（Johann Nepomuk Hummel）作如下扼要的敘述：

德國鋼琴（胡麥爾在他的一本命名頗為奇特的書上，稱為「鋼琴彈奏藝術

的理論與實際全書——自初學至完美演奏之一切智識」，在它一八二七年英文版的封面上如此命名）可以由最柔弱的手指彈出可能有的各種不同程度的輕音與色調，吐音清晰圓潤，清澈有如笛音。於巨室間由管弦樂伴奏，對比完美，如需極為急速的樂節時，彈奏時毫無阻滯之弊。

英國鋼琴，胡麥爾繼續着，貢獻尤多，其特色如下列所述：

「音色極為堅實與豐滿，雖其未能具有德國鋼琴的清脆輕盈。指觸較為沉重，琴鍵下陷較深，因之琴槌無法立



（圖一）J.S.巴赫，此張臘筆畫為其堂兄弟 G. F. 巴赫繪於 1736 年，那年巴赫曾試彈席貝曼的鋼琴，發現缺點甚多。



即恢復，同一音符重覆出現時無法迅捷……但在此之上，英國鋼琴的豐碩音量，使旋律特別動人，和聲極為濃郁甜潤。」

一八二〇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鋼琴家克布蘭納（Friedricke Kalkbrenner），關於英國與維也納鋼琴的相異其趣，在他的著作「Method」一書中，也曾有如下的記述：

「維也納與英國樂器成為壁壘分明的兩個派別，維也納的鋼琴家以精緻入微見勝，他們以清澈敏捷為獨特手法，所以在這個城市所製造的鋼琴為迎合他們的特點而製造，彈奏時異常省力……踏瓣的用法却幾不為人所知。英國鋼琴有豐碩聲音，彈奏機構較為遲滯，這個國家的演奏者更具偉巨與如獨唱者般的特色，他們為藏匿這種鋼琴所具有的乾澀，故以大型的踏瓣所產生的共鳴以資補救。杜賽克（Dussek）、費爾特（Field）、克拉邁（J. B. Cramer），以及這一派為首的克萊曼悌，在和聲不變的樂節中，均以踏瓣使樂音連綿共鳴，其中尤以杜賽克運用最為廣泛，當眾演奏時，其踏瓣的應用幾無時或輟。」

當鋼琴在發展期間內，使音樂家有忘却過去鍵盤暨琴彈奏手法的時間，因為其間技巧不同，他們現在全神注意鋼琴獨特應有的彈奏方法，包括指法、指觸以及音色的控制。其實鋼琴家原來也有一套完善的指法技巧，康普蘭（Couperin）的「翼琴指法」（Art de tonache le Clavein）寫作於一七一七年，有極其詳盡的剖釋



圖（二）J.C. 巴赫，J.S. 巴赫最小的兒子此圖為 Gainsborough 所繪。J.C. 巴赫於 1768 年於英國舉行前所未有的首次鋼琴公開演奏會。

，在這本書中他也創作了一種新的「指法體系」——但為現代音樂學家所不贊同。現代鋼琴的指法體系可能是源自巴赫的基本法則。到這個時候為止，右手的姆指以及小指在彈奏時難得用到一次，音階上行時以第三指越過第四指，下行時以第三指越過第二指，左手以第二指越過姆指上行。巴赫是第一個以姆指在其他手指下面穿越前進的彈奏家，最低限度，他的理論喚起了廣泛的注意而使之漸次改進，最後成為現代彈奏鋼琴的基本指法，斯卡拉弟（Domenico Scarlatti）一定是已用了甚多現代的指法法則，否則他的曲譜無法彈出，可惜他不會如老巴赫般將這些技巧



圖（三）C.P.艾曼紐巴赫，J.S.巴赫的第二個兒子，他奠定了鋼琴的基本彈奏技術，他被莫札特讚稱為：「他是父親，我們只是孩子。」



傳留給他的兒子們。老巴赫大部份仍以手指越過手指之方法彈奏，他以第三指越過第四指，不可避免的這種彈法產生了節奏的不平衡，也即是學者所稱謂的「不平衡節奏」(Unequal rhythm)。但無論如何，巴赫是第一個開始廣泛應用姆指的音樂家，在他年輕時代，偉大的演奏家，除了較遠音程，非不得已時，從不運用姆指。

這一些使老巴赫的兒子卡爾·菲列普·艾曼紐(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在後來作成了不朽的論著：「鍵盤樂器演奏藝術散論」(Versuch über die Wahre Art das Clavier zu Spielen)。這本書的第一部出版於一七五三年，第二部出版於一七六二年，有極完善的論述。艾曼紐的論著是針對翼琴與鍵盤豎琴的演奏而寫的，但當時，他在書中也寫着：「最近出現的鋼琴，如果經過堅固而完善的製造，可擁有優美的音色，不過彈奏時指觸必須十分小心，那却是並非毫無困難的工作。他的著作成為鋼琴彈奏的指法、風格、甚至其他一切技巧的指南。

艾曼紐是老巴赫的第二個兒子，在他的時代裡他享受着極為崇高的令譽，他不但是鍵盤樂器(同時也是絃樂器)的演奏名家，同時也是各種各類型式音樂的重要作曲家，在鍵盤音樂方面自然的他作曲尤多。他作了一系列的翼琴奏鳴曲。從一七四二年至一七八七年，在此期間內，適正為鋼琴的問世並使翼琴等從樂壇上退出的年代。從這些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彈奏的種種技巧從舊的進入新的紀元。他的音樂作品曾經受過非常的敬重。莫札特曾說過：「他是父親，我們只是孩子們，」貝多芬非常羨慕他的鍵盤音樂，遲至一八〇九年他曾毫無保留的給予他極崇高的頌讚：「艾曼紐巴赫的鋼琴作品，在我方面僅有極少數的可與那位藝術家一般除了不但給予極高的音樂享受而外，更可使人心念不忘作深入的研究。」貝多芬自己本人便是這樣深入研究過他的作品，他曾委請他的出版商出版可能得到的艾曼紐巴赫的作品。克萊曼梯也曾說過艾曼紐的論著：「我所知道的鋼琴的指法以及一切新的體系，坦白的說，我所知道的有關鋼琴的一切，都可以說是從他的論著所學習而得的。」

不像他的父親，艾曼紐對於鋼琴本身的智識有着十分深入的瞭解，他澈底熟識席貝曼所製造的樂器，因為他長期間服役於腓德力大帝的宮廷裡。當他離開宮廷時傳說他的離開，是十分厭倦於每日伴奏皇帝的那支橫笛，皇帝常沾沾自喜於自己的音樂造詣，說「多好的節奏」(What rhythm!)但艾曼紐却暗地裡偷偷自語：「多亂的節奏」

(What hymns!)。他還泰雷曼(Telemann)在漢堡，成為一個令人印象良深的偉大翼琴家，一家雜誌的作者在一七七〇年曾記述當時的一場音樂演奏會：「在這一次音樂會中，男女音樂家的表現俱屬平平，僅有我們的巴赫先生，高在一切之上，使人驚羨不置，尤其是他容許聆者趨前觀視他熟練的手指於鍵盤上彈奏出美麗的音響。」

作為一個翼琴演奏家——翼琴在這裡是廣義的包括一切鍵盤樂器，也包括風琴在內——艾曼紐的技巧與他父親、韓德爾、斯卡拉第諸人並不相同，他予人的感覺是感情洋溢。查理·班尼(Charles Burney)一個精嫻於音樂及可靠的目擊者，曾經記述於他的「音樂現況」的書上：「本日聆聽艾曼紐·巴赫的演奏，深感其音樂造詣遠在我閱視其樂譜時所臆測之上，彼非但為鍵盤樂器之佼佼作曲家，其演奏之情感充盈，其迅捷，其所具之才華，實令人心折，真不愧為「感情派」之翹楚。」在巴赫時代，演奏家被強分為兩大派別，一為「感情派」，一為「技巧派」，兩者不容混淆，也兩者被視為不可得兼。

就是這個被目為偉大演奏家的人寫了他那本不朽的「散論」，那本於該時代中含有了所有當時所能知道的所有種彈奏的技巧。那本書中論及指法、裝飾音、及演奏之各項要素、「數字低音」(Figured bass)樂譜的演譯，伴奏及即興彈奏等等。他的音階指法一如我們現代所用者，姆指屈於掌下上行時穿越轉換位置並連接，僅有極少時間，上行時用了3—4—3—4之指法(他不准姆指與小指彈奏黑鍵，除非別無他途可循環時始勉強用之)。艾曼紐·巴赫教導手指彎曲，肌肉鬆懈，更極為注重各種彈奏姿勢。他的這本彈奏技巧的書，久久以來，便為演奏家所奉為圭臬，後代音樂家如 Francis Liney (1790)、James Hook (1788) 以及其他人們所著作之技巧論，大部份原則仍剽竊自艾曼紐的原著，他這本書影響後世甚鉅，杜賽克於一七九九年所著之一本「鋼琴及鍵盤豎琴演奏藝術論」書中，也一再尊崇艾曼紐的法則，如「永不扭變手部的自然姿勢」等等。在一八三〇年以前所有論及彈奏技術的書籍，無一不可覓得艾曼紐的餘音。

除了技巧之外，艾曼紐對樂譜的譯釋，也即「表情」的處理，強烈的影響了整個古典時期的樂壇，在許多章節中他曾長篇專題論及「Tempo Rubato」，許多人認為這應是浪漫時期的產物，但實際上却是他第一個首先論及



當然，音樂速度 (Tempo) 的變化，自古便有，否則有如機械性的節拍器，根本沒有音樂價值)，艾曼紐的「彈性速度」[Tempo Rubato] 為莫札特所延續，更為十九世紀浪漫派演奏家所廣泛引用，艾曼紐對 Tempo Rubato 的敘述如下：

「進入煩惱、溫柔、或悲哀的表情時，習慣上作趨向緩慢的速度變化，簡言之，那是在一個或數個樂節中間較正常增加或減少幾個音符，最困難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要給予每個音符它所應有的時間（那便是八分音符就是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便是四分音符），實際彈奏時那好像一隻手是違背了一小節的時間，而另外一隻手却按照一小節的固定拍子進行……但至最後，一切又恢復原狀。長音音符以及溫柔或悲哀的旋律最適合，不和諧和弦較之和諧和弦尤佳……」

佛蘭克林·泰勒 (Franklin Taylor, 1843—1919) 在他的「鋼琴的彈奏技巧與表情」(Technic and Expression in piano Playing) 中，對於 Tempo Rubato 作如下的解釋：

「……尚有一種關於速度變化對於表情上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它的適當的應用對表情是有着極大的幫助的，但這需要極大的注意和正確的判斷而應用。因為這種變化是比任何其他關於速度的變化特別容易引起一種壞的和不明朗的影響。這種特別的速度變化就是 Tempo Rubato (從字面講，Rubato 是個意大利文字，意思就是搶奪，合起來就是搶奪時間速度)，這種速度變化的彈法是樂句的一部份是被加快了，同時另一部份在比例上是緩和下來，因此使整個樂句的時間保持它原有的按照嚴格時間彈法的長度（即整個樂句原有的嚴格時間長度不變，因為彈 Tempo Rubato 時一部份快一部份慢，快慢相消等於原有長度）。這種音樂變化是極富於優美的快感和不可捉摸的巧妙的表情，這種速度變化的成功效果全靠彈奏者的謹慎的處理。但任何獨立的對於 Rubato 樂句的伴奏必定要經常保持嚴格的時間，這個特點須加以觀察注意，因之，Rubato 旋律的音是極可能不同時跟伴奏的相關音一齊彈出，除非最初開始的第一個音或者才有可能……」

莫札特對 Rubato 的說明與艾曼紐巴赫如出一轍，無疑的他是在研讀過艾曼紐的論著，而且奉若經典，甚多的音

樂家也多如此——但大部份現代的音樂家並不如此，現代的音樂學校應該把這本論著列為必修課本。一切十八世紀鍵盤樂器的彈奏藝術，艾曼紐巴赫的這本散論可稱包括無遺，而且最重要的是，十八世紀的音樂從耶曼紐爾處所得到的最關緊要的東西是——韻味。

在今日，我們說起一個很有韻味的演奏家，那意思是說他不把個人的特性滲入於他演奏的作品中，也就是說他忠實於原作者的精神和意願。但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不同的「韻味」，在十八世紀，對於「韻味」的解釋正適相反——那是說演奏家能夠將一己的技巧、風格、樂思等混入原作品的多少能力而言（即便是他自己的作品，在不同的場合也可有不同的演奏），他應有一己所創作的一些事物，加入於他面前的音符之上，如此便稱富有「韻味」，但那並非毫無限制的離譜過遠，如果他超出了他的責任，過份沉溺於一己的情感氾濫或散漫無章，以至不知所云，那麼他的演奏韻味便成為可疑的了。

敏感的十八世紀的音樂家，就如今日敏感的音樂家，深陷於這個問題中，兩百年前這個問題更為尖銳化，因為那時候音樂家更有較多自由發揮的機會，在「數字低音譜」(Figured bass) 上他可以自由的配以和聲。在巴羅克與維可時代十分重要的裝飾音 (Ornament) 上也有自由。(裝飾音的研究，在現代一個音樂學者，可以窮其一生的精力，也難研究完整，裝飾音的符號從一國到另一國，從一城市到另一城市，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演奏方法。老巴赫寫出了一些裝飾音的註釋作為演奏者的指南，但從那時起以至浪漫時代，一頁一頁的書籍都試寫着各種「裝飾音」的解釋。)

除了音符本身所允許的可自由發揮的裝飾音之外，十八世紀，習慣上同時也成為必有的在樂曲上註有「裝飾樂段」(Cadenzas)，更可使演奏者不拘形式不拘長短的可發揮至淋漓盡緻的地步，在今日，舉例來說，一個停留記號 (Fermata) 註在音符上面，不過表示該音的應稍予延長，但在十八世紀，這個符號却代表了邀請演奏者可一揮已長的機會。杜賽克在一七九九年，這樣寫着：「那是一個不拘時間的停止或懸宕。」意思是說：「可使主奏者在此音符之後，依其一己的愛好或幻想，任意奏出裝飾樂段或作技巧的炫耀，隨意開展。」



艾曼紐·巴赫在他的書上說：

「樂節重覆時，變奏 (Variation) 成爲今日所不可或缺之習慣，那是每一個演奏者所盼望的一刻，聽衆要求每一個「樂想」變化着重覆，不知道這是樂曲的構造或演奏者的技巧使其所然，但事實上儘皆如此，特別有時更續以怪異的冗長的「裝飾的節奏」(Ornamented Cadenza)，但往往却得到聽衆的滿堂喝采。這些裝飾演奏的被誤用是多麼可悲的事情！一個演奏者甚至在第一次便不甘心於按譜奏出，因爲缺乏喝采的演奏是多麼使人難以忍耐。」

演奏家腦中的「自我表揚」面對着這些難得的機會，越發難以抑制，一時興起，他又無法控制住音樂的「韻味」了。艾曼紐，如同其他的權威者，呼籲着這些情形應予以制止，他說：

「裝飾音的妄用必須避免，就如一碟佳餚被亂放了香料，一座完美的建築，被過度飾以花藻。不重要的音符，本身已具有光輝的音符，應該保留原有面目，裝飾音只用於必須強調的極重要音符，使可獲得突出，否則，就是一個演講家，爲強調而字字加以強音，也就成爲字字相同的不加強了。」

可惜人性天生是如此喜歡誇張，這位追求真理與實事求是的音樂家的話，並未到演奏家們的重視。

十八世紀的自由演奏的風尚是如此盛行，直到十九世紀，獨奏家仍然得天獨厚，可以任所欲爲，很少器樂家肯完全按照樂譜一成不變的演奏。葛路克 (Gluck) 這位有名的歌劇的改革者，也不禁感嘆萬分的說，他的「抒情調」可以有千變萬化的被演唱。另外一位小提琴家、作曲家、指揮家的路易士·史博 (Louis Spohr) 於一八一六年指責一位名爲史格惱拉·喬琪的女高音在佛羅稜斯，唱出羅西尼的一首「堂克拉底」(Tancredi) 抒情調，唱得很出色，但是其花腔花調，已使人無法辨認其原來主題的真面目。一八一九年，史博又聽到有有名的亞歷山大，鮑契 (Alexander Boucher) 演奏海頓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他加油添醋的裝飾音符，徒使人失去了聆聽音樂的樂趣。」

真是混亂一片，但那却是當日的時尚，如果當時我們有機會聽到一個普通樂隊演奏一首莫札特的交響曲，可能使我們瞭然無知，無緣得識其原來真面目。由於艾曼紐·巴赫的呼籲，只有使作曲家儘量詳細註釋他的樂譜。但這

樣做法，又使一些人提出抗議，有人說：「演奏家已失去了他們的自由，除了照譜依樣葫蘆，毫無作爲。」但是艾曼紐巴赫說：「作曲家們聰明的在譜上寫明表情、速度、他使他的樂曲在意義上力趨明朗化。」

這是不幸的需要，但是在此之前罕有人如此做，直到貝多芬，他不厭其詳的註明他的意願，但是我們今日懷疑在他當日可能不若現在我們可以聽到完全遵照他意願的演奏。

他在一般字眼如：Grave (極緩板) Andante (行板) Allegro (快板) 上却另加詳細註解如：

*Allegro Con brio ed appassionato* (快速有力而富感情) *Un Poco meno andante cio e un poco piu adagio* Come il tema (漸增進行板速度，較之主題却多緩慢)

貝多芬，的確的，坦白顯示給演奏者：他希望他的音符和註解，一絲不變的被演奏着，不被加也不被減。

有一次他給演奏他作品的學生卡爾車爾尼 (Carl Czerny) 一臉不快的指責，但第二天却又歉疚的說：「你要恕有一個作曲家，他多麼盼望他的作品如他所寫般的被演奏，雖然從別的觀點看來，你演奏得非常美好。」另一個貝多芬的學生，菲德南·厲斯 (Ferdinand Ries) 說，只有兩次貝多芬准許在他的作品中加入自己的音符——悲愴奏鳴曲與C長調協奏曲中的「輪旋曲」部份，爲增強光輝的色彩，以「倍全音符」(Double note)奏出，這是經過作曲者本人的首肯，拉斯告訴貝多芬說，他從不在演奏時加入裝飾或多餘的音符。

同樣對於原作者忠實的另一个鋼琴家——作曲家，便是莫札特。

即便是貝多芬，面對着實際公演的需要，有時也只好暫時違背自己的原則，他願他一首 Hammerklavier (Hammer—keyboard，指鋼琴奏鳴曲 op. 101, op. 109, op. 110) 奏鳴曲的冗長及艱難樂節，他寫信給厲斯：「如果這首奏鳴曲不適合於倫敦演奏，我另外送上一篇，要不了的話，你可以省略其中「最緩板」(Largo) 部份，直接連上最後一樂章的「復格調」，或者第一樂章之後連接Largo，然後第三樂章的「詠諧曲」——省略去全部第四樂章，又或者你只演奏第一、第二樂章代表整篇奏鳴曲，我交付給你，由你選擇。」

從貝多芬開始，鋼琴家在歷史上首先尊重作曲者的意見，而不任所欲爲，這在十八世紀的中期是前所未見。同



時那個時代裡也是缺乏專門從事演奏的鋼琴家。C. P. 艾曼紐與丁·C. 巴赫兄弟是作公開演奏的首二人。其後雖也有一些演奏家，但多為名不經傳，所留下的記載也甚少，他們多演奏一己的作品，此來彼往，難得有若克萊曼悌，莫札特的偉大人物，留芳後世。

同時當家的演奏會，也尚未開展（為時尚須在若干年後）。最早公開的音樂會可能是在十七世紀早期的英格蘭，是時，一位有名的戲劇家 Ben Jonson 曾訴說他的戲劇演出若不若包括有音樂與舞劇的演出廣受歡迎。

當宗教革命之後，音樂的進步並未停止，教堂音樂是漸次式微，但世俗音樂却在酒店中興起。真正的音樂會，也頗有出色的演奏。約翰·班尼斯特 (John Banister) 在倫敦，與堂肯斯勒蘇息塔 (Tonkungsler Societat) 在維也納的音樂會皆於一六七二年開始。班尼斯特是有名的小提琴家，首先徵收入場費，「一先令一人，可選點樂曲演奏」。

一六七二年十二月卅日倫敦 Gazette 報上，有如下的廣告：

「茲為通知於約翰·班尼斯特先生之家，位於懷特·弗雷阿斯 (White Friars) 喬治酒店之對門，本週星期一，由傑出的音樂大師們作音樂演奏，準時於下午四時開始，以後每週同一時間俱按時舉行。」

培比斯 (Samuel Pepys) 在日記中記述甚多他日子中的公開的音樂活動。一六七八年布瑞頓 (Thomas Britton) 在他煤店的頂樓上舉行了他有名的音樂會，他同時代的人說：「誰想要心曠神怡，可以前往一聆可敬的音樂家們在愉快的演奏會中的音樂。」韓德爾在那裡演奏鍵盤琴與小風琴，他的敵對者皮倍滋 (Pepuch) 也如此。有名的利比錫 Gewandhaus 音樂廳於一七四三年建立，柏林的「音樂演奏協會」開創於一七四九年。在巴黎 Spirituals 音樂廳由 Anne-Hacinh Philidor (男的，雖然他的名字有點女性化) 於一七二五年所首創。聽家中包括甚多職業的與高級智識份子的業餘音樂家，但為時不久，從整個歐洲說來，中等階級的人們也漸進入了音樂廳。音樂離開了宮廷與教會，音樂雜誌，評論，樂譜的廣泛印刷種種鼓勵起大家的興趣，主要是中等階級對於智識的覺醒，如用其他文化活動，他們也漸漸親身參與，所以他們也大量的湧進入了音樂廳。

早期的音樂會有如展覽會，特別對於演奏者本人，歡眾對於他抱着極大的興趣，幾乎將他作為一個畸形人在大衆面前展覽一般看待（在今日這種情形不能算是絕跡，但至少聽眾對於「音樂」本身已視為一大重要事情）。而且未聽說過一個鋼琴家、小提琴家或歌唱家在沒有助演者的情況下單獨舉行音樂會，那要等到李斯特的出現以後才有。普通是主要的演奏者出現兩三次，演奏一首協奏曲，即興曲，以獨奏或伴奏表現。通常是以一首序曲或其他款式的管弦音樂開始一個音樂會的序幕。所謂管弦樂，在那時是從五件樂器到可以多件組成的樂隊。在一些小城市中大約是六人左右的樂隊，演奏者多屬本地俱樂部業餘音樂家，他們的演奏，荒腔走調或未能整齊一致常為司空見慣的事，獨奏者往往演奏一己的作品，在一八五〇年代以前，很難想像一個鋼琴家或小提琴家本人不是一個作曲家。有時為對當地的大作曲家的敬意，有時也演奏那人的作品。

莫札特在一七八三年寫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中，詳細寫出他在維也納的演奏節目，這可以視為當日一般演奏會典型的内容。

- ① 哈福納 (Haffner) 交響曲。(莫札特彈奏翼琴指揮)
  - ② 蘭琪夫人獨唱抒情調 [Se il padre Perde] 摘自我慕尼黑歌劇 [Idomeneo] 中，由四件 (一) 樂器伴奏。
  - ③ 我彈奏我的 C 調協奏曲 (K. 415)，的第三樂章。
  - ④ 阿當貝琦唱我的獨唱曲 (K. 369)，那是我為 Baumgarten 伯爵夫人所作的。
  - ⑤ 我的「終樂」(K. 320) 短篇。
  - ⑥ 我演奏我的 D 長調 (K. 175) 協奏曲，極受歡迎。現在我送上此曲的「輪旋曲」與「變奏」部份。
  - ⑦ 泰貝夫人唱獨唱曲 [Patio m' affretto] 摘自我米蘭歌劇 [Lucio Silla] 中的詠嘆調。
  - ⑧ 我單獨演奏一首「復格調」(因為皇帝本人在場)，然後是一首從歌劇 [Die Philosophen] 中的變奏曲，被「安可」，然後是一首葛路克歌劇 [Pilgrime von Mekka] 中「Unser dummer pöbel meint」的變奏曲。
- (無疑的莫札特是以上列的旋律，彈奏他的即興曲)





## 藝苑選粹

鮑提采里 (Sandro Botticelli)

意大利·一四四五—一五一〇

作品介紹：「聖母與聖嬰」(Madonna and Child)

存於華盛頓國家藝術博物館

鮑提采里生於佛羅棧斯，為文藝復興時代最具個人表現的畫家。

先為金匠藝徒，一四六五年為 Fra Lippa Lippi 之學生，後又師事 Verrocchio 及 Pollaiuolo 兄弟習畫。

鮑提采里之一生藝術約可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一四七〇年代，畫作甚多壁畫（多已湮沒），以有名的「春」、「維諾絲的誕生」為代表作，此時期多以希臘神話為題材，優美中更具有憂鬱的詩意。

第二時期多為宗教作品，甚多教堂中的壁畫仍遺留至今。第三時期約自一四九二年，畫題雖同為宗教性，但卻抽象而深奧，更進入宗教的內含神髓，晚年貧病交加，老景淒涼，作品甚少，死於一五一〇年。

此幅「聖母與聖嬰」為其第二期作品，為此類題材的不朽傑作。

⑨蘭琪夫人再出場唱我的「輪旋曲」(K.416)

⑩我的第一交響曲的最後一樂章（哈福納交響曲的終曲，再奏一遍。）

一七七〇年，莫札特和他的父親在意大利的滿都阿 (Mantua) 的 Reale 學院開了一次展覽會（實在說來，是一次展覽會，而不能說是一場演奏會）。學院裡有幾個職業音樂家，他們事先準備了音樂會的節目，首先是兒童管弦樂團的演出，然後是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他擔任獨奏部份，依著手稿看譜即時奏出，然後是一首奏鳴曲，不但是「視奏」(Sight reading) 奏出，而且必須即時彈出變奏，之後，又將全曲轉調彈出。再下去是根據給他的歌詞，他即席作曲，自己歌唱並在鋼琴上自任伴奏，然後樂團主給他一個主題，他即與奏出一首奏鳴曲，又即興作出復格調。翼琴之後，他又以小提琴作三部演奏，最後他在翼琴上指揮他自己的第一首交響曲，莫札特那時是十四歲。幾年後，他以鋼琴作為他最主要的樂器，從事他一生的音樂生涯，他是第一個偉大的鋼琴家。

(第一章完)

△三個男人在一起談起老年的問題。七十五歲最年輕的一個抱怨說，年紀大了聽覺不好，年輕的女郎低聲說「好」或是「不好」都不清楚。另一個將屆八五歲的老頭說，他的視力減退了，遇見小姑娘連美麗都分不清。「這些都算不了什麼，」最老的一個九十五歲，說：「我的記性變得壞透了，前幾天我要和我的女朋友親熱時，她告訴我們剛親熱過！」

△老闆聽說一個職員的太太要生產了，他很樂意地給了他一天假。第二天上班時老闆恭賀他問他生的是男是女？

「哦，時候還沒有到，」他說：「還得等九個月才見分曉。」





# 樂壇偉人

伍 牧

五十五、聖 賞

Charles Camille Saint-Saë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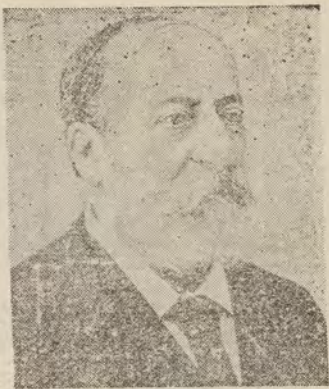
(一八三五——一九二一)

一八三五年十月九日，聖賞誕生於巴黎，祖先來自諾曼地盧恩 (Rouen) 附近一個叫聖賞 (Saint-saëns) 的小城。父親出身於農家，在聖賞出生後不久即去世。母親也是貧苦的小資產階級。聖賞的驚人早熟，使很多人把他看成是莫扎特第二。當他僅是一個兩歲的嬰兒時，對音樂的聲音就有了很靈敏的感受，尤其喜愛鐘聲。兩歲半時開始學習鋼琴，半年後開始學記譜，五歲首次嘗試作曲，同年他和另一位小提琴家合作，正式演奏貝多芬的一首奏鳴曲。七歲起接受嚴格的音樂訓練，學習鋼琴及樂理。聖賞的學習速度極快，十歲半時就舉行了他的第一次鋼琴獨奏會，節目中包括有韓德爾、巴赫、莫扎特，及貝多芬等人的作品。

一八四八年聖賞獲准進入巴黎音樂學院，他選修的







科目是風琴及作曲，三年後獲得風琴演奏首獎。一八五二年參加競爭羅馬大獎，但失敗。裴達士也是評審委員之一，妙的是他竟對聖賞大表反對，他說：「我沒有選聖賞，他的作品中樣樣齊全，但惟獨缺少旋律。」這次失敗所給與他的打擊，數月之後却在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他所作的一首「聖·西普里讚歌」(Ode a st. Cécile) 得到巴黎聖西普里音樂協會的首獎。同年十二月，這首作品獲得了初演。當年他也結識了李斯特，二人一直維持極佳友誼，而李斯特的作品給予他的影響也極深。

一八五三年聖賞離開音樂學院，擔任聖·梅里 (Saint-méry) 大教堂的風琴師，歷時有四年之久。他的第一交響曲也於一八五三年獲得初奏，由聖·西普里音樂協會擔任演奏使他得到不少讚揚。三年後他的第二交響曲也同樣由聖·西普里音樂協會負責演奏。一八五七年聖賞受聘為瑪德琳 (Madeleine) 大教堂的風琴師，在當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四年後他出任奈地梅爾 (Niedermeyer) 音樂學校的鋼琴教師。一八六四年他二度競爭羅馬大獎，但再告失敗。第一次的失敗是因為他太過年青，此時他已二十八歲，而且在各方面都很成功，因此評審委員認為他已然是一位成功的作曲家，沒有必要再獲獎！第二次的失敗使他的興趣轉向了戲劇，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五年間，他完成了第一部歌劇「Le Tambour d'Argenl」，但這部歌劇遲至一八七七年始獲得演出。一八六八年聖賞開始寫他最著名的一部歌劇「參孫與大利拉」(Samson et Dalila)。一八七五年完成，一八七七年公演。

聖賞似乎具有無窮的精力，使他從事各種音樂活動，而都能同樣的成功。他要在音樂學校中教鋼琴，在教堂中彈風琴，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優異的鋼琴家，而在作曲方面也一樣成功。而且他的活動還不僅止於此，一八七一年他又成為國家音樂協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們的目的專門演奏法國作曲家的新作品。因此，聖賞可稱是一位全能的音樂家，在各種不同的音樂工作中，都有傑出的表現。他曾於一八七〇年拜訪華格納，並在華格納家中彈奏「齊格

菲」的鋼琴曲，大指揮布羅認為聖賞是當時許多音樂家中具有「最好的音樂設備」的一人。

一八七二年聖賞又完成一部獨幕歌劇「La Princesse Jeanne」，但在巴黎喜歌劇公演之後並沒有受到公眾的歡迎。不過這時他的作曲家聲望已立於不敗的地位，歌劇的未能成功對他似乎並無影響。他早期的兩首交響曲及一首交響詩，極獲音樂愛好者的歡迎，而自一八六五年開始一直到一八七五年，他的四首鋼琴協奏曲曾在萊比錫及巴黎等地演奏，由他自己擔任鋼琴部份。除此之外，他的風琴演奏也極為著名，曾於一八七一年訪問英倫，在亞爾伯音樂廳 (Albert Hall) 中舉行過數次風琴演奏會。自一八七五年之後，他旅行歐洲各地，舉行音樂會，有時也親自擔任指揮，演奏自己的作品。

在過去法國的音樂幾乎全為舞台作品，此時則因樂隊的逐漸興起，再由富蘭克、拉羅、譚棟、福瑞等人的崛起，使法國的音樂逐漸轉向了器樂作品。聖賞也寫出不少著名的交響詩，雖然這些作品深受李斯特的影響，但它們依舊對法國的音樂具有無比的貢獻。

一八七三年，名小提琴家薩拉薩蒂 (Pablo Sarasate) 在巴黎介紹了聖賞的小提琴協奏曲，這首作品中的演奏技巧、形式的流暢、素材的清新、大為聽眾們所激賞，終使聖賞成為當時所有法國作曲家中的第一人。而他身為作曲家的重要性，早在一八六八年就已獲得正式的承認，當年法國政府頒給他一座榮譽勳章，至一八八一年他更被選為國家藝術院的院士。

在歌劇方面，他的作品始終不及室內樂及交響樂成功，早年完成的幾部歌劇——包括「參孫與大利拉」在內——始終被排拒在巴黎歌劇院的門外。「參孫與大利拉」一直到一八七七年，方始有機會於威瑪演出。然而這部歌劇於巴黎查特里劇院演出其中的一幕時，評論界對它大加攻擊，有一位評論家稱它是：「從來沒有任何作品會像這部歌劇，這樣使人感到完全沒有旋律。而且除去缺少旋律之外，有時和聲也令人吃驚，器樂的手法也在水準以下，由此你不難想像出參孫究如何！」

一直到聖賞被選入藝術院之後，巴黎的各歌劇院方始表示歡迎他的作品。一八八三年巴黎歌劇院首次公演他的



歌劇「亨利第八」(Henry VIII)，此後就連續演出了幾部他的歌劇，至一八九二年「參孫與大利拉」的演出也獲得極大的成功。然而除去這部歌劇之外，其餘的作品仍然難與他的交響樂齊享盛譽。

一八八六年聖賈最著名的一首交響曲、C短調第三交響曲，由倫敦愛樂交響樂隊初奏問世。這首作品是爲了追念李斯特而作，此後也就成爲他的交響樂作品中最常演奏的一首。這首交響曲雖然稱爲是第三，實際上是他的第五首交響曲，但聖賈廢棄了他在「一八五二及一八五九兩年中所完成的第二及第三交響曲，將它們自他的作品名單中除掉，然後重新編排，因而使原爲第四首的A短調交響曲變爲第二交響曲，第五首C短調成爲第三交響曲。

法國名樂評家弗耶敏(Louis Vuillemin)在評及聖賈的交響樂作品時謂：「聖賈的交響曲，尤其是附有風琴的C短調交響曲，是一種音樂的形式典範。它們仍然忠於古典的形式，革新的地方並不多，直到最後一樂章時方始出現。而他的交響詩則充份表現出作者的個性，它們立時就呈現出他的天才：在「樂隊之詩」中，內容極爲奇妙。至於鋼琴協奏曲，我認爲它們更能表現出作者的「風格」，它們的樂器配置光輝而動人，極爲生動，支配了整首作品的效果，並且構成爲最基本的特徵。」

聖賈是一位非常獨特的作曲家；他對各種不同的音樂形式都具有豐富的天才。原藉希臘的著名樂評家卡弗柯里(M.D. Calvocoressi)分析聖賈作品中的一段特質謂：「更勝於他那優異技巧的……是他的明朗、多才多藝、對均衡調和的判斷，以及在他的見地所限的範圍中所能獲致的完整性——經過仔細考慮的限制，再加以審慎的選取，絕不會有不及或過度的情形發生……他在感情及想像力二者上不及他的經營規劃，雖然他的作品缺少光輝與深奧，但却有技巧上的特點與美麗的潤飾，完美的均衡與優異的織地作爲補償。」

赫爾維分析聖賈的作品說：「他可能沒有裴達所具的強健威力、古諾的動人情懷、富蘭克的神秘熱情、馬斯奈的巧妙媚力，但他却具有異於尋常的融會貫通的才能，以及一些他個人的獨特性質。他曾被評爲過於枯燥，缺少使作品生動活潑，造成作曲者與聽衆間心靈交流所需的那種溫暖感覺。事實上，聖賈是所有作曲家中最難描述的一位，他時刻都在使他難以捉摸——造成他音樂個性的要素，無時不在改變它們的特徵，然而它們似乎仍然能完好的混

合在一起……聖賈是一位典型的法國人……他具有超人的機智……由於這種特質，才使他在運用這種最枯燥的藝術形式時仍能使人可以忍受。他並不是一個沉悶無味的人。」

聖賈在晚年時經常外出旅行，曾數度旅居北非，他的「阿爾凡利組曲」(Suite Algerienne)及「非洲幻想曲」(Africa)，就是他對北非的描述。他也訪問過中南半島，並於一九〇六年前往美國，一九一六年又代表法國政府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同時也順道遊歷南美洲。最後當他僑居阿爾及利亞時，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突然逝世，享年八十六歲。遺體運回巴黎安葬，追思典禮極爲隆重。

聖賈一生充滿精力，工作始終不綴，在逝世之前也絲毫不顯衰弱老態。他的學識淵博、才藝双全，除音樂之外，他也寫劇本、寫書作詩，同時他還是一位業餘科學家，對天文、物理及自然歷史都頗有心得充份顯示出他的多方面才能。他甚至還寫過一本與音樂毫無關係的哲學專論。年青時他曾得到裴達士的讚賞，以及李斯特、魯賓斯坦的友誼，他自己成功之後也熱心提拔年青的法國作曲家。聖賈由六歲就開始作曲，一直到逝世爲止，他爲音樂工作了有八十年之久。他的作品也涉及所有的音樂形式，而且數量也頗爲可觀，但能經歷時間的考驗却不多。由於他的作品中經常是將流暢的旋律與教條式的音樂概念混在一起，使我們感到失之狹窄侷促，也使大部份作品都以機械性的流暢替代了純真的靈感。他也確實否認過情感與靈感在音樂創作中的價值。他說他的作曲「就像蘋果樹上結蘋果一樣。」作曲對他而言，似乎是一種自然的機能，而不是情感上的體驗。他認爲音樂就是將悅耳的聲音組合在一起，他所追求的是純正的風格與完整的形式。他聲稱：「一位藝術家，如不能滿足於優雅的線條、和聲的色彩、以及和弦的美麗變換，他就不懂音樂藝術。」他謹責追求獨出心裁是藝術的致命傷。

根據這些理論，我們必會認爲聖賈的作品應是純音樂，不含描繪寫景的成份在內。然而實際上聖賈是使交響詩能在法國茁壯的領導人物，他的作品中有許多都是描述性音樂的典範。但事實上是一位「標題音樂」的大師。他不喜歡過度的寫實主義或是任何情感上的誇張。音樂可能是描述性或是抽象性，只要它們能始終保持着「音樂的」本色。由於這種限制，使他的舞台作品也就大受影響。他不能成爲一流的歌劇作家，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他不肯重視音



樂中的情感成份。這一點也說明了何以他的「麥孫與大利拉」一劇能獲得最大的成功，因為這部作品並不是一部真正的歌劇，而只是一聯串的戲劇性場面，它們的重點完全在音樂上。這部作品的能以流傳不朽，也並不是由於它的戲劇性而是它們在音樂上的美麗。所以聖贊作品中的美麗特質，都可以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他的技巧與樂器編配手法，造成了旋律的靈感，在大利拉所唱的幾首詠唱調中，發揮出它們的表情。

在交響曲方面，他的最偉大作品，當推C短調第三交響曲。在法國交響曲中，它同樣可稱是最偉大的一首。至於他所作的鋼琴協奏曲，其中第二、第四、及第五首也都是不朽之作。而G短調第二鋼琴協奏曲，是應魯賓斯坦 (Anton Rubinstein) 之請在短短的三個星期中完成的——實際上真正作曲所用的時間只有十七天——魯賓斯坦希望能在限期之內於巴黎指揮一場演奏會而由聖贊擔任獨奏。第五首鋼琴協奏曲也有特別意義，因為它於一八九六年初的初奏是專為慶祝聖贊演奏鋼琴五十週年而舉行的，並且也由作者親自擔任獨奏。

聖贊的鋼琴技巧極為出眾，按理他應當作出不少傑出的鋼琴曲，但是他的鋼琴獨奏曲却反而是作品中最弱的一環。它們的構想通俗而膚淺，情感平凡而陳腐，在鋼琴作品中的價值不高。但其中有些在技巧上相當出眾，因而成為音樂學院中學生所常彈奏的作品。能出現在正式音樂會中的，不過三數首而已。然而出人意外的是他的雙鋼琴作品則又全然不同，一首「貝多芬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Beethoven) 是雙鋼琴作品中的絕響。「諧謔曲」(Scherzo) 採用全音域的六聲音階，是一首奇特而有趣的作品。

在室內樂方面，聖贊的注重清澈與形式，能得到最佳的發揮。他的室內樂作品，幾乎包羅了所有不同的樂器配合。他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大提琴協奏曲，也都是不朽之作。此外他的作品還有風琴曲、清唱劇、神劇、合唱曲、宗教音樂、歌曲、配樂、以及一首芭蕾舞。他對法國音樂的影響雖然不深，但很多地方都被後日的作曲家們作為借鑑——雷維爾與杜卡是最主要的人物——避免再蹈覆轍。

聖贊雖然經常在家中招待賓客，在他巴黎寓所中的社交活動也是馳名巴黎的，然而實質上他是一個喜歡孤獨的人。他常會避開所有朋友，而突然消失幾個星期不見踪影，這時他多是一個人孤獨的到國外去旅行。他熱愛旅行，

訪問過不少國家。聖贊也非常健談，話中經常帶有辛辣的諷刺成份，能深重的刺傷他的敵人。他也很喜歡模倣他人，每當星期一在他家中舉行音樂活動時，他會扮演古諾歌劇「浮士德」中的瑪格麗特，而使賓客們大出意外，有時他又以模倣早期意大利歌劇，諷刺其中的荒誕而娛賓客。除此之外，他是以頑固而聞名的，只要他已下決定，沒有任何人能再改變他的觀念。

他在作人及作為一位藝術家上，最大的失敗是他的喜歡快速。外出渡假時，他總喜選擇最快的火車、汽車、談吐與行動也其快無比，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他不能夠細心的作曲或改正錯誤，而經常是忽忽忙忙，以致作品常會顯得膚淺。

在法國作曲家家中，聖贊是第一位瞭解到華格納的重要性的人，曾為推介華格納的作品而努力。然而當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聖贊為了表示自己的愛國，而開始反對華格納的音樂。他在法國音樂家中的重要性，是基於他的幾項特殊成就；他是音樂進步中的一位先驅者，影響當時法國樂器音樂最深的一個人，對法國近代交響樂的形成功不可沒。

X

X

X

X

主要作品：歌劇十三部，配樂八部，芭蕾舞一部，宗教音樂四十九首，合唱曲三十餘首，交響曲三首，管弦樂曲十六首，鋼琴協奏曲五首，小提琴協奏曲三首，大提琴協奏曲二首，其他協奏曲十四首。室內樂、奏鳴曲等三十餘首，鋼琴及雙鋼琴曲三十餘首，風琴曲八首，歌曲、二重唱、四重唱等一百餘首，其它作品等。

唱片介紹：動物狂歡節，Bernstein，紐約愛樂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368。

第一大提琴協奏曲 Du Pre, Barenboim 新交響樂隊 Angel S-36642

第二鋼琴協奏曲，第四鋼琴協奏曲 Enremont, Ormandy, 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778。

第一小提琴協奏曲 Ricci, Rudolf 辛辛納提交響樂隊 Decca 710106。

第三小提琴協奏曲 Milstein, Fistoulari, 愛樂交響樂隊 Angel S-36005。



骸骨之舞 Bernstein 紐約愛樂交響樂隊 Columbia MS-7165。

哈瓦奈斯，序曲及迴旋幻想曲 Gruniasx, Rosenthal Lamoureux 交響樂隊 Philip WS-S-9140。

參孫與大利拉 Vickers, Corr, Diakov Blanc, Preire, Angel S-3639 (三張)

第三交響曲 Zankochian, munch, 波士頓交響樂隊 Victor LSC-2341。

## 五十六、巴拉克列夫 Miily Balakirev

(1834—1910)

巴拉克列夫 (Miily Alexeivich Balakirev) 是俄國國民樂派的創始人，著名的「俄國五人」集團的中聖份子。他於一八三七年一月二日誕生在尼奈——諾弗格洛 (Niny-Novgorod)。他在正式從事音樂工作以前，曾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畢業於卡山大學 (University of Kazan)。當時俄國的一位外交家歐里畢雪夫 (Alexander Oulibshév) 首先注意到巴拉克列夫的音樂天才，由於他自己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音樂家，他就自己教授巴拉克列夫有關音樂的基本知識，為他打下良好的基礎。十八歲時，巴拉克列夫前往聖彼德堡，有意以音樂為終身事業。他拜訪了偉大的國民派作曲家格林卡，格林卡指出俄國音樂的重要性，對他日後的作曲方向影響極深。不久巴拉克列夫就成為格林卡最衷心的學生，而格林卡也把這位年青的音樂家視為自己的衣鉢繼承人。

未幾巴拉克列夫和另外一位年青的俄國作曲家庫伊成為好友，他對俄國的民族音樂也深感興趣。在他們的每日話題之中，俄國的新樂派逐漸形成。庫伊自己對這件事有一段記述：「一八五六年，有兩位熱愛音樂的年青藝術家在聖彼德堡相遇。在這俄國的首都是全國文藝與音樂的中心，他們也就定居於斯。二人之一是巴拉克列夫，另一人就是本文的作者。不久之後又有雷姆斯基·柯薩克夫，巴羅亭與莫索斯基三人加入；由於大家都熱愛音樂，一個小

一八八三年，巴拉克列夫又恢復了他的音樂活動，一直到一八九五年他都是宮廷教堂的指揮，同時也恢復了作曲的精力。巴拉克列夫的晚年非常孤寂，他最親近的友人都已相繼去世，他過着幾乎是與世完全隔絕的生活。而早年的迷信思想現在更演變成對宗教的狂熱，自己已成爲隱士，沉溺於禱告、默想。每當他經過教堂、或者聽到巨大的聲音時，必定要畫十字，自己的屋子裡也佈滿了神像與油燈。雖然他沉溺於宗教極深，而且由於心臟病的襲擊，使他健康受損，但作曲活動則並未停止。一八九八年他完成C交響曲，隨後又完成一首鋼琴奏鳴曲、第二首交響曲，爲回憶格林卡而作的清唱劇，以及一首未及完成的鋼琴協奏曲。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巴拉克列夫孤獨的逝世於聖彼德堡。

雷姆斯基·柯薩克夫批評他是一位可驚的人物；「他個性中所具有的惑人力量相當可驚。年青，双目炯炯有神，鬚鬚非常美麗——談吐豪爽而有威力……他對四周人的影響非常之大；似乎是具有某種磁性或是催眠的力量……他也非常專制的要求學生們的作風必須完全和他相同。任何些微和他不同的地方，都會受到他嚴格的刪改。」

巴拉克列夫並不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然而他的少量作品已足可使他躋身於一流俄國作曲家之中。他的好友庫伊稱他是：「一位第一流的交響樂作家。若以聲樂作品而言，他的歌曲旋律純樸而豁朗，伴奏優美，時常含有激烈的熱情。抒情的氣氛勝過一切，因為它們是由情感自發而成的美妙音樂，出自內心的悸動。在形式上，巴拉克列夫的歌曲是格林卡與達葛米斯基 (Alexander Dargomizsky) 之間的一道連鎖。」

巴拉克列夫音樂中最動人的特點，是它們和格林卡的相近似。卡弗柯里評謂：「巴拉克列夫和格林卡相像的地方，是他的坦爽、純樸的溫暖，熱愛強烈的色彩，不喜炫耀，同樣的缺少謀略，鄙棄公式化主義……他自格林卡身上獲致了罕有的澄澈，以及柔美的特質。他不必利用到俄國以及東方民間音樂，而僅僅脫胎於格林卡，他的色彩範圍即足以顯示他的風格趨向。」

主要作品：配樂一部，合唱曲十一首，交響曲二首，管弦樂曲八首，鋼琴協奏曲二首，鋼琴樂隊幻想曲一



小的集團乃告形成。他們的非正式聚會，逐漸成為非常有趣而且富有意義的爭辯，題目包括了當時所有的音樂作品……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最後獲致了一個堅定的信念而定下軌範。對很多藝術上的問題，都是以這種方式發表他們的觀念，而這些觀念常是和當時公衆與新聞界的看法相去甚遠。集團中的每一份子都保有其個人的特點與長處，他們之間的一個共同理想不久就顯然可見了，而且他們也都能使它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出來。」

他們的共同理想是什麼？樂評家卡弗柯里指出是：「以音樂劇而言，他們認為歌劇的常規必須予以打破；主題的選擇、結構的安排、以及音樂的風格，都應當更形簡化，更切合實際；而在音樂之中，一般而言，目標是以一般藝術的情形為借鑑而取其優點；利用民間歌曲的形式……以及近代音樂中尚未採用但却極具價值的各種不同方式而作曲。」

一八六二年巴拉克列夫出任聖彼得堡交響樂隊的指揮，他的主要目標是將他們新樂派的作品介紹給公衆。同時他也在研究民間音樂，一八六六年出版一冊極具價值的民謠集，收集了四十首俄國民謠。他對新音樂所作的努力，引起了廣大的注意。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不久就使他得以受命出任俄國音樂協會的主任。然而不幸巴拉克列夫却於此時突然對迷信沉溺到不可自拔的地步，他秘密的去拜訪許多命相師，他們瞪着一面鏡子就能告訴他未來的命運，而巴拉克列夫竟也像兒童般的天真而對之深信不移。這種近似於瘋狂的舉動，使他一度停止了音樂方面的活動，而於一八七三年在華沙鐵路局謀得一個售貨店主管的職務。

雷姆斯基·柯薩克夫在談到巴拉克列夫的這種瘋狂舉止時謂：「我發現他改變甚多，在他家中的每一間居內都有一座神像，前面點着一盞小燈。他不斷的參加禮拜儀式，不再穿皮衣、不吃肉、不吸煙。他喜歡吃魚，但惟一的條件是不得在魚頭上敲打。他對動物的愛護也到了過猶不及的地步，如果有毒蟲進到屋內，他也要小心的把他捉住，然後扔到窗外去，而且還要祝福牠『幸運』。當他和別人談道說教時，最後必令聽眾者在胸前畫十字，如果有人不從，他一定會堅持的要求：『看在我的面上，請你畫個十字，就這一次！為什麼不試一試呢？』他非常迷信這種手勢的超自然力量——他相信那些無神論者，只要作這種手勢，就可以使他們的觀念改變。」

首，室內樂三首，大提琴鋼琴曲一首，鋼琴獨奏四十二首，鋼琴二重奏二首，歌曲四十五首。

X

X

X

X

唱片介紹：伊絲蘭美 Ormandy 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875。

俄羅斯主題曲 Schwieger, Kansas 樂隊 Urania 5131。

俄羅斯 Ivanov monitor S-2080。

第一交響曲 Beecham 皇家愛樂交響樂隊 Seraphim S-60062。

塔瑪拉 Ansermet 瑞士交響樂隊 London STS-15066。

△兩個女秘書在一家飯店吃午飯，其中一個談起伊麗莎白泰勒的大鑽戒。「聽說這枚鑽石非常大，」她說：「大得蓋了她半隻手。」

「是嗎，」另一個帶着羨慕的語氣脫口而出，「那麼打字不是太不方便了嗎？」

△「你看來很沮喪。」

「是的，」

「爲了什麼？」

「我的未來。」

「甚麼事使你沮喪？」

「我的過去。」



# 鮑爾斯和U2的故事

Francis Gary Powers 著  
林恆俊 譯

當年的U-2事件，幾乎震裂了世界，同時亦使冷戰達到另一個可怖的高潮。十年之後，鮑爾斯終於打破了被強制的長期緘默。這是那次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一次向世人道述他的故事。

飛臨蘇俄的邊界時，我愈來愈感覺緊張。每一次的飛行，我都感到如此。飛機一旦飛過邊界，我就鬆了口氣。

我感覺到有些要發生的事情，定會發生在那兒。  
下面的氣候，較想像中的壞。

在蘇俄的那一邊，雲層把山峯都蓋住了，天氣實在不好。大約一個小時半之後，我第一次飛到雲開處。那時候，我是在鹹海的東南方。

在相當遠的低空，我看見一條單引擎噴射機的凝結帶。它以超音速很快的與我相平行錯飛過，雖然方向相反。我注視它，直到它消失為止。  
差不多五至十分鐘之後，我又看見一條與我相平行的凝結帶，不過這一次的方向跟我的相同，或

許它是同一架飛機呢。  
我感覺一陣子不自在，我確信他們正用雷達追蹤我，並且把我的位置通知飛機。不過那架飛機是在如此深下的低空，它不致構成什麼威脅。

非常奇怪的，甚至在還未到達邊境之前，我就預感到他們知道我了。

U-2飛越蘇俄上空差不多有四年之久了。在此期間，蘇聯政府如不說全部時候都知道，也可以說它事實上大部份的時候都知道。

但是，如果他們表示知道這些行動，不管就是承認不能阻止我們，他們甚至連抗議都不能呢！

大約在Chelyabinsk南方五十哩的地方，雲層消散了。從我的左方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烏拉山脈。

然後，我開動自動控制飛行儀，但機頭却往上昇起來。爲了矯正這種情況，我只好停止自動飛行儀，重新調整航向飛行。此時我在猶疑是否繼續往前飛去，因爲此前去，我必須自行控制飛行，以至飛畢剩下的航程。

在這種半途裡出了岔子的情況，我須迅速的加以決定：調轉機頭回航或是繼續的向前飛去。

如果這是發生在一個小時之前，則這個決定將是肯定而自然的：回航——因而許多麻煩透頂的事情就可以全部避免了。不過此時我已深入蘇俄邊界一千三百哩了，況且最壞的天氣已遠落在我的背後，前面的視界正好無比呢！於是，我繼續往前飛行，完成任務。

Sverdlovsk 就在前面了。

當突然的傳來一聲悶重的「碰」聲時，我已足足的飛行了四個小時。飛機隨着聲音卒然的往前一震，一團恐怖的橙紅色火焰隨即照亮了機艙和天空。

我們真是給遇上了。

我被彈靠在座背墊上，不禁大叫：「天啊！我真的遇上了。」

雖然橙紅色的焰光不過僅照了幾秒鐘，我却感覺似乎已延續了幾分鐘。然而，我仍有足夠的時間想到爆毀裝置是在機外，而按鈕或是在它稍前一點的地方。

現在機鼻慢慢的開始朝下了。在正常的情況，矯正的手續是將駕駛桿往後一拉，機頭便會再度浮上來。我把駕駛桿往後一拉，飛機却一直往下沉。一定是控制纜線受了創，不然就是尾翼掉了，我知道我已不能再控制住飛機了。



正當機頭繼續朝下沉的時候，飛機又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幾乎使我在駕駛艙裡翻轉過去。我想飛機的雙翼大概都裂掉了。

從此之後，飛機即開始旋轉，且傾成插天狀，機頭往上指着天空，而機尾則筆直的指向地面。我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蔚藍色的天空在旋轉，旋轉。我打開緊急氧氣供應閥。較早的時候——當時我並未察覺——我的飛行衣膨脹了起來，這意味機艙裡已失去壓力了。當相對拉力把我半拋出機艙時，飛行衣又緊縮了，我的上半身正傾向機頭。

我的手伸到爆裂開關的所在，打開安全蓋子，我的手已經按在開關上了。然而，我的想法改變了，我想我最好先回到使用彈射座墊的位置上。在一般情況下，彈射位置的空間已極為有限，而由於我被往前拋，此時如果使用彈射座墊，則環繞天篷蓋的金屬條子將會截斷我的双腿。

我試着抽出我的双腿，然而不能。直到此時，我還未曾感覺害怕。

現在，我已知並正處身生死關頭，不免驚慌起來。

我忽然想起：「鎮靜下來，然後用腦筋想想！」

而且完全自由自在地飄浮，那真是一種歡欣愉快的經驗。正當想該拉動張傘帶的時候，我感到急速的被往上一提，降落傘自動的張開了。飛機的一部份殘骸從我的身旁掉落下去，搖曳顫動有如一片落葉。我想那是一片機翼。

下面是一區起伏的山丘，一個林子，一個湖，有路與一些房子，看來像是一個小村子。

我想起來還有一張地圖放在衣袋裡，地圖上劃有幾條回到巴基斯坦與土耳其的路線。我脫掉手套取出它，小心把它撕成小碎片，然後在空中一把撒開。一絲犯罪的證據湮沒了。我亦想到有一個內藏庫拉爾毒藥並附有小注射針頭的銀幣，這是中央情報局給我的，以備我不願被俘時可以用來自殺。

我取出它。此時此地我注視它，我覺得以銀幣作此用途並不高明，因為活俘一個美帝資本主義的飛行員，有什麼紀念品會比一個嶄新發亮的美國銀幣更好的呢？它必定會是他們要拿去的第一件東西。

我從一端旋開它，將毒針倒出來放進我的衣袋，一旦必要使用時便可以不留踪跡，然後丟掉那枚銀幣。現在回想起來那或許是我小心翼翼丟掉的第一枚銀幣呢！

一個處在同樣緊急情況亦試着掙扎出來的朋友，曾經告訴過我，他強使自己鎮靜下來，然後集中思想在如何脫離危境的方法。我試着這麼辦，突然間我明白了：彈射座墊並不是離開飛機的唯一方法，我可以爬出去啊！我的心思如此集中在座墊的問題上，竟使我忘記其他逃生的方法！

我被彈往前面，亦可說是拋向上邊，因為飛機已經尾巴朝地的成了垂直狀。現在僅有安全帶繫住我，我輕易的打開了天篷蓋，讓它飛向天空。幾乎是同時的，地心引力將我的半個身子拉到機外。由於如此迅速的移動，我碰掉了後望鏡，我眼見它飛走。那是我最後看見的一件東西，因為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我的面罩就被霧遮蓋住了。

好像有什麼東西將我和飛機繫連在一起，我不能看見。我想起來那是氧氣輸送管子，我忘了拉開它。

飛機仍然筆直的指着天空。我試着爬回去打開爆裂開關，不過我不能够如此，因為相對拉力太大了。此後我就只想到一件事：現在我要想辦法拯救我自己了。

腳踢加上身體的劇烈掙扎，我想我必定弄斷了氧氣輸送管，因為突然之間我自由了。我的身體僅在墜落，

我又想起了毒針，考慮我是否使用它。記得有一架美國運輸機墜毀後，當地居民如何的私刑其中一名機員，我一時真想使用它。然而我一直希望有脫逃的機會。

到了離開地面僅有幾百呎的上空，我看到一輛小車子沿着一條泥路前進，它似乎在跟隨我。我注視它直到它停在小村的前面，此後有兩個人從車子裡出來。我也看到幾乎就在我的底下，有塊犁好的農地，一架拖曳機和兩個人，其中一個在拖曳車上，另一個站在一邊堆草。

現在，一個新的憂慮發生了：電線。

突然，大地向我衝了過來，我大約在二十五呎處錯過了電線，且在離開拖曳機相等的距離處着地。那兩個人中的一個幫着解開降落傘，另一個扶助我站起來。

很快的，從車子上下來的兩個人加入了，他們亦來協助我解開降落傘的座墊和頭盔。由於急速的下降，我的頭痛極了，而且耳鳴得厲害。

村子就在不到百碼遠的地方。那兒一定有間學校，因為沒有一會，就有二、三十個小孩子向我跑來，他們的後面，差不多亦跟着二、三十個大人。每一個人幾乎同時都在向我發問。因為我不會講俄語，所以我既不能了解他們是問些什麼，也不能夠回答他們。他們看樣子



非常熱心，也非常好奇。

由於我的繼續緘默，我能够看出來環繞在我四週的俄國人臉上的表情，由迷惑逐漸變為猜疑。兩個人夾住我，把我挾進小車子，其中一個看到我外衣上的手槍，伸過手來取去，我並不阻止他。現在，環繞着我的人群已數達五十個人以上了。

那是一輛輕便的小轎車，他們將降落傘及座墊放進後面的行李箱，把我推到司機旁邊的前座上。那個取去手槍的人把手槍從皮套裡取出來檢視，我和他幾乎同時看見刻在槍柄上的字母，USA。我希望他不了解那些字母的意義。但是他以一個指頭抹掉防塵板上的泥土，以俄語問着可能是的唯一問題：你是一個美國人嗎？否認它似乎毫無用處。

我們對於失事的可能性全然無所準備，我不會講俄語，亦沒有人可加聯繫。四年來我為情報局工作時，僅僅有過一次接受一旦被俘時，應該如何應變的訓練。而且，這還是由於我的發問，才由一個卓越的教官得到的冷淡指示：

「你最好告訴他們每一件事情，因為他們總會使盡方法要從你得到那些回答。」

制。當問題涉及某些我認為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時（例如在地圖上的我的飛航路線），或者他們容易發現的事情（例如我所屬第一〇——一〇分遣司令官的名字），我就告訴他們事實。

在小事情上面捏造誠實的基礎，我可以在重要的事情扯謊。他們活俘了一名U—2的駕駛員，雖然這是不容否認的，但這並不表示他即具備特殊的學識或經驗。

「為什麼這一次的飛行是如此的接近高階層會議呢？是不是這是處心積慮的要破壞會議呢？」

我回答說我可以保證這次的飛行和高階層會議完全沒有關係。倘使美國要被破壞會議的話，他們乾脆不去出席不就好了。

「你最後的飛行高度是多少？」

這是我一直以爲是他們所能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我爲了這個問題已思索很久了。我回答：「在飛機的最大高度，六萬八千呎。」

這不僅是一個謊言，而是兩個謊話。

六萬八千呎並非任何情況下飛機的最大飛行高度，亦不是這一次任務的飛行高度。這是我們所選擇的一個任意的數字。由於它是如此的接近我的真正飛行高度，

俘虜我的俄國人把我送到 Sverdlovka 鎮上，準備接受 K.G.B.，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的審問。

這一次，他們並未錯過放在口袋裡的毒針。我的耳朵一直鳴響得厲害，我用手指挖挖一邊的耳朵，並且猛烈的摔動頭部，試着制止耳鳴。有個人走了過來把我的手拿開。幾分鐘後，我想再挖一挖耳朵，又有人拿開我的手。然後，我才想到他們大概擔心有什麼毒藥丸放在我的耳朵裡，而我正要去取出它。

「你是美國人嗎？」

第一次聽到英語，我有點驚訝。我承認我是。

我使盡一切力量，說明我如何因為迷失方向，所以誤飛過邊界。

顯然，他們連一句也不相信。

我並未以爲他們會相信，但是仍極力爲我的故事辯白，裝像煞有其事。然後，他們把我送到莫斯科。

我被安置在 K.G.B. 總部的 Lubyanka 監獄。

我的眼睛並沒有受強光的照射，椅子也無不舒，審問的環境看來還令人滿意。

我所決定的策略是很簡單的。當他們發問時，我將告以事實。然而，到某種程度爲止，而且還有一定的限

不由使得他們不相信。我希望：還有足夠的高度，如果飛行一直繼續而俄國人用它來校準飛彈的話，那他們將會錯過目標。

他們相信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這亦是我決定要回答他們的問題，而不保持緘默的最重要理由。

在五月三日，審問開始認真起來。

早晨，下午，晚上，平均每天十一個小時，一星期七天，他們毫無間斷的一直繼續了十九天。然後，休息一天，一切又重新開始。

每一個晚上回到監房，我都要反覆的思量在我心中的各種問題，試着一個一個將它們串通起來，以拼成一幅他們事實上已經知道的圖畫。

我確信他們亦在做同樣的工作。這真像是一場撲克賽，每一個參加的人手中都有他自己的牌，希望不要被對方瞞得。好多次，我的最安全逃避方法，都是一句最簡單的話：「我不知道。」

他們允許我在這個古老牢獄的通道上，一處小小的地方做運動。

下午，審問；晚飯；上洗手間；然後就能獨處，那



時候我可以閱讀。我閱讀美國作家寫的紙面裝釘的偵探小說，其中有一些我竟讀上好幾次。

我並未受刑罰。然而，更甚一切的寂寞感却開始襲擊我。

五月十日（星期二），被帶往接受早晨的審問時，我告訴我的審問員說，在我未得到美國政府知悉我仍活着的證明之前，我拒絕再回答任何問題。翻譯人員拿來一份五月八日星期日的紐約時報。然後他唸了上面一段黑魯雪夫的特別聲明：「我們擁有飛機的幾個部份，我們亦活俘了飛行員，他是活生生的但却不甘降服。飛行員現在是在莫斯科，因而，他是飛機的一部份！」他們拿出其他的美國報紙，摘錄訪問我的妻子和雙親對U-2新聞的反應的報導。

我父親和母親的談話是如此熟悉，以致使我幾乎不能懷疑它們的真實性。「我要親自去見黑魯雪夫先生」我父親說：「爲我的孩子說句公道話。像是一個老礦工告訴另一個老礦工，我相信他會聽我的。」

我幾乎不能再忍受下去，我崩潰了，而且哭了起來。

事後，人們告訴我，在五月十一日，國務卿赫特宣

隻白鴿子，試着比別的鴿子多餵給它東西。」

十二月十九日：「是個寂寞的日子。快讀完安娜·卡列尼娜了。有人拔掉一隻鴿子的尾巴。現在它飛起來像隻鴨子。」

其他普遍的惡作劇是將鴿子的兩隻腳併攏的綁起來，結果它走起來像是查理卓別林。

我有幾分了解他們爲什麼做這類事情——他們正藉此發洩胸中的積鬱。不過，這種毫無意義的殘酷行爲，却深深的煩惱我。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一個非常寂寞的日子，却有着太多的回憶。花了許多小時記述我在這裡的歷史（日記）。非常想念我的妻子。希望我今晚能够安靜入睡。」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大多數的日子我都覺得消沉。」

在去年的八月上旬，我曾經接到巴巴拉的一封信，信上她曾提到紐約論壇報最近刊登一則評論，提議以亞伯爾（Abel）交換鮑爾斯，將兩人釋放並且居住在中立國家，我回信說我不讀成那樣做。

幾天之後，我接到我父親寄來的信，它真是使我啞

稱U-2的特別任務並未經由正常的行政程序提請總統批准，美國總統承認飛行任務係他個人批准。偵察飛行，他說道：「是極令人厭惡的事情，但却不得不做。」就這樣，美國總統爲我承擔了罪狀。

在莫斯科舉行的公開審判開鑼了，鮑爾斯的父母親與妻子皆列席旁聽，正如預料的成爲一個大規模的宣傳中心。

鮑爾斯使盡一切方法，繼續表明他「僅是一名受了騙的飛行員，而不是一個間諜。他是受僱於飛行一條指定的航線，並且用手指接切許多開關。」

鮑爾斯的法定辯護人密契·葛里尼，是一個「辯護重要政治刑事案件的失敗專家。」

他的伙食較大多數葛里尼的當事人都好。他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他從Lubyanka監獄被移往Vladimir監獄，位在莫斯科的東方大約一百五十哩處。他在那裡跟一名立陶宛的政治犯同住一間牢房。

十二月十五日：「散步的時候餵鴿子。我喜歡一

然無語。我父親的信上說，他和他的律師卡爾·麥考飛，在甘迺迪總統未出發前往維也納之前，希望能見他一面，但是有人告訴他甘迺迪每次接見需要兩百元，我父親不能籌足兩百元，只好被迫放棄求見總統的計劃。

我對於求見總統的程序毫無所知，但是一位美國總統以他的時間向一個公民收費簡直不可思議。甘迺迪一點也不需要那筆錢。兩百元在我父親說來雖然是一筆大數目，但對於甘迺迪根本不算一回事。看來似乎是甘迺迪的某一個助理官員利用他的職權中飽私囊，甚至連犧牲一個悲傷父親的痛苦亦在所不惜。

毫無疑問的，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之間橫越蘇俄的飛行，是非常有價值的。紐約時報將這些飛行喻爲「歷史上最爲成功的間諜偵察作業。」

舉例言之，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在美國關於美國的防衛重點，置放於重轟炸機及洲際飛彈之間的分際究應爲多少，無論是軍方或是國會，皆曾引起長期激烈的爭辯。事實上，這並非僅是一個在報復戰備上「趕上蘇俄」的問題而已；它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那即是我們的戰備是否足以應付真正存在的威脅。

有足够的證據顯示蘇俄一直集中力量從事生產重型



轟炸機。一九五五年七月俄國空軍節的那一天，莫斯科舉行了場面壯觀的空中分列式，成群結隊的重轟炸機飛越莫斯科的上空。這些飛機一隊又一隊的越過閱兵台，其數目遠超過我們預料中的數字。

然而，U-2的多次飛航任務，揭露了「重轟炸機群」的真相。原來那是精心設計的攔騙手法。事實上這些飛機僅有一個中隊，當飛機飛越閱兵台的上空之後，飛機即行飛到視線以外的地方，然後轉彎回來，一次又一次的重施故技。

U-2的飛航所揭露的事實尚不止此。由多次飛行所累積起來的各種證據，證明當美國正忙着製造重轟炸機的時候，蘇俄却早已傾其全力發展飛彈。一點一點地，一次又一次的飛越任務，U-2不但深深的滲透了蘇俄的領土，且揭開了幾十年以來，籠罩着蘇俄以使它成為一片神秘黑暗陸土的重重疑雲。

但是，自從一九五八年初開始直到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幾乎沒有任何飛越蘇俄的航行。因而，當高階層會議如此接近之際，為什麼艾森豪要批准我的飛行呢？我知道許多個月以來都沒有橫越飛行了，却突然有了兩次緊接的飛行。那會是艾森豪要黑魯雪夫知道這些飛行

負責操作偵察飛行高度的雷達設備。直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之前，他一直在日本。然後他被調返美國並且派往第九海軍航空控制中隊 (MACS-9)，MACS-9 駐在加州 El Toro 的海軍陸戰隊的航空站。

El Toro 並不是一處 U-2 的基地，但是 U-2 經常在南加州那個地區的上空飛行。他在 El Toro 不僅能夠接近雷達和無線電密碼，且還操縱新式的 APS-16 式偵察飛行高度的雷達裝置。一九五九年九月，他接到海軍陸戰隊的開除命令。第二個月他即潛往蘇俄。在十月卅一日，他出現於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申述他要放棄美國國籍的意願。

根據二等秘書兼高級領事官 Richard E. Snyder 及當時在場的 John A. McVikar (前者之助理) 兩人的陳述，他說他剛剛表示要告訴俄國人關於他所知道的海軍陸戰隊及特殊雷達知識的每一件事情，他同時暗示他可能知道某些「特別令人感覺興趣的事情」。他的名字是 Lee Harvey Oswald。六個月之後，我的 U-2 就被擊落了。

當我回到美國的時候，我受到各式各樣的接待，批評像是大堆的鎚子打到我身上。紐約星期日論壇報的

嗎？

我們已經知道，蘇俄的雷達即使未曾追蹤過全部的橫越飛航，亦曾經追蹤過大部份的飛行。所以這最後兩次的 U-2 飛行不可能沒有被偵察出來的機會。是不是艾森豪或是他的顧問人員感覺讓黑魯雪夫曉得，以使他抵達巴黎進行會議時心中有這麼一回事，則在心理上對於我們是有利的？艾森豪會因為知道我們能够隨意飛越蘇俄暗自得意，而黑魯雪夫心裡憤怒但是毫無辦法抗議，因為一旦抗議，不啻就是承認他的國家並沒有足夠能達到我們飛機高度的飛彈呢？

非常不幸，有人洩漏了 U-2 最重要的秘密——U-2 的一般作業高度，這件事不僅是止乎啓人疑竇而已。這個機密一旦洩漏，U-2 便馬上變成俄國飛彈非常容易射中的目標了。請看下面的事實。

一九五七年，U-2 換了一處新的基地，是在日本神奈川縣的厚木地方。那年九月，一名十七歲的海軍陸戰隊二等兵調往第一海軍航空控制中隊 (MACS-1) 在厚木的基地。MACS-1 是一個雷達操縱單位，它的任務包括偵察飛入日本的外國飛機，裝備有偵察飛機飛行高度的雷達。那個二等兵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雷達操作員，

頭條新聞標題是：「未能完成任務的人是個英雄或是凡人？」該報說，美國人民需要某些問題的答案，其中的一些如：

「為什麼既然了解他與 U-2 都不可以落入敵人手裡，他不把他自己連同飛機一起炸毀？」

「為什麼鮑爾斯不使用他所攜帶的毒針？」

顯然，許多人都以為我會經受到必要時須行自殺的命令。然而，就如我在受審時一再表白的，我並未受到如此的命令。如果情況允許，我亦會使用爆破裝置——它並不能爆破整架飛機，它僅能爆破一部份的儀器，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在是不可能的。至於毒針，帶或不帶是隨意的，顯然是否自殺亦是隨意的。

批評尚未止乎這些，有人甚至將我的遭遇和後來亞伯爾的被捕相提並論。他們的意思是亞伯爾並未對他的任務吐露些什麼，而我竟然「盡傾肺腑」，「和盤托出。」

我對自己所說的，我當然了解，其他的飛行員也會了解。中央情報局、總統、國務卿、以及我想許多人都會了解。

我對俄國人隱瞞了許多事實，特別是最重要的一項



機密資料，關於U-2的飛行高度。

終於，我自中央情報局方面得到諒解。我出席在巴克萊希爾頓飯店舉行的一次晚餐會，前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轉移他的演說題目說道：

「我要說鮑爾斯在一次非常危險的任務中克盡職責，而且他已經竭盡所能。我想我所曉得的，遠較那些批評者和誹謗者知道的多得多了，今晚我非常高興能對他講這些話。」

對於U-2事件的前後經過，我個人有些感想：

我們實在犯了錯誤，而且還是極嚴重的錯誤，不僅是在U-2的「危機」期間，而是遠在它變成危機之前，我們就錯了。

我們對於飛機可能降落蘇俄的可能性毫無準備。然而這一項可能性自從計劃開始的時候，即一直存在。

事實上，並未需勞動一支火箭，僅是飛機本身一個極其平常的機械失靈，即足以導致如此結果。

我們所使用的一架飛機，其每一個部份都足以指出它是屬於那一個國家。

在飛機上所裝置的儀器，甚至是僅有一小部份被發現，亦足以構成具有間諜意圖的結論。

我僅是以爲美好的昔日會順理成章的變成爲另一種完滿的感受。但是，老早以前，一切都已煙飛雲散了。我脫下我的婚姻戒子，進行離婚程序。一九六三年一月，我與巴巴拉正式離婚。

由於呆在中央情報局使我覺得僅是在虛渡時間，所以我於一九六二年辭職，並且在洛克希德，U-2的製造廠家，覓得一職，做一名試飛員。我亦遇到一位動人而賢慧的情報局同事黛尼。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她辭去情報局的職務，十月二十六日，我們即在維吉尼亞州的卡列特城結婚。

不用說，這是我的人生當中最幸福時候的開始。

一個美國遊客在巴黎想一展身手用他在學校裡學的一點法語點菜。

他拿起菜單看了一會兒對待者說：「Je de sire consume r'yal, er un pie'ce of pang et burri-no. hang it-une pie'ce of burri-」。

「對不起，先生，」侍者說：「我不會講法語。」

「你不會，」美國佬說：「那麼去找個會說的來。」

而且我們在飛機上的爆毀裝置，並不足以完成湮滅所有證據的工作。

然則，我們自U-2事件得到了教訓嗎？

翻閱偵察艦普布洛號被擄走的紀錄，它攜帶「上百磅」的機密文件，但是在緊急情況下，連個最簡單的消毀工具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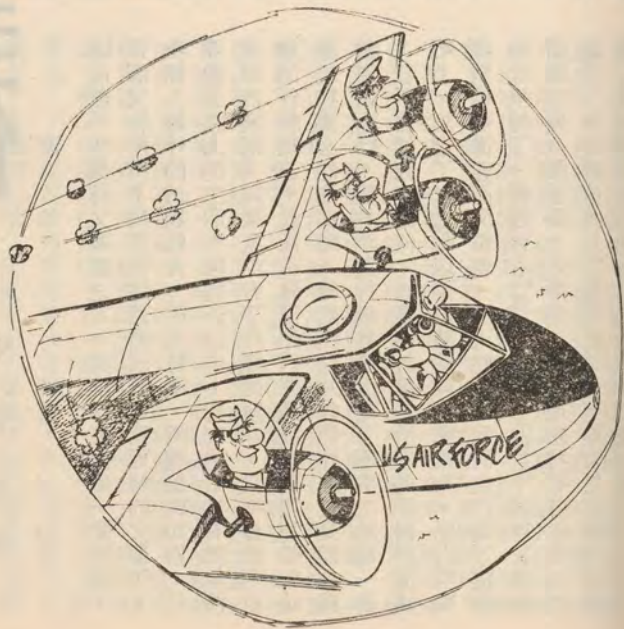
我們配備在U-2上面的飛行員，並沒有接到被俘時應該如何的舉動指示。

倘如飛行員受到須行自殺以避免被俘的命令——例如許多人，甚至是總統顯然都相信的——則飛行員將會鄭重考慮這一個事實：

無論是在什麼情況，我們都必須攜帶毒針，沒有選擇餘地，並且受到必須使用它的命令，而非自願選擇。

× × ×

那時候，我的婚姻已進入惡劣的時期。我和巴巴拉的關係早在我未被擊落之前，已經變壞了。當時她未到土耳其的Adana和我會晤時，即常常有些事故——雖尚未足以導致決裂，但僅是強烈的猜疑，即已够使婚姻充滿風風雨雨了。當我回到美國之後，我和巴巴拉之間的情況未但毫無改善，反而愈來愈壞。最後我不得不承認



漫畫：這是空軍最新的玩意——最小空間的最小利用。



# 給女兒的一封信

Cuared Aiken 著  
陳明煊 譯

我親愛的女兒：你準會爲了收到這一封信，看到你父用那染患關節炎之手在信封上簡直難以辨認的寫下你的姓名住址而驚訝——說不定你還會爲了發覺此函來自巴黎而訝然。你或已認爲你和爸爸之間的關係自從去年那次反目後樣已結束。但你是熟知關於「假使士」(Bad Penny)之古諺的。你對一個壞人不可永遠貶抑，事實上我愛你已極，絕不能夠讓你就像這樣毫無良好理由的走出了我的生活。縱令我們曾經爭吵。縱令你，吉姆和我三個人顯已無法相處。縱令我是一枚中國松花蛋(你是知道中國人埋卵使熟的)，我仍希望那並不致於阻我對你以及你的一切懷有深而持久的興趣。我對自己的種種過失清楚得無以復加，我從來不是任何一種能夠與人共同生活的人物。你媽同我結婚不到兩年即已發現了這一點——她總說我屬於那類永遠不該結婚的男人，事實真相是，我屬於那型徒有藝術家脾氣却乏藝術天才

因而既不快樂而又乖謬之人。我自私寡德得一如豚鼠，否認又有何用！我想世間恐怕沒有比我更壞的父親了，我無止無休的挑剔飲食，苛求整潔，無端暴跳如雷，只弄得全家人的生活永陷痛苦之中，我在內心裡有種無法克制的殘忍。如果家中有炸魚的惡味，我準會情不自禁的狂怒痛苦。我甚至覺得你們原是故意要用那種氣味激起我那必然的反應，雖然我深知你們炸魚佐餐無非爲欲省錢而已。我的乖戾行徑終於促現了不幸之最後一幕，我不自知究竟爲何(該是由於瘋子所有的那種恐懼感吧！)認定了你之所以要邀請華倫到家裡來，係因明知我對他既憎惡而又輕視。那天晚上，我同自己爲了這個問題爭辯了一個通宵。因爲我始終無法闔眼，同時我雖對問題的另一面看得十分清楚——我是說我明白他是你的朋友。你喜歡他而且完全有權請他到你自己的家裡來晚餐——儘管如此，我却莫名所以的暗暗認定了你之所以

這樣做純粹爲欲惹我煩惱。我曾試圖撲滅這種想法，使自己乖乖兒的。可是這樣並無好處。我若不照常的發陣脾氣，大叫一兩聲「耶穌基督」的話，勢將在某種陰險方式下對你和吉姆施以歷時較久的報復。結果我還是決定了發發脾氣。我明白這是錯的，可是仍然這麼做了。而一旦做過之後，世界上便再無任何事物能够使我自承錯誤。

哦，算嘍！我想翻出這些陳年老賬是並沒有什麼用處的。我不願使你以爲我是想要向你道歉，希望你會請我回家去。你我双方都深知這套技倆難以好効，但我願你瞭解一點——我對這樁不幸事件唯有自咎，並未責怪於你。同時我還察覺到你我當初竟都以爲我們三人能够共同生活真是何等愚昧！當兒女們長大成人婚嫁之後，爲人父母者就該及時的自畫面上悄然隱去——老古董了嘛！我想當我離開你們之後便永遠也不會再快樂了——那對我說來就彷彿是已經一無所有的爬向黑暗的角落，在那兒漸漸腐朽。人屆花甲之年還要再度從頭活起那可不是鬧着玩兒的。我自覺已被打垮，我什麼地方也不想去，什麼事情也不想做。我不知怎的突然萌了去國之念。但此舉確實救了我。我那一份微薄的收入如能省喫儉

用的話倒還足以維生。我在此地貧民區的一個角落裡有處寓所，你聽到了一定會驚奇！我現方致力於作畫。我在大學剛剛畢業，你還不會誕生更沒有被人想到的時候，時常隱隱約約的懷着成爲畫家的野心。於是乎，我購置了一整套畫具——畫筆，調色板，帆布，管裝顏料——開始作畫。繪畫生涯使我如今十分自得其樂。我深知自己才具平庸，但我也發現了自己畢竟能畫，當天光猶未甚暗時，我總會依照一般習慣的在大拇指上套着一面庸俗的畫板，以我那嬌小的德國模特兒葛莉仙作爲描繪對象，或仿梵谷(Van Gogh)的筆觸畫些靜物。我雖還沒有學他那樣的足穿早該棄棄的敝鞋或者坐在名滿天下的黃色椅子上，但我絕不懷疑在我結束繪畫之前將會如此。我對所有畫廊熟悉得恰似一位繪畫鑑賞家。囊有餘資時，我有時會去觀賞歌劇或笑劇。事實上，我是在處心積慮的使自己變成一名一事無成，業已退隱的怪僻老人——那批衣裳殘敗而却手套整潔，手杖閃閃發光，領遍了全歐洲各種二級養老金，僕僕往返於開羅和司開文寧根(Scheveningen)荷蘭一村莊之間趕熱鬧，準時不暇前赴各地躬與盛典的人物之一——我宛若一隻不斷遷徙的候鳥——一隻燕子或杜鵑，我可以真誠的說：目



前我確乎快樂得空前未有。

我親愛的小雲眼兒——我寫這封信給你是有双重「目的」的。第一，我想讓你我知道我身在何方，在幹什麼以及我猶在人世。若還能夠的話，我要爲了當年連行踪也沒告訴你便離開了費城的荒謬而又無狀之舉向你賠禮。當時，我大概是醉得太凶了，當我在午餐桌上斥責你們全是野蠻人，一個文明人絕對無法與之共同生活之後，你淚珠兒奪眶而出，當穆非（Mutter）進來看到這一非常場面時，我離開了家。起初還自以爲當然會再回來的。但後來，我越想就越覺得無此可能。我愧對你。同時我怒意未消，於是乎，我打電話給瑪格麗特，叫她摒擋好我的衣物送到車站來，並且要求她絕對不得聲張，向她保證會自行處理這件事，我在車站上面候着。當皮箱和李運到後，我立刻上了馳向紐約的火車。我的行徑雖然可怕，但你如今該已懂得不以爾父當年之居然如此爲怪了。當你年齡尚幼時，我時常無理無由的對你發脾氣，有時候我甚至爲着你還全然無法瞭解的荒謬細故打你罵你。我會在親親熱熱拂你散步，花上一小時時間對你敘說神仙故事之翌日對你大發脾氣，就彷彿你是一個小討厭鬼。你學會了將我看成一個世間最靠不住的

向你告別。至少，我要讓你我知道我全然察及了這些缺點。在爲夫爲父之道上，我委實失敗得可怕極了。對於大家說來，最佳辦法莫若讓我乾乾脆脆的退出你們的生活。如今，我正在一種比較卑微的尺度上從頭幹起。我的意思是說：我正在坦承自己是個不稱其職之人，一個二流角色，一個仍然活下去的唯一藉口乃係……之人。但天可憐見！我委實想不出什麼藉口來。『葛莉仙愛我』究竟能否作爲藉口呢？也許可以。到底如何只有天才知道。葛莉仙愛我無論如何總是一個使你即使身在巴黎也不會前來看我的原因。亦正緣於此故，我才另覓一地重建我的生活，但這並不意味着我擬在貧民區中了此殘生。你該能體會出我的生活方式並非屬於德鎮（Germantown，費城之一區）式的。

我寫此信之另一動機，親愛的小凸眼兒，係因下面即將談到之事使我覺得頗難啓齒，多多少少基於此故，我於落筆之始就表示了那種既低賤又沉鬱的懺悔之情，我要你知道我並未自視爲什麼天使而不在此對你說教。這一次，我想讓你不要將我看成一位申申而嘗的父親，或者一個否定你之所欲的人，而係一名能够毫不感情用事對你提供忠告的好友。你當已看出了我所要談的正是

人，一個僅只服從一種法則——由他唯我獨尊心理所創之法則——的人。你像你的母親和兄弟般的明白了每逢我頭痛或者前夜不會睡好就會擾得全家大小整天不得安寧。因此之故，當我不聲不響悄然消失後，你們極可能僅僅認爲這恰係一種老蟹作風。在此，我要對你和吉姆重申我的歉意。事實上，我是想要表示我的無上懺悔與歉疚。我對乎生所做所爲幾乎無不深深悔恨。我自慚，尤其爲了竟像那樣對待爾母而自慚。天知道我把她的生活弄得那麼亂七八糟！

說不定，你會把我所說的一切當成了傷心人的胡言亂語，覺得牠們趣味低級，或者認爲我一直都在酗酒，那只是些酒後之言罷了。不錯，葛莉仙確曾爲我們的晚餐備了一瓶酒，而晚餐之前我還在室隅飲了些許法國酒。但我向你保證這一丁點兒酒還不致於使我受到影響。說不定，我只有在帶着這種程度的醉意的才能夠無拘無束的傾吐出久鬱胸中之言，我一直想把這許多話語傾瀉出來，同你了結這筆恩怨賬。你我重晤的機會真是少得不能再少。我甚至無意重返美國，同時據我想來你即使來到歐洲也不會想來探望我。其實，我想我們還是不要見面的好。見面又有何益甚乎此，我願在自承缺點之餘

你和華倫之間的事，我於與你吵咀離家時對於此事之真正重要性確是毫無所察的。我不願你尋思我當時已經知道了。直到不多幾個月前，我才聽到了你們之間的一切。我不必告訴你到底是誰對我說的，只要告訴你那個人絕非吉姆。吉姆對我連一個字也沒提起，也從不曾寄給我片言隻字，寫信告我此事者另有其人。她僅僅聲稱她認爲與你關係最親的我應該知道這一件事。

當你和華倫同往大西洋城住在皇家飯店的時候，她剛巧住在你們的鄰房。她先發現了你和華倫双双走在大街上。幸虧你們並未看見她。當時，她當然沒有疑心到任何事情上面去，只自然而然的以爲吉姆也和你們在一起。就在那天晚上，她在打開臥室的門準備下樓晚餐時恰巧看到了你和華倫步出鄰房。那位可憐的太太一時慌了手脚——她唯恐進入樓下餐廳會弄得你們（以及她自己）情形尷尬。最後，她只得叫人將飯送到房間裡。次日一早，她就搬進另一家旅社去了。你要知道。像這一類事情是隱瞞不住的。即使千方百計遮掩也是無濟於事的。這種情形我一生之中見得多了。總會有人看見你們的。這個人也許是位不愛飛短流長的好友（即如這位除我之外再也沒對任何人洩漏的女士），但也許是，而且



更可能是位正直，重視德操，不過僅知「以係屬最後手段的社會殘酷加諸那些由於過強或過弱以致無法奴役於傳統風習者」這種方式來衡道的人。這一型人物惹我厭憎——他們都是偽君子，在他們靈魂深處潛藏着愛使自己邪惡的願望。他們常常屬於那種喜在份子淆雜的群象中述說骯髒故事，同時却又反對任何稍涉坦露的藝術作品之流人物。他們藉着在社會上蹂躪任何真正過他那種異端生活的人獲取一種顛倒的「性之快樂」……他們是些蟻虫，至堪鄙棄，然而不幸的是你都不能不將他們放在眼裡，如果那位姑稱之為甲的女士看到了你們，那麼某一姑稱之為乙的好事之徒也會看到，他一定會迫不及待的將這條富於刺激性而又可喜的新聞在德鎮（Germantown）和費城宣揚開來……

我心愛的孩子——我真爲了聽到這許多風風雨雨而無比難過。你深知我並非一個老式人物。因此，我若促你改變行為的話，那絕非基於傳統道德觀念或者有所顧忌。我本身的生活路線就足夠引起牠們批判的了。我對於你的忠告當然是放棄這一件事，立即而且完全的放棄。不過，這並非由於此事本身有何不妥，而僅係由於其有所不宜。牠的長期後果值得考慮，而這件事長期看來

發現「守一不移」始係能使一個女人真正快樂的唯一基石，女人天生就不適於飄忽不定的生活。你自前也許熱情澎湃得相信沒有華倫的生活實屬難以想像。但千萬別讓此一信念將你拐跑。須知你的真正前途，你的唯一快樂前途繫諸安定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則係你已在過着的。你要對於我的規勸痛下決心，設法以之作爲一種法則——儘管這些變換口味的慾念仍會不時出現，使你暫時鬱鬱寡歡。但牠們是可得克服，淡忘或者予以延宕的。同時，對你說來，切切不可放手者厥係你那有着吉姆和穆菲的快樂家庭。這些才是你生活中的實在之物——也可以說是你的資本。吉姆是個好男兒，我清楚你們夫妻間有過煩惱——但沒有煩惱的婚姻就不配稱爲婚姻。當然，結婚七年之後，誰也不會仍如新婚燕爾時的狂戀熱愛着。否則，那就違反人性了。新婚的狂歡於一年甚或數月之內就會漸漸淡褪。接着，第一個孩子的誕生改變並且平淡化了整個生活的調子。從此，你才真正算是結婚了。婚姻至此不復僅係一樁戀愛的勾當。有些人還想假裝仍在戀愛着。這樣簡直太荒唐。此時，你只能安頓下來，夫妻間互相取予，將心思用在互諒上。我有一種看法——夫妻雙方到了這個時候，若使可能的話，都該

是不可能呈現抑快局面的。吾人最好面對一項事實，即人類這種動物原是善變，不專，有欠忠貞，在愛情上胃口飄忽無定，而當他被婚姻縛住後是總想衝破樊籠另事開拓的。就男性的歷來表現來觀察，這一點已够明顯。但我認爲吾人猶未充分認清女性也是同樣愛情胃口變幻無常而這些慾望可說是僅僅呈現於剎那間或者一段時期之內的。她們與男性無殊的具有這種慾念，而且強烈得難分軒輊，當一名女性看到一名男子而又爲其吸引時——這位男士具有她的丈夫所乏之若干品質——每易忽忽作成結論——呵！這一個才是她始終夢寐以求的！唔，他也許是，但他更可能不是，假如她放棄了丈夫，家，自己的社會地位，子女（我不願感情用事的強調這一點，但我可根據經驗告訴你失去子女關切實係一個人所能遭遇的最糟事情。）而飛向這名看似適當的登徒子，結果將會如何呢？十分可能的，一年未盡，她即已發現那只不過是份瞬間的熱望，是個一現即逝的念頭，充其量也不過是股熱情而已。到了那個時候，她會但願當初不會向此衝動低頭。她亦將發現這種慾念還會時時湧現。她可不可以再對這許多相繼而來的慾念俯首呢？不行！我最親愛的小雲眼兒，這可不行！她將會知之恨晚的！

自由的稍稍移情別戀一兩次。不過這種想法在世人心目中當係不足爲訓的。我不難想像到一對夫妻由於相愛至深，互習已甚而又渴盼着對方快樂，結果會說——「唔，我知道你有些兒愛上了甲或乙。那麼快去愛吧！但是千萬要當心，別惹起了人們的閒言閒語。不必耿耿於懷，也不必擔憂，事情結束之後我仍將同樣愛你。同時我希望你能在願說的範圍內將經過情形盡量告訴我——這又有何不可呢！這種事我以爲一點兒也不荒唐，亦非「無此可能」。依我看來，人性原是做到這一點的。問題出在吾人從小就養成了有關「忠貞」之性質及其目的之怪誕觀念。其實忠貞並不僅指要將肉慾完全保留給某一個人而已。牠甚至也沒有要將情意完全保留給某一個人的意思。其涵義還要深遠，還要單純。牠是一種想要純賴唯一能使大家獲得最終而又永久之快樂的「暫時移情行動」將婚姻順利維持下去之願望。

當然，我也許是在吹牛。我比誰都清楚局外人想要判斷這種情況都是多麼的沒有可能。婚姻關係中的難解問題是既隱約朦朧不可捉摸而又多得不可勝數的。我簡直過於瞭解一對優越的男女如何竟會在僅係逐步發展的情形下漸漸到了共同生活對於雙方說來都似乎無法繼續



下去而所持理由實則微不足道的地步。他們總有一天會得猛然發覺彼此相惡乃係許多細故日積月累之後果。你和吉姆或已到了這種地步，雖然我和你們共同生活時並未察覺什麼跡象。當時，你似乎老是高高興興的。你們之間即使不大有話說，但那也未必有何非比尋常的意義。你總不能一生一世老對同一個人用求偶時期的腔調說話呵！不過，我想這一點也並沒有什麼大碍。如若想為挽救危局多盡一點兒力，那麼分頭去度幾次假吧！這樣情況就會自然而然的轉……如果你們已經到了當真互相厭惡或者你確實討厭吉姆的地步，那麼我就要對你發出緊急通知了，小雲眼兒——慢慢兒來，切勿操之過急。在你有所革命性的行動之前至少也得好好想上年時間。不論你幹什麼，千萬猛撞不得。否則，你將飲恨終身。

我所說的這些話似乎頗含說教的味道。那恰與你兒時常常與我爭論上學有何好處，學這學那的到底有何用處之類問題時，我就牽着你的小手沿河而行，連罵帶哄的使你範情形一樣。其間有一次今猶歷歷如新的深印在我心頭。當時，你年將二八，突然對於一切——學校、家，朋友以及德鎮等等——不勝厭倦起來。你要我准

許你到紐約去工作。你還記得嗎？你有一位朋友——我相信名叫愛麗惠波——剛到那裡去，寫信回來告訴你她在那兒完全獨立，日子過得何等痛快。而你恰是厭惡束縛的，於是乎你要掙脫桎梏，開始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活。我還記得曾經與你共坐某處河畔，辯論着，辯論着，最後竟在不知不覺中一同無言的玩起拾石擊水的幼稚遊戲來了。此際，你與我猛地察覺了當時過得多麼快活，而彼此的關切又是如何深刻。你站起來展開雙臂摟住了我，開始熱烈的吻我，就似從來不曾吻過，就彷彿我們是對情侶，我突然愛撫着你，正像你三四歲之時那樣。那時候，你常自稱為我的「膝頭小鳥」。因為你極喜歡坐在我的膝頭上，我親愛的小雲眼兒……

我所欲言者已盡於此。我要你活得快樂。我這許多胡言亂語以及對於「平生毫無價值」的未經思考之懺悔若能有助於你，或可獲得原恕。

我還要在此地住上一個月。之後，我和葛莉仙將到布魯吉斯特村（Bruges，比利時一村莊）去避暑。葛莉仙的健康一向欠佳。變換環境於她有益。她在那兒有位巫思一唔的老友——一名曾執教鞭的人——屆時，葛莉仙將與她同住，我則將靠養老金生活。夏天過後，我們仍

將回到這裡來，在另一個巴黎寒冬多少場水災以及種種逆境中掙扎求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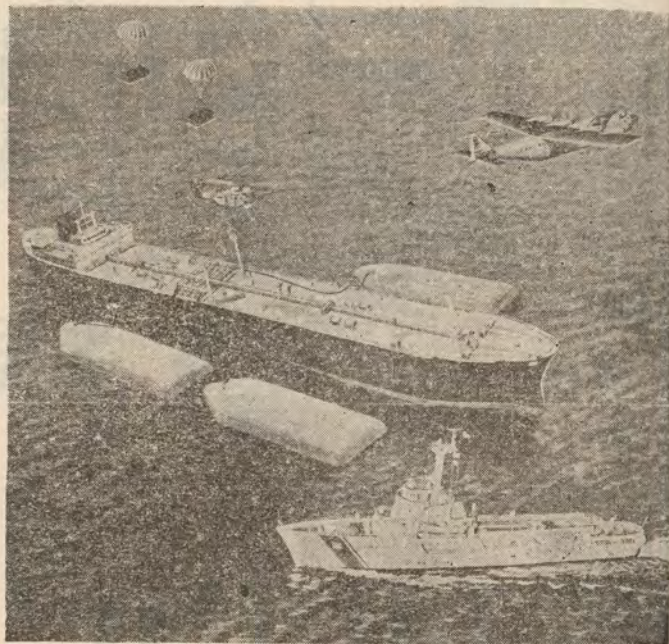
代我給穆菲一個令人發癢的吻，並為我問候吉姆。再會了。幾時也給你這個不中用的父親寄封短簡來。

我真愛你

豪瓦·邦德

(Howard)

Bond)



## 原油外漏處理法

美國海岸警備隊目前正計劃使用巨大的吹氣式油箱來對付因原油外溢而引起的海岸污染。將此種充氣橡皮油箱投在觸礁破裂的油輪邊，而油輪上再以管子及幫浦將原油注入油箱中，每個油箱可容十四萬加侖原油，然後再以海岸警備隊的駁船拖往港口，如此有免海岸污染。

韓良譯自：Popular Science  
Pelusary 1970



#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地區經銷商

秋

水

本

行

煤潤滑油  
溶劑類產品

經銷商

地址：台中市成功路二十四號  
電話：2571

年豐棧有限公司

煤潤滑油  
溶劑類產品

經銷商

地址：台中市成功路三一〇號  
電話：2966・6466・95175

煤潤滑油

經銷商

礦

太

行

地址：員林鎮中山路二一一號  
電話：235

鴻

昌

行

溶劑類產品經銷商

地址：台中市中山路八九號  
電話：3311・2333

寶

成

商

店

煤潤滑油  
溶劑類產品

經銷商

地址：沙鹿鎮沙田路一〇四號  
電話：23310・23333

潤滑油經銷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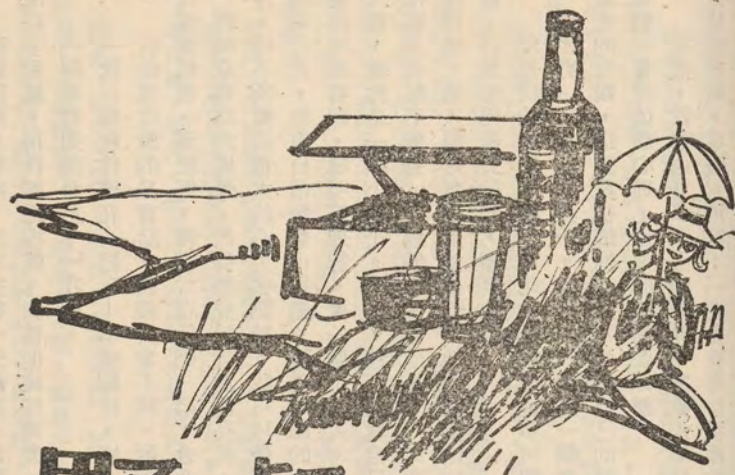
興

南

油

行

地址：東勢鎮豐勢路八六之三號  
電話：154



## 野餐

鄭震濤譯

義禮又是哭着回家，他出去玩還不過一個小時。他用一隻污穢的手擦掉臉上的眼淚，我把他拉進浴室，幫他洗乾淨。

「這次又是怎麼一回事？」我緊張地問。

「沒有。」

「一定有，告訴我！」

他不願意告訴我，一向如此。他老是想隱瞞其他孩子不喜歡他的事——他們不願意和他在一起——躲起來好好哭一場，用眼淚發洩挫折。

「是誰？」我追問。「又是戴家兄弟嗎？」

他可憐地點點頭。「路易跟強尼。他們說要是在樹林裡捉住我，要綁住我兩手的大姆指，掛在樹上，打得我——」

我全身的血液好像化成了冰水。這個地方發生過許多奇怪的事。想想我的兒子被人那樣掛在樹上，沒命的哭叫，誰也聽不到，心裡就覺得一陣絞痛。在六七排街開外的地方是一片地勢崎嶇，叢林密集的荒野。樹林密得只有小孩子鑽得進去。



我氣得渾身發抖，差不多有一分鐘說不出話來。他洗好手和臉，再仔細地擦乾。我替他梳好頭髮。

「開頭打架的是誰？」我問。

「我只想和他們在一起玩——不會騙妳，媽！」我知道他說的是實話。義禮與家不同。附近的孩子是那麼粗魯，那麼野，義禮站在他們一起，會令人產生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他從嬰兒起就漂漂亮亮，乾乾淨淨。他不需要我很大的心力去訓練。我可以帶着他到任何場合去，他有自信能舉止得體。隨着年齡的增長，他變得彬彬有禮，聰明而理智，像一個小大人。他的態度文雅，儼然是一個小紳士。有時，甚至連我自己也覺得他那兒有點不對勁。普通的孩子恨他，老太太喜歡他，漸漸地，男人開始對他無法忍受，他們懷疑地注視着義禮，好像怕他優於他們，嘲笑他們。

就是我的丈夫尙梅也如此。我知道他寧可把義禮換一個粗野「正常」的孩子。無形中我變為一個負有保護責任的母親，這使我很煩惱。我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變得柔弱，養成依賴心理，但他的確需要保護。

當然，我聽過許多別人的意見。多數人都說，我不該維護義禮，還殘忍地說：「要是我有妳那樣的孩子，

孩子不歡迎妳的孩子。或者：「妳不用為孩子操心，讓他自行解決他自己的困難。」

我遵照專家的意見一一試過。我邀請鄰近的孩子來家參加小型宴會，當然他們都會來——來吃熱狗，喝汽水，但吃喝完了以後，又毆打義禮，把他推倒在地，不歡而散。

我沒有注意到大家不歡迎他的原因何在。當然，他希望別人歡迎他，是過於急切了一些。我聽到他請求大家讓他和他們一起玩，心裡真難過。我告訴他冷靜一點，別太急，但他不聽，因為他需要朋友是那麼殷切。如果在某項遊戲節目中也有他的份，他是多麼興奮——我認為他的感激之情表現得太明顯了，他們一定會因此嘲弄與欺侮他。

有時，我相信他們真想傷害他——如果他們辦得到的話。戴家兩個兒子路易和強尼是附近的孩子王，常常領着一群骯髒，平凡，甚至可以說是缺乏教養的小孩子玩。

因此，我兒子為什麼非和那些孩子在一起玩不可呢？可是，在這個世界上，畢竟大多數人都是平凡的，而戴家和其他孩子的父母都是我們的朋友與鄰居。

我知道應該怎麼辦！」

事實上義禮並不是有意想優於別人，而是自然如此。有時他意興飛揚的對我說：「媽，將來我要做一個律師，幫助窮人，我覺得窮人要是有人去照顧他們，對不對，媽？」以及：「爸爸喜歡機器，是嗎？我討厭機器。我不願意在工廠裡工作！」當時，我就確定他以後決不願意在工廠裡做事了。

有一天傍晚，他夢一樣的凝視着窗外。「媽，妳看那個太陽，不是很美嗎？」不錯，落日當然很美，但是一個只有十歲的小男孩，似乎不應該關心到那種景象——只有他才會——不過，有人能與我共同欣賞落日的美景，使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慶幸，

他喜歡蕭邦和貝多芬，討厭現代的流行歌曲。可是，他真正需要的還是夥伴，那是我無能為力的事。他常出去玩，但從能夠走路的時候起，其他孩子就不接受他。無論他去參加那一群玩耍的孩子，都被人推出來，如果他堅持要參加，就會發生衝突。

我留心報章雜誌上的婦女家庭專欄，細心閱讀那些與我有同樣問題的母親寫給專欄作家的信，以及專家的答覆，例如：邀請別的孩子來妳家玩，看看是不是其他

尙梅和戴先生是青梅竹馬的朋友，所以，按理說，我和他的太太也應該是最親蜜的朋友才對。可是，我對戴太太並沒有多大的好感，不過，如果她不以那種態度對待義禮——她一味聽信路易和強尼的話——我是可以與她和好相處的。

在義禮哭着回家的那天下午，她到我家來。義禮的情緒已經轉好，正坐在地毯上裝配一架複雜的模型噴射機。

「天氣這麼好，他應該到外面去玩才對，」她對我說。「為什麼他不去跟路易和強尼玩？」

「上午他們吵過架，」我簡單地說，不想把義禮告訴我的告訴她，因為，她決不會相信我。

「噢，我知道。是義禮先打強尼。路易是哥哥，當然要保護他弟弟。義禮，你應該檢點自己，這樣別的小孩子才肯跟你玩！」

義禮只直直的看了她一眼，就站起來。「媽，我到樓上去把這架飛機裝好，」他說，把地上的配件收拾起來放在匣子裡。

她對着他的背後使了一個不贊成的眼色。「傲慢先生！」她諷刺地說。



「義禮願意在家裡玩有什麼不可以？如果義禮不在外面，路易跟強尼不是照樣有人可打嗎？」我激動得說出氣憤話來。

「我們路易和強尼才不會打人，左右鄰居都和他們要好，只除了你們義禮，所以一定是義禮不好！」

難道多數永遠是對的？跟戴太太辯論不會有什麼結果，她沒有受多少教育，她只會燒飯，掃地和洗衣服。可是，光這三樣我就敵她不過。也許在洗滌方面我可以和她不相上下，但我的家裡決不能像她家一樣一塵不染，還有，尙梅說我燒的東西總不如戴太太的好吃。

我猜想，尙梅有義禮這樣溫和的兒子，有我這樣不能把家清理得一塵不染的妻子，也許心裡不怎麼暢快。由於情緒激動，我告訴戴太太，她那兩個寶貝兒子怎樣怎樣威脅義禮。

她哈哈一笑。「妳不要隨便相信妳兒子說的話，」她放縱地說。「他根本在說謊，我們路易絕不會想到那種事，強尼也不會！」

那天晚上尙梅下班以後在戴家喝了幾瓶啤酒，回家已經有點醉。

「義禮在哪兒？」他咆哮。

「她認為我是他的母親嗎？她已搶走他的父親，自然想把他的母親趕走才甘心！」

這話使他困惑了。

「噢，是的，她認為妳是他母親——」

「謝謝她說了老實話！不過如果你認為不是他的父親，他就跟你無關，從今以後，請你不要再管他！」

「我才懶得理他！」他口齒不清地說。

我讓他過去，歪歪斜斜地上樓。我跟著上去，看他會不會到義禮的房間去，結果他直接走進我們的臥室，橫倒在床上。我氣呼呼地幫他脫下衣服，丟了一條毯子在他身上。俯視著他，恨他聽信別人，不了解自己的兒子，以及剛才那番胡話。

我拿起另一條毯子，一個枕頭，想到樓下去睡沙發，但經過義禮房間門口，見門是半開的，我可以看到他滿面愁容的坐在床上。我悄悄走進去。

「你聽到了？」我小聲問。

他點點頭。

「不要難過，你爸爸喝醉了。躺下去，睡吧。現在沒有事了。」

他是否已經全部聽到，或是在我們大聲吵的時候才

「睡了，什麼事？」

「我要教他凡事多想一想，不要給我說謊和惹麻煩，」他開始抽皮帶。

我趕快站到他和樓梯之間。

「你喝醉了，」我平板地說：「義禮不會說謊！」

「他不會說謊？」他跟踉地向我走近，幾乎跌倒。

「他不會。不過，別人怎麼說他的壞話，或者說我的壞話，你總是相信，」我嚴厲地說。「有一天我們會發覺他死在什麼地方，到那時你才會覺悟你自己的錯！」

「這個孩子不誠實，他須要好好吃頓生活，教他——」

「教他什麼？教他知道他父親行為粗暴？你是瘋了還是什麼？」

「我沒有瘋。妳以為我是傻瓜，對嗎？妳以為我瞎在鼓裡！」

「你在胡說些什麼？」我困惑地問。

「戴太太認為義禮不是我生的！她說他不像我！」

「什麼？」這真是出乎意料的事，幾乎把我氣炸。

我真想打他，可是又不得不冷靜地想一想。

醒過來，我不知道。他是否懂得他聽到的話，我也不知道。

「以後避著他一點。」

「我知道，媽。媽？」

「什麼事？」

「我討厭戴太太！也討厭她的兒子！」

我也討厭他們，但不能這樣對他說。助長怨恨有害無益。「想辦法寬恕他們吧，」我彎下身去吻他的前額。「晚安，親愛的！」

其後數天，我避免與戴太太會面，也叫義禮不要出去玩。有時，他會站在窗前，向街上孩子成群的地方看，從他那種沉思的表情，我看得出，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做那群孩子中的任何一位。可是他能安靜地留在家裡或陪我上街。

義禮是我的好伴侶，我很喜歡和他在一起；他的心智非常機敏，而且常常語出諷刺。數天以後，我的情緒恢復正常了。

尙梅那天晚上開了酒，第二天早晨顯得有點不好意思，但沒有為失言而表示歉意，相反的，他一直不理睬義禮。本來，我想在義禮面前替他父親善言幾句，但義



禮早已發覺他和他父親之間有許多事情意見不一致。義禮很愛他父親，但他們談不來。我儘可能讓日子過得像平常一樣，有些傷痛已經消失，但對戴太太的惱恨還像一個發炎的傷口一般。她不來我家，我也不去她家。無論如何，我不能和她表現得像好朋友一樣。

不久，工廠舉辦的團體野餐又到了。那是每年夏季的一件大事，所有孩子都盼望着這個日子。通常都在附近的公園裡舉行，可是今年他們決定在二十哩開外一個新地方舉行。那裡的河流大，可以暢快地游泳，樹蔭多，地方也很廣大！

尙梅和戴先生商量過，決定我們兩家一組，共乘一部汽車——戴家的汽車。尙梅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時候，我不同意。

「我不願意坐他們的汽車，」我堅決地說。

「我們的汽車冷卻器壞了，妳能修好嗎？」他尖刻地問。

於是，面臨了要去就與戴家同車，否則就不去的局面。義禮想去。我看見戴太太和路易強尼走過後園，兩個孩子都穿着清潔的棉布褲和運動衫，全都笑容滿面，戴太太拋給我一個微笑，好像在說我們是分不開的。

只有尙梅注意到我默默無語。「要像戴太太一樣，」他鼓勵。「妳看她的興致多麼好！」

「心裡不舒服，」我咕噥着說。

義禮和路易已經和好，他們在一起東奔西跑，義禮興奮得不得了，滿臉通紅。

孩子們每次賽跑，義禮總是最後一名，路易和強尼總是得第一名。戴太太勝利地對我笑笑，我盡力抑制住內心的難過——那是多麼可愛的日子啊！祝賀她兩個孩子。他們的確是飛毛腿。我並不在乎義禮的輸贏。他跑步身體歪斜，像螃蟹一樣，可是他毫不在意，對「朋友」的得勝顯得由衷地高興。

用午餐的時候，我覺得我做的生菜像戴太太的一樣可口。尙梅吃了一些，很喜歡，那使我高興起來。餐後，我和戴太太選了一棵大樹，靠著樹打盹。

我應該保持清醒才對！

突然，我醒過來，心不安地跳起來。視界內已無孩子們的踪影。戴太太正悠閒地靠著樹抽烟。

「孩子去了哪兒？」我問她。

「放心，讓他們去玩，妳睡吧。」

「啊，不行，他們跑到哪裡去了？妳注意到沒有？」

「媽，我們真的要去吧？」義禮容光煥發地問。

當然，我決不是一個把不舒服的感覺永遠記在心裡的人，如果戴太太願意恢復我們的友誼，我自然樂意。也許上次尙梅酒後說的話，是她開玩笑的，尙梅多喝了點酒，就當起真來。可能她是這樣說：「尙梅，義禮完全不像你，你也沒有把他當兒子看。」不錯，事實可能就是這樣。

「好吧，把我們的野餐放到他們汽車後面去。我已經準備好了。」

「哦，戴太太已經替我們準備好了，」尙梅說。「她做的野餐實在太好了，妳什麼也不用不着再帶。」

「上帝啊，賜給我力量吧！」我默默地禱告。我逼他一定要把食物籃放進汽車，雖然真想把籃子丟到水溝裡。我知道，假使我讓步的話，誰也不會同情，而我不願意聽人閑話，說因為我懶，笨，野餐還得戴太太替我們做！

過去參加野餐，我的心情從來沒有那麼壞過。我竭力作出高興的樣子，但太勉強了。戴太太與高采烈，因為許多男人都欣賞她，使她很樂，她一直喋喋不休，爭出風頭。

「我趕緊站起來，向四面打量。到處是孩子，但看不到一個穿橘色襯衣像義禮的孩子。」

「妳太小心過度了，」她無所謂的說。「他們跑到樹林裡去採險了。」

「樹林裡！啊，糟了！」

我猜想尙梅和戴先生已經到什麼地方去找小酒店了，附近只有我們兩個女人，而戴太太則自得其樂地在吞雲吐霧。

「他們往哪個方向走的？」

「老天爺，坐下好不好，冷靜一點，他們往那邊跑，樹林裡蚊子很多，妳會被牠們吃掉！」

我沒有理她，就往樹林裡跑。有一條曲折的小徑，我沿着跑去，數分鐘以後，就使我產生孤單之感。我大聲叫喊：「義禮！義禮！」但濃密的樹林吸收了我的喊聲，一點反應也沒有。我繼續往前跑，不時被路旁的荊棘刺傷，鑽過雲集的蚊子——戴太太沒有說謊。足跡凌亂，到處都是，辨認不出方向，那使我失去了耐心。然後，我聽到右方有一種悲號聲，好像是在有人窒悶中尖叫。

會不會是義禮？是不是那些可怕的孩子把他騙到沒



有人的地方，縛住他的大姆指，吊在樹上？在這種地方他可能被活活吊死，沒有人找得到。我的耳朵裡能感到心臟的跳動。我不住地高聲叫喊，但始終沒有人回答。

我跑到一片開闊地，那地方，好像被人砍伐過，只剩下一些亂叢棵子，向遠處看，才有小樹林，那兒有人曾經建造過一間茅屋，已經破敗不堪，屋架上只剩下幾塊木板。我發現有一個橘黃色的東西在移動。那是義禮的襯衣。他正蹲在地上。我太興奮了，再也叫不來，只得急急向他跑去，可是兩腿發軟，怎麼也跑不快。我看到他手裡拖着幾塊木板，隨即他站起來，沒有回頭，往前就跑，好像有魔鬼在追趕。

這時我才叫出聲來，但他沒有聽到，只往樹叢中不顧一切地，盲目地猛衝。

我已氣喘吁吁，只得慢下來休息一下，事實上已用不着急了。地上有一堆泥沙，好像有人挖掘過，我用腳撥了一下，有幾塊石頭往下滾，落在木板上。

前面的路比我走過的小徑大得多，也許那是往日通往茅屋的道路。顯然那條路比較好走，我決定由那條路去追義禮。

正要起步，忽然聽到呻吟聲。

孩子坐着自己編製的竹筏在一個小湖裡划船，結果竹筏翻了，其中一個孩子拚命游到對岸，但他並沒有求救，而是跑回家躲在床底下！當時我聽了這個故事，對那個懦怯的孩子產生了一種蔑視的感覺。難道我的義禮也和那個孩子一樣？要不然，他為什麼用木板蓋住井口？啊，天哪，如果他父親知道這件事，後果真不堪設想！

他父親怎麼會知道？誰去告訴他？只要我把木板蓋回去，就誰也找不到井底的孩子。聽他微弱的喊聲，也許已經快完了。也許已經死了。我又叫了一聲，什麼也沒有聽到。是他失去知覺還是已經死掉？管他，我只須把板子蓋上，走開就完了。老天爺，我非這樣做不可！當時我一定處在半瘋狂狀態中，果真那樣做了。我小心地調整木板，把在井底的孩子一線希望的亮光遮掉，站起來驚懼地跨了兩步。

但我不能離開那個古井，我不能走開，無論孩子是死是活！

我跪在地上，往回爬，又把木板拖開。

「忍耐一點，」我大叫：「忍耐一點，我馬上去找人來救你。」

「救——命——啊！」哭喊聲又響了。

我嚇了一跳。那是一種最奇怪的聲音。難道是我的幻想？當然不是，呻吟聲又來了。可是從哪兒來的？一定是樹林中的風聲，但當時一點兒風都沒有！害怕使我渾身起了鴉皮疙瘩。聲音又來了，低弱而清晰——是一個孩子的聲音；是一種苦哼，可怕的嗚咽，從木板下發出來！

我蹲下，拉開一塊木板，赫然露出一個洞。是一口荒棄的水井，又黑又深。向下看，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下面有人嗎？」我大聲問。

黑暗中傳來微弱的哭叫——「救命啊！」

我怎麼辦？直覺告訴我，下面可能是路易或者強尼。謝天謝地，不是我的義禮！

可是義禮為什麼把井蓋住跑掉？

我覺得天旋轉起來。天哪！難道是義禮把他推下去，再用木板蓋起來掩沒井口？讓他他的同伴神不知鬼不覺的死在井底？我的義禮決不會！

可是，假定戴家的孩子想害義禮，結果反被義禮推下古井，然後因為他害怕而逃跑怎麼辦？

我跪在涼涼的草叢裡，凝視着井口，彷彿又聽到母親的聲音，告訴我她小時候所聽到的一個悲劇。兩個男

我焦急地巡視周圍，沒有什麼可以放下去够得到他的東西。我記住附近幾處特點，因為我必須牢記這個地方，以便找到幫忙的人，可以直接帶他們到古井邊。

我朝義禮走的那條路奔去，心裡默禱，但願立刻碰到什麼人。跑着，跑着，一不小心，被一條穿越小路的樹根絆了一跤，扭傷了足踝，但我掙扎着爬起來，跛行着向前，一步一聲帶哭的叫喊，直到轉彎的時候，碰到一群男人迎面跑來。

「媽！路易跌到井裡去了！」原來是義禮，但他沒有止步，掠過我身邊，飛速地往前跑，我睜着模糊的眼睛，見跟在後面的是戴先生和尚梅。

「我要跟他們去，」我喘息着說。

我心裡頓時放寬了一點。義禮也像我一樣後悔他的決心了。他已經求救，不論後果如何，內心的犯罪感就不會永遠蠶食他了。

「謝謝上帝，」我喃喃地說：「請您讓他們把孩子活着救上來吧！」

我跑到那兒，見他們圍着古井，義禮激動的話動人心絃。

「把繩子捆在我身上，放我下去，我人最小。」



「你走開，」我丈夫說，但很溫和。

「需要人下去的話，應該我下去才對，」戴先生說。他們把繩子的一頭放下去，一面叫下面的孩子試試看，能不能抓住，繩縛在身上。我們看着繩子放完，然後默默地，緊張地期待著。

不多久，我們聽到低微的叫聲。

「好了——拉上去吧！」

他們非常小心地往上拉。慢慢地，非常慢地拉，終於，路易蓬亂骯髒的頭出現了。謝謝上帝，到了井口，他竟裂開口笑了。

快把他完全拉出井口的時候，他嚷起來：「小心一點！我的腿大概斷掉了！」

「跌破你的頭才好！你到井底去幹什麼？」他父親氣惱地問。

我屏息住呼吸，生怕他責備義禮。

「我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洞。我們正在追一隻兒子，義禮，對不對？」

「是的，」義禮說：「忽然他不見了，我找他的時候，也差點跌下去。噢，嚇死我了！」

「要不是我的兒子，妳兒子可能不會活着回來！」尙梅厲聲說。

我覺得那天下午，義禮似乎長高了兩吋。「我的兒子！」尙梅重覆說，一面伸手保護地圍抱著義禮瘦瘦的肩頭。

那天晚上，他們將路易送到醫院上了石膏紗布帶回來以後，戴太太特地跑到我家來，對義禮千謝萬謝，又稱他在危急的時候，還能保持冷靜的頭腦。這使義禮覺得忸怩不安，但很高興。在他去睡之後，戴太太說出了真心話。

「過去我一直嫉妒妳有義禮這樣一個兒子，他比我們路易和強尼聰明得多了，」她低聲說。

「他不是樣樣都聰明，」我溫和地告訴她。「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才能，我們無法知道他們未來的發展如何。義禮繪畫就不及路易；強尼和動物相處得很好，牠們都願意親近他！」

她高興起來了。「是啊，那的確是事實！哦，你們義禮今天使我們有了很大的轉變，我會永遠記得這一天！」

尙梅變得和義禮很親熱，義禮已經獲得他父親的尊

「你嚇死！」路易還高興的說：「我還不是差點嚇死！」

「起初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義禮解釋。「後來我想最好先把洞口蓋起來，免得別人跌下去壓在路易身上。我找到木板蓋好洞，就跑去喊人來救。」

原來義禮遮掩井口的目的在此。其實那是很明顯的事，只有像我這種豬腦子的母親才想不到。我多麼慚愧，居然懷疑他，但我永遠不會把我對他的懷疑的想法告訴他或任何人。我對他的信心，已經因為鄰人對他的態度，以及尙梅老是對他吹毛求疵而動搖了。但這些都不過是藉口，我應該了解自己的兒子，不應該低估他。

男人忙著做臨時夾板把他受傷的腿夾好，抬到就地取材做成的擔架上，把他抬回野餐的地方。戴太太仍坐在原來的地方，已經睡着，強尼和一群年齡較小的孩子在附近玩。

「妳為什麼不好好照顧孩子？」戴先生憤怒地搖他太太說。

她一醒來，立刻轉向義禮。

「你又幹什麼？打架？」

義禮緊緊地抿着嘴唇。

重，顯然的，他們將漸漸地完全互相了解。

不久的將來，義禮就長大人了，我希望他和路易成為莫逆之交以後，能使他改變對人生的看法，覺得人生很可愛。

譯自九月份美國「真實自白」雜誌



漫畫：就學何為？



# 偷牛賊 吃癩記

Henry G. Felsen 作  
劉康寰 譯

銀行家富偷牛賊窮的理由，是銀行家閱讀東部商業新聞。這個說法，可由居里·基德·蒙太奇的事例證明。

居里·基德·蒙太奇是個可稱之為全能匪徒的人。他若不在偷牛，便在偷馬，不在搶銀行，便在搶驛車，不過，可憐的居里·基德發現，惡毒的心腸與欺詐的頭腦，並不是良好教育的對手。

居里·基德體會到此事，是有一次，當他在德克薩斯州漫遊，找東西偷的時候。他騎馬越過一座丘陵，忽然發現自己單獨與兩百頭肥牛在一起。他把槍械扳到發射位置，四下找尋應該在看守這美好一群的牧童。可是那兒沒有牧童。偷牛賊的美夢，便變成真實。

居里·基德檢查牛的標誌。只見一個簡單的「10」。他解下他的標誌烙鐵，生了一堆小火，沒有多久，這兩百頭牛，便從「0」牧場移到「10」牧場。於是，居里·基德趕着這群新牛，朝德克薩斯州的大可鎮而去。那是鐵路的集運站。

居里，基德到達大可鎮時，把牛群趕進鐵路牛欄，沿街去找當地的買主。他見到一幢房子，前面有個大招牌，上書：「大可國際銀行，所有人，總經理，兼董事長塞斯·丁·斯里米希。」下面列舉可在裡面經營的其他生意：驢馬交易，白貝殼珠換美金，接受眼鏡與假牙的郵購，收買肉用牛。

居里·基德下了馬，繫上槍，走了進去。

這是居里，基德生平頭一次爲了別的理由走進銀行而不是去搶劫，所以他有點不知所措。他對那銀行家說：「我剛剛趕來了兩百頭牛，想要賣掉。」

銀行家搖搖頭說：「對不起，孩子，現在我不買牛。根本沒有行市。爲什麼，把這些牛運過去的運費，比我在牛市場所能賺的還要多。你看，紐約的金融報怎麼說。」

居里·基德看看報紙，他所看到的只是一行一行的

大寫字母與分數，看得眼花繚亂。他說：「嗯，如果報紙上這麼說，我想便是真的。」

銀行家說：「孩子，我對你的忠告是把牛趕回去，養在牧場裡，直到價錢好轉。」

因爲牛不值錢，居里·基德決定就把它們留在那裡而去，走到該鎮邊緣，碰上警官與一位民兵。警官問：「牧童，你打算上哪兒去呀？」

居里·基德說：「我急着回家去看我親愛的媽媽與爸，爸我有七年沒見過他們了。這不是犯罪，是嗎？」

警官說：「不是，除非你不把那兩百頭帶走。在德克薩斯州的這一部份，遺棄牛便是嚴重的犯罪。」

居里·基德說：「警官，我要把那群好牛送給這位好民兵。」

警官說：「你倒是個精明的顧客，牧童，不過，你不能拿那群牛來拖垮我們。這兒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牛群，只是養不起。」

居里·基德不得不回到鐵路牛欄把他的牛群，趕出鎮外。他盤算着在放牧區脫離，然後溜走，却苦沒有機會。部份民兵跟踪着他，而且每個牧場，都有荷槍實彈的牧童，如他試圖把牛群遺棄在他們的地方，便行射擊。



這樣繼續了兩三天，最後居里·基德忍受不住了。

他說：「好吧，警官，你捉了我吧。我認罪。」

警官問：「認什麼罪？」

「我承認我偷了這群牛。」

警官望着居里·基德哈哈大笑，他叫道：「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牛價每磅一分，飼料每磅兩分，你去偷牛！孩子，你媽沒教你不要對警官撒謊？」

居里·基德回到鎮上，把牛關進鐵路牛欄，身邊最後一文錢都拿去買了飼料，然後爬上床鋪睡覺。

到了夜半，他起身穿上皮靴，帶了槍，過街去搶銀行。毫不費事，民兵去看守離鎮的路，防他逃走了，所以當他掃光保險櫃，把錢帶回旅館時，誰也不會打擾他。

居里·基德決定，他要做的，是替牛群買路去堪薩克市。它們一走他便可自由離開，也許還可以賺它幾文。

第二天早上，他下樓早餐，警官正在等他。說：「孩子，我早上去看過你的牛群，牠們都餓了。」

「不過，孩子，我喜歡你，幸好我有一家飼料店。我要讓你憑信用餵牛，並給飼料店一筆銀行貸款，當你賣了牛時，你可還我你所得的，再欠其餘的。」

銀行家繼續說：「我們將把牛當做動產，我還要把它這筆帳做個紀錄。我甚至還要每天折讓百分之二的利息。」

居里·基德說：「我真感佩，」他簽了字，銀行家給了他錢，的確，他替牛群買了所需的全部飼料。

於是有一天，斯里米希到牛欄拜訪居里·基德，看看牛的情況。他說：「孩子，養這些牛已花了你五百元。養得越久，負債越多。現在，我不能再給你什麼了，不過，如把它們讓給我，我就支付下去。你所欠的，只是飼料與貸款的利息。」

居里·基德問：「真的？你是說我可以把它們還給你？」

斯里米希說：「我喜歡你，孩子，現在，只要你肯在這張紙上簽字……」

居里·基德說：「我一有五百塊錢，便還給你。」  
斯里米希說：「五百元是貸款。我恐怕加上利息，要有三千七百〇一毛八分了。今天只算半天的利息。」

居里·基德說：「我等下去餵牠們。」

警官說：「真的嗎？我看到你昨天把最後的錢都用了，還在奇怪將用什麼做錢。今天早上，本郡唯一有錢的人，是那個昨晚搶劫銀行的。我們若把他抓住了，一半的人要槍斃他，另外一半要吊死他。」

居里·基德真是個命運的犧牲者。他有了錢，却不能用。而在同時，他那像來的牛群，却在消費。

警官建議他說：「為什麼你不去見銀行家，貸款買飼料和水？塞斯·J·米希了解牧場的一切。他自己也有個牧場，叫做——」

居里·基德真的吃了一驚，說道：「向銀行借貸？」

「這是你對你可憐的牛群盡責的唯一機會。」

居里·基德生平第二次不帶面罩，進入銀行。塞斯·J·斯里米希非常客氣，但卻無力相助。他說，他樂意放一筆款子，可是銀行被搶了，沒有錢可放。所以那天晚上，居里·基德不得不把錢放回銀行，才能再借點出來。

第二天，錢回到了銀行。斯里米希並不急於放款，雖然他跟居里·基德一樣知道，牛是偷了他的。他說：

居里·基德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一陣雷鳴似的聲音，一大群牛從四面八方跑進大可鎮。居里·基德問斯里米希：「什麼事？為什麼大家都把牛趕進來？」

斯里米希說：「全在我的新版東部金融報上，牛市場又變了。這個星期，在堪薩斯市，每百磅五十元。」

居里·基德說：「真的，那我的牛群現在要值五萬元了！」

斯里米希說：「不對，我的值這麼多。」

居里·基德步回旅舍，成了德克薩斯州有史以來最悲哀最可憐的偷牛賊。他收拾行裝，開始離鎮，再度被警官擋住。警官說：「孩子，銀行家斯里米希會很難過，如果你的債未還清以前，就被吊死。我替你找個正當的工作，使你能够還債。我決定讓你做校裡的逃學員。」

有些人認為居里·基德做這工作不會太多，可是他們錯了。他成了大可鎮歷來最好的逃學員，他的薪水，被提高到二十年內，便可把債還清。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何以這樣致力於這個工作，直到有一天，學校老師問他。

居里·基德說：「夫人，我要看着這些孩子留在學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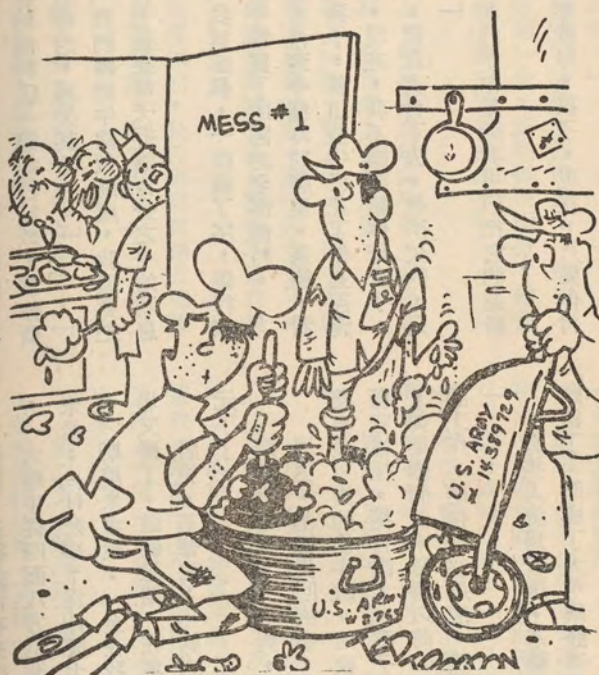
“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漫畫：快把門關上，不能讓他們看見。

校裡，並要確使發生在我身上的，不再在他們身上發生。  
。夫人，當這些平凡而粗忽的小孩長大變成匪徒時，將  
是受過教育的匪徒，不至於被高尚人士用計打敗，遭受

可怕的凌辱。」

譯自：「西部最佳小說選」





吳 梨 鳳 評

每一年的春季，差不多要有六次旋風，掠過東德克薩斯州。雖然它們危險的程度，比一般的旋風要小，不過還是有少數的人要受到冤枉的死亡和意外的災害。

在那個時代裡，三十歲的人們，並沒有許多的刺激可尋，因此龍捲風變成了大家談話的資料，經過一傳十，十傳百，無形中故事的本身不但變了質，而且更加誇張囉。

像長釘子穿過電線竿變成稻草的故事；屋頂吹落了，床舖裂開，睡在上面的，被吹走幾十哩而沒有受到絲毫的傷損；整棟房子被拔起來，經過很長的距離，而又完整的恢復原狀等等。

有一個故事我記得很清楚。一個女人，聽說龍捲風就要來臨，她沒有躲避暴風的地窖，因而抱着嬰兒，跑到附近的一個池塘去躲。池塘很淺，只有肩膀深，龍捲風急遽降下，立即把婦人殺死，而小孩却安然無恙。

當然，這件事情我並沒有親眼看到。我曾見過一次龍捲風，威力看起來不大，黝黑而猛烈地形成漏斗形和旋渦形，在距離吉生警長住處約一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化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英哩的地方沿着河床下。我跟吉生警長和貝絲阿姨一起住在這兒。

今年春天，吉生警長時常在三更半夜，好夢方酣時，叫醒我們，把大家趕到屋後幾碼處的避風地窖。多數的地窖，都是在離正屋一段距離以外的地方，並不是在房屋底下。其理由是說，龍捲風可以把房子吹塌，而傷害到地窖下面的東西。

我厭惡這種「旅行」，不喜歡半夜被叫醒，尤其是不喜歡這種地窖。裡面到處都是蜘蛛網和蜘蛛。支撐地窖頂的木柱是蛇的隱藏所，有些蛇不會傷人，有些則會。一年之中總有一兩次，我們會在地窖中發現到響尾蛇。我怕蛇，任何的蛇。

我對自己發誓，一旦我長大，就要離開這種要命的避風地窖。再也不走進它，我寧願和暴風碰運氣。

「凱爾，等你長大後，你會如願以償的。」吉生警長說：「你今年十六歲，我敢說，再過幾年你就會達到這個願望。」

吉生警長和貝絲阿姨是兄妹，並非夫妻。吉生警長的太太前幾年去世了，所以貝絲阿姨來爲他管家。他們並不是我的親叔叔和阿姨；是在我親的阿姨去世後，他

的地窖門被撞開了。他把燈籠給我。我陪貝絲阿姨走下木梯，一隻蜘蛛掠過我的臉孔，令我發抖不已。自背後，我知道吉生警長已經把門關妥，並用鐵棍門起來。冰雹像裝滿的鹿彈敲在門上。

地窖有一種墳墓的潮濕和發霉的味道。我聽到頭上的木材發出一種滑溜溜的聲音。是老鼠？還是蛇？

地窖的兩邊用木架排列成行，每一排都掛有水菓籃，有些空的，有些則盛滿了貝絲阿姨去年夏天和秋天醃製的蔬菜和水果。

有兩把搖椅。我都沒有坐。我走到吉生警長和貝絲阿姨的地方，背靠着一根古老的樹幹坐下來。吉生警長掏出黑色煙斗，開始把阿伯特王子牌的煙絲裝進去。「我們輪班坐着，可能的較舒服一點兒。」

貝絲阿姨已坐在搖椅上，打起瞌睡來。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的頭垂下，鼻孔中充滿了吉生警長的煙絲香味。

我猜想我必定睏着了，因為朦朧中我聽到有人在敲打地窖的門。一個男人的聲音說：「請讓我進來，我知道有人在裡面，我看到了一線燈光。」

我想要起身去開門。吉生警長對我揮揮手，示意我

們把我抱來撫養的。吉生警長並不是一位真正的警長，他僅是一位助理。儘管名稱不同服務的目的卻沒有差別。他是我們小鎮上唯一懂得法律常識的人。

我跟他們住在一起三年多了。這一天，清晨四點鐘，吉生警長又叫醒我。我不知道還要忍受多少這種春天的地窖旅行。

「凱爾，我們必須馬上到避風地窖去，」他邊說邊搖醒我。「暴風就要來臨，天上的雲像膽汁一般綠。龍捲風馬上到。」

「我睏得要死，」我發牢騷。

「我也是。起來，孩子！」

吉生警長看起來不像一個監視奴隸的警伯。倒像是一位胖頰禿頭的聖誕老人。一根粗短的黑色煙斗，啣在他的嘴上，代替了傳統上的黑鬍子。

我穿好褲子，襯衫和鞋子，跟着吉生警長走下樓梯。貝絲阿姨帶着盞木炭油燈，正在廚房等候。她穿着一件外衣，外面還披上一件雨衣，半睡半醒的，靠在廚房旁邊的小房間休息。吉生警長把燈接過來，引路走向後面。

暴風就要來了。風勁非常猛烈，以致吉生警長握着

不必站起來。然後他起身走到階梯的地方。把門開了一半，外面的雨吹洒進來。有兩個人經過他旁邊沿梯而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男的骨瘦如柴，褐色的頭髮，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他身上有一種說不出的神情令我困惑。女的至少比他小五歲以上，漆黑的長髮，烏溜溜的大眼睛。她十分漂亮動人，我的印象是她好像十分怕死。我在猜想，也許是害怕龍捲風的緣故。吉生警長把門關好就回來了。

「汽車在路上沒油了，」男人大聲說。「聽說旋風就要來臨，我怕我們——我叫卡特，她叫得瑪麗。拉爾斯頓。」

「我是吉生，」吉生警長說，眼睛瞪着女孩子。「看起來，我好像認識妳，妳是不是吉爾，拉爾斯頓的女兒？郡府所在地附近的人，對不對？」女孩子點點頭，嘆了一口氣。

吉生警長不再凝視她。「這就對了，卡特。」他伸出手，我覺得卡特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後才握住。這使我認爲他的舉動十分古怪。皮膚異常蒼白，可以說是病態的白，好像從來沒有晒過太陽似的。在我們鄉下，這是不尋常的，除非他是住在城市的人，不過，他却穿着



鄉下人的服裝——咔噠褲，粗布襯衫，高筒鞋子，和一件皮夾克。

卡特和瑪麗坐近樹幹邊。吉生警長回到搖椅，眼睛片刻不離卡特。如果貝絲阿姨醒過來，她會馬上又睡着。一陣陣冷風呼嘯地拍打着地窖門，瑪麗擠近卡特，他輕輕擁着她，在她的耳朵旁噁哩咕嚕地說着。

「卡特，」吉生警長皺着眉頭。「我好像以前在那兒見過你？」卡特迅速的瞄了他一眼。「吉生先生，我可不想這麼想。我根本不住在這附近。」

「吉生，吉生警長，人人都叫我吉生警長。」我認為他有意加重「警長」這兩個字。他繼續慢吞吞的說。「卡特，我想你一定會寬恕一位老年人的好管閒事。不過，你能把瑪麗帶出來是很有趣的，你是一位異鄉人。本地人對女兒的管教是相當嚴格的。」

「警長，我今年二十二歲了。」瑪麗突然抬起頭。那超過法定年齡了，你還住在家裡嗎？」

「我和瑪麗就要結婚。」卡特的左臂緊緊地擁着她。他的右手插在夾克裡，似乎這樣比較暖和。我們一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彼此認識了，此後一直魚雁往還着。」

才說話，「他們發現諾瑪·拉爾斯頓的頭被砍過。這件新聞曾刊在報上，好像是莉茲·包登的案件。諾瑪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似乎比吉爾還要年輕一些，出庭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她對你相當鍾情，華爾特。」

「從她的作風，吉爾覺得她相當輕浮，他後悔做錯了一件事，就是跟她結婚。而她越變越年輕。有一陣子，他懷疑你們兩人之間有曖昧關係。從前她周旋在許多男人中間，邂逅吉爾之後，就着迷於吉爾的風采。這是一件告訴乃論案。華爾特，你要她跟你一道私奔，她不肯，所以你殺死她。華爾特，我說的沒錯吧？」

「警長，不完全對，」華爾特冷酷地說。「我和她毫無關係。我愛的是瑪麗，不是諾瑪，我也曾經這樣告訴她。」

「都是我繼母不好！」瑪麗忽然脫口喊出，好像非常痛苦似的。「她搞慘了爹的生活！」

「你們問我，我認為是吉爾殺死他的太太。他久病不癒，她的周旋於男人之間，令他起反感，而且——」

「不，華爾特，並不是這樣的！」瑪麗叫喊着。「甜心，我很抱歉批評到你爹。」華爾特緊緊抱着她。「不過，一定有人殺死了她，而我沒有呀。」

「有件事——」吉生警長用手輕輕抓着耳朵，好像要梳洗一番腦筋似的。然後又拍拍膝蓋。「對了，你的母親！不，你的繼母，被殺有兩三年了吧！瑪麗，你說是不是？我一起起這件事，就有滿腹的疑問。」

「不錯，我的繼母被殺死了。」瑪麗的眼睛朝下，正在展平膝蓋以下的衣服。」

「被謀殺的，事情的經過好像是……他們逮捕了一名傭手，一位叫做華爾特的傢伙。他被判有罪，送到漢茲維爾發監執行死刑。不過他在路上脫逃了。當局費了差不多兩年的工夫才找到他，把他捉回來，而他一直在等待新的執行日子，準備再度脫逃。華爾特，你又逃跑了？華爾特——呵，啊，華爾特，沙勒。對不對？」這個人的手從夾克伸出。握有一把槍，對着吉生警長。

「不錯，警長，」他嘆口氣說。「我真倒霉，車子在你的房子前面沒油了，而一陣旋風就要來臨，迫得我不得不到這兒躲避。」

「讓我想想看，是否能夠記起這件事情的發生經過，」吉生警長說，似乎無畏於對準他的槍。他的手臂交叉擺在大腹便便的肚皮上面，舔舔嘴唇。

「華爾特，法官說是你殺的。」吉生警長溫和地說。「那個法官不對！以前法官們就會判斷錯誤！」

「是有這回事，以前也曾發生過。當然，多數的犯人都認為自己沒有罪。」氣氛突然靜肅下來。貝絲阿姨仍然睡得那麼甜。瑪麗在靜靜的哭泣着，一顆顆的淚珠，滾下她的臉頰。華爾特一方面設法安慰她，一方面又不能不注視着吉生警長。吉生警長仍然手臂交叉擺在他大腹便便的肚皮上，眼睛半開半閉的打量着這一對情侶。

「卡特先生，」我說：「我記得在報上看過有關你的報導。他們說，你跟巴魯·派克和佛羅依德以其他一些人同時逃脫。」

他瞥了我一眼。「小鬼，當你打算從法網之下脫逃的時候，你會碰到各色各樣的人。」

「哦！是這樣嗎？所以你遇到了巴魯和佛羅依德？」

「我沒有跟他們在一起，不過我碰到過他們。小鬼，他們全都是無聊透頂的人。巴魯是一位品行壞透，瘋狂殺人的無業遊民，他的女人也是一樣。而佛羅依德是行屍走肉，像一隻豬在玉米田裡生了根一樣。我認為用



不着在那類壞人中逞英雄。」

「那麼，根據我的推論，你並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吉生警長慢吞吞地說。

「我剛才不是這樣說了嗎？」

「對，你這樣說過。」吉生警長同意地點點頭。

瑪麗，我想妳也不會認為華爾特會殺死妳的繼母吧！」

瑪麗吃驚地抬起頭來。「當然不會！」

「那麼到底是誰呢？你說你爹絕對不會這樣做。」

「喲，我不——」她靠緊華爾特。我想對這件事情

，我不要管得太多。」

「不要管得太多？一個女人在妳家裡被殺死了，那

個女人是妳的繼母，而妳不願意管得太多？當然——」

他舔舔嘴唇。「妳是說她做了對不起妳爹的事情。我想

妳一定不喜歡她。」

「我恨透了她！」瑪麗激動地說。

「恨不得把她殺死？」吉生警長的身子突然傾向向前，

聲音像砲珠一般地發射出來。「瑪麗，妳真的那樣恨她

？」

「你什麼意思？」瑪麗的臉孔白得像麵粉，驚叫起

來。「警長，你要說什麼？」華爾特要求着。

「這可以想像得出，」吉生警長冷靜地說。「必定

有人殺死她。你說你沒有，華爾特，我相信你。瑪麗說

，她爹也沒有。以前他的太太背着他出去參加跳舞等社

交宴會，她都不吭一聲，他為什麼那樣做？為什麼他照

顧你？假如吉爾要殺死任何人，對象應該是你，不會是

他的太太。所以，瑪麗，當時還有誰在場？」

「那能表示什麼？只因為她是唯一在場的人，就說

——也有可能是一——」

「別人？一個過路的陌生人？不，華爾特，我確信

你不會那麼糊塗，除非你不肯用腦筋想一想。」吉生警

長溫和地說。「她做了什麼事？她挪揄妳？說華爾特屬

於她？」

瑪麗閉住眼睛，握得緊緊的拳頭，放在膝蓋上，不

斷抽搐着。

「瑪麗？」吉生警長叫她。

「是的！」她的眼睛張開了，憤怒地衝口而出。「

是的，我殺死了她！她說華爾特愛她，不會愛像我這樣

的一個小女孩，她說他們要一起私奔。她以她那種慣常

的方式奸笑着，告訴我他們一起所做的可怕和卑鄙的事

情！」這些話像洪水氾濫似的一發不可收拾。

龍捲風！

「瑪麗！」華爾特把她拉回現實。「妳讓我——」

「華爾特，我會設法說出，我必須說出。但是我不

能，我實在不能呀！」她抓住他。「你不知道過去兩年

我過的是什麼日子。我要告訴你，告訴所有的人，告訴

任何人。我不會讓他們處死你，我發誓，我不會讓他們

殺死你的！在處死你之前，我會告訴他們的！」

「瑪麗，到底是爲了什麼原因？我們之間並沒有曖

昧的關係，絕對沒有那回事。我並不愛她，我從未愛過

她。」

「不過我却相信她的話。稍後，她又告訴我你們之

間的仇恨關係。」她哽咽不已，猶如一場疾病的發作似

的。「我當時簡直發瘋了，無法控制自己。」她想靠緊

他一點，而他却跳起來，甩開她的手，完全忘記了瞄準

吉生警長這件事。」

「不過妳——妳殺死了她！」

她的面孔因為激動而扭曲着。「華爾特，我很抱歉

。你能寬恕我嗎？」

「寬恕？天呀！我怎能原諒？」他突然沉靜下來，

轉過頭去聆聽，好像有一輛貨車的發動聲，壓抑了每一

種聲音。

隆隆聲漸漸靠近我們的頭頂上空。龍捲風的嘶裂聲

，吼叫着響遍各個角落。似乎有一些笨重的東西，唏哩

嘩啦地落到地窖上面。接着泥土大塊小塊地掉下來，灰

塵也紛紛落下。

不久，這種類似貨車的隆隆聲減弱了，終於消失在

遠處。四周又變得寂靜無聲。只一會兒，一種尖銳的，

震撼人類心靈的驚叫聲劃破四周。我轉身瞧瞧瑪麗。她

正歇斯底里地叫喊着，手中拿着一件東西，猛烈地打在

膝蓋和大腿上。

華爾特是第一位甦醒過來的人。他走向她，毫不猶

豫地從她的膝蓋間攔住一條響尾蛇。他抓着蛇尾，蛇身

則一再地盤繞回去，牙齒咬中了華爾特的手。華爾特把

它甩來甩去，像鞭子一樣把蛇打斷了，蛇頭碰翻了水果

籃。破裂，番茄醬像血液一般地流出來。

華爾特把它扔到一個角落裡，匆忙回到瑪麗的身邊

，她正在輕輕哭泣。

「蛇咬傷了你嗎？」

瑪麗的頭垂下，長髮遮蓋住半邊的臉，一隻眼躲在



華爾特用手整一整她的頭髮，把她的頭抬高。他嗶叫：「這可惡的東西咬傷妳沒有？」

她一聲不響地抬起手臂，我看到蛇的齒痕。手臂已經開始變腫了。

華爾特的一隻膝蓋跪到她面前，毫不猶豫迅速地從口袋中掏出一把刀。打開刀子，在蛇咬到的地方，交叉著畫了兩道淺溝。他的嘴對着傷口，把毒吸出再轉身吐出。

貝絲阿姨被龍捲風的經過吵醒了，守在他們近旁，唧唧喳喳地叫着。吉生警長瞧了瞧瑪麗的手臂，匆忙走上階梯，跟地窖門搏鬥着。我無助地站在華爾特的旁邊，只有觀望的份兒。

瑪麗嗚咽地說：「痛死我了。」

華爾特毫不停頓。此刻，他已建立了一個節奏。嘴吮着傷口，轉身吐出，這樣來回地做。

「華爾特，我覺得抱歉。這件事我實在對不起你。我並不責怪你為什麼——」她的聲音提高了一些。華爾特，我會死嗎？」

他抬起頭來咆哮着。「不，妳不會死！」

「華爾特，我——」她的頭再度低垂，猛然跌下。

她已昏過去。當吉生警長走下台階時，我覺得後面的脖子涼涼的。我轉過身來。原來是地窖的門打開了。

「華爾特，龍捲風已過去了。你最好替瑪麗找個醫生。」華爾特點點頭。他站起來用手臂扶起瑪麗，她的個子和她差不多。但是他還是很輕易地抱起她，像背小孩一樣輕輕的。

「凱爾，你到上面那間屋子看一看，能不能打通電話給史醫生。」

我一直向前跑。在台階的頂處停了一會兒，向四周瞥了一下。放眼望去，房子依然如故，可是那棵聳立在庭院前面五十多年的大橡樹不在了，到處都見不到它的踪影。只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倉房也不見了，原來的位置上一片空白。還好吉生警長沒有耕種已有數年之久，這個倉房一直空着，也沒有家畜在裡面。

隨後，我又記起吉生警長的「模特A」，他一向將它停放在橡樹底下。唉！它也不見了。我向後轉，看到它的鼻子貼在地窖頂端的那塊泥土上。冷卻器被埋在土堆裡。高起的後輪仍在轉動着。

我們還算幸運，地窖頂並沒有壓垮我們。

「凱爾！」

旁邊的吉生警長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他的煙斗啣在嘴上，並沒有點燃。貝絲阿姨已走到屋裡去，我看到她樓上的臥室有一道光。

我說：「他們會判她死刑嗎？」

「德克薩斯州的法律不對女人判刑。」吉生警長生氣地說。他把煙斗塞入口袋中。「為什麼你還不到樓上去睡覺？想一想，我搖醒你時，那副愛睡的模樣！」於是他開始跟在華爾特的後面走去，華爾特的影子漸漸消失了。

我望着他們，直到看不見為止，才走向屋子，直打呵欠。

我敢肯定一件事，就是以後碰上龍捲風的時候，我會心甘情願地躲到避風地窖裡。

譯自：Mike Shayne Magazine Mystery

△都市裡長大的孩子：「爸，牛奶有那幾種？」

父親：「有鮮牛奶，巧克力牛奶，果汁牛奶，杏仁牛奶……你問了有什麼用處？」

△「老師，怎麼說我也不應該得零分呀！」

「是的，我也是這麼想，但是最低只有零分了。」



天這時已完全黑了，那溶化中的灰色天空已經消失，但是水面上的能見度却反而加強了，就如那在下午被雨水從天空沖洗掉的光亮，跟雨水本身一樣都聚集到了水中，因此那濁黃色的水現在幾乎以一種磷光般的質地展開在他面前，一直延伸到目力不能及的遠方。黑暗事實上也有它的好處；至少他現在看不到那如麻的雨絲。他的身體與衣裳在過去二十四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中一直都是濕漉漉的，所以早就不感覺到雨水的存在，現在他更進一步看不到它了，所以就某一種意味來說，它等於完全止住了。而且，他的眼光現在也毋需去迴避那女人的大肚子。這樣他繼續的划着，用力而持續的，既不驚慌也不擔心，只是有點兒惱怒，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能夠看到雲面上有任何反射光線可以指示出來城鎮的所在，他始終以為自己正在接近這些城鎮，實在呢它們已過了頭，早在他後面數里以外了。這時候他聽到了一種聲響。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它，而且他將來也許永遠不至於會聽到它一次，這種聲音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得到的，更沒有一個

## 第一章（續）

人一生能再一次的聽到它。當時他也一樣並不驚慌，因為根本沒時間去驚慌，雖然前面的能見程度——儘管十分清楚可辨——伸展得並不太遠，但是就在他聽到那聲音的下一刻，他也馬上看到了那樣一種他以前從未看到過的東西。在剛才還是黑暗與磷光質的水密合成一條細線的地方，現在却陡然的爬起了近十英尺的高度，而且那東西像一張單餅那樣就着。自己向前滾捲着。它以後腳直立起來，一面向下猛撲；它的頂蓋迴舞着有如一匹疾奔着的馬兒的鬃毛，也是那樣磷光閃閃的。那女人這時候捲縮在船裡，到底是不是也注意到了這景象，他並不知道，他只顧自己繼續着它直直划過去，他那腫脹而血垢的臉上，流露着一個張口結舌極度訝異駭怪的表情。這一次他也一樣沒有想到叫自己已被節奏性的動作催眠了肌肉停止下來。他繼續的划着，雖然這時小艇已完全失去了前進的速度，就如懸空的掛在空中，只有那槳葉依然不停的一下一下的向前打去；然後小艇似乎又忽的從空中落下來，被一片起伏激盪，竄奔着的浮渣漂木所密密圍住——其中有許多木板、小房屋、溺斃了的牲口，整棵大樹像鯨魚般在水中載沉載浮，小艇在這些東西上面顯得極其沒有重量而且漂泊不定，像一隻飛翔在高





速奔逃的大地上的鳥兒，根本不能決定在那裡棲止才好，那犯人躊躇在它裡面，仍舊不止不休的划着槳，等待那最後一刻的到來。這一刻並沒有來到。因為有一會兒小艇似乎用它的尾部直直的站了起來，但隨即就連爬帶攀的衝上了那貓爪一般向前捲滾過來的浪峯，並且更高的躍跳到紙掠過來的浪盪上面去，艇身正好棲落在一棵真正騰起半空中的枝幹中間，那犯人與小艇在那些新抽的樹葉與嫩枝中間藏著，就像一隻鳥窩中的鳥兒一般，他仍舊等著那最後的一刻，並依然無止休的持續着划槳的動作，雖然他現在手上甚至已經不再握著那柄槳了，他同時向下望著那一個在剎那間變成了一片激越的怒濤並正難以置信的往回捲撲着的水流。

子夜時分，在一隊巨砲同時發放的雷霆乍驚似的隆隆聲響中，就像天地的五運六氣在經過四十多小時的隱忍閉塞以後，終於不謀而合的放出電光霹靂，形成一股絕望而憤怒的行動，火速的驅趕着那些在滾滾浪濤中翻騰的牲口、小屋、牛棚與雞樹，小艇就在這時候經過了維克斯堡。這犯人却並不知道。他一直未敢把頭抬高到水面以上去觀望；他仍然跨蹲著，兩手緊繫住船舷，看着那四面翻攪着的黃色怒濤，從其中不時有整棵的

小艇做了一次長距離的躍進，就像這個犯人的本性一樣，在一次忍不住一試的發作中，把自己送回到了「諸水之父」的懷抱中去。（註：「諸水之父」，指密西西比河，本是印第安語的原意。）

以上就是他在七個星期以後所敘述出來的情形，這時他已換上了另一套條紋布的囚服，刮淨了臉，剪短了頭髮，坐在獄舍中他的鋪位上：

當這場雷霆震怒過去以後的三四小時中，小艇一直在漆黑中奔馳在一片廣袤的激流上，他即使可以看見這水，却顯然無法看到它的邊緣。狂野而不可分辨，它在船身的下面與四週起伏上下，鑲着不明顯的磷質般閃光的泡沫，而且填滿了毀滅的殘餘——這些不知名、不可勝數而且看不清楚的東西，碰撞擊打着小艇並且旋轉不已。他不知道他已經是在「大河」上面了。即使那時他知道了，他也一定不肯相信。昨天他還明明知道他是在一條水道中，兩旁有等距離與隔著排列的界樹。而目前這地方，即使在白天也望不見邊緣，是根本無法使他相信它原來是一條河流；如果他曾經對他目前的所在，以及他下面的地形有所推想的話，他也只會以為自己正以令人暈眩而無法解釋的速度中在一片世界上最大的棉

大樹、房屋的三角牆，以及有着長而愁苦表情的死驢子向他推擠過來，他則設法利用一根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抓住的折斷了的木板把它們攔拒開去，那死驢子以它那視而不見的眼睛，在一種訝異驚愕中譴責似的回看著他，小艇忽而向前，忽而向著左右，忽而向後的行駛著，有時候是在水中，有時候則高高凌駕於屋頂、樹幹、甚至於死驢子的背上，就像這種受到咀咒而成了天譴的族類，至死都不能逃脫它那忍辱負重的命運一般。但是他就獨獨沒有看到維克斯堡；那小艇，在極大速度的行進中，曾經過了一道夾於兩堵高聳堤岸間、水勢急湍的狹窄水道，堤岸上並沒有燈光向他們照射著，但他卻沒有看見；後來他看見船頭前面的漂浮物忽然向兩旁分開，而且開始自相踐踏，層層堆疊起來，然後他就被因此而造成的一道罅隙吸了進去，但是由於速度太快，所以根本不會看清自己所通過的東方正是一處鐵路橋樑的橋基所在；在另一刻十分危險的時候中，小艇似乎完全靜止在猶疑不決狀態中懸在一艘若隱若現的汽艇舷側，彷彿決定不下來到底是從它上面爬過去或者從其下潛游過去的好，然後來了一陣強勁的寒風，風裡挾著無邊荒野中的那股潮濕的氣息、味道與感覺，吹撲到他的身上；於是

花田上疾馳；如果他昨天自以為是一條河流中，而且龍切不移的相信着這個事實，然後又看到那河在不知不覺中轉了個方向，並且挾著像一匹在巷子裡狂奔的瘋馬所有的那種激怒與執拗向他回撲過來——那末如果他後來會有一刹那疑惑到現在的這一片無邊際的廣袤竟是一條河，他的意識根本不會加以接受；如果接受了這是事實，他也許會昏了過去。

當白天——一個灰色而陰慘的黎明，在寒冷的強風中挾著緊迫的陣雨——到來，他又能够看見了四周時，他才知道他並不是在棉花田中。他才知道這片小艇在其上顛簸奔逃的大水並不是氾濫在經人們踩結實了的泥土之上。小艇緊跟在一頭死驢子的臀部後面。這時候他想到這河流現在的狀況並不是十年一度的反常現象，倒是那十年中間的一切，它容忍那些人的粗陋機械在它平靜而沉睡的懷抱中來去，才是它的反常現象，目前却是正常的，這條河現在可以說是真正的為所欲為了，它爲了這一天耐性的等待了十年，就如一頭驢子爲了取得踢你一脚的特權而為你默載了十年一樣。而且他也學到了一些與恐懼有關事情，這些事情是他在真正害怕的其他場合中所不克發現到的——就像當年那一個晚上，在那



驚慌的郵車押運員相信他的手槍是無法射擊的以前，他向下看着他那管發射了兩發的手槍槍洞時的三四秒鐘一樣：就是只要你能在恐懼到來當時儘量撐住一段時間，這恐懼也就不再成其為一種痛楚，却只成了一种悚慄而怪的麻木，就如被火所灼傷了以後那片刻所感覺到的一般。

他現在不必划船了，只是操縱着方向（他到現在為止一共有廿四小時沒有進食，而且足足有五十個小時沒有好好的睡過一覺了）小艇繼續急駛在那片洪水滾滾的荒原上，這是他早就以為不可能來到的地方，但却毫不懷疑這裡他曾經來過，他只是用那片折斷了的木板想辦法使小艇不受碰撞，而且漂浮在房屋、樹木、以及死牲口之間，他並不想抵達什麼地方，只是設法使小艇漂浮着，一直到他抵達什麼地方。他什麼也不希望。他不為自己要求什麼。他只希望把那女人送走，把那大肚皮送走，而且他一直在努力尋求適當的方法，並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她。他本可以在任何時候把她送回任何一棵樹上去的——

「或者你可以從小船裡跳出來，讓她跟船兒一起沉掉，」那矮胖個兒的犯人說。「這樣他們就可以因為逃

所夾着的彎曲走廊中，這犯人認出來這地方也是一條河，也是朝那直到兩天以前還是上游的地方流着。他却並沒有從經驗中體會出來，這一條河像兩天前經過的一樣，也是在倒流着。他雖然不願意說他相信他自己是在同一條河中，但如果發現這原來是事實的話，他也不會覺得奇怪，尤其像現在這樣，（在他過去幾天以及未來的日子中都是將如此），無着落的在一片惡意而猖獗的大水上胡亂的漂流。他只是知道又到了一條河流之中，根據一部份可辨識的，即使不是熟悉的，陸地表面的形跡。現在他相信所當為的就是再一直划下去，就可以到達某一處平坦而且高於水面的地方，即使不是乾燥的，即使沒有人住着也是好的；而且最好能及時到達，如果船行够快的話，因為最要緊的麻煩事情，就是那個女人，他儘量使自己不去看她，他這還無論如何限定了的乘客，隨着黎明的到來又呈現在他面前，而且似乎已經不成人樣了。（他可以在這五十小時以後再忍上二十四小時再加上二十四小時，甚至靠那隻鷄。它是隻死鷄，溺死的，它的一隻翅膀夾在一座昨天一直漂流在小艇旁邊的屋頂木板中，他吃了一點生鷄肉，那女人則不敢）她只剩下一個不動彈却有感覺力的巨大肚皮，他甚至相

亡罪再加你十年，並且因為謀殺罪把你絞死，再為那隻小船叫你老娘賠錢抵償。」

「是呀，」那高個兒犯人說。——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要用適當的方法來解決，找到一些人，一些他可以把她交託出去的人家，一處結實固定的地方把她安頓了，然後跳回到河裡去，假如那樣子能稱了別人的願的話。那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去到某個地方，什麼地方都成。那看起來並不算太奢侈的要求。却就是辦不到。他說到這隻小艇繼續漂泊着——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人？」那矮胖個兒的犯人說。

「沒有汽艇，什麼也沒碰到。」

「我不知道，」那高個兒犯人說。——那時候他一心一意的想法子使船兒不沉掉，一直等到黑夜稀薄了，逸走了，曙光露了出來——

「黑夜？」那矮胖個兒的犯人說。「我以為你剛才說到天已經大亮了。」

「是大亮了，」那高個兒犯人說。他正捲着一支香煙，把煙絲小心的從一隻新煙袋中倒到了一張煙捲紙上去。「這是另外一天了。我那時已經離開了好幾天，」——那小艇仍然極快的行進在一條由淹斃了的樹木

信，只要他把自己的眼睛離開不去看它，它就會消失掉，而且只要他能够設法不再去注意它所佔據着的地方，它就不會再出現。當他發現那浪峯到來時，他正是這樣做着。

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樣發現到它回來的。他沒有聽到聲音，也沒有感覺或看到什麼。他萬沒有想到小艇現在所在的一片滯緩的水面——實際情形是，水流的運動，不論正順如何，原來至少還是水平的，現在則不再如此，而變成上下垂直的了——原來正是一種警告。也許是由於他對這些他目前——看來似乎是永久的——命運所寄的大水的善變脾氣感嘆張知道得太清楚了，竟能突然生出一種堅定的信心，而壓制了那來得太慢而且無濟於當前一切的恐懼與驚訝。因此他迴轉着小艇，順着船尾像一匹奔馬般的旋轉過來，於是，方向相反了，他就無法辨別出那條他已經接近了的水道。他不知道究竟是只因爲他看不見它呢，抑或在他不注意的時候，早已遠離了它，所以才沒是踪影；他也不知道究竟是這條河流消失在泛濫了的大地中，抑或大地淹沒在一條無邊無際的大河流裡面。這樣他就無法判他當時針對着浪峯而去，還是橫越着它的衝鋒線；他所能爲的只是儘量留



意那在他背後迅速聚集起來的速力，並且儘他那疲極而麻木的肌肉的一切力量快速的划着，此外還要設法不去看那女人，把目光避開她一直到他抵達某一處平坦而高出水面的地方。他，憔悴的，眼窩深深的陷了下去，幾乎把一切拚命掙扎的咬牙切齒之狀都集中在他的眼睛上了，使它們看起來就如從孩子玩具氣槍中射出來的兩支箭上的橡皮吸盤一樣，他那疲乏的肌肉現在所服從的不是意志，而是精疲力竭以後的虛脫狀態，催眠似的，繼續動作反比停止下來還要容易，他又一次的把小艇正面的衝向一樣它無法通過的東西上去，於是又一次的把身體拋擲向前，臥在雙手與兩膝上，然後他用那張狂野腫脹的臉孔瞪着那拿着散彈槍的男人，並用一種粗嘎的聲音說道：「維克斯堡？維克斯堡在那裡？」

即使是在七個禮拜以後當他的安全為另加的十年徒刑——因為逃亡未遂——所肯定，擔保、證實無誤以後，即使當他只是在敘述這事的時候，他仍然不由自己的會在臉上、他的聲音裡、他的言辭中流露出那股雖時隔多日而猶極其難以遏止的憤怒。他當時甚至根本沒有上到另外一隻船上去。他說他怎樣的緊緊的抓住那船的一側（它是一隻骯髒、未上油漆的代用汽船，船上歪歪倒倒

的立着一根洋鐵皮煙囪管子，當小艇向它撞去時，它正在繼續進行中，雖然船上的三個人毫無疑問的早就看到了小艇，却並沒有因而改變它的方向——第二個男人，光着腳板，頭髮、鬍子都亂蓬蓬的，也站在駕駛室中，然後——他不知道過了多久——有一個女人倚到門邊來，穿了一身邋遢的男人服裝，用着那同樣的冷漠眼光看着他）他被汽船橫蠻的拖曳着，一邊向他們說明並且解釋着他那十分合情理的願望與要求；訴說着，想要把情形說個明白，他重又感覺到了當時那種無法忘懷的難堪情狀，他激動得像打擺子般的發起抖來，看着手上那支沒能捲成功的香煙簌簌的把煙絲撒了一地，最後連煙紙也拍的一聲裂了開來：

「燒掉我的衣服。」那犯人說。「燒掉它們？」

「你打着這些招牌，能逃到那裡去？」那握着一支散彈槍的男人說道。他（那犯人）想把它說個明白，想把它解釋清楚，不但向那三個在汽船上的人，而且是向整個所包圍着的環境——那被人遺棄了的洪水與孤寂的樹木以及天空——並不是為了辯白，因為他毋需辯白，而且也知道他的聽眾，那其他的犯人，也不向他要求任何辯白，只是為了，在當時那種精疲力竭的時候，一

種他在休克狀態中所夢幻般的而且無法置信的堅持着的理由。他告訴那個持着槍的人說，他跟他的同伴怎樣的上了船，叫他去救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他怎樣失去了他的同伴，而且找不到那個男人，以及他現在唯一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去找一塊平坦的地方，把這女人交託了，然後去找一個警察。他想到過他的老家，那個地方那個他幾乎度過了整個童年的地方，他的那些伙伴，彼此意氣相投，肝膽相照的，那片他曾耕作過的田地，他熟悉而且喜歡了那種耕作的方法，以及那些他摸透了它們的脾氣而且敬重的騾子，就像某些他摸透了脾氣而且敬重的人們一樣；他想到囚房在夜晚中的情景，夏天有蚊帳防止蚊子的叮咬，冬天有火爐，而且有人供給食物與燃料；星期天的球賽與電影——這些種種，除了球賽以外，他以前都沒有見過。但想到最多的，還是他自己的個性兩年前他們要保舉他做模範犯人。這樣他就不必再去犁田或餵牲口，而且只要跟在荷槍實彈的警衛後面，但是他拒絕了。「我想我還是繼續犁田的好，」他說，斷然的，毫不兒戲的。「我早就領教過了要槍桿子的滋味，一次就夠了。」以及他的良好服刑紀錄，他的責任感——不僅對於那些對他負有責任的人，也是對他

自己，他的生命是從的榮譽感，以及他那足以勝任一切的驕傲。他想着這種種，一邊聽着那持槍的男人說着逃亡的種種，他似乎覺得，緊緊的攀在那裡，被汽船橫蠻的拖曳着，自己快要哭了出來。他說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注意到那些樹上長着山羊鬍鬚般的苔蘚，雖然據他推測，它們在那裡可能已經好幾天了。只是他在這裡才第一次注意到。（註：樹上長了苔蘚，乃是洪水久漲不退的現象之一）。

「難道你不明白我根本沒有逃走的打算嗎？」他叫道。「你不妨端着槍監視着我；我不給你們惹來麻煩的。我唯一的希望是把這女人——」

「我告訴過你，她可以上船，」那荷槍的男人用他那平板的聲音說道。「但是我們船上沒有位子給一個要找警察的犯人，更別提還穿了囚犯的衣服。」

「要是他踏上甲板來的話，用槍托子敲他的腦袋，」那個在駕駛室中的男人說。「他神智不清楚了。」

「他不會上船來的，」那荷槍的男人說。「他快瘋了。」

然後那女人開口了。她身體沒有動，仍然倚在門上，她跟那兩個男人一樣，穿了一套褪色的、滿是補釘而



且十分邈遠的工裝褲：「給他們一點乾糧，然後叫他們滾不就行了。」她走動起來，跨過甲板來用她那冷然而浮腫的臉孔向下望着這犯人的同伴。「還有多少時候？」

「一直要到下月份才足月，」小船上的女人說道。

「但是我——」那穿着工裝褲的女人轉向那荷槍的男人。

「給他們一些乾糧，」他說，但那個荷槍的男人仍然向下看着小船裡的女人。

「算了，」他向犯人說。「把她送上船來，然後你自去逃走，」

「那你可怎麼辦？」那穿工裝褲的女人說。「當你把她送到警察那裡去時，人家豈不問你是幹什麼的？」那荷槍的男人連正眼也沒瞧她一下。她端着槍的那隻臂膀一點也沒有移動，却用另一隻手的手背打了那女人一記耳光，重重的。「畜生養的。」她說。那荷槍的男人仍然正眼也沒瞧她一下。

「行嗎？」他向這犯人說。

「難道你看不出來我不能嗎？」這犯人叫道。「難道你不明白嗎？」

孔，他往一旁躲閃着想避開靴子，却因此而放鬆了握住船欄的双手，他落下來的身體正好使小艇與岸起來的浪峯在成正切線的情形下被推撞出去，這樣它開始離開了那艘汽船，又重新划行起來，他激烈的划着，就像一個向着那終於知道無法避免的絕崖衝過去的人一樣，一邊回頭看着那另一條船看着那三張陰沉、嘲弄而猙獰的臉孔隨着水面距離的拉長而迅速的縮小下去，他一直怔怔的、氣憤填膺的楞着，並非爲了他被人家拒絕了這一個無法忍受的事實，而是爲了他被人家拒絕得這麼少，他所希望的如此少，他所要求的是如此之少，而他們回頭過來向他要求的竟是這樣一種代價（他們應該了解這一點）如果他果而付了出去，他就不會再是他自己了。他一邊繼續的懇求着他已經懇求再三的事情，一邊舉起槳來揮舞着，並且回頭向他們粗厲的咒罵着。汽船上的散彈槍射擊了一發，聲音越過水面消失在遠處以後，他還在不停的咒罵。

當他逗留在那兒時，他說，當他揮舞着槳而且叫嚷着時，他忽然想起了那另一波浪峯，這第二道挾着房屋、死驢子的水牆，正在他背後漸漸升高起來。因此他停止了叫喊，重又划起槳來。他並不是想要跑在它前面。

現在，他說，他只好把棄了。他的命運註定了。換言之，他現在知道，從一開始他就命裡註定了沒有辦法把她脫手掉，正如那些把他派到小艇上去的人，知道他那輕易不擺手的驢子脾氣一樣；當他看見那些被那穿工裝褲的女人丟下來的東西中，有一樣是一罐煉乳的時候，他相信這就是一個預兆，就彷彿一紙通知死亡的電報，一樣的沒有來由而且無法改變，這個預兆似乎向他說，他甚至沒有辦法及時找到一個平坦安定的地面，讓孩子生下來。他說當第二道浪峯開始試探性的在他身下擺盪起來時，當那穿着工裝褲的女人來回於船艙與船欄間，拋擲着食物時，他如何使小艇緊緊的依傍在那艘破舊的汽船旁邊——丟下來的東西有大片的鹹肉，破舊骯髒的棉被，烤得焦焦的冷麵包，後者她用一只盤子盛着，像倒垃圾一樣的傾倒進小艇裡去——當他那樣抗拒着那向上隆起來的水勢而依附在汽船舷側的時候，他似乎一時忘掉了那一道新近湧起來的浪峯，他還是不斷努力着想說明自己所願望與需要的是何其淺顯明白的道理，直到荷槍的男人（他是三個人中唯一穿鞋子的人）開始用腳來踩他的双手，他把一只手閃開以躲過那厚重的皮靴，然後再重新抓住船欄，於是那荷槍的男人就踢他的臉

他只是由經驗中知道，當它趕上了他時，他免不了要隨着它運動的同一方向前進，不論他願意與否，而且一旦被它追及以後，他就會開始因爲前進的速度太快而無法停止下來，而無法計較他前往的地方，以及是否能及時的登陸把這女人交託出去。爭取時間是他此刻的燃眉之急，而他唯一的機會就是儘可能的維持在浪峯前面，並且希望在被它撲到以前抵達某一個地方。因此他不斷的向前快划着，用那些早就因爲過於疲乏而失去了感覺的肌肉驅策着小艇，就像一個人過於長久的處於壞運氣之中，久而竟不自覺處境之壞，更不知道運氣爲何物了。即使當他吃東西的時候——那些被汽船上的人傾倒在船底中的，像棒球大小、而且像煤球一樣重而堅硬的烤麵包——這種硬的似鐵、重的似鉛的玩意兒，一旦離了那烘焙它們的烤盤，實在無法再稱之爲麵包了——他只是用一隻手，另外一隻手仍然捨不得放開那支槳。

他也想把那件事情說給他們聽——那天小艇飛駛在那些長着鬚鬚的樹木中間，而且不時有小片試探性的觸鬚輕輕而好奇的尾隨翻舞在小艇後面的浪水中，然後以一種輕微的嘆息聲，幾乎是吃吃的笑聲，離開了船身，小艇繼續前進着，一路上什麼也沒看到，只有樹，水以



及寂寞：暫時之間，對他而言，他似乎已不再是在設法保持他與浪峯之間的距離，也不是在縮短他與陸地之間的距離，而是浪峯與他同時而且靜止的懸宕在純粹的時間與一種夢幻般的遺忘中。他似乎不是為着抵達任何目的地而划着，而只是為了保持他與那女人肚子之間的小距離，而這也是小艇所僅有的長度；然後夜晚來到，小艇向前衝刺起來，尤其因為行進在不可知與不可見的環境中，格外的顯得快，在他前面一無所有，在他背後則是那巨大，向前傾倒着的水牆，它的頂蓋飛濺着泡沫，而且迸裂成一排一排的尖利狼牙。於是黎明又來到了（又一度夢幻般的由白日到黑夜再回到白天，這種縮短了的時間感，就如舞台燈光變換一樣的反時間而且不真實），小艇的輪廓又浮現出來，那女人不再仰臥在那件纏綿而且濕透了的軍便服下面，她直直的坐了起來，用雙手緊緊的抓着船舷，她眼睛閉着，用牙齒咬着下嘴唇，他現在瘋狂的划着那支折斷了的木片，他那双深陷在腫脹臉孔上的眼睛盯着她，並且嘎聲的喊道：

「忍着點！看在老天面上忍着點！」

「我就是忍着，」她說。「但快！快！」他充分明白這個令人迷惑的字眼的意思：快，趕緊；等於叫一

。「他盯着那個高個兒看着。」「呸，」他說。「才不會這麼遠，只不過維克斯堡過去點吧了。」

「他們根本不把我那時所在地方的對面叫做維克斯堡，」那高個的犯人說。「他們叫它巴頓羅齊（Batton Rouge，路州首邑）。」現在他就開始談到了一個鎮市，一個座落在四面都是無盡綠樹之中的白色而乾淨的小鎮，在他的敘述中突然出現，就像它在真實情形中出現時一樣，整個景象意外的，不真實的、海市蜃樓似的，無法令人相信的出現在他眼前，展開在一些散置的小船後面，那些小船繫泊在一排載運車上，車子則停在和門一般高的水中。現在他要說到的是：他在齊腰的水中站了一會兒，回頭看着小艇裡面，那女人半輪着，她的眼睛仍然緊閉着，她抓住船舷上的雙手，關節都泛白了，有一絲血水，從她緊緊咬住的嘴唇中流下到她的下巴上，他看着她，帶着一種無奈絕望的心情。

「我得走多遠才到岸？」她說。

「我不曉得，我告訴妳！」他叫道。「但那邊是一片陸地。真的陸地，有許多房子。」

「如果我行動起來，它恐怕要生在船裡都不可能了，」她說。「你一定得再靠近點去不可。」

個正在從絕崖上摔下去的人趕快抓住了什麼東西以救他自己一命；它的字義給人一種虛幻、滑稽、荒唐、嘲弄與瘋狂的意味，像一場難以忘却的癡疾所留下來的記憶，比任何舞台燈光下演出的無稽故事還要不切實際：

他這時候是在一個盆地中——

「一個面盆？」那矮胖犯人說。「那是洗臉的地方嘛。」（註：盆地 Basin 與面盆通）。

「不錯，」那高個兒的一個抬起頭來粗聲的說。「我洗了。」他費了些勁才使他們安靜了片刻，以便他可以把手上的兩小片烟捲紙放開，並凝視着它們飄飛不定的樣子中飄到他双脚之間的地板上，然後他把双手一動不動的懸了很久一段時間——一個盆地，一大片平靜的黃色水域，具有一種突兀而出奇有條理的氣氛，即使在那時候，也給他一種印象，覺得它縱然在沒有全部給洪水淹沒以前，也是很習慣於水的；他甚至記住了它的名字，有一個人曾經告訴過他好幾遍：阿筭法拉雅——（Achalalaya，在路易士安那州境內）

「到了路易士安那？」那矮胖犯人說道。人「你的意思是說你根本已經划出到密歇西比州以外去了？他媽

「好吧！」他叫道，狂野、絕望、懷疑的。「且等一下。我先去自首，然後他們就會——」他沒有說完，等着機會說完；他也說到了這情形：他一個人在水中東倒西歪的跑着，濺起許多水花，急促的喘着氣；現在他看見它了——另一座高高立在黃色水面上的裝卸平台，上面也有着一些穿卡其軍服的人影，跟以前那裡的情形完全一式一樣；他說自從那第一天早晨以來所經過的許多日子似乎都重疊在一起，而且根本不會存在過似的消失了，好像只剩下了始末兩個密接連續的時刻（連續的？同時的？）。他所經過的一切空間似乎也並不會真的存在，只不過他一直是用自己的双脚在水中衝着、濺著水花，高舉着双手，嘎聲的高叫着。他聽到那驚詫的呼叫：

「那裡有一個，」然後起了一陣命令、槍械碰撞、以及驚叫的聲音：「他往那邊去了！他往那邊去了！」

「是我！」他叫喊着，奔跑着，衝刺着，「我在這裡！這裡！這裡！」他繼續跑着，跑進了那第一陣彈雨中，停止在子彈中間，揮舞着双手，尖聲的叫道：「我要自首！我要自首！」

他向前面望着，臉上並沒有恐怖的表情，只有驚訝



與難以抑制的憤怒，他看見一大群穿卡其服的人影散開了，中間出現了一挺機關槍，那粗大的槍口斜斜的向着他瞄準起來，而他仍然用着鴉叫似的粗嘎聲音喊着：

「我要自首呀！你們難道聽不見嗎？」他不斷的叫着，甚至當他當身體旋轉過來，浪花四濺的投身到水中去時仍然在喊叫着，他當身體完全潛伏在水底下面，聽着那些子彈「嗤！嗤！嗤！」的落在他上面的水中，他一直深深的潛在水底，而且一直想要叫喊出來，直至在他重新站立起來以前，當他還在半沉浮狀態中時，就有許多因為想喊叫而從他嘴巴裡冒出來的氣泡，激越的擦過他的面孔。然後他相當的安全了，已經在子彈的射程以外，雖然並不在很遠以外。也就是說（他沒有說起怎麼樣也沒有說起在那裡）他得到了一個略事喘息的機會，他深深的呼吸了兩次重新奔跑起來，暫時之間，回到小艇去的方向並沒有什麼阻攔，雖然他仍然聽到槍聲在他背後響起，並且不知什麼時候有一顆流彈在他的一隻手上橫蠻的劃開了一道長長的裂口，他喘息着、抽噎着，而且還浪費着寶貴的呼吸，毫無對象的說着話，與其說他是像垂死的兔子那樣向着任何人類的耳朵呼叫，毋寧說是以其所有的氣息、愚昧與苦楚——它那容納一切

愚昧與痛楚的能量，似乎就是它唯一不朽的品質了——作着一種申訴：「世界上我唯一所要求的只是自首而已。」

他回到了小艇上，而且爬了進去，拿起了他那根斷裂的木板。而此刻當他訴說着這事的時候，儘管有因此而引致起來的一腔怨怒，但它（這一段訴說）都變得十分簡單的了；他現在甚至在毫不顫抖的手指間又捻起了一張煙捲紙，並且一點都不撒落的從煙袋中取出煙絲來放到它裡面去，就彷彿他一旦逃過了機關槍的火網，就從此進入了一個不再會受到驚恐的境界中去了一般；因此他以後的一部份敘述，對於他的聽者來說，就像從一片乳白色但仍然透明的玻璃中顯示出來的一般，一種與其是聽到的毋寧是看到的景象——一連串的陰影，沒有輪廓但却清晰可辨，而且順暢的流動着，合於邏輯的與理性的，而且不發出聲響來；他們當時都在小艇中，在廣大而平靜的水流中央，它既沒有邊際，而且向下流動着，小艇在這道水流無可違逆的壓力推送下，又再一次絕望的向着不知何往的地方漂流着，那些小巧且被橡樹簇擁着的小鎮，都像海市蜃樓一樣無法企及，而且顯然都不依附在那條虛幻而不改變的地平線上。他根本不相

信它們，它們無關緊要，他的惡運早已註定了；它們並不比一縷煙或一些錯覺更實在，他現在毫無目的或甚至毫無希望的不斷划着槳，不時看一眼那女人，她現在把兩膝收攏來，緊緊的盤在一起，她的整個身體縮成了可怕的一團，同時那帶血絲的唾沫，不住的從她咬緊牙關的下唇滴落下來。他不向着任何地方去，也不從任何地方逃開，他只是繼續划着，因為他已經划了這麼久，他覺得一旦他真的停了下來，他的肌肉一定會因為痛楚而呼喊出來。所以當它發生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感到驚訝。他聽到了那種他很熟悉的聲音（他以前只聽過這聲音一次，千萬萬確的，但沒有人願意再聽一次，即使再一次而已）並且在等着它的到來；他回過頭去看，一面仍然划着槳，果然看到了它，捲滾着，浪頂上蓋着一層草藉似的浮渣，仍舊是樹木、廢物與死牲口，他從自己的肩膀上虛脫失神的向它望了足足有一分鐘之久，他已經不知道激動了，甚至連承受更大侮辱的能力——痛楚，也沒有了，對這景象，他現在以一種橫蠻而不屈的好奇——這就是他目前麻木了的神經所能承受的更大範圍，除此而外再進一步要它們承受的還有什麼——注視着，直到那浪岸真的開始在他頭頂上聳立起來，準備進入它那勢

若雷霆的高潮。這時候他才把頭轉回來。他不停的划着槳，既沒有緩慢下去，也沒有加快起來；當他仍然以那種催眠了的穩定持續划着的當兒，他看見了那頭游泳著的鹿。他並不知道它是什麼，而且也沒有因而改變了小艇的路線去追隨它，他只是在浪峯翻騰滾捲下來以後，當小艇又老樣子的整個兒被拋了起來，摔在一堆翻滾着的樹木、房屋、橋板與籬笆上時，注視那在他面前游泳著的鹿頭，他依然划着，雖然槳兒划擊到的除了空氣以外，別無其他他可以着力之物，甚至當他與那鹿兒在伸手可及的距離內並排着向前奔進的時候，他還是一直不停的划着，他現在注意到鹿兒，注意到那鹿兒開始把整個身體露出水面上來，直到它幾乎就跟在水面上奔跑着一樣，它還是在一直上升，最後完全脫離了水面，然後猛地折斷一些樹枝，濺起一片水花，在一個逐漸遠去的彎弧中向前一躍的消失了踪影，它那浸溼了的尾巴向上條的一提，整個身子就彷彿一陣煙一樣的消失了。這時小艇碰撞了一下，船身傾斜起來，同時把他從艇中摔了出去，他站在深及膝蓋的水中，試着跳躍出水面以上，然後又跌入到齊膝的水中，他爬上了小艇，一面目不轉睛的盯着那已遠去了的鹿兒。



「陸地！」他嗚聲的叫道。「陸地！只要再忍一會兒！」

他從那女人的腋下把她抱起來，拖出了小艇，跟在那遠去不見的鹿兒後面向前拚命的衝過去。現在陸地真的出現了——一片光潔、滑溜、陸峭、怪異、結實而且無法令人相信的斜坡；一處印第安土壘（註：美洲印第安人的築壘族 Maund Builders 史前時代在密歇西比河東岸所築的土壘子），他急急的奔跑在那片泥濘的斜坡上，一再的滑跌下來，那女人在他滿是污泥的双手中掙扎着。

「把我放下來！」她叫道。「把我放下來！」但他緊緊的抓着，她，喘着氣，哼着，又重新在泥濘的斜坡上衝刺起來；當他抱着手中那個現在十分不好掌握的負荷，幾乎抵達那平坦的土壘頂上時，他發現腳下踩着的一根樹枝忽然的以它本身的強勁扭動力量滑走了。「這是一條蛇」，他把腳閃開的時候心裡想道，同時以那毫無疑問是他最後的一股力量，把那女人半推半拋的送上了土壘，然後自己就臉孔向下直直的摔回到水中去（他在這片中度過了多個白天夜晚，他已經無法記憶，而且他一直都是真正的從其中脫身過），似乎他自己那

力量耗盡而不管用了的肌肉，也有意不惜任何代價的去完成他那無可動搖的意志，即使溺死也無悔——就是要跟那個沉重的負荷分離開來，這是命中註定了不知不覺而且無可選擇的加諸於他身上的負荷。後來他似乎覺得陪伴着他一起摔落到水底下面去的，正好是那初生嬰兒的呱呱墮地之聲。

## 第四章

當那女人問他有沒有一把小刀時，他站在那裡，身上那套囚服濕淋淋的，這套衣服曾經使他遭受到步槍的射擊，後來甚至成了機關槍的目標，但在先後兩次情形中，他看見了那種自從他離開堤防以來，整個濶別了四天的人類生活。當那女人再一次向他提醒說他們得快一點時，他的感覺就如還是處身在隨波逐流的小艇中一樣。他感覺到一種同樣是純粹道義處境的、不得不的挺身承擔，以及那種同樣力不從心的惶急激動；他這樣無可奈何而啞口結舌的站在那兒看着她，足足過了一分鐘左右，一直到他突然被她的呼叫聲喚醒過來。「罐頭！船裡面的那只罐頭！」她叫道。

一條鞋帶，並把它用鋒利的鐵皮割成兩截。然後她要一些熱水——

他並沒有去猜想她要拿它來做什麼；他甚至都沒有問一聲。他轉過身來就跑；這一次當那結實的軀體以一種笨拙的反應（不是出於驚惶，而是由於機警）縮回去時，他想到：「又一條蛇」，他雖然知道他奔跑着的腳步很可能落在那扁平腦袋的一碼之內，却並沒有改變他的步伐。那小艇的船頭現在已被波浪推送到斜坡，那裡又有一條蛇正爬過船尾進入到小艇中去，而當他彎身去拿那只屏水用的罐頭時，他看見另外一種東西向土壘游去，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一個頭，以及一張在三角漣漪頂點上的臉孔。他抓起了那只罐頭；他把它浸入水中，一直到水與罐口平齊滿滿的裝了水，身子跟着就往回轉了過去。他又看到了那鹿，或者另外一頭。總之，他看見了一頭鹿——眼角的一瞥，那在柏樹叢中一躍即已遠去的煙灰色的形體，消逝了，他沒有停下來去看它，一路奔回到女人身邊，然後跪下來拿着罐頭湊到她的嘴唇上去，一直到她告訴他說覺得好過了些才拿開。

它曾經裝過一品脫的青豆或蕃茄之類，密封了的，然後被人用斧頭後踵擊了四下而被打開了的，金屬的罐蓋向後捲了過來，參差的緣口像刀片一樣鋒利。她告訴他怎麼樣做，而他就拿它當作刀子來用，他除下了他的

「只要我們能有一點點熱水就好了，」她用一種虔弱而寧靜的聲音，並不抱很大希望的說着；但是當他一想到火柴時，他就知道這件事令他為難的程度，並不亞於當她向他耍刀子的時候，最後還是她在那件繃縮的軍服（它的一隻袖子上有二道黑的V形條紋，原先在肩膀上的階級條紋與部隊番號，都被撕去了，只剩下一個黑色的斑點，但這些對他毫無意義），口袋中摸出一個由兩枚散彈槍彈壳所嵌疊而成的火柴盒來。他因此就把她拖到離水更遠一點的地方，並且去尋找足夠乾燥的木柴來生火，他這時候心裡想，「這不過是另外一條蛇，」只是，他後來說，他應該想到「一萬條其他的蛇」；而且他現在知道剛才看到的並不是同一頭鹿，因為他有一次同時看到了三頭，他只是分辨不出來它們是母鹿還是公鹿，因為牠們在五月底都是沒有角的，而且除了聖誕卡以外，他以前從也沒有看到過任何一種鹿；然後他看到那隻兔子，溺在水裡，死了，並且被撕裂了，那隻鳥兒，那隻老鷹，站在它身上——那豎起來的冠毛，那堅硬，凶惡，高傲的尖嘴，那偏執、貫焚的黃色眼珠——



他歪着腦袋挑逗着它，然後張開翅膀飛翔到天空去。

當他帶着木柴與那死鬼子回來時，那嬰兒，包裹在軍服中，被擠塞着躺在兩棵柏樹根中間，女人則不知去向，不過當這犯人跪在泥地上，手忙腳亂的生着一堆微弱的營火時，她就由水邊那裡緩慢而虛弱的走了回來。終於水滾了起來，並且從某些他根本不會過問，她自己則除了需要來到時可能也不會想到的地方（也許從來都沒有那一個女人想到過，只是女人不會覺得奇怪吧了），她拿出來那麼一方介於麻布與絲綢之間的東西——他蹲踞着，身上的濕衣服在營火的熱氣中冒出了陣陣蒸氣，他以一種無知的好奇與興味看着她替嬰兒洗澡，他這種好奇最後變成了吃驚的懷疑，因此最後當他站着俯看着她們母子、看着那赤褐色、說不出到底像什麼的小東西時，心裡想道「這就是一切了。我所以被迫離開我所熟悉的，而且不希望離開的地方，投身到一片我生來就害怕的大水中，最後飄泊到這麼一個從未見過並不知身在何處的地方，原來都是爲了這個。」

然後他回來水邊，再把那尿水的罐子盛滿了，現在已是太陽西墜的時候，但這一天開始時的情形，他甚至都不大記得清了；當他回身到那藏於柏樹陰影中間的營

方是一塊爛泥，但是在它下面却是結實的泥土，就是不會移動的大地；如果你摔到它那看來似乎完全不動的表面上，有時候免不了頭破血流，但它可絕不至於毫無實質的把你接受、包裹而且窒息、把你一直往下、往下、往下的拖下去；有時候當你在它上面犁田時，它十分的堅硬，它令你力竭倦怠，而且每當日落而息，回到自己的囚床時，你總是咒咀它那永無止境、不會變化的要求，但是它絕不會橫蠻的把你從你所熟悉的地方攫奪出來，並使你神魂顛倒而且無可奈何的漂流多日，毫無返回的希望。「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我也不以為自己知道那我希望回去的地方的路途，」他想到。「但至少船兒停下來了，使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得到一個掉過頭的機會。」

曙光初露時他就醒了，晨光還是微弱，天空泛着淡淡的黃色；看來今天是好天氣。營火已經熄滅了；在餘燼的那一邊躺着三條蛇，一動也不動，平行的排着，好像按照劃好了線路躺下一般，並且在迅速明亮起來的光線中，還有其他許多條蛇現形出來：就在一刻之前看來還是泥土的地方，竟一下子變成了許多動彈的盤纏卷曲的形狀，那在一刻之前原來以爲是樹枝的東西，也在瞬

火旁時，（即使他只離開了短短的一會兒）夜色就已經很濃了，就彷彿黑夜也跟着他們避難到這塊一平方英尺大的土壘上來，把它當成了創世紀中的泥造方舟（註：創世紀中的方舟是木造的），這個幽暗、潮溼、充滿了生命的彈丸之地，到底在什麼方向、距何地方有多少距離，在他就跟今天是幾月幾日一樣的無從猜測，現在黑暗隨着太陽的休憩又一度躡足而前並且展佈到水面上去。他燉着切片了的兔子，營火在黑暗中愈來愈顯得明亮了，在四面的陰影中，不時有一些小動物以羞怯不馴的眼睛在窺伺着——有一次是一頭高大的鹿在那裡文靜的凝視着——閃亮的出現，條的消失無踪，又閃亮的出現，肉湯冒出熱騰騰的蒸氣與強烈的香味；當他注視着那女人啜着第一罐湯汁時，他似乎都能聽到自己口中饒涎在那裡翻攪的聲音。然後他也喝了一罐；他們又吃了另外一些用柳條叉着烤出來的肉片；這時天已全黑了。

「妳跟他最好睡在船裡！」這犯人說。「明天我們一早就得出發。」

他把小艇的船首推到水中去，這樣它就平穩了，他用一條葡萄藤，把枋索加長了，然後回到營火那裡去，把葡萄藤繫在自己的手腕上，就躺下去睡了。他躺的地

間展陳爲靜止的斑斑蛇紋，甚至只在這犯人站在那兒盤算食物，盤算着他們出發以前吃些熱食物的頃刻。但是他決定不這樣做了，決定不浪費太多時間，因爲小船上還剩下不少那些被汽船上的人扔進去的石頭一般的東西，此外（且想想看）不論他獵捕得有多快多成功，他也沒有辦法弄到那麼些足以供他們回到他們想去的地方的食物。因此他回到小艇去，他順着那條撿起來的枋索走回到它旁邊，水面上有一層低低的晨霧，跟棉胎一般的厚實（雖然看起來不是很高、很深的），躺在那裡，小艇的尾部已經開始在它裡面消失了，雖然它離岸不遠，船頭幾乎碰到了土壘。那女人醒來了，翻動着身子。

「我們就要出發了嗎？」她問。

「是呵，」那犯人說。「妳總不會想在這兒再過一個早晨吧？」他進入船中，把小艇推離開岸邊，土壘馬上在濃霧中溶化了。

「把槳遞給我，」他從肩膀上向後說，頭還沒有轉過來。

「槳？」

他把頭轉了過來。

「槳。妳就躺在它上面。」但她並沒有，這時候那



小島繼續緩慢的淡入到霧中去，那霧則似乎把小艇當作一塊珍或脆弱的寶石或珍珠那樣把它包裹在沒有重量而且無可比擬的絨毛中，有好一會兒那犯人木然的躊躇着，他並不因而感到張皇失措，却充滿了一種迷惑而驚訝的激惱，就如一個人剛剛避開了一隻倒下來來的保險箱，却偏偏又被一塊從它上面掉下來的鐵紙所打到一般；尤其使他無法忍受的是，他心裡有數，這一記打擊來得突兀，使他連閃避一下的時間也沒有。他不能再猶疑了。抓住了藤條的末端，他就縱跳到水中去，他連爬帶踢的沉了下去，又連爬帶踢的浮了起來（他從來沒有學過游泳），一面狼命的向着那幾乎完全消失了的土壑衝刺拍打着游泳過去，起先在水中，後來就出了水面，正如昨天那頭鹿兒一樣，然後他攀登上那個泥濘的斜坡，就喘氣不已的躺了下來，手上仍然緊緊握着葡萄藤的一頭。

現在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乃是去選擇了一棵在他認為是最適合的樹（有一片刻時間他覺得自己實在有點神智不清了，竟想用那只厚水罐子的邊緣來把它鋸斷），然後在樹根部份生起了一堆火。接着他就去尋找食物。他後來的六天中都在尋找食物，一面等樹燒斷了，倒了下來，等它燒成適當的長度，然後就小心照拂着一堆

上長長的橫掃着藤一下，他走過去看，沒有火，沒有煤，甚至在那支快要燒成了成的槳下面也是如此，這時有另外一種拉長了的水冷的柔軟的東西迅速的爬過他那躺在四英寸水中的身體，同時那隻小艇的鼻尖，一直不停的拉曳着那條繫在他腰上的葡萄藤，並且碰撞着要把他再推回到水中去。然後有另外一樣東西靠過來並開始輕輕碰觸着他的膝蓋（原來是那根圓木，那支槳）就在他迷惘緊張的摸索着小艇的當兒，他聽到船殼中有一種噁噁噁噁，來去奔跑的東西，那女人開始四面敲打而且叫嚷起來。

「老鼠呵！」她叫道。「到處都是老鼠！」

「躺着別動！」他叫道。「那不過是蛇。妳難道不能儘量保持安靜讓，我找到小船嗎？」

然後他找到了它，他帶着那支尚未完成的槳進到了它裡面；那結實有力的身體又一次在他的腳下扭動；它並未使他驚駭；他一點不在乎，只凝視着船尾處一點僅見的光亮——那廣闊水面的微弱反光。他把船向那兒撐出去，一把推開那些盤着蛇身的樹枝，小艇的底部微微反響着水波的有力拍擊聲，那女人還在尖叫着。然後小艇完全擺脫了樹枝，離開了土壑，現在他可以感覺到那

持續而巧妙的營火，使它沿着圓木的邊上燒，把它燒成一柄槳的模樣，當夜間那女人與嬰兒（它現在也在母親的照料哺育下，每當她準備要解開褪色的軍便服時，他就背過身去或乾脆返身走到樹林中）睡在小艇上時，他也照拂着這一堆火。他學到了留意老鷹撲擊的地方，因此找到了更多的野兔與其他小動物；他們吃過一些死魚，以及一條蛇，女人以為它是烏龜，反倒平安無事，而且有一晚天下起雨來，他爬起來，抓了一些樹枝，把那些蛇趕走，然後仍以他從前那種不在乎個人安危的態度，利用樹叢築了一處避雨之處，結果雨即刻停止了，而且沒有回頭再來，於是那女人就回到小艇上去睡覺。

於是有一個晚上——那緩慢沉悶的燃燒着的圓木，現在差不多已經是一支槳了——那一晚他睡在床上，睡在囚房中的床上，天很冷，想把被子拉上來蓋，只是他的腰子和他作對，不讓他拉上去，而且重重的推擠壓他的腰，想要和他共睡這張狹窄的床鋪，這張床却是又冷又潮濕，他想爬起來，只是那腰子不讓他起來，用它的牙齒咬住了他的腰帶，把他擰回到那張又冷又溼的床上去，而且，倚在旁邊，用它那冰冷柔軟有力的舌頭，在他臉

些竄過他膝蓋的身體，並聽到它們爬過船舷的噁噁聲。他把槳拿進船來，用它向着船底鏟去，再舉起來向外丟出去；攪着蒼白的水，他可以看到三條以上的蛇，扭動着消失在水中。

「不要叫！」他喊道。「噓！我但願自己是一條蛇，那樣我也可以離開這隻船！」

當早上的太陽再一次以它那種蒼白，不帶熱力的圓盤向下注視着這隻深藏在棉胎般霧團中的小艇時（他們是不是在前進，那犯人並不知道），那犯人又聽到了那種以前聽見過兩次而且永遠忘記的聲音——就是那居心叵測，無可抗拒而且劇烈翻攪的洪水所發出來的聲音。但這一次他却弄不清楚它是從那個方向來的。它似乎無所不在，漸漸的增大，又漸漸的微弱下去；忽然他以為自己正用着那支像烏黑的磚頭一樣顏色質地的槳——海獺啃嚙出來、煙肉裡燻過、重逾二十五磅的怪物——驅着小艇正對它衝進去，他趕緊忙亂的把小艇轉過身來，却发现那聲音又在他前面消失了。然後有一種東西在他頭上嚇人的咆哮起來，他聽到了人類的聲音，一隻鈴鐺響了起來，然後這聲音停止下來，而那霧障豁然消失，就如當你用手在結了水氣的玻璃板上擦過一樣，現在小艇



漂浮在一片閃爍着陽光的棕黃色水面上，與一艘輪船、約在三十碼以外，並排在一起。輪船的甲板上擠滿了男女老幼，或站或坐的置身在一大堆難看的傢具雜物之間，他們憐憫而且沉默的向下看着小艇，這時那犯人跟輪船駕駛室中的一個拿了揚聲器的人交談着，他們一來一去的呼喊嘶叫聲，在引擎的轉動聲中顯得極其微弱而不清楚：

「你們這算是什麼呀？要自殺嗎？」

「往維克斯堡怎麼走？」

「維克斯堡？維克斯堡？把小船靠近來，上到我們船上來吧。」

「你們肯不肯把小船也帶着一道走？」

「小船？小船？」現在揚聲器咒着，罵街的話與生理器官的謔語，一連串空洞而不着邊際的像怒濤般滾滾而去，就彷彿是水、天與霧在說話們一般，然後這些話語又向揚聲器咆哮回去，却沒有任何地方造成傷害、留下疤痕與侮辱。

「老子要是由了你們這些狗娘養的耗子，把每一樣會漂的破爛兒都檢上船來，老子乾脆把測錘都扔掉算了。趕緊我上來！你指望我耗着燃料等到地獄結起冰來嗎？」

「我的天，」那斯文和氣的男人說道：「你一直拿來當藥用的就是這玩意麼？」

「是的，」這犯人說。「我把那木板弄丟了。」

「木板，」那斯文人（這犯人說話像耳語一樣輕）說，「木板。噢。到這裡來，吃一點東西。你的船現在安然無恙了。」

「我想我還是留在這裡的好，」這犯人說道。因為現在他，告訴他們，他開始第一次注意到其他的人們，那其他擁擠在甲板上的災民，他們這時候已經團團轉的圍住了那隻倒撲着的小艇，他與那女人就坐在它上面，那條藤筋索則在他手腕上繞了好幾匝並且緊緊握在他手中，這些用好奇、熱烈而憐憫的激動樣子凝望着他們與那女人的人，都不是白人——

「你是說他們是黑人？」那矮胖犯人說道。

「不是。不是美國人。」

「不是美國人？難道你那时候甚至已經離開了美國？」

「我也不知道，」這高個兒犯人說。「他們叫這地方做阿笏法拉耶」，——因為他們說話的聲音都是咕咕

？」（註：地獄據說是一片火海，比喻時間之久。）  
「不帶小船，我就不上來，」那犯人說。這時有另外一個聲音說話了，它如此心平氣和、斯文體貼，乍聽之下，竟比那麥克風中傳來的咆哮與不着邊際的穢語還要來得陌生似的。

「你想要去的地方是那裡阿？」

「我並不一定要去那裡，」那犯人說。「我只是到那裡算那裡。巴區曼也可以。」（Parthian 地名，）  
那最後說話的人轉過頭去，似乎與駕駛室中的第三個人商量着。然後他又向下望着小艇。

「你要去卡那房？」（註：Carnation 地名）

「什麼？」那犯人說。「巴區曼。」

「好吧。我們也是往那邊去。我們讓你們到那裡上岸回家。上船來吧。」

「小船也上來？」

「可以。可以一起上來。我們爲了等你不知多燒多少煤。」

這犯人這才把小船靠攏過去，並且看着他們幫忙使那女人與嬰兒爬過了船欄，然後他自己也上了大船，不過他仍然緊抓着藤條筋索的一端，一直到小艇也被拉上

咕咕

「咕咕咕咕的？」那矮胖犯人說道。

「他們說話的時候就是這樣，」這個高個兒犯人說。「咕咕咕咕，嚇汪、考考、吐吐」——而他就在那裡，看着他們互相咕咕着，然後又向他望望，不久他們一齊退開，那斯文人（他帶着一枚紅十字會臂章）進來了，後面跟着一個侍者托着一般食物，這斯文人帶來了兩盃威士忌酒。

「把這喝了，」那斯文人說。「會使你暖和起來。」

那女人接了她的那一盃並且喝了起來，但這犯人望着他的一份並且想道：「我已經七年不近威士忌酒了。」他在這以前也只嚐過那麼一次；那次是在一處松林中的私釀場；他那時十七歲，他跟着四個同伴到了那兒，其中兩個是成人，一個二十二、三歲，另一個四十；他記得很清楚。地獄般融融火光中的劇飲胡鬧，他腦袋上的幾下結實的打擊（他的拳頭也樣同的敲在別人硬繃繃的骨頭上），然後在斑斕而刺眼的陽光中醒來，發現自己是在一處牛棚中，這地方他以前從未到過，後來發現距他家竟有二十英里之遙。他想到這一幕，並環視着那



些望着他的面孔。

「我不想喝。」

「喝吧，喝吧，」那斯文人說。「喝掉它吧。」

「我不要喝。」

「別傻，」那斯文人說道。「我是一個醫生。你看

這樣你總可以安心的喝了吧。」

這樣他才拿了玻璃杯「但即使如此，他還有些猶豫

「聽我的話，趕快把它喝了；我們都在等着你呢，

」他的聲音雖然仍是平靜體貼的，但却有一點嚴厲——他的聲音之所以能够溫和可親，乃是因為他一向都不大受到別人頂撞回嘴的緣故——於是他喝了威士忌，在這團甜蜜而火熱的液體還在他胃中尚未擴散的時候，他就覺得不對勁了，並且想說：「我剛才跟你們說過的！我剛剛說過的！」但現在已經太晚了，在慘淡的天幕下他漂泊了十天，嚐盡了恐懼、迷惘、絕望、無奈、憤怒、怨恨、本來只有他自己跟那騾子，他的騾子（他們讓他給它取了個名字叫——約翰亨利），沒有別人，只有他自己用它犁了五年的田地，它的脾氣性情他全摸透了，而且敬重它，它也同樣透徹的熟悉了他的脾氣性情，

驚人的臉上。

「那意思就是說一條同時是公牛與母牛的牛犢。」

「不對，不是這意思，」另一個犯人說。「它是一頭兩不像的牛犢或是小馬。」（註：血友病 Hemophilia 多由遺傳而得，男子患此病較多。然遺傳之根源，大都在母而不在父。患者大動脈狹小，血量增多，壓力加甚。鼻口齒齦腸胃等處，一受輕微創傷，流血不止，往往致死。因其病因複雜，故為一般人所誤解。）

「別瞎扯了，」那矮胖犯人說。「他要不是這就是那，否則豈不成了怪物。」他一直沒有看鋪位的高個兒犯人；現在他又向他說話了：「你讓他們這樣叫你嗎？」這高個兒犯人早就碰到過這種問題。他根本沒有回答這個醫生（他在此以後就不把他看作斯文人。）他也不能動彈，不過他覺得很舒服，他覺得現在比那一天中那一刻都舒服。因此他們扶着他站起來，並攙着他走過去，傍着那女人坐在翻轉了的小船上，他在那裡向前傾着身子，以一種茫然的神態把兩肘支在膝上坐着，望着泥污甲板上他所留下的一片殷紅，一直到那醫生修剪得很乾淨的手端了一只小藥瓶湊到他鼻子前面。

「噢一下，」那醫生說。「深深的。」這犯人吸了

這樣他們都可以預先知道對方的行動與意向；那時候只有他自己與這騾子，那些小小的，咕咕嚕嚕的臉孔在他前面飛舞，那些熟悉的堅硬頭骨碰在他的拳頭上，他叫了起來——

「別開玩笑，約翰亨利！把他們犁下去！把他們一起吞掉！」傢伙這時候那白熱的火紅浪潮捲了回來，與他的喊聲歡愉的應和着，洶湧然的，飄飄然的，騰雲駕霧般的，然後拋擲着穿過太空，勝利激昂的高呼大喊，然後在他腦殼後面，又來了那麼狠狠的一擊；他輪到甲板上，直挺挺的仰輪着，一動也不動彈，並且冷靜清醒過來，他的鼻孔又流出血了，那斯文人彎身在他上面，在他那副無邊眼鏡後面用一雙犯人曾見過的最冷然的眼睛望着他——那雙眼睛所望着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鼻血，那雙眼睛中除了完全不切身的興味外別無他物。

「好傢伙，」那斯文人說，「你這條命可真耐活，是不是？血可也真多。以前有沒有人告訴你，說你是血友病人？」「什麼？」那矮胖個兒的犯人說，「血友病？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高個兒犯人現在點着了香煙，他的身體在棺板般的上下鋪間像摺刀般彎弓着，精瘦乾淨，一動也不動，一縷藍色的煙環繞在他刮乾淨

一口氣，那強烈的阿墨尼亞氣味從他的鼻腔，中一直刺激到喉嚨。

「再一次，」那醫生說。那犯人順從的又吸了一口氣。這一次他哽噎着，並吐出一塊血來，他的鼻子現在比腳趾甲還要麻木，而且似乎極其寬暢，彷彿容得下一把十英寸寬的鏟子一般，而且涼嗖嗖的。

「求你饒了我吧，」他說。「我從來不想——」

「你說什麼？」那醫生說。「我從來沒看見過像你這樣橫蠻悍勇，力可敵四五十人的好漢。可是你有勇無謀，撐不了幾分鐘。現在你可以吃一點東西了。你不是以為這玩意兒又會使你神智混亂起來？」

他和那女人都吃起東西來，坐在小艇背上，那些咕咕嚕嚕的臉孔現在不再望着他們了，這犯人緩慢而費勁的咬着那片厚厚的三明治，咀嚼着，他的臉孔偏在食物一邊，並且和地面平行着，就像狗在啃骨頭一般；這艘輪船又前進起來。中午有好幾碗熱湯與麵包以及咖啡；他們也吃了些，並排着坐在小艇上面，那條葡萄藤仍然纏在這犯人的手腕上。嬰兒醒了過來，哺過了乳，就又睡着了，然後他們輕輕的談起話來。

「是不是他說要把我們送到巴區曼去？」



「那是我告訴他想去的地方。」

「據我所聽到的，好像根本不是巴區曼。好像他說的是另外一個地方。」

這犯人也曾想到這一點。自從他們上了輪船以來，他就十分警覺的想到這一點，尤其自從他注意到了其他乘客的性質以後，他更不能不提高警覺了，這些男人和女人顯然都比他矮小，他們的眼睛雖然是接近藍或灰色的，但他們的膚色則似乎和白人是異，他們彼此交談的語言是他向所未聞的，而且他們顯然不懂他所講的話，這一種人他以前不會在巴區曼附近見過，他相信他們一定沒有到過那裡或更進去的地方。但是按着他那山裡人保守的脾氣，他可不願意去探問這件事情，因為在他而言，向別人打聽事情，就是請人家幫忙你，而向陌生人隨便請求幫助，則又是一件十分冒昧唐突的舉動；如果他們自動來告訴你，你不妨接受，並且表示一番幾乎形同客套的感謝之忱，但却不作與主動的去請問。因此他寧可等着瞧，就像他以前所作所為的那樣，而且儘可能按照他的判斷與儘他所能為的去行動或試着行動。

因此他等待着。到了下午三點左右，輪船隆隆然的疾馳進一個滿佈柳樹的峽谷，然後又從其間出來，現在

他們要前往地方的名字，而且還真的想到那兒去。」這犯人聽了就等待起來，太陽越來越斜了，而這隻螞蟻般的輪船則繼續爬行過這個越來越變得銅黃色的空濶而巨大的盤子上。但他並不會去探問，他只是等待着。「也許他說的地方是卡洛頓 (Carrollton)」他想。「第一個字也是卡。人但他對這一點似乎也不太確信。他不知道他此時身在何處，更不知道現在這地方與他記憶中的卡洛頓根本是兩碼子事，七年前那一天，他與一位警員手並手的銬在一起，曾經坐火車經過那兒——在兩條鐵道交叉的地方，車廂在緩慢下來時互相輕輕碰撞着，夏天裡的山上一片青蔥，其中散佈一些白色的房屋，一個高高的尖頂，那是上帝的手指尖。但那裡並沒有呵。」而且如果那裡靠近這樣一條大河，絕不會使人無所知覺，」他想。「管他，反正這一生裡，你不在乎你是誰，以及你在什麼地方。」然後輪船的船頭開始偏了過來，它的陰影也跟着偏了過來，橫越着寬寬的河面，一直向着那渺無人跡、滿是柳樹的河邊駛過去。那裡一無所有，在河邊過去的地方，這犯人甚至看不到陸地與水；看來輪船似乎要緩慢的撞上那一帶薄而脆弱的柳樹障礙，然後停泊到空虛中去，或者甚至連空虛都沒有，緩慢下

這犯人知道它就是「大河」。他現在相信了——這片巨大的河區，黃色的，在午後的沉睡狀態中——「因為它實在太大了，」他後來冷靜的告訴他們。「大凡世界上的真正大河發起洪水來時，都不會輕舉妄動，頂多稍稍站高一點，這樣它就可以回頭看到跳蚤在什麼地方，以便好好的搔一搔癢處。只有那些小河流，那些撒尿似的小溪，才會一天向前，一天向後的難以捉摸，而且會挾着一大堆死騾子與雞籠向你頭上打下來。」——而這艘輪船現在就行駛在它之中。「像一隻螞蟻爬過一隻盤子」，這犯人道，他還和那女人一起坐在小艇背上，嬰兒又哺了一次乳，他顯然也望着水面，在左右手一英里外，各有一道堤防，像兩條平行不間斷的線在浮動着。然後在快近黃昏的時分，他開始聽到並注意到那醫生的聲音，以及那最初擴音器中向他叫喊的人的聲音，現在又從頭頂的駕駛室中咆哮出來。

「停下來？停下來？難道我開的是公共汽車？」

「這一次多少有點不同，」那醫生用愉快的聲音說道。「我不知道你在這一帶來來回的跑過多多趟，也不知道你所撈起來的耗子到底有多少。但兩個一起——不對，是三個一起——這還是頭一遭，他們不但知道

來，看來似乎它要把他送回那空虛中去，只要能把他卸下，何必管它是巴區曼還是卡洛頓，然後他轉過頭來，看見醫生正彎腰在看那女人，用他的食指把嬰兒的眼臉翻開來，向他察看着。

「他生的時候還有誰在場？」那醫生說。

「沒有別人，」這犯人道。

「噢，那完全是你一個人照料的了？」

「是的，」這犯人道。現在醫生站直了身軀，看着這犯人。

「這裡就是卡那房了，」他說。

「卡那房？」這犯人道。「那不是——」然後他頓住了，沒再說下去。現在他說起這件事來——那雙躲在無邊眼睛後面的眼睛，咄咄逼人，而且像水一樣的無情，至於那張白淨的面孔，則喜怒難測，不慣於被人頂撞或隱瞞。（「對了，」那矮胖犯人說道。「這正是我要問的。那些衣服。人家一看就認出來了。何況你又說那醫生是這樣的精明仔細——」

「我穿了那套衣服睡了十晚，大抵在泥地中，」這高個兒犯人說。「我自那一天半夜裡開始就一直用那柄生木槓划着船，因為剛剛才燒成的，所以沒有時間把上



面的炭灰擦乾淨。後來它就日日夜夜的在我衣服上摩着擦着，結果把衣服弄得面目全非。我不是說只有衣服而已，」他並沒有笑。「臉上也一樣。那醫生知道的。」

「好吧，」那矮胖的一個說。「說下去。」

「這我知道，」那醫生說。「當你躺在甲板上快要清醒過來時，我就發現了。現在什麼也別瞞我。我不喜歡說謊。這艘船是往新奧爾良去的。」（註：New Orleans 密河下游一市在路州境內。）

「噢，不要，」這犯人馬上說道，斬釘截鐵的。他耳邊似乎又響起一陣「噠——噠——噠」的槍聲，彷彿就落在剛才他所在的水上。但他想到不是子彈。他已經忘記了它們，原諒了它們。他想到的是叭在水中的自己，在重新起來奔跑以前喘息着，吞嚥着——那呼喊、那控訴，那對愚弄人的造物所發出的最後而且無可挽回的背棄之聲：「在這世界上我所要的不過是自首；」想着它，記憶着它，只是現在已經沒有那種激動，沒有了那種情緒，而且它已濃縮成了一篇墓誌銘：「不要。我試過一次了。他們向我開槍。」

「那麼你不要去新奧爾良了。而且你也並不是真的想要去卡那房。只是你寧去卡那房而不去新奧爾良。」

了。」

「爲什麼呢？如果你知道了錯在那裡，下一次他們就不會把你逮住了。」

這犯人定定的看了那醫生一會兒。他們彼此定定的互相看了一會這兩對眼睛到底並沒有什麼多大不同。

「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了，」這犯人開門見山的說。「我那時候十八歲。現在我二十五歲了。」

「哦，」那醫生說。這時候（照這犯人所說的）那醫生並沒有移動身體，他只是不再盯着這犯人看了。他從他的外衣中掏出一包廉價香煙來。

「抽煙嗎？」他說。

「沒有的時們我就不抽，」這犯人說。

「那好，」那醫生以原諒那種和氣而乾脆的語氣說。他把香煙拿開了。「我們這一行（醫生這一行）也具有一種專有的權力這權力，也許不是由耶和華所賦予，但至少是美國醫療協會所賦予——就是無疆在什麼時候就像上天鑒察下的今天，我可以視情形支配我的金錢，任何情況下，任何數目，任何時候。我不知道在這一次的特殊情形下，我是不是處置失當，但我想我們不妨一試。」他用雙手在嘴前握成一個筒狀，向着頭頂上的駕

這犯人沒說什麼。醫生凝視着他，他那對擴大的瞳仁就像二板釘頭。「你是爲什麼入獄的？出手太重打死了人，是不是？」

「不是，我想搶劫一輛火車。」

「再說一次。」這犯人就再說了一次。

「真的？繼續說下去。你不要只說一九二七年就抓住了。」

因此這犯人就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而且平平淡淡的說着——關於那些害人的雜誌，那支不能射擊的手槍，那方遮面巾，以及那隻黑燈籠，由於沒有開好通風口，蠟燭始點不起來，這些都是靠推銷報紙的錢買來的。「他既不看我的眼睛也不看我的嘴巴，」他想。「他似乎在觀察着我的頭髮。」

「我明白了」那醫生說。「都怪事情有了差錯。不過後來你可多的是時間檢討得失。去判斷那一點疏忽了，那一點沒有弄妥當。」

「是的，」這犯人說。「後來我可透透徹徹的把它想了個明白。」

「因此你下次就不致犯同樣的錯誤了。」

「這很難說，」這犯人說。「而且也不會有下一次

駛房呼叫。

「船長！」他叫道。「我們就在這裡把三個客人送上岸。」他然後又轉向這犯人。「對了，」他說道。「我想是還讓你的本州把它所吐出來的東西舔回去的好。這你收下。」他又伸手從口袋中掏了一樣東西出來，這一次是一疊鈔票。

「不行，」這犯人說道。

「收下，收下；我不喜歡拉拉扯扯的。」

「不行，」這犯人說道。「我沒有辦法來歸還。」

「難道我說過要你歸還嗎？」

「沒有，」這犯人說。「我也沒有說要向你借。」

這樣他又一度踏上了乾硬的陸地，他已經兩次被那譁笑而蓄意的水威力所播弄，這樣的命運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一輩子也難得有一次，但對於他，茫茫前途中，竟還要再被它抓住一回，他與那女人站在那空寂的堤防上面，熟睡中的嬰兒包裹在褪色的軍便服中，那根葡萄藤筋索仍然纏繞在這犯人的手腕上，望着那輪船倒退着出去，轉正了方向，又重新爬越在那盤子一樣的空漠水域上，水面上這時更加反照出一片銅黃色，那船所拖着的一條滾捲的濃煙，緩慢的散成一團團鑲着銅黃色邊緣



# 藤煌營造廠

簡 藤 煌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三光里三光巷五號

電話：6106・96060

## 拾穗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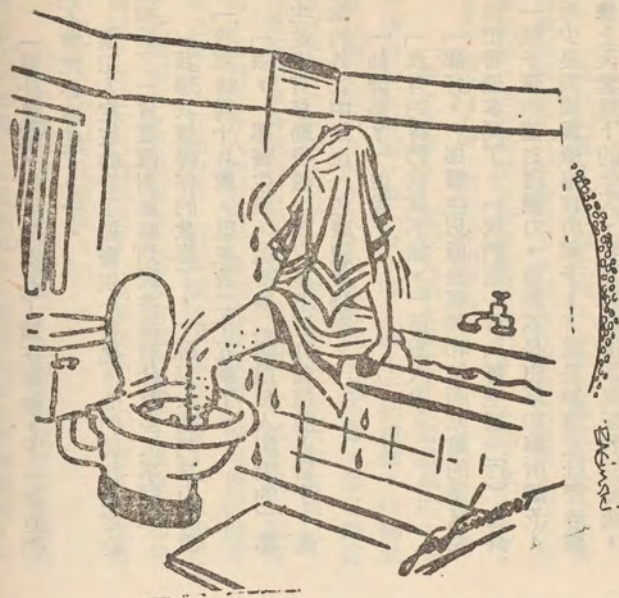
59年出版新書

| 書名           | 定價  |
|--------------|-----|
| 黑手黨.....     | 15元 |
| 頑童西部歷險記..... | 4元  |
| 幸運夫人.....    | 15元 |
| 狐.....       | 4元  |
| 危城九百日.....   | 12元 |
| 船場 上册.....   | 25元 |
| 船場 下册.....   | 25元 |
| 國際機場.....    | 10元 |
| 湯先生奇遊記.....  | 15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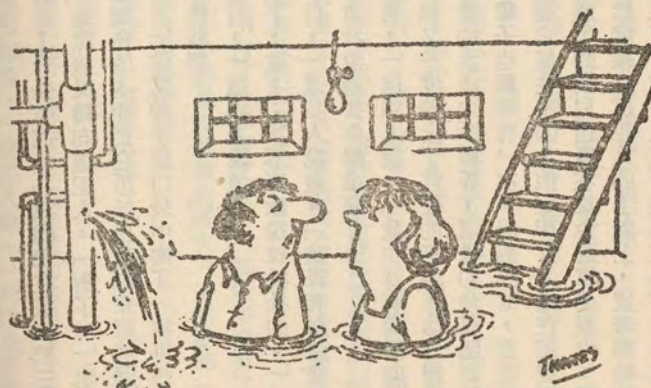
59年再版叢書

| 書名              | 定價  |
|-----------------|-----|
| 芭蕾的故事.....      | 18元 |
| 電子的故事.....      | 5元  |
| 星空的故事.....      | 5元  |
| 天氣的故事.....      | 5元  |
| 化學神奇.....       | 5元  |
| 交響樂曲談叢.....     | 6元  |
| 漫談原子.....       | 5元  |
| 20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 10元 |

本刊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請利用郵劃帳戶 2587 號匯款



漫畫：人的一小步。



漫畫：最澈底的辦法，改用井水。

的煙，塊沿着水面飛開，逸失，把煙氣播散在廣闊而寂靜的荒涼寂寞中，那船越來越小，最後似乎停止了爬行

，只是不動的懸掛在空虛不實的落日餘暉中，漸漸溶化爲一團像浮泥一樣的東西。  
(未完待續)



# 山本五十六之死

Burke Davis 作  
黃文範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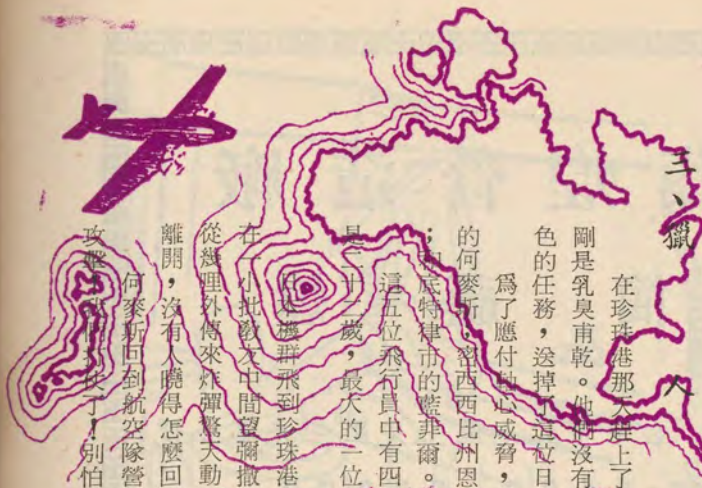
在珍珠港那天，上了戰爭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中，美國陸軍航空隊裡五位年輕的飛行員，剛是乳臭未乾。他們沒有一個曾經聽說過山本五十六這個人，十六個月不到，他們執行了一次出色的任務，送掉了這位日本海軍總司令的命。

為了應付雄心威脅，現在方始遲遲擴張的這支龐大航空兵力中，他們並無籍籍名士：舊金山市的何麥斯·密西西比州恩尼德市的密契爾；俄勒岡州克宇市的巴伯；由布拉斯加州韋恩市的肯寧；底特律市的藍菲爾。

這五位飛行員中有四位剛剛從飛行學校畢業，飛戰鬥機都不到三四個小時，他們中最年輕的是二十一歲，最大的一位，二十六歲。

當機群飛到珍珠港上空時，貝斯拜·佛蘭克·何麥斯少尉。穿著一套棕色細條的新衣服，在小批敵機中間留聯。在這處陸軍教堂中，原來只聽到教堂的鐺鐺鐘鳴和神父的歌聲，突然從幾哩外傳來炸彈驚天動地的爆炸聲，禮拜繼續做了幾分鐘便突然結束了。但是大家並沒有急離開，沒有人曉得怎麼回事。

何麥斯回到航空隊營房自己的房間裡，收音機聲音很大，他的同室對着他叫道：「日本人在攻擊珍珠港了！別怕！陸軍已經控制住住了！」他的聲音尖銳得出奇。



他們都跑到街上，霸佔了一部老百姓的汽車，飛快開到惠勒機場去，「阿利桑那號」主力艦爆炸翻沉時，他們閃電般開過珍珠港。

何麥斯的飛機棚廠已經是大火熊熊的一堆殘骸，另一頭還在燃燒，傳來汽油和橡皮着火的臭味，六十架飛機已經損失了五十架。何麥斯把車開到過去一段的射擊靶場，那裡有另外一個中隊的飛機停在那裡，那是種低單翼和業已落伍的 P-36 戰鬥機。一位地勤機工班長遞給他一具保險傘包和一枝四五手槍，同他一起跑到一架待命的飛機旁去。他們在空曠地上奔跑，穿過起落地帶時，一架日機俯衝下來，掃射過去。何麥斯就地一躺，對準敵人這架戰鬥機打光了手槍中的子彈。「你打中了，」有人在大叫：「你把它的蒙皮打裂了！」日機飛走，何麥斯站起來，揮一揮新衣服上的塵土，把手槍一丟就爬進這架 P-36 機的座艙裡。

彈筒式起動機裡面的六發起動彈筒他打了五發，發動機還是發動不起來，機工班長爬出飛機一下就把飛機發動了。機工長剛往外爬時，何麥斯一把就把他推回到座艙裡，機工長可嚇壞了：「見了鬼！不行！」他說：「我不想飛上去，我這種傻蛋要留在地下的。」

「不是，不是，」何麥斯說：「替我把機槍裝好子彈，我要飛上去。」

他離開彌撒以後不到半小時就飛上了天空，可是敵機已經飛走了，唯一對着他打的火力，是他從着陸場飛起來以後，機場四週高射砲的射擊。那天早上，有兩位飛行員打下了敵機，可是何麥斯却只看見一片空無所有的天空，這是他第二次飛 P-36 戰鬥機，而且在空中一槍都沒有放過，兩天以前，他剛剛渡過二十四歲生日。

何麥斯，頭髮黑色，體重一百三十磅，剛剛在夏威夷的洛克機場受完飛行訓練。在他的故鄉舊金山，他是全州棋賽冠軍，唸專科學校時也是校中游泳與拳擊的代表。剛剛在十個月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份，他加入了陸軍航空隊。

他還記得在一九三三年有一天，曉得自己會成為飛行員。那天天氣晴朗，微風拂面的夏日清晨，他在舊金山灣的一座碼頭上釣魚，一分隊新型的 P-36 戰鬥機低低地從頭上編隊飛過，一掠即逝，聲勢驚人，那種新戰鬥機他以



前從來沒有見過。他想，有一天我得飛一架這種飛機。

他在舊金山招生處，同一批不認識的人——一共二十五個——一起宣誓入伍，這批人中間有一個是湯姆·藍菲爾，一直到後來在瓜達康納爾島才又碰面。

何麥斯志願赴海外服役飛戰鬥機，今年夏天才到夏威夷，受訓完畢以後，現在是第四十七戰鬥機中隊的新飛行員。這個中隊過去一直都是執行二十四小時戒備，警戒措施嚴密，每天都作巡邏飛行。直到昨天——十二月六日，戒備解除，第四十七中隊的人員才輕鬆下來。

在北卡羅萊納州的沙洛特市，這一年冬行夏令，十二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天竟相當熱。黃昏時刻，大批電影觀眾從卡羅萊納電影院湧出，腦筋裡還在回味加萊古柏主演「約克軍曹」片中的情節。報值在人行道上衝過來，大聲喊叫「號外」：

### 「日機攻擊珍珠港，

### 太平洋艦隊一掃而空！」

人群中間有一個矮矮瘦瘦的青年，腦袋瓜後面頂着飛行帽，佩帶着一對中尉的銀槓肩章，買了一份「沙洛特新聞報」，慢吞吞地走開，一面走一面看。他就是約翰·密契爾，是跟隨學步的陸軍航空隊下第七十戰鬥機中隊的作戰官，也是一位二十六歲而飛行經驗最豐富的飛行員。最近一次在北卡羅萊納州舉行的演習中，一架 P-40 戰鬥機發生故障，把他就在沙洛特市。

看報以後的幾個小時中，他一直都在撥電話給在加州的中隊長溫西利奧上尉，等到電話接通，天色已經很晚了。

「隊長，你究竟要我幹甚麼？回隊上嗎？」

「不必了，你就待在那裡，飛機修好了再飛回來，我們原訂一月八號裝船出發，不過現在天曉得會怎麼樣。這裡現在是一團糟。」

「好吧，我打算下個星期結婚！」

「結婚太遲了，」溫西說：「可別再隨便改期！」

密契爾哈哈笑了起來：「我們不會就誤你的，回去時我要到德州停一下。」

「好吧，可得記得我們！密契，我需要你幫忙。老天爺，只要我一起起要把這些小毛頭訓練得能打仗……可得留意那架該死的飛機，他們已經哭着要飛機了！——替我問問新娘子。」

密契爾是一位漂泊的密西西比州人，在他短暫的生涯中，在密西西比州恩尼德市高中時代，是畢業班的致詞代表，得到獎學金後，在哥倫比亞大學中主修經濟，輕量級拳擊選手，求學時代也當過跑堂。他在陸軍的短短三年中，先在駐防在夏威夷的海岸砲兵部隊中，是網球比賽的冠軍，也是報導體育的作家。他當部隊長時平易近人，深受中隊內青年飛行員們的愛戴，但是他律己甚嚴，決不怠惰。

飛行員們都紛傳密契爾這次最近的出差，是到英國去當觀察員，他在那裡借了一架「噴火式」戰鬥機，偷偷溜過海峽，據說——其實是誤傳——他已經打下了一架德國戰鬥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密契爾參加了南部的大演習，在南卡羅萊納州一個小鎮市的草地起落場，駕駛着 P-40 戰鬥機。起飛出任務，從拂曉到入夜，訓練中隊裡的飛行員，幫助溫西利奧鍛鍊出一支作戰部隊。

自從童年時代起，在密西西比州北部的山陵家鄉，密契爾便喜歡過戶外生活；他到了能够自立的二十歲，便常常一個人逗留在森林裡，靠釣魚和狩獵在野外生活。在那些年中，他具有了幾乎萬無一失的方向感，長期的鍛鍊，使他能依太陽和星辰找到去路，這種訓練使得他在飛行時學領航輕而易舉。

一九三九年，陸軍航空隊感到戰爭如山雨欲來時，密契爾已成為一名飛行生；到了一九四〇年七月，他已分別在魯道夫基地和凱勒基地畢業，分發到一個戰鬥機中隊。他在這個中隊裡，遇到了早一年畢業的亨利·溫西利奧，溫西是陸軍航空隊中的老資格，熟悉一切規定，因為他在一九三四年便從軍入伍，是航空隊裡一位平易近人的部隊長。



甚至在舉行了卡羅萊納州的大演習以後，密契爾曉得隊上的飛行員們還不能作戰，比起皇家空軍中身經百戰的飛行員，他們簡直是剛剛啓蒙。

即使是這種訓練沒有完成的中隊也馬上要調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密契爾駕駛着他的 P-40 戰鬥機獨機向西飛，在達拉斯市停了兩個星期去舉行婚禮，然後飛回舊金山附近的漢密爾頓機場報到。

他發現這個「老資格」的第七十戰鬥機中隊，隊上最有經驗的人員，都被急急於把人員飛機送往太平洋的陸軍航空隊調走了。飛行員、機工長、機械士、軍械士，以及所有其他人員，都由船運往澳洲轉往爪哇。他們搭載的是一艘運煤船「蘭利號」改裝作為航空母艦使用，日本人把這艘船擊沉，船上兵員幾乎全部犧牲。

溫西利奧上尉好不容易求了少數幾位有經驗的飛行員補充到中隊上來，其他則是些剛剛從飛行學校畢業的嫩手——一些有前途的年輕飛行員，像湯姆·藍菲爾 (Tom Lanphier)、瑞克斯·巴伯 (Rex Barber)、和道格拉斯·肯寧 (Douglas Canning)，對密契爾和溫西利奧來說，他們開始重建四分五裂的第七十戰鬥機中隊時，這些人都只不過是新姓名。

十二月七日那天，「伽非爾德總統號」上的第卅五戰鬥機大隊的本部中隊，從舊金山發航已經有兩天了，他們正調到一處外島去，隊上的 P-39「眼鏡蛇式」戰鬥機緊緊地停放在底艙內；飛行員們在一次痛飲後正在好睡。沒有喝醉的人最先醒來，擠在收音機前，收聽加州廣播員模糊、斷續的聲音，匆促而混亂地報告夏威夷遭受攻擊。

瑞克斯·巴伯少尉是最後被搖醒的飛行員之一，這消息使他清醒過來，他最先想起的是在故鄉俄勒岡州寇佛爾市的金舅舅——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鬥機飛行員，巴伯的母親說，打從小時候起，這位老舅舅所說的故事——使人毛骨悚然的飛行、纏鬥、以及那些漫遊全球專追驅逐機飛行員的漂亮娘們，可把巴伯迷住了，迷得沒有辦法。巴伯可以想得到爸爸媽媽和金舅舅在家中聽到戰爭新聞的情形，媽媽一定會淚流滿面；金舅舅一定會高興得昏頭轉向：「他會成為空中英雄！」他會說：「你們記住我的話，我一直都曉得他會的。」

巴伯快二十五歲了，雖然飛 P-40 戰鬥機才四年，却已是此中好手，大家都曉得他是一位不怕天不怕地的魯莽飛行員。他說話大聲大氣、結實、強壯，在中學和大學都是足球和籃球的校代表，大部份時間都在他父親設計、建立的村子附近騎馬和打獵。

一九四〇年，似乎戰爭馬上就會來臨，巴伯便到陸軍入伍，被考選為飛行生。他從軍以後的第一次勝利是在塔科馬市的路易士堡，在實彈射擊的靶場上，他的射擊成績，不論是手槍、步槍、和機關槍，都達到特等射手的標準。有一位軍官懷疑，強迫他再測驗一次，射擊分數反而更高。

巴伯是他們那一隊一百多人中間被甄選出來飛戰鬥機的四個人之一，派在第七十本部中隊，因為他從來沒飛過戰鬥機，便同其他飛行員急急忙忙被送到漢密爾頓機場，在一架 P-40 戰鬥機裡飛了四個小時，回到隊上就是戰鬥機飛行員了，理論上說起來够資格派赴海外作戰。

這些飛行人員偷偷地運了烈酒上「伽非爾德總統號」，在船上展開兩天的高聲喧鬧的慶祝，用電唱機放音樂，打紙牌、擲骰子，高聲喧笑個沒完沒了。

到十二月七日，大部份的威士忌酒都喝光了，也沒有幾個飛行員再要喝，這一天似乎是漫漫長日，這艘白色的大型客輪速度頓緩，蹣跚前進，船長在等待國內下達的命令。這些飛行員認為，這條船置身在充滿了敵人戰艦和潛艇的太平洋裡，好不孤單；全船是耀眼的白色，煙囪上一道藍條，簡直就是孵蛋的鴨子。他們睡得很早，可是馬上就被輪機猛烈的震動聲音所驚醒，船長鼓風返航回加州，一天就到了。

十二月六日，有一個中隊的 B-17 轟炸機從東部飛來，在漢密爾頓機場中途暫停再轉飛夏威夷。在戰鬥機飛行員眼中，這些轟炸機真是龐然大物，他們便圍攏來看它們正準備飛向太平洋去的工作。飛行線維護人員工作了半天，卸下過多的重量來增加汽油的容量。

第七十戰鬥機中隊的肯寧少尉，正擔任機場門的緊急警衛勤務，眼看着這些轟炸機拆下機關槍，B-17 機群在



跑道上滾行、起飛，在機場上空盤旋着，直到編好隊形才折向西飛，毫無武裝地飛到夏威夷去。

當天下午，肯寧交卸機場勤務，被派到填沙袋和替飛機堆掩體的一班士兵那裡去，這些堆得老高的沙袋牆，不止一次垮了下來，這些沒有經驗的人又再掙扎着把它們堆起來，他們在燈光照耀下，工作一直做到半夜。肯寧也和大多數同隊的飛行員一樣，雖然從凱勒機場畢業出來已經三個月了，一架戰鬥機都沒有飛過。

珍珠港的消息傳來時，他已經睡着了，旅館中其他人的喊叫把他吵醒過來，起先他還以為是他們開慶祝會，起床後便回到填沙袋的那班士兵那裡去。

肯寧是一位二十二歲娃娃臉的大孩子，可是却已在內布拉斯加州韋恩州立師範學院畢業。他頭一次飛行時只有八歲，坐在一架寇蒂斯廠「知更鳥式」的老爺飛機裡，駕駛的人是他一位舅舅史翠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一位上士。

肯寧是一位銀行出納員的兒子，在校時是一位聰明的學生，也是一位前程似錦的教師；可是他在大學時代選修民航飛行訓練的課程，也就加入了陸軍航空隊。他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到達漢密爾頓機場，去飛完 P-40 戰鬥機的新機教練便坐船到太平洋去。

當時漢密爾頓機場只有一架 P-36 戰鬥機，等到中隊上大家都飛過那麼短短一段時間以後，這架老飛機的汽缸炸了一個而停飛，肯寧和其他五名飛行員也就飛不成新機教練。

到了元月初，日本人攻擊的震驚過去了以後，漢密爾頓機場也就開始復原，中隊裡一些沒經驗的小飛行員們作出發行前的最後訓練。兩位上了年齡的中尉講解了一個鐘頭，把他們送到飛行線上，爬上了剛剛抵達的一批新型戰鬥機——P-40-E。

他們駕駛着新飛機，興高采烈地起飛，因為機場正在擴建，以容納大批擁來的人員和飛機，所以機場到處都有工人。肯寧回場落地時，塔台的指示又急又快，他緊張起來，飛機落到跑道左邊，撞到了，也撞散了一批「公用事業促進局」的機場工人；另外一名飛行員約柯遜也出了紕漏，這型戰鬥機的機頭很長，遮住了他的視線，沒辦法接

照飛機教練所學到的下滑，來了好多次的飛過以後，才算把飛機跌跌撞撞落了地，他說：「我以為他們不得不把我打下來了！」

戰鬥訓練的最後一個課目是對地射擊，在海上實施。教官先在海上丟下一個盛了鉛粉的玻璃球，在水面一閃閃發光，作這些年輕飛行員的目標。在最後這些天的飛行裡，肯寧沒出甚麼紕漏，尤其他那尖銳的視力，更在中隊裡出了名，簡直就像是老鷹一樣。他們的中隊長溫西利奧上尉，稱巴伯是「貓眼」，但通常總是肯寧最先發現遠距離的目標。

藍菲爾中校在舊金山旅館房間裡，聽到了珍珠港的消息，廣播員空洞洞的報告還沒有報完，他就馬上打電話給在另一家旅館裡的兒子湯姆；經過響了好幾回電話鈴以後，湯姆才睡意惺忪地接了電話，聽到消息吃了一驚，但也覺得並不太出乎意料以外。好幾個月以前，他父親就勸他加入航空隊，說美國遲早會要參戰，當飛行員總要比步兵好得多。

藍菲爾中校是美國另一個航空時代的行家，他畢業於西點陸軍官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在法國的伊斯登接受飛行訓練，曾經創先飛到阿拉斯加和巴西；曾經擔任過哈維蘭舊式轟炸機中隊的中隊長，然後又任第一驅逐機中隊（也是唯一的一個中隊）中隊長；目前在華府擔任馬歇爾將軍的空軍情報官，這個星期他東來向他即將出發到太平洋基地的兒子——第二代的戰鬥機飛行員——道別。

廣播完了，藍菲爾穿上衣服外出探聽消息，可是只得到夏威夷方面傳來的無稽謠言，甚至從報社朋友裡來的消息也不可靠，本地消息更是傳說紛紛，舊金山已接近驚惶失措，宣佈了進入緊急狀態，到處都有衛兵警戒，港口船隻一律停駛，三軍休假一律取消。在一片混亂中，金門大橋上交通阻塞，一名州警打死了一名開車的女人；急於捕緝破壞份子的人，對着橋底下的一名油漆工人開槍射擊。

警察和國民兵部隊把日僑住宅區團團包圍，開始捕人，在郵政街，日僑救世軍樂隊正在奏「經過喬治亞州前進



時」，便衣人員在「秋」旅社裡拖走了一個人；所有日僑的商店，玻璃都被搗碎；有一家商店玻璃窗上貼着粗暴的標語：「本店出售搜獵日本人執照。」

藍菲爾回到了漢彌爾頓機場，奉令擔任基地一小部份地區的值日官，而且一直擔任了好多天；其餘的時間就在單身軍官宿舍裡昏天黑地玩紙牌打發時間；或者坐在飛行線上，看着中隊裡的人員練習飛那麼幾架飛機，下滑、擦地、加油門又拉起來飛走。

藍菲爾還不到二十六歲，可是自從他放單飛以來，已經有了十二年，那是一架年高德劭的陸軍「紡紗機式」，他駕駛著那架飛機得意地在底特律市上空飛過。他父親第一驅逐機中隊裡的兩位少尉私下教他飛行，經過帶飛了八九小時以後，他們就放他一個人飛上去，他那時才十四歲。可是湯姆一輩子飛行的夢想，當天晚上就破碎了；藍菲爾中校發現了這次秘密飛行，不禁大發雷霆，狠狠修理了他一頓，也處罰了吳德林少尉和柯內里少尉禁足幾個月。

小藍菲爾在底特律市進高中，一九三三年進史坦福大學唸新聞學院，可是由於他父親財務的困窘，好幾年中他都被迫工讀交換，做些零工——像雜貨店店員、牧場小工、和報社工作；他也在舊金山新聞報裡做過一段，寫寫書評、劇評和採訪、碼頭工人實況。

藍菲爾第二次學飛行，是在「高桿市」民航飛行員訓練班；十一月他以陸軍飛行生畢業，被派往漢彌爾頓機場的七十戰團中隊。

他是溫西利奧中隊裡天份最高、膽量最大、也最精幹的飛行員。他頭一次飛P-40戰團機，就像是身經百戰的老手，中隊長曉得這一位可以不必操心了。藍菲爾瘦瘦高高、身體結實，在第七十中隊最愛說話的隊員中談吐極有分寸；同事們覺得他雖然極得人緣，可是他有些興趣調高和寡，似乎有點高不可攀；他們發覺他說話非常留意，閱讀範圍的廣泛也非同小可；他的紙牌打得很好，聊起天來更是領導群倫，無論甚麼題目，都能大肆發揮辯才無礙。很多飛行員想起他來，是一位黝黑、捲頭髮、最能吸引聽眾的演說家——一位傑出的推銷人才。

一九四二年元月二十日，第七十戰團機中隊終於上了「門羅總統號」，啓航駛向斐濟群島；在戰爭期間刺激的日子裡，美國陸軍航空隊中許多初出茅廬的飛行中隊裡，這個中隊的四十四員軍官和兩百一十九員士兵啓程赴戰。就在出發以前，溫西利奧上尉曉得了華府對前途黑暗的看法，有位朋友從東部到了舊金山，說到陸軍航空隊總部裡有人問及第七十戰團機中隊，到了斐濟群島以後如何補給？一位參謀的答覆是：「別就心那回事，那個中隊在那裡待不長久。」他們預料日軍會登陸斐濟群島和太平洋上很多其他的島嶼。

這條輪船原是客輪，官兵進餐，吃的是乳鴿和烤肉一類的名菜，由穿燕尾服的服務生伺候。官兵們常藉故不參加柔軟體操或者擔任魚雷監視哨，聽課也心不在焉。不過船離開舊金山以後，溫西利奧給了他們一點暗示：「你們能享受這種生活就且享受吧，因為你們一旦下了船，就會有苦在後頭，苦日子還會很久、很久。」

他們這段航程一共是十六天，由三條船組成的運輸船團，始終緊緊挨在一起，一直航行到紐西蘭和斐濟群島的中間，兩條同行的運輸艦轉向駛往澳洲。

這段行程過得很快，正像青寧所回憶到的：「從金門灣到蘇瓦港，在船後面拋下了一路的酒瓶。」

#### 四、勝利以後

海軍向山本表示尊敬，艦隊的錨泊地，好些星期裡都濃漾着歡樂的氣氛，東京政界要人與官員們，坐在黃色的汽艇裡，穿梭般越過海灣登上「大和號」。

裕仁天皇首頒慰問詔書：

「戰爭甫起，我聯合艦隊戰略高超，作戰奮勇，在夏威夷大破敵艦隊及空軍……朕對我奮戰部隊與官兵，深致嘉勉；尚希更爲努力，帝國燦爛之未來可預見也。」



天皇也頒賜了一套精緻的酒杯，訪問的來賓使用這種御杯舉杯慶賀勝利。

「大和號」上的儀式，使得一般人驚奇，海軍訪客羨慕，登上港口這艘巨艦參加午餐的來賓，都見到了山本的威儀。

每天上午十一點五十分，海軍樂隊集合；五分鐘後，穿著獎得筆挺雪白制服的幕僚們，在官廳的長桌邊集合；剛到正午，近江兵治郎勤務班長便輕輕敲一下總司令官艙艙門，總司令大踏步走出艙來，樂隊便轟然奏起雄壯的進行曲，他走過走廊進入官廳，全體參謀軍官鞠躬敬禮。中餐進行時，樂隊便改奏半小時的輕快而流行的樂曲，吃的通常都是西餐。

來自大本營的青年軍官，見到山本親近的每一位官員，都有一種新尊嚴——儼然優越的神氣，都竊竊暗笑，東京暗中都說「大和號」上流行着勝利病，可是對山本却全都懷有敬畏，他的威望在日本是無人能與匹敵的。

米內大將在岸上為山本舉行一次盛大宴會，與會人士有艦隊的將領和東京最具影響力的人士，當時每一個戰區都傳來使人沉醉的捷報：戰爭開始的第三天，就輕而易舉炸沉了「威爾斯親王號」和「却敵號」，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美國的「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被魚雷擊中重傷；二月五日攻下了新加坡；三月中旬佔領爪哇和蘇門答臘即將完成；日本人民歡欣欲狂，就像戰爭業已勝利。報紙上描寫危難、戰敗的美國，燈火管制下的都市成了鬼域；婦女們就像服刑的苦工般拉往軍火工廠工作；備受驚恐的美國社會已經轉向支持一些領袖，像法西斯教士的柯林神父。

山本對這些社會上的狂熱無動於中，攻擊珍珠港以後不到兩星期，他寫了一封信給大阪的姐姐高橋嘉壽子：「戰爭終於爆發了，我覺得也許會打上幾十年，着急也沒有用。我聽說國內的人正大吹大擂——如果我們細聽他們所說，卻沒有談更好的教育、沒有談增加生產。國勢愈見緊急，全體國人愈應盡責。」

擊沉了四五艘敵艦，不值得這樣大肆慶祝，勝敗乃軍家常事……」  
河合千代子得了肺炎，特意從東京來陪伴山本，他們經常在她的公寓裡過夜。山本非常關心她的病，艦上軍醫經常來為她看病，終於慢慢好了。有時候千代子為他演奏三味絃和唱歌，不過他來的時候都很短，總司令的時間愈

來愈被戰爭的壓力所奪走，千代子不久就回了東京。

到了一月中旬，「大和號」上瀰漫着一種奇怪的新情緒，勝利帶來了一片空虛，似乎沒有人曉得第二步該怎麼走，根本沒有結束這場大戰的詳細作戰計劃，福留中將發現山本改變了：「當他每天上班時，他有憂心忡忡的神情……他很紛擾。」

山本很焦慮，因為政府並沒有發動外交攻勢，以尋求和平談判。他和福留作過長久而憂鬱的會談，福留還記得這些隨着輝煌的征服以後而來「空虛感」的一段長時間。

「開戰並不像結束戰爭那麼困難，繁，」山本有一次告訴福留繁說：「我們應當尋覓一條途徑擴大我們的勝利；在聯合戰略中政府應該同我們一致，可是却從來沒有這回事，現在我們如何談判？連居間斡旋的國家一個都沒有，我們一定要在還有時間以前，把我們的命運推向極限。」

作戰室裡的討論愈來愈熱烈，山本、福留、以及很多登艦的海軍高級將領，都堅持第一期的征服目標太有限了，他們務必再與攻擊——可是仍然有美國航空母艦的威脅存在。

到了元月中旬，山本指派宇垣纏和黑島龜人開始計劃作為，他們兩個人四天中足不出艙，只有傳令兵送茶送飯去，參謀長出艙後，帶來一份攻擊中途島或夏威夷的計劃，這一行動必可引誘美國航空母艦自投羅網；黑島的週密計劃需要十六支特遣兵力攻擊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這份計劃經過簡化以後，山本也參加了參謀們的討論，馬上便要與東京方面力爭這項計劃的批准。

也像對攻擊珍珠港的計劃一樣，拒絕了這份計劃，而要求擬訂攻擊澳洲的攻劃，可是山本却不肯把攻擊中途島的計劃放手。到了四月十八日，杜立特率領轟炸機，從密茲契少將的航空母艦「黃蜂號」上起飛，轟炸了日本的首都，東京方面大感震驚，終於批准這份計劃。

山本在一條漁船「二東丸」上，上午六點三十分就接到了美國航空母艦的情報，業已下令近藤信竹中將出海截擊美艦；也從東京派出了海軍第二十一航空隊的飛機起飛。可是太遲了，近藤的艦隻還沒有出港，「大和號」就接



獲消息，東京被炸，官方的反應幾乎是手足無措。

山本仔細研究傳來的電報，大感驚奇；美機在橫濱大阪和其他都市投彈，而且毫無損傷地飛逸，在這一距離中不可能是艦載機；山本確切認出杜立特的 B-25 轟炸機，更使他感到困惑，因為他不相信這種重轟炸機能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

這次攻擊使山本沮喪萬分，整天足不出艙，拒絕會客。第二天，山本向東京發出更堅定的報告，而反對中途島計劃的力量也已軟化，攻擊中途島似乎是對這次攻擊的合理反應，山本下令艦隊作攻擊準備。

五月二十七日，由四艘航空母艦在內的十九艘戰艦所組成的「打擊部隊」，駛離廣島灣；這只不過是先鋒部隊，橫越太平洋上，一百九十艘艦隻向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前進，這是一次決戰中從未集結過的艦隊。

山本已向家庭訣別：「不應再視余為若父，因余業已以身與魂獻國，為日本而死為余無上光榮。」

主力部隊的航空母艦發航出海的當天，他也寫信於千代子，在特地為她的信紙上用細毛筆寫着，他夢想他們能在一起遠離世俗，單獨相處的一天，可是他現在却須率領艦隊抵抗敵人；他對未來的時光也不存希望：「我想今後非常歡樂的時光或許不多。」

五月二十九日，山本親率「主力部隊」出發，「大和號」率領着六艘主力艦和一艘護航航空母艦，再加上屏衛的驅逐艦與巡洋艦，一共三十四艘。這次作戰充滿了高度信心，必定可以達成奇襲，美國人充其量只能派出兩艘航空母艦來對抗日方的八艘航空母艦，因為最近在珊瑚海海戰中，據報「萊克辛頓號」已經沉沒，「約克鎮號」沉沒或者重傷；五月八日的那場決戰，是雙方艦隊遠在艦砲射程以外的第一次血戰；那次決戰以後不久，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在太平洋最南方的所羅門群島還發現兩艘美國航空母艦，前進的道路上可說毫無阻礙。

珍珠港「皮下注射站」的密碼解譯人員，好幾個星期以來，從日軍大量的通訊中，知道了這一次攻擊，完完全全繪出了日軍部隊的接近路線，辨明了許多戰艦和艦長姓名。有幾天，海軍和陸軍航空隊的懷疑，使得戰情情報組

的人員非常喪氣，譯密人員了解日方電文，絕對有把握的部份沒有超出百分之十五，其餘部份就得靠過去文電中的情報拼湊起來，或者由其他也在監聽的情報站加以協助。也和往常一樣，電文密碼中最使人困惑的還是地名——尤其這一回的 Ale，顯然是山本的目標。

「皮下注射站」堅定認為 Ale 是中途島，然而旁人却認為 Ale 指的是夏威夷群島，任何情形下這些群島不應該讓它唱空城計。還是雷頓中校說服了尼米茲將軍，譯密人員判斷是對的；華府方面仍然不以為然，雷頓得到尼米茲的准許，便來引誘敵人上當，由中途島拍發出一則假電報，報告島上的淡水過濾工廠業已損毀。兩天以後，「皮下注射站」得到證實，日軍一則電報中肯定報告 Ale 的淡水告罄；尼米茲有了這一點就够了，便準備在中途島突襲日軍艦隊。

尼米茲把南太平洋的海爾賽將軍率領「企業號」和「黃蜂號」航空母艦召回；幾個中隊的「空中堡壘」轟炸機和水上巡邏機從加州飛到夏威夷與中途島基地。當海爾賽的第十六特遣部隊抵達夏威夷，海爾賽因為皮膚病被送進了醫院，而由史普勞將軍接替來指揮這支特遣部隊。

五月二十七日，南雲中將率領了山本艦隊的主力航空母艦群發航的這一天，費勒齊率領了第十七特遣部隊抵達珍珠港，帶來了一艘航空母艦——備受重創的「約克鎮號」，看起來這艘航空母艦毫無希望，要在乾船塢裡花上兩三個月修理。尼米茲却告訴吃驚的工程官和護衛官兵，他要在三天以內使這艘航空母艦重返海上；經過一千四百人在華氏一百二十度高溫下晝夜工作了整整三天，「約克鎮號」完成了準備，五月三十日發航出海，趕上了艦隊。

南雲「打擊部隊」西方幾百哩外的旗艦上，山本有一點點焦慮，發航的前二天他就患了腹瀉，幾天中他僅喝一點稀粥。五月三十一日，他得到一個使人不安的消息，從夏威夷與阿留申群島上發出的美軍電報，突然頻繁起來，幾乎一半以上這種電報都注明「緊急」，或許尼米茲正在派出特遣部隊向中途島前進吧。

山本把電文給參謀中的黑島龜人大佐看：「馬上把這些情況拍發給南雲。」



黑島反對：「他一定也截獲了這些電文——再說，我們不能冒險打破無線電靜默。」

山本不以爲然，可是黑島堅決認定不能打破無線電靜默，在他力主下壓下了這份電報。南雲的航空母艦艦隊繼續東行，完全不曉得美軍警覺的這些跡象。

南雲的艦隊遠遠在山本的「主力部隊」前面，一直都在大霧籠罩下，直到六月三日霧散，中途島起飛的一架水上巡邏機，發現了二十七艘運輸艦。

六月四日破曉以前，南雲開始下令「赤城號」、「加賀號」、「飛龍號」和「蒼龍號」四艘航空母艦上機群起飛去轟炸中途島。大約一小時以後，一架美國水上巡邏機發現了南雲的航空母艦群，這場決戰於焉開始。「打擊部隊」在以後的三小時內，擊退了魚雷轟炸機、B-26轟炸機、「空中堡壘」轟炸機、和俯衝轟炸機的八次攻擊，不但全部擊退，而且把很多美機擊毀落海，而日軍艦隻一艘也沒有被炸中。

那時才上午八點二十分，南雲正在考慮該不該把第二批機群起飛，直到這時他才得到一架巡邏機報來的重要消息：發現一艘美國航空母艦！

「大和號」無線電室也在監聽南雲搜索飛機的呼叫，山本馬上就曉得，中途島起飛的美機正在攻擊中。

總司令艦橋上今天早晨充滿了令人振奮的情緒，山本的拉稀已經復元，也用過了習以爲常的米飯、湯、蛋、與魚的早餐。他和宇垣纏穿着白制服，戴着手套，四週的參謀們則穿着藍制服和野戰服。

參謀軍官聽見發現美國航空母艦都大喜若狂，戰略成功了，尼米茲只派了孤單的一艘航空母艦出來送死。渡邊大佐以爲：情況真如願發展！

南雲知道有一艘美國航空母艦在攻擊距離以內，不到三十分鐘，他就遭到了費勒齊艦隊機群的第一次攻擊。密茲契的「黃蜂號」起飛的魚雷轟炸機第八中隊，勇敢地、然而却是缺乏作戰經驗地編隊飛在一塊兒，從同一條接近路線衝進敵陣，全部十五架魚雷轟炸機都被南雲的零式戰鬥機和高射砲擊落，只有一位飛行員死裡逃生。

現在該輪到「企業號」和「約克鎮號」上的俯衝轟炸機群了，他們剛好在南雲航艦飛機起飛時實施攻擊，令人難以置信，在六分鐘內他們炸中了三艘航空母艦，使得「加賀號」、「赤城號」和「蒼龍號」上遭受了致命的破壞，各艦都是傷亡、火頭、和爆炸，終於無可挽救。

這項消息幾乎馬上就傳到了「大和號」，渡邊聽見由話筒傳來無線電室的報告：「『赤城號』起火！」山本大將鎮靜地對黑島大佐說：「我們該不該驗證一下南雲的魚雷轟炸機起飛了沒有？」

「報告，我想不必要，」黑島說：「他應該已經發動攻擊，那是計劃的一部份。」

無線電室現在收到了一連串的电话，「加賀號」和「蒼龍號」也在燃燒中，一場真正的決戰正在展開，然而「大和號」上的參謀却以爲沒有理由認定這種損失不可收拾。十點五十分，山本收到航空母艦隊次席指揮官阿部弘毅少將的電報，南雲把將旗從「赤城號」上轉移，他就接任艦隊的指揮：

「『加賀號』」、「蒼龍號」及「赤城號」上發生大火，……職擬以「飛龍號」攻擊敵航艦，同時本部隊暫向北方引退……」

山本把這份電報遞回給宇垣纏，槍帆兵野田密切注意到總司令面色如霜；另外一名士兵也記得「總司令和參謀官面面相覷，緊閉双唇，作戰室裡有說不出的空虛、淒慘、和懊喪。」山本部隊迅速駛向決戰海域途中，接獲了更壞的消息，「打擊部隊」中碩果僅存的「飛龍號」航空母艦，也被炸沉。

山本沉重地坐在艦橋椅上，好久好久沒有動彈，像失去了思慮般瞪着海面，幾乎經過兩小時以後，他對艦隊發出一般命令，擬就了勝利的消息以鼓舞士氣：美艦隊實際已瀕消滅，刻正向東退却；聯合艦隊各部隊正「準備追來殘敵」，下令「立即接觸而殲滅之。」

接近午夜，山本仍在就心麾下兵力目前正全部接近中途島的計劃，脾氣也漸消失，他怕近藤中將的驅逐艦、巡洋艦、和主力艦的這支大部隊，會在破曉後被美國航艦所發現。參謀們竊竊私議，有的具申意見，但大部份意見都很荒謬，一位少壯官員突然說道：「這次失敗我們如何向天皇陛下請罪？」



山本馬上回答：「那是我的事，我是唯一應該向天皇陛下請罪的人。」

六月六日，山本獲得消息，一艘潛水艇已經擊沉了「約克鎮號」航空母艦，可是這一項遲來的勝利並沒有給予他甚麼安慰，幾小時後他便上床睡覺，拒絕進餐。直到兩天以後，南雲的參謀長草鹿龍之介少將登艦報告作戰經過時，他方始出艙。這位矮矮胖胖的草鹿少將，身上仍然穿著油污的制服，受傷的腳走路跛跛倒倒。在艦橋上，山本當著參謀面前，謝謝草鹿所盡的力，景色非常淒傷、沉寂；山本又下令照顧艦隊殘存人員，兩個人便進入總司令官艙，草鹿請求山本重組航空母艦艦隊，使他們重獲機會殺敵，「我了解！」山本嘶啞地說，眼睛裡充滿了淚水。

情況顯然現示，美國艦隊並不會被誘西來決戰，山本便返航回國。徹底實施新聞封鎖，回港的官兵都不准登岸，有些則關閉在兵營中，由衛兵嚴密看守；甚至率領機群轟炸珍珠港的淵田美津中佐，住進岸上醫院，也是在晚上由蓋住的擔架偷偷從醫院後門抬進去。

在中途島一戰後的好幾個星期，山本的注意力轉向了南方，他的部隊業已掌握了屏障澳洲邊緣的一連串島嶼。五月間發生珊瑚海海戰時，一支小小的海軍部隊，只有兩門舊野砲和三挺機關槍，登上了瓜達康納島，這是日軍征服的最南端，離澳洲只有一千二百哩。

中途島後，山本派遣了一營兵力，在瓜達康納島靠海岸邊修造一處機場，這一營人用手工具在叢林中砍伐，在海岸平原的污穢中，修了一條珊瑚石的跑道。幾天以來，美軍獲得這項情報，立即報告尼米茲，尼米茲反應敏捷，八月七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瓜達康納島登陸，這也是對日作戰以來美軍的第一次攻勢。

山本把這個基地移到土魯克，這裡是新戰區中一處良好的海軍前進基地，他親自指揮作戰，把美軍驅出所羅門群島，這一場戰鬪延續了五個月。

到了十月，尼米茲知道只要山本還有力繼續下去，那這種爭鬪也就會延長，便派了作戰最勇猛的海爾賽將軍，指揮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部設在新喀里多尼亞島。

山本最後一戰的戲台已經準備就緒，追獵他把他打死的人員業已開始在瓜達康納島集結。

八月下旬，山本抵達土魯克後，立刻將司令旗轉移到「武藏號」主力艦上，他對一個朋友透露了內心的不安：「我恐怕有生之日或許不過一百多天了，但我是還得完成生命中的這一段過程。」

艦隊對他內心狀況卻沒有獲得甚麼暗示，每一艘潛水艇發航出港時，官兵都由野戰服改穿上耀眼的白制服，潛艇接近「武藏號」駛過，全艇官兵站進出港部署由總司令檢閱，山本並沒有使他們失望。

他的參謀高須五郎常常看見他站在艦橋上，主甲板上向潛水艇敬禮，用右手揮舞軍帽，用望遠鏡追隨着他們，一直到消失在視界中為止。高須大受感動：「他對部下的關懷感，感動了每一個水兵的心，使得官兵都準備爲他而死；他的領導力深深達到海軍的最低層而使他們奮發，只要他在任，這種力量從不動搖。」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最後一名日軍撤離了瓜達康納島，也就是在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登陸以後六個月；在附近的海域裡，躺著雙方船艦的殘骸——日方十三萬五千噸，盟軍——主要是美軍——十二萬六千噸，損折的總噸數比日德蘭海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卅一日，英德兩國海軍一次會戰）更大。幾乎在每一次作戰中，日軍兵力都遠遠超過了美軍太平洋艦隊，他們遵從山本的訓示——殲滅美軍的主力艦隻。

無論如何，山本認爲他又敗了一着，在援救瓜達康納島上他失敗了。美軍會迅速補充損耗，而他自己的損失却永遠沒有恢復舊觀，日本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次在陸地上戰敗。

山本對朋友並不想掩飾事實，時間消逝，他也開始失望。他寫信給江島海軍官校同班同學潛水艇隊司令清水光美中將：「瓜達康納爾是一次極猛烈的決戰；我不曉得下一步該怎麼辦？面對苦戰而不畏死的官兵，我也不快樂：此刻，我願自智人處獲得妙算。」

（未完待續）





## 人物索引

范雷——住紐約市郊費克斯新興區，妻芭芭拉，子吉美，女安琪。

老狄——范雷鄰居，其子小狄。（小狄與吉美及羅家，謝家的孩子共同在街上玩足球，引起故事。）

杜克——不良少年，年十七、八，金髮寬臉，高大結實，狀似舉重選手，是酋長幫老大。

傑雷——杜克的搭擋，黑髮，穿綉有印第酋長的紅運動衫和牛仔褲，其繼父為雷老頭。

## 第五章

范雷回家換上便裝，想找點事情做打發時間，他下樓向書房裡瞥了一眼，安琪正和她的小朋友在看電視，房裡開着大燈，房角的電唱機也在無聲地轉動，范雷走進廚房，芭芭拉在清理冰箱。

「你要去打高爾夫嗎？」她問。

「我不想去，喂，你好不好告訴安琪一聲，看電視的時候別開大燈，也不要讓電唱機空轉，她簡直是電力公司的好主顧嘛，」范雷沒好氣地說。

「算了吧，你別找她的碴兒，餓了嗎？」

「不太餓。」

「我們中午吃沙拉，晚上吃烤肉，好嗎？」

「好的，」他點燃一枝煙，回頭望着後院的草地出神。

「我真為老狄難過，」芭芭拉說：「他實在有些蠢，但鮑迪克也未免嘴巴太刻薄……。」

「我今天為每個人都難過，」他說，漫無目的地走進客房；他覺得心神不寧，老狄剛才的提議使他擔心，好像火藥線已經接通，有一觸即發之勢。

他翻開電話簿，查到杜克的住址，他綁着眉合上電話簿，在屋裡踱了幾秒鐘，凝視窗外，又扶正一疊雜誌，最後他下定決心，走進過道穿上外衣，高聲對芭芭拉說：「我出去買份報紙。」

「你不要帶吉美出去溜溜？他一直悶在樓上。」

「不啦，我就回來。」

雷老頭的家是一座古老的小房子，但牆上油漆完好，後院草地齊整，而附近的鄰居却是破爛不堪，垃圾遍地，

# 紐約街頭



應門的是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四肢細小，却有個出奇的大肚子，顯得非常不稱，他剛刮過臉，鼻樑上架着一付無框眼鏡。

「你是雷先生嗎？」

「是的，」聲音枯乾而有力：「找我什麼事？」

「我想跟你兒子談談，如果他在家。」

「杜克？他不在家，去高爾夫球場或是他們的俱樂部，我想，」他望着范雷敞開的襯衣領：「我猜你不是警察。」

「不是，我叫范雷，住在費克斯區。我可以跟你談談嗎，雷先生？」

「當然，請進來，我知道杜克又惹了什麼麻煩，警察昨天一大早來這兒找他。但加里特先生——他是我們這一區的代表，告訴我並沒出岔子，祇是一場誤會。你知道加先生嗎？是個大好人。」

「是嗎？」

「當然。」

屋裡狹小不堪，但却異常清潔，使范雷頗感驚奇。

「請坐，」雷老頭微笑說：「我剛才打掃過房間，所以顯得乾淨；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談？」

范雷把事情經過告訴雷先生，他語氣儘量平和，因為他不是來這裡吵架的。

雷老頭聽完後搖搖頭說：「杜克不是乖孩子，但你的兒子既然不肯指認，也說不定是場誤會，就像加先生所說的。」

「這當然也有可能，」范雷說：「但我所關心的，乃是防止事態惡化，因為我的一些朋友十分憤怒，如果再發生意外，恐怕他們會採取愚蠢的激烈行動。」范雷住口點燃一枝煙，他發現雷老頭毫不在意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他接着說：「我根本不了解你的兒子，祇見過兩次面，沒有機會談話，也許他有點野，這是年輕人成長中的一種現象

，是嗎？」

「也許，」雷老頭答：「有些孩子野，有些孩子乖，真奇怪。」

「杜克是個很難管教的孩子嗎？」

「不，事實上他根本不需要大人煩神，」雷老頭吸了一口煙斗說：「我是這孩子的繼父，我跟他媽結婚的時候他才兩歲，她婚後四年去世，是我把他帶大，但他不像別的孩子，一切要仰仗大人，他幾乎完全獨立，不要我替他弄飯，他不要我送他上床。」

「他在學校怎樣？有沒有什麼特別雄心？」范雷微笑問：「請原諒我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希望多了解他一點。」

「他在學校裡很不錯，是足球和籃球校隊，在這方面很出色，」雷老頭微笑說，露出一口潔白牙齒，再度使范雷感到驚奇。

「這孩子對理財也很有手，」雷老頭接着說：「他沒有固定工作，但總是不缺錢用，這全仗那些有錢的大闊佬，給他們捐一趟高爾夫球袋就賞五塊錢，杜克還付我伙食費，這不是我的意思，我願意養他，但他不要我養。至於你剛才提起想多了解他一些，其實連我也不能說對他有什麼了解，我曾經試過，我是他的繼父，但他從不跟我多談。他的導師對他也有同樣感覺；奇怪的是，他有很多朋友，許多孩子總是圍繞着他。」

「也許他們佩服他某種氣質，這是我們不了解的，」范雷說。

「很可能，」雷老頭點頭：「你還有什麼話要問嗎？」

「嗯……」范雷嚥了一口吐沫潤潤喉嚨：「你認不認識他的那夥朋友？他們自稱酋長幫……」

「我當然認識，」雷老頭笑道：「到廚房來我指給你看。」

范雷跟着他穿過餐廳，走進一間寬大的廚房，四壁的櫥櫃都上了鎖。

「去年夏天這些孩子游泳後都來我家吃三明治和冷飲，」雷老頭說：「記得你們住的區域附近有個大水潭嗎？」



他們都在那裡游泳。」

范雷記起這回事，爲了保障幼童安全，在費克斯區居民的申請下，市政府下令填平水潭，一輛推土機在一日之內完成這件工作。

「他們自己帶食物來，」雷老頭接着說：「但你知道孩子們的事，總是弄得一場糊塗，所以我把櫥櫃都上了鎖，水箱門也用鎖鎖住；我太太在世時，常說我最會理家。」

「原來如此，」范雷說：「如果杜克餓了，是不是向你要鑰匙開水箱門？」

「他很少在家吃飯，」雷老頭答：「你知道孩子的事，他們寧可在外面吃熱狗，也不願意回家吃飯。」雷老頭推開水箱旁邊一扇直通地下室的小門。

「杜克就睡在下面，」雷老頭說：「他樓上有間臥室，在我緊隔壁，但他佈置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出入用這扇便門，毫不打擾我；就像我剛才說的，他從不煩人。」

「哦，是的，」范雷說，急於離開這個地方；他覺得這異常潔淨氣氛，予人一種說不出的壓迫之感；雷老頭送他到門口說：「我會告訴杜克說你來看他。」

范雷跨進車廂，發動引擎但沒有吃進排擋，他點燃一枝煙。芭芭拉一定在等他回家，但他還不死心，決定去酋長幫俱樂部，可能會遇見杜克。

卡貝拉刑警曾提過那個地址——麥特街上一座廢棄的車庫。

俱樂部入口低於街面，幾級短階通到一扇斑剝的木門。車庫是一座六層樓，沿壁的防火梯鏽爛不堪。

范雷遲疑了一會邁步跨下石階，街角有一群孩子在玩棒球，對街的收音機或電視機播放着音樂，這正是一幅標準的假日景象；孩子們在街上嬉戲，爸爸在家喝啤酒看電視，少女手挽着手躍大街賣弄風姿，但范雷心中毫無假日休閒的感覺。

他再點燃一枝煙，深深吸了一口，然後舉手敲門。

應門的是個波多尼各小男孩，大約十四歲，濃黑的眉毛下面，有着一雙微帶笑意的褐色眼睛。

「杜克在不在？」范雷問。

「我不知道。」這孩子答。

另一個聲音——女孩子的——在門內響起：「恩尼克，是什麼人？」

「我不認識，」這孩子說，聳肩轉身走開。

范雷站在門邊不知該怎麼好，屋裡傳來電唱機播放的熱門音樂，他猶豫片刻，終於硬着頭皮走進過道。

一個十來歲的少女坐在用長桌改裝的酒吧前面，那個波多尼各小男孩則坐在沙發裡，屋裡沒有別人，那女孩子說：

「杜克不在，如果你來找他。」

「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時來時往，一會看到他，一會又不見人影，他就是這樣。」

這女孩子像個漂亮的洋娃娃，小小的嘴巴，亮亮的眼睛，一張小臉蛋又白又嫩，她身上穿的像是某種制服：黑平底鞋白短襪，黑色窄裙，捲領黑毛衣裹緊初發育的身體，頂上的燈光，映着她腿上柔細的銀色汗毛，她大約十六歲，范雷心想，體重不超過九十磅。

他微笑摘下帽子問：「我能不能在這裡等他一會？」

「你請坐，」她說，戲劇化地揮了揮手。

「謝謝，」范雷坐在她旁邊的一張檯子上說：「你們這裡佈置得很別緻。」

這個房間約有一節火車廂大小，地面和牆壁都是水泥砌造，白粉的天花板很低，屋裡空氣潮濕，酒吧裡陳設着幾瓶酒，壁上懸有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印地安茅屋」，招牌上刻有印地安式圖案，牆上掛着印地安酋長和勇士畫像。



一幅綠色簾布把室內隔成前後兩部份，前半部是酒吧，除了幾張椅子外，就祇有一具沙發。恩尼克坐在沙發邊，專心漆補舊高爾夫球，燈光照亮他的黑髮和長睫毛，他那握着畫筆的手看來十分靈巧，范雷心想：這隻手握住彈簧刀也可能同樣熟練。

「杜克今天是不是去替人揀球袋？」范雷問道。

這個問題顯然使少女出乎意料，她嘆口氣說：「你一定不認識他，我想。」

「不太認識。」

「如果你認識他，就不會猜他替人揀球袋。」

「原來如此，他不幹這種事，是不是？」

「他是頭，他和傑雷指揮別人工作，」她望了他一眼問：「你叫什麼名字？」

「范雷，你呢？」

「克麗歐。」

「埃及艷后克麗歐派屈拉，這名字挺合適，」他微笑說：「她在你這年紀時，已經有了男朋友安東尼。」

她燃起一枝香煙，不經意地說：「你這個人到還風趣。」

她搖晃着腿，燈光映着潔白的肌膚，范雷突然感到一陣不自在，他不願意被別人看成老朽，年齡差別並沒有這樣大，他希望她了解這點，他不知道她是杜克還是傑雷的女朋友。

「你找杜克作什麼？」她問。

「沒什麼要緊事，我下回再來。」

簾子後面有什麼在動，緊隨發出一陣瘋狂的尖笑，這聲音使范雷頭皮發緊。

「你們別吵，聽見嗎？」她叫道。

笑聲繼續不停，恩尼克氣得抬起頭來說：「你叫他們閉嘴，克麗歐。」

她跳下高腳凳，不耐煩地一把拉開簾布，地下坐着兩個人，中間放着一瓶酒，一個人年紀很老，滿臉鬍鬚如亂草，淺藍色的眼珠射出怒火；另一個人年齡大約三十以上，五十以下，看來像個白癡，小腦袋上簪着一頭金髮，好像戴着一頂皮帽子，他倆衣衫不整，又破又髒，赤腳穿着破皮鞋，露出的足跟好像黑炭頭。

范雷一陣噁心，他問：「這是什麼人？」

「他倆是杜克的玩偶，明白嗎？好像兩個嬰兒，但不喝奶祇喝酒，有趣極了。」

「他們在這裡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她聳肩說：「杜克在紐約城裡發現他們住在橋洞下面，他把他們帶到這裡，供給他們吃喝，就像爸爸照顧孩子一樣。」

「你知不知道杜克爲什麼這樣做？」

「我不知道，」她答：「他說這可以給大家一個教訓。」說完順手把簾子拉上。

「你認爲杜克是個什麼樣的人物？」范雷問。

克麗歐正待回答，但恩尼克憤怒地打斷她的話；他走到范雷面前豎起眉毛問：「你到底要打聽什麼？你是警察嗎？」

「我不是警察，」范雷答。

「你還是等杜克在家再來吧，」克麗歐說。

「好的，你說我來看他。」范雷微笑起身：「我名字叫范雷。」

范雷發動引擎回家，剛才所見所聞，使他心潮起伏，海拉克和費克斯這兩個區域好似地獄天堂，他急於回到他所屬的地方。

一幅不認識的汽車停在他家門口，在他掏鑰匙開鎖之前，芭芭拉打開大門。



「有位先生來看你，」她說。

「哦，是誰？」

「馬列克先生。」

## 第六章

芭芭拉用完午餐已是下午十一時，窗外一抹晴空，陽光燦爛，看來不像深秋，却似明媚春光，唯有遍地落葉，象徵這肅殺季節。

她從冰箱取出一塊牛排，放在灶檯上化水，照理昨晚剛吃過烤肉，今天不必再動大量，但她覺得應該給丈夫打牙祭，范雷昨晚幾乎未動刀叉，她知道是馬列克來訪使他心神不寧，但她更憂心的，乃是丈夫對這位訪客的佩服神情；馬列克沒有大聲咆哮，也不花言巧語，却堅定冷靜地像尊石像。

晚餐一向是他們家最愉快的時刻，范雷喜歡飯後一枝煙，坐在桌邊再喝上一杯咖啡，聆聽孩子訴說白天在學校的有趣經歷，餐桌正是家人父子談天說地交換見聞的最佳場所。

范雷的爸爸在世時，常說吃飯的時候熱烈談話，最有助於消化，他最不信任悶聲不響吃得又快的人；在這方面，范雷很像他爸爸。

芭芭拉去客房點燃一枝煙，儘力把煩惱拋過一邊，現在正是每天最清靜的一刻，安琪和吉美就要下學回家，再過幾小時范雷也將下班歸來，她捏着香煙回到餐廳，身上穿的是范雷的舊襯衣和一條短褲，露出兩隻光滑的大腿。門鈴發出響聲，大概是狄太太來訪，向她抱怨昨晚狄先生在宴會中的失態，她起身開門。

兩個身材高大的小夥子站在門口，臉上堆着微笑，她起先還以為是商店的送貨人或推銷員。

「是范太太嗎？」身材較高的那個黑頭髮小夥子先開口。

「我是，找我有什麼事？」他話沒說完，兩個小夥竟然登堂入室，走進客房。

「這是怎麼回事？」她莫明其妙地問：「推銷員一向站在門外，你們是怎麼搞的？」

他們沒有答話，雙手叉腰，仔細打量室內佈置。

「你們是不是找錯了地方，」她說：「我並不認識你們。」

「沒錯，」身材較高的那個小夥子說：「我們是你丈夫的朋友。」他開始仔細打量她，臉上表情透出一絲輕蔑。他的年齡比她第一眼所得的印象較長，大約十九歲，身材挺拔，雖然面無笑容，依然十分英俊，他身上穿了一件紅運動衫，胸前繡着一個印地安人頭，這使她吃了一驚。

另一個金黃頭髮小夥子，上身祇穿了一件圓領衫，胸肩肌肉飽滿，一付運動員派頭，他一面走向飯廳，一面口中低語：「這地方挺不壞嘛！」

「你們要幹什麼？」芭芭拉問，心裡已經明白他們是誰。

那個名叫杜克的黑髮小夥子說：「這祇是禮貌上的拜訪，范太太，找你隨便聊聊。」

金黃頭髮小夥子名叫傑雷，這時走出視界，在廚房消失背影。芭芭拉手扶門鈕，還站在大門口，杜克向她咧嘴一笑說：「別害怕，范太太。」

芭芭拉壯着膽子關上大門，她說：「你們不覺得太冒昧嗎？」

杜克開言張大眼睛：「我們祇是回拜你的丈夫，他昨天到我家，我剛好沒在。……」

「他祇是想找你談談，」芭芭拉說。

「當然，」杜克微笑說，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隨手點燃一枝煙：「他心裡有煩惱，要找我談談，也許我可以幫助他，我想。」

「你不必東拉西扯，」芭芭拉打斷他的話：「不管你信不信，他去看你完全是善意，想防止發生麻煩。」

「他有什麼麻煩？范太太？」



「你明知故問，」芭芭拉說，氣得混身發熱：「現在如果你已經拜訪完畢，請你離開我家。」

這時傑雷走出廚房說：「嗨，杜克，范先生今天晚餐吃牛排，他有個美滿家庭，怎麼還會有煩惱？」

杜克吹落煙頭的煙灰說：「這很難說，也許表面幸福，實地裡非常苦惱，他的工作怎樣，范太太？跟老板處得好嗎？最近有沒有加薪？這類事情都會使一個人煩惱，你知道。」

「我請你們離開我家，」芭芭拉說：「你們走不走？」

傑雷向書房裡望了一眼說：「哦，哦，問題就出在這兒，一架電視機，一具酒吧。」

杜克彈了一下手指說：「你也許說對啦，范太太，他是不是猛看電視中不衛生的犯罪故事？偕帶美女拐款潛逃，這種情節最使人心煩意亂。」

「還有這一櫃子的美酒，」傑雷接口說：「我猜他每天坐在這裡，醉得彎不下腰。」

「你們給我出去！」芭芭拉儘量壓住怒火說：「否則我就叫警察。」

「你跟警察怎麼說，范太太？」杜克冷然問，眼中射出怒火，邁步走向范太太：「在我把話說完之前，我決不走；你丈夫平白闖進我家，像警察似地盤問我爸爸，打聽我在那裡工作，交往什麼朋友，每晚什麼時候回家，平日作何消遣，還跟進我臥房察看。」

他冷笑一聲又接着說：「這還不够，他又闖進我的俱樂部，向一個可以作他女兒的小姑娘東問西問，所以我才來回拜他，我也有權來打聽他的一切。」

他橫亘在她和電話之間，也不知是有心或無意。她看見傑雷倚在書房門邊，雙手插在褲袋裡，眼睛注視她赤裸的大腿，室內氣氛使她感到壓迫，她無可奈何地說：「我相信你們誤會了范先生的意思，如果你們願意，我可以叫他今晚去向你們解釋……」她覺得口乾舌燥，幾乎說不下去，但她儘量裝出平靜的神態說：「孩子就要下學回家了，你們請便吧，對不起。」

傑雷眼睛仍然瞪住她的大腿，臉上現出笑容說：「你明白嗎，杜克，除了酒和電視之外，還有一件事會使男人

煩惱——太多或不够，都會發生問題。」

「我明白你意思，」杜克說：「心理學上稱之為（強制慾望），瓶蓋子塞得太緊，就會砰一聲……」他用拳頭猛擊掌心，發出怪響，把芭芭拉嚇了一跳。她退後一步，差點跌倒，傑雷笑起來說：「別怕，范太太，你如果跌倒，我會扶你。」

「出去！」她忍不住叫道：「你們給我出去。」

「當然，」杜克做了一個安慰的手式：「你何必害怕。」

他們故意作弄她，芭芭拉心想，就像作弄吉美一樣。

「你們出去，」她幾乎哭了出來，但心裡不再害怕，突然放聲大叫：「滾出去！」

「走吧，傑雷，」杜克說：「這就是企圖幫助有錢人的下場。」他走到門邊，回頭對芭芭拉說：「你害怕，是你自己心裡有鬼，而不是我有歹念；再一件事，如果你報告警察，你能對他們說什麼？是你丈夫自己要找我談話的，走，傑雷。」

芭芭拉奔過去把門鎖好，又扣上防盜鏈，然後倚在門邊，上氣不接下氣，聽見自己的心臟猛烈跳動，她等了一分鐘，然後打電話到他丈夫辦公室。

## 第七章

當晚七時，范雷開車到麥特街會長幫俱樂部門口，他跨下短階，伸手敲門，沒人答理，屋內樂聲響亮，他舉手再敲——這次是用拳頭猛搗，木門終於開啓一條縫，露出恩尼克的小臉，他問：「你又來攪和什麼？」

范雷推門而入，屋裡煙霧迷漫，杜克和傑雷坐在桌邊打撲克，綠呢子的桌面上堆着籌碼和銀幣，克麗歐坐在傑雷背後的椅子上，她穿了一双白色厚短襪，上面釘有兩串小鈴，她幌動雙腿，鈴聲隨着音樂的節拍。



杜克抬眼望見迎面走來的范雷，不動神色地瞥了傑雷一眼，口裡吩咐恩立克道：「客人來了，把音樂轉小一點。」

樂聲降低到隱約可聞。

范雷視他們狡黠的笑臉，他知道他們毫不在乎，根本沒把他當回事，范雷的脾氣很暴躁，但他來這裡不是吵架，他拉過一張空椅子坐下，在寂靜中，克麗歐腳上的鈴聲更爲清晰。

「誰是贏家？」范雷打破沉默。

杜克冷笑一聲：「你聽這口氣，不像聖安東尼天主堂的馬神父，傑雷？」

傑雷咧開嘴望着范雷點頭說：「真像極了，杜克，馬神父總愛問誰是贏家，他請我們抽煙，跟我們談棒球，甚至還跟我們談妞兒的事。」

杜克把籌碼推過一邊說：「他希望了解我們，想跟我們交朋友。」

「他如不自量，」傑雷說：「六十多歲的禿老頭，還想跟我們打成一片，他簡直不像個神父。」

「所以我們也不當他是神父，」杜克說，抬眼瞪住范雷問：「閒話少說，你來幹啥？」

「我要你們別打擾我，」范雷一個字一個字緩慢地說：「別打擾我的孩子，也別打擾我的家，這話够明白嗎？」

「我對你也是同樣要求，」杜克說，張嘴向電燈泡噴了一口煙：「你爲什麼一再來找我？你爲什麼向我家老頭子打聽？他能幫助你了解我？」

「你以爲我要了解你？」范雷平靜地說。

「那麼你就別來這裡，」杜克提高聲音。

范雷双手平放在桌面上：「現在言歸正傳，」他瞥了傑雷一眼說：「你們自以爲了不起，是問題少年，需要社會輔導，但我對此毫無興趣，你們的死活與我無關，但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你們並不特別，就要長大成人，做工

謀生，不管是洗車，開電梯或掃垃圾；也許你們運氣好，弄到足球獎學金混進大學——跟我一樣，但如果你們好吃懶做，就不會有這種機會，將來變龍變狗，全仗自己努力；你們既非社會渣滓，也不是被埋沒的英才，在我看來：……」

杜克伸了一個懶腰，咧嘴對傑雷說：「我們玩牌吧，這留聲機吵死人，不是嗎？」

「吵得人煩透啦，」傑雷接口說。

范雷猛然起立，一掌把牌掃落地下，兩個小伙子翻眼望他，但被他滿臉怒容懾住，於是范雷繼續說道：「在我看來，你們是吃軟怕硬的壞種，你們強迫我兒子偷錢，闖進我家嚇唬我太太，你們仗着背後的狐群狗黨，祇會欺侮女人和孩子。」

克麗歐急忙勸解說：「他們不是……」，但杜克瞪她一眼，阻止她說下去；傑雷双手握拳，目視杜克，好像一隻等待主人發命令的狗，杜克轉向范雷，正要開口，但突然變了主意，他低頭把籌碼排成一圈，然後抬眼向范雷說：「好的，就此一言爲定，但你們還不是一樣結成狐群狗黨，你和你的大瀾佬朋友——費克斯區高等居民，你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開個會要警察替你們執行，好的，我們一言爲定，從此井水不犯河水。」

范雷望着他不則一聲，直到怒氣從杜克的臉上消失，於是他平靜地說：「一言爲定，彼此不要忘記。」說完走向門口，恩尼克轉大電唱機，當他跨上台階時，背後狂熱的樂聲，好似憤怒的拳頭把他推出門外。

次日上午，范雷在公司正參加業務會議，女秘書走來通知他有電話，范雷起立說：「對不起，我回辦公室接個電話。」

范雷回到辦公室，「我是范雷，」他拿起電話筒說，感到胸口裡有個疙瘩。

「對不起，打擾你開會，范先生，」聽筒裡傳來刑警隊長傑姆遜的聲音。

「沒關係，有什麼事？」



「酋長幫的一個孩子昨夜——或今天清晨——挨了一頓修理，你聽到這事不感到驚奇嗎？」警長說。

「當然驚奇，這關我什麼事？」

「我沒說這關你事，我祇是問你，有沒有聽見你的朋友們談過這類事情。」

「談是談過的，」范雷猶豫地說：「這是正常反應。」

「你能確定他們祇是談談而已？」

「我怎能確定，」范雷說，胸中升起一股怒火：「你問我作什麼？」

「我問你是應該的，」警長說，聲音裡透出一絲無奈：「因為你是一個比較冷靜的人，不像你朋友狄先生那樣衝動。無論如何，我們彼此不必動火，現在我們遇到了問題，最重要的是把它解決，」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不是打擾你開會。」

「沒關係，請說下去，」范雷說。

「這個孩子被兩名成年人毆打，他們在麥特街一條巷子裡抓住他，問他是否屬於酋長幫，他回答是，於是一個漢子抱住他，另一個漢子出手毆打，是酋長幫俱樂部附近的一爿糖果店老板來報的案，我們找到那個孩子，但他一副江湖氣概，閉口不言，祇說他不認識那兩個人，也不明白為什麼被修理，我也查過酋長幫其他份子，他們同樣閉緊嘴吧，我聽說你會拜訪杜克的父親，也去過酋長幫俱樂部一兩次，我可以問你為什麼嗎？」

「當然，」范雷說，胸口的疙瘩結得更大，他感到自己的手在抖，雖然並沒有做錯事；「我以為去找他們當面談談也許有幫助，因為情勢似乎很緊張。」

「你是否擔心你的朋友會做出不該做的事？」

「並非如此，」范雷答，他說的不是實話，警長似乎也聽出他遲疑的口氣，因為緊接着問道：

「並非如此？但你是不是在為某種可能發生的事擔心？」

「我告訴你，」范雷說：「孩子無端被毆使我感到遺憾，但我對這件事的確毫無所知。」

「好的，」警長說：「但是，范先生，如果你發現任何有關消息，你願意告訴我們嗎？」

「當然，我一定告訴你們。」

「我希望你說話算數，我也相信你如此，」警長說：「更不幸的事可能隨後發生，我不是專指海拉克區，乃就整體而言；如果成年人撇開警方，自行對付不良少年，一定要出大亂子，取締太保不是他們的事，而是警察的任務，請你把這話轉告你的朋友，就等於幫了他們大忙。」

「好的，我會照辦，」范雷答。

「對不起，請你稍等一下，別掛斷。」

「好的，我不掛斷。」

隔了一會，聽筒裡又傳來警長的聲音：「范先生嗎？」

「嗯，怎麼樣？」

「我剛才跟卡貝拉警員說話，所以要你等一下，他已經查明酋長幫惹事的緣由，記得高爾夫球場附近的大水塘嗎？那是酋長幫的游泳池。」

「記得，去年夏天被填平了。」

「不錯，是費克斯區居民申請市政府填平的，理由是保障幼童安全。」

「這跟我們的問題有什麼關係？」

「我還不能確定但據說酋長幫因失去游泳池，而歸罪於費克斯區居民，決定向他們的孩子收取罰款，每人十五元；如果我能查明證據，就可以迅速拘捕杜克和傑雷歸案。」

「你相信能查明證據？」范雷問：「這班太保簡直無法無天。」

「我想可以查明證據，」警長說：「太保私自收取罰款，也許自認有理。」

「那麼私自毆打酋長幫份子的那兩個成年人，也許自以為有理了，」范雷說。



「坦白說，這種事使我傷透腦筋，」警長說：「謝謝你，范先生，有事情再連絡。」范雷放下電話，心裡想起馬列克來訪經過。

## 第八章

范雷晚飯後坐在書房裡看報，安琪就著電唱機的音樂，在客廳教吉美跳扭扭舞。

「你聽不見拍子嗎？」她尖聲埋怨：「別這麼亂扭好不好？」

范雷放下報紙，抬頭看天花板，就在書棚頂上有條裂紋，他考慮是不是該找個工人來修補，耳邊好似響起泥水匠的聲音：

「小毛病不快修，馬上就會出大亂子。」

「你怎麼啦？」芭芭拉問。

「我覺得很煩，」他說，沒把警長來電話的事告訴芭芭拉，「每天上班下班，真是呆板沒勁。」

「哦，又犯了老毛病，來杯咖啡有效嗎？」

「恐怕不行，」他說，雙手過頭伸了一個懶腰：「我想出去轉轉，靠在電線桿旁邊抽一枝烟，」他起身抹平頭髮：「也許霧中出現一名黑髮紅唇的美女，剛從東印度偷進美國的。」

「好的，你去吊小姐的膀子，順便給我買幾包香烟，好嗎？」

「還要什麼不要？」

「黑髮紅唇美女，」她笑望他一眼：「快去快回。」

范雷穿上大衣。走向老狄住宅，客房裡簾幕低垂，但有燈光透出，他邁上台階，伸手按鈴，老狄親自開門。

「你好，鄰居，」老狄說，手裡拿着一只高脚杯，臉上泛紅，一付興奮神色。

「進來，」他拍了一下范雷的肩說：「外邊很冷，進來加點燃料。」

客房裡坐着馬列克，見到范雷進來起立相迎，他垂着兩隻巨大的手掌招呼說：「高興又見到你，范先生。」

「我忘記你們已經見過面，」老狄說：「你來點什麼？」

「淡點的，多加點水，」范雷答。

馬列克高捲衣袖，敞開襯衣領口，看來魁乎其偉；他這時回歸原坐，身旁小几上放着一罐啤酒。

「太太和孩子們好嗎？」他微笑問，點燃一枝烟。

「還好，」范雷答。

「這年頭家宅平安就算萬福了，」他好似含有深意地說。

「你太太呢？」范雷問老狄。

老狄正背著身站在酒吧前配酒，他遲疑了一下才回答說：「她上午出去了，」把酒杯遞給范雷，做了一個鬼臉又接着說：「她整天不在家，去找以前的大學女同學玩，逛百貨公司，吃館子。」

「聽起來很有趣，」范雷說。

「當然，」老狄迅速接口：「她就是不喜歡呆在家裡，並不是家裡不舒服，而是生性愛出去野。」

老狄坐下來舉起酒杯喝了一口，馬列克低頭望着自己的手背，屋裡一陣寂靜，於是范雷開口道：

「老狄，今天我接到傑姆遜警長的電話。」

老狄迅速瞥了一眼馬列克，後者回報一個曖昧的笑容。

「傑姆遜？」老狄裝糊塗地說：「是那位刑警隊長？我幾乎忘了這個名字，他找你幹什麼？」

「他沒找過你嗎？」

「找我？」老狄伸手取香烟：「自從那天我丟了獵槍去報案，就沒再見過他，顯然他們沒有破案，就是有了消息也沒通知我。」



「哦，他們終會找到那枝槍，」馬列克說，眼睛斜瞟范雷，「直等到太保用它殺了什麼人；他們就是這種作風，不懂防患未然，祇會亡羊補牢。」

「傑姆遜找你究竟是爲啥？」老狄問：「向你推銷警察福利券嗎？」

馬列克聞言掀齒而笑：「這是警察唯一表現親民的時候。」

「你對警察有什麼成見？」范雷忍不住問：「好像過去挨過他們修理似的。」

「你這口氣不像是朋友聊天，」馬列克說，斟滿杯中啤酒，斜提着酒杯不使泡沫溢出；「我並沒有把你不當朋友，而你却對我這種態度。」

范雷不加理睬，目視老狄說道：「我猜你明白傑姆遜找我做啥，海拉克區的一個孩子，今天凌晨被兩個成年人毆打，我不知道是否與你有關，如果是的，站在朋友立場，我提醒你犯了一件嚴重錯誤。……」

「朋友立場？」馬列克譏諷地打斷他的話：「也許我對（朋友）兩個字的解釋並不相同，范先生。」

「你聽我說，」老狄用手指着范雷說：「我且不说你猜的是對是錯，但這事完全與你無關；記得事情開始時，我就向你表明我的觀點，你有權不同意，但我也有權堅持我的看法。」

「這話說得乾脆，」馬列克靜靜地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想你總該明白，范先生。」

范雷還是不理他，繼續對老狄說：「你有權堅持自己觀點，但你不能侵犯別人權利，難道你不明白施用私刑是犯法行爲？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以及怎樣處罰，那不是你的特權，難道你不明白？」

「讓我告訴你我對你的觀感，」馬列克插嘴說：「我認爲你這個人缺乏膽汁，范先生，」他站了起來，雙手叉腰：「不錯，這就是我對你的觀感，范先生。」

范雷毫不激動地望着他問：「你是抓住那孩子的臂膀？還是揮拳毆打？誠如你所說，你我對朋友兩個字的解釋不同，對勇敢的看法也不一樣。」

「我想是的，」馬列克冷笑說：「舉例來說，一個人的孩子被迫撒謊偷錢，但這個人却口口聲聲尊重加害人的

權利；另一個人的孩子受了欺負，這個人斷然採取自衛行動，加以制止，然而你我的觀點却顯有距離，不知誰是勇敢，誰是怯懦。」

「當然，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范雷說。

「你這個人真會咬文嚼字，」馬列克搖頭說：「我不了解你，范先生，你有個美滿家庭，妻賢子慧，但你却對企圖向你伸出援手的朋友視如蛇蝎；我星期天滿懷好意去你家拜訪，我的孩子沒受欺侮，他們壯大得足可保護自己；當我聽說你的孩子受到欺侮，以爲你會歡迎朋友幫忙，因爲我知道你不可能從警方得到這種幫助；我從事運輸業，對警察的工作態度充分了解；我瞧你和你太太都受過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應該比我更懂事，」他銳利地望了范雷一眼又接着說：「我也知道自己跟你們不屬於同一社交階層，但我並不強求打進你們圈子，現在，我告訴你！」他用手指着范雷：「去年冬天，我太太要我帶她去史塔克俱樂部吃飯，慶祝我們的結婚紀念，我想她是從報紙上看到這刊登樂部的廣告，我花得起鈔票，也許比一般客人手派更大，但我告訴她我不要去，因爲那個地方不屬於我們這種階層，我喜歡不拘儀節，愛用手抓骨頭啃就用手抓。我才不看侍者的臉色，因爲我用錯了叉子，而史塔克俱樂部這種地方不歡迎我們這類人，即使我出得起鈔票，所以我帶她去牛排館，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你明白我意思嗎？我知道本份，我要你明白這點！」

「我當然明白，」范雷說：「一個人有權給自己作決定，但沒權替別人作主。」

「說得是嘛，」馬列克憤然說：「坦白告訴你：我搬出第八十七街，就是因爲我不要跟那班人作鄰居，現在，你們住的區域也受到歹徒迫害，而你竟採取這種態度，所以我回到剛才那句話，你這個人缺乏膽汁，而別人却不然，」他瞥了老狄一眼：「是不是，比爾？」

「我覺得多言無益，」老狄說，喜形於色；似乎對自己與馬列克昨晚的精彩合作感到非常滿意；「喂，老范，總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你不參加，我並不怪你。」

「難道這算勇敢，老狄？」范雷微笑問：「不要孩子氣，我還是認爲……。」



「別再賣弄口舌，」老狄打斷他的話：「我耐性聽，因為我們是老朋友，別逼人太甚。」

「天啦，你怎麼這樣執迷不悟？」范雷說。

「我警告你，老范，」老狄緩緩起立：「別坐在那裡教訓我，我不吃這套。」

「我覺得你把我們兩個人都看成傻瓜，范先生，」馬列克陰沉地說：「你要小心，我也不吃這套。」

范雷無可奈何地望着手中的酒杯，最後說道：「老狄，我們為這件事翻臉豈不可笑。」

「講和啦，」馬列克咧開嘴說：「吵不散的親兄弟，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可恨的事，而人們因為害怕才不敢反抗；小時候我爸爸曾告訴我：勇敢的人，才敢恨敢愛，寬厚容忍是懦弱的象徵，我還告訴你……」

「閉你的尊口，」范雷不耐煩地說。

馬列克站了起來：「對我說這種話的人最好先站起來，范先生，你自己站起來，還是要我……」

「住手！」老狄叫道，望着轉動的門鈕，和鑰匙插進鎖孔的聲音。「是妳嗎，姬凱？」

狄太太推門而入，一眼看見客廳裡這付緊張形象，不禁愣了說：「你們在幹甚麼，怎麼都繃住了臉？」

「我們在辯論球經，」老狄托詞掩飾。

她向范雷微笑說：「又見面啦，芭芭拉好嗎？」

「好，謝謝你。」

她再向馬列克打過招呼，然後坐進沙發向丈夫叫道：「給我一杯，好嗎？」

「當然，馬上就好，」老狄說：「你今天一整天那裡去野啦？」

「沒勁，我等會告訴你，現在繼續談你們的球經，我作裁判。」

老狄沒去配酒，繃眉望着她說：「你到底那裡去了？」

「我頭有點疼，」姬凱伸手按着額角：「你別煩我，給我杯酒好不好？」

「你這個人到不喜歡多話，」老狄強忍着怒氣說。

「我要回去了，再見，狄太太，」范雷說。

「替我問候芭芭拉，她好嗎？哦，我剛才已經問過一遍是不是？」狄太太心不在焉地說。

「芭芭拉當然好，操勞家務，從不抱怨——標準賢妻良母，」老狄接口說：「你頭疼，要不要來兩片阿斯匹靈？」

「多謝你，大夫，」

范雷走到門口，回頭對馬列克和老狄說：「別輕舉妄動，以免後悔莫及。」

「你真會說話，」馬列克微笑說：「我佩服你，范先生。」

「晚安，」老狄站在酒吧前背對着他說。

范雷站了一下，但他沒有轉身，祇好開門離去。

## 第九章

次日下午三時半，范雷正在開會，女秘書通知說范太太來電話有要緊事，范雷心裡有三分着急，却有七分氣憤，因為這次會議很重要，有關他的業務升遷。

范雷回辦公室拿起電話筒，線路沒接好，聲音很不清楚，他不耐煩地說：「哈囉，親愛的，我聽不清你說什麼……」突然，他聽見她是在哭。

「芭芭拉！你怎麼啦，出了什麼事？」

「安琪下學的時候被汽車撞了，我在紀念醫院，你快來。」

他好似雷轟頭頂：「撞得嚴重不嚴重？快告訴我！」

「她在急診室，斷了腿，還沒有恢復清醒。」



「我儘快趕到，你別緊張，聽清楚了嗎？我就動身。」

「你快來。」

范雷丟下電話，抓起大衣。

「我女兒被車撞了，」他對女秘書說：「我要趕去醫院，請通知他們我不能去開會了。」

「我會通知他們，有什麼事我能幫忙嗎？」

「我不知道。」

「她傷得重不重？」

「我太太說是傷在腿部，我有事情會打電話給你。」

計程車開了一小時到達醫院，一名護士將范雷領到六樓病房，芭芭拉正站在樓梯口跟大夫說話，范雷一把攔住她，祇覺得她混身在抖。

「她怎麼樣？不要緊吧？」

「左腿斷了，其他還好，真是托天之幸，」她伏在他胸口上說：「她不要緊，約翰，她不要緊。」

「真是難爲你了。」

「沒什麼，」淚水流下她的面頰：「我簡直嚇呆了，這位是康大夫，他爲安琪動的手術。」

康大夫是個禿頭的中年人，他禮貌地跟范雷握手說：「折斷處在膝部，比較麻煩，好在沒有腦震盪，也沒有其他內傷。」

「你說折斷的部位比較麻煩……」他腦中升起安琪跛足行走的慘狀：「這意思是否她的腿可能不再靈便……」  
「常有這種可能，」康大夫說，范雷覺得脊背一陣涼，他攏緊芭芭拉，康大夫接着說：「但她年輕，骨頭還在長，也許能够復原，等拆了石膏就會知道，所以請勿煩心，」他看了一下手錶說：「對不起，我先走一步，她麻藥還沒有退，你們可以進房去，等她恢復清醒。」

「謝謝你，大夫。」

躺在病床上的安琪，似乎格外嬌小，金色長髮披散在潔白的枕頭上，真像一個安琪兒；護士望着她低聲說：

「這孩子真可愛，又勇敢，剛才上麻藥之前，她還安慰醫生，要他別着急；她在十五分鐘之內還不會醒，你們可以在病房裡等，也可以在休息室等，那兒的椅子比較舒服。」

「謝謝你，我們就在這裡等，」芭芭拉說。

護士離去後，范雷把兩張椅子拖向床邊。

「記得她上次開扁桃腺的事嗎？」芭芭拉坐下說：「真是刁鑽古怪。」

「當然記得，」范雷說：「上麻藥的時候，吵着要洗頭。」

「我相信她一定會全復原，約翰。」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吉美呢？」

「警察先送他回家，幸虧我找到辛太太幫忙在家照顧他，一直等你回去再走，我叫他們在病房加個床，我留在這裡。」

「好的，你還沒告訴我：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也剛弄明白，」芭芭拉說：「她倆在惠汀大道過街時，一輛汽車闖紅燈，吉美跳了開去，但安琪跌落書本，彎腰拾取……」

「這丫頭就是死心眼，」范雷罵道：「開車的是什麼人？」

「他們還不知道。」

「你說什麼？還不知道？」

「車子沒有停，也許不知道撞了。」

「簡直混蛋透頂，」范雷聞言勃然大怒，摩拳擦掌地說：「有沒有目擊證人？那段時候路上很熱鬧。」



「大概祇有吉美瞥見開車的人，警方留住他問詢，我先趕來醫院。」

「這對吉美將是一個考驗，不知道他對警方破案會不會有幫助。」

「這很難說。」

對話至此結束，他倆默然靜坐，望着安琪蒼白的小臉。護士進來一次，測量安琪的脈搏，記錄在懸掛床尾的病歷表上，離去向他倆點頭微笑。

大約一小時後，安琪睜開眼睛，芭芭拉俯身輕撫她的額角說：「嗨，心肝。」一面低聲吩咐范雷：「你最好按鈴喚護士來。」

范雷按了一下床頭邊的叫鈴，一名護士應聲而入，然後微笑離去；隔不一會，康大夫走進來說：「睡美人醒了嗎？」

安琪抓緊她媽媽的手，嘴裡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又閉上眼睛。

「她要慢慢地才恢復清醒，」康大夫說：「這是麻醒後的正常現象，不要擔心，我等會再來。」

六點半左右，護士推門伸進頭來說：「有位警官來看你，范先生，他說他名字叫傑姆遜，問你是不是有空見他。」

「我當然有空，」范雷起身走出病房。

傑姆遜警官坐在接待室裡，他身穿便裝，手裡拿着一頂灰呢帽。

「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難過，」傑姆遜說：「你女兒情形怎樣？」

「總算沒有生命危險，」范雷說：「查到那開車的人嗎？」

「還沒有，所以我才來找你，」警官說：「我想跟你女兒談談，如果醫生允許，也許她能夠給我們一點線索。」

「我兒子沒有看清楚車裡的人？」范雷問

「我跟吉美談過，他回答很模糊，車身顏色是藍是綠也沒有看清楚。」

「開車的人呢？他看見沒有？」

「看是看見了，但也說不明白，祇說是好幾個男孩子，」警官說。

「好幾個男孩子？」范雷疑心大動，怒火中燒，但傑姆遜警官顯然沒有覺察，他接着說：「你兒子祇提供這點線索。」

難道這還不夠？范雷幾乎失聲大叫，但他控制自己，緩緩點了點頭。

「也許你女兒可以給我們一點幫助，」警官說。

「怎會沒人注意汽車牌照？」范雷問。

「顯然大家忙着救人，以為車子一定會停下來，等到發現車子不停，已經來不及抄號碼，」

「原來如此，」范雷說，盡力壓制怒火：「我要回去看我的女兒了，警官。」

「當然，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警官說，注視范雷的眼睛：「我查過酋長幫，他們都沒有懷疑。」

「那好極了，」范雷說，勉強做出笑容：「謝謝你，警官。」

范雷回病房時，安琪已經醒過又睡去，細嫩的小臉上双眉微縐。

「她什麼都不記得，」芭芭拉說：「祇擔心上學遲到，問我是不是睡過了頭。」

「我要回家一趟，」范雷說：「我要跟吉美談談。」

「警察有沒有什麼消息？」

「一點消息都沒有。」

芭芭拉突然望着他問：「這是怎麼回事？」

「你指什麼？」

「你的表情好古怪。」



「大概是情緒不寧，」范雷說，用手摸了摸臉：「你也顯得很疲倦，最好休息一下。」

「我沒關係，祇要安琪平安，我就放心了，」她微笑握住他的手說：「你就去吧，我等會打電話給你。」

范雷回到家時，吉美剛吃完飯洗過澡。穿着睡袍在看電視，辛太太在廚房洗碗碟，她問：「安琪怎麼樣？沒危險吧？」

范雷把安琪的情形告訴辛太太，她八點鐘還要去另一家替人照顧孩子。

「你的飯菜都在爐子上熱着，」辛太太臨去時說：「吉美剛才吃不天下，我想大概是情緒不安的緣故，你吃飯的時候可以叫他再吃一點。」

「你說得是，」范雷答，脫下大衣和帽子，走進書房，在吉美旁邊坐下，伸手摟着他的肩膀說：「你放心吧，安琪就會復元，她醒過來第一件事就是害怕上學遲到，她還以為睡過了頭哩。」

「她就是這樣掛念學校，」吉美心不在焉地說：「她在學校裡那麼乖，簡直使我受不了。」

「我有話要問你，」范雷靜靜地說：「我要你誠實回答，明白嗎？」

「當然，」吉美答：「你要問我什麼，爸？」

「車禍的事，你告訴警察說車子是綠色或藍色，你不能確定嗎？到底是綠是藍？」

「是種深顏色——深藍或深綠。」

「是大車還是小車？」

「我不能確定，我祇看到車頭。」

「它沒向你們鳴喇叭？」

「馬路上聲音很吵，許多車子都按喇叭，我不知道他們按了沒有。」

「開車的是什麼人？」

「是個男孩子，我沒看清楚，但他沒打領帶。」

「前座還有誰？」

「還有個男孩子。」

「前座一共有兩個男孩子，是不是？」

「是。」

「後座有沒有人？」

「我沒看清楚。」

范雷點燃一枝香煙，深深吸了一口，強忍住心頭怒火問：

「車禍發生的時候，你究竟在幹什麼？」

「噢，爸，那是一雲眼間的事，我跳到路邊，大聲叫安琪……」他住口用舌頭舔了一下嘴唇：「我錯了，我應該一把將她拖開的，我想。」

「你沒有錯，誰能想到她會彎腰拾書本，你不必埋怨自己；現在再說下去，你跳到路邊，回頭看那輛車，是不是？」

「我說不上，」吉美避開爸爸，望着牆壁說：「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警察了，爸。」

「我知道，但我還要問明一點，你說車子是深綠或深藍色，你不可能從車頭看清車身顏色，因為你看到的乃是保險槓和鍍銀的格子板，你必須在車子駛過你時，才看清它的顏色，是不是？」

「我想是的。」

「那麼，你現在告訴我，你站在車子旁邊，當然看清後座有沒有其他孩子，你仔細想想看。」

「我不知道。」

「看見就說看見，沒看見就說沒看見，究竟怎樣，吉美？」

「我不知道。」



「那麼前座的孩子你說看清楚沒打領帶，天氣這樣冷，他們總該穿大衣或毛衣，你看清楚是什麼？」

「我想大概是毛衣。」

「如果你再看到他們，認不認識？」

「他們的樣子並沒有什麼特別。」

「你確實以前沒有見過他們？」

「我不知道。」

「你總說（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吉美臉上的血色突然消失，他吞吞吐吐地說：

「也許我以前見過他們，但我記不清楚，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嘛。」

「你首先看到他們的正面，」范雷緩慢地說：「然後再看到他們的側面，你一定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但這是一霎眼間的事。」

「仔細聽我說；你是否確定不認識他們，你能發誓嗎？」

「我不知道，」吉美說，幾乎要哭出來：「我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訴你了，難道你不相信我？」

范雷抓住他肩膀說：「我為什麼一定相信你？你以前也撒過謊，不是嗎？你在警察局不肯指認杜克和傑雷，你

撒謊是因為你怕他們，不是嗎？」

「我不能確定，華安弟不是也不肯指認嗎？」

「不要強辯，你明明認識他們，但因為害怕不敢說。」

「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你了，」吉美喃喃低語，避開范雷憤怒的眼光。

「才怪，」范雷說：「你一直撒謊，安琪斷了腿躺在醫院，就是給這些太保害的。她也許會死，你想過沒有？」

你為什麼還要瞞着不說實話？」

「我不知道，」吉美開始哭泣：「爸，別生我氣，我願意照你的話做，但我不知道。」

「車裡坐的就是杜克和傑雷，是不是？」范雷大聲怒吼：「看着我的眼睛，說實話，」他猛搖吉美的肩膀：「

他們就是杜克和傑雷，是不是？是不是？」

「是！」吉美瘋狂似的尖叫：「是！是！」他投進爸爸懷中，又哭又說：「我看到他們，我看到他們。」

范雷摟緊他安慰說：「別哭了，我要出去一下。」

「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

「當然不。」

「媽媽什麼時候回家？」

「她今晚住在醫院陪安琪，你去華家睡好不好？連睡衣都不必換，祇要拿枝牙刷就好了，我打電話給華太太。」

「好，爸。」

范雷目送孩子按鈴踏進華家大門，於是回到臥房，迅速換了一套運動衫褲和一双厚底膠鞋，他腦中閃過一絲犯罪的感覺。

他正要下樓，電話鈴響了起來。

「哈囉，」他拿起電話說，聲音變得連自己都覺得奇怪。

「老范嗎？我是華德。」

「什麼事？」

「聽我說，冷靜下來，我知道你要去那兒，吉美告訴我開車的是誰。」

「這是我私人的事，你別管，老華。」



「別傻，你不知道會遇見什麼事，我通知老狄陪你一道去。」

「我不要再任何幫忙，他們傷了安琪，我去找他們算帳。」

「別衝動，你不是超人，双拳難敵四手。」

「你別淌這股混水，老華，」范雷說，掛斷電話。

他倒滿一杯酒，一口喝乾，酒入肚腸，先冷後熱，一股熱流迅速傳遍全身。

門鎖轉動的聲音，在靜寂中好似板動槍鈕，他猛然轉身，芭芭拉推門進入，她微笑望着他說：「我本想打電話叫你把牙刷和睡衣送來醫院，但安琪睡得正酣，我決定回家來看一下，吉美呢？」

「我送他去華家睡了。」

「爲什麼？」她關上大門問。

「因爲我要出去一下，」范雷手裡依然握着酒杯。

「你是怎麼啦？」

「吉美告訴我是誰開車撞傷安琪——杜克和傑雷。」

「那他爲什麼不告訴警察？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范雷提高聲音：「你以爲他說謊？」

「當然不，但你何必親自報案？打電話給警察豈不省事？」

「我不找警察。」

「你說的什麼話？喝酒了嗎？」

「你以爲我要藉酒壯膽子？」

「別胡來，」她脫下大衣摔在沙發上：「放下酒杯，別這樣瞪着我，我知道你心緒不好，但沒理由……」她猛然住口，范雷脫手摔出酒杯，擊中書架落在地上粉碎。

「別管我喝不喝酒，」他說：「記住你爸爸每晚都喝得爛醉。」  
「你不要這樣對我，」她低聲說，淚水染濕她的面頰：「我決不放你走，你多想一下。」  
「我不要再想，」他一把推開她，走出大門跨進汽車。  
他發動引擎，望見芭芭拉站在街邊，一手按住寒風吹捲的衣裙，一手高舉似在呼喚他的名字，但引擎巨響掩住了她的聲音。

范雷把車子停在酋長幫俱樂部對街，扭熄引擎。街上寂無人影，他跨出汽車，一陣寒風吹亂了他的頭髮。

酋長幫俱樂部門燈已經熄滅，但低垂的窗簾依然透出微光，范雷正待舉步，兩輛汽車突然高速駛來，車頭燈照亮他的頭臉，於是兩輛汽車猛然在他身旁刹住，華德首先跳下汽車，口裡嚷道：「後援隊來了。」

老狄跟着跨出車廂，他頭戴高爾球帽，後座馬列克赫然現身，他穿的一件空軍夾克。

第二輛汽車坐的是羅頓，他穿了一套灰色西服，繫着一條藍色領帶，外罩黑大衣。

四個人圍成半圓形面向着他，馬列克首先開口：「這是你的節目，老范，別擔心我們干擾，我們祇是趕來確保遵守規則。」

「我告訴過老華不要任何幫忙，」范雷說。

「你不要也不行，」老狄抓住范雷的肩膀說：「別不近人情，我們進去。」

范雷胸中升起一股感激之忱，沒想到他們毫不猶豫地向他伸出援手，他一時以爲自己這樣做是對的，因爲不可能大家都錯。

「怎樣進行？」雷頓緊張地問。

「你照着我的樣子行事，」馬列克臉上繃出一絲獐笑：「來，進去。」

五個人一齊跨過街面，走下俱樂部台階，馬列克伸手指着窗口，燈光映出兩人擁舞的影子。



跳舞的是克麗歐和傑雷，她穿了高跟鞋還墊起腳跟，但她的頭還够不到他的肩膀，在他懷中她好似一個洋娃娃

整間屋子裡，祇有他們兩個人。

「準備好了嗎？」馬列克低聲問范雷。

「是我一個人的節目，記得嗎？」范雷說，推門進入。

馬列克發號施令：「你守在外面，老華，有人來就敲門。」他轉臉對老狄：「你負責這扇門，不讓人打開。」耀眼的燈光，使踏進客內的范雷一時看不清東西，於是他恢復視覺，看見受驚的女孩子推開她的舞伴。

傑雷一把將克麗歐推向身後，滿臉怒氣望着范雷問：「你憑什麼隨便闖進來？你們自以為是什麼人物？」

「揍他，」馬列克低聲說：「別浪費時間廢話。」

「我告訴過你別惹我和我的家人，」范雷粗聲說：「今天下午你撞傷我的女兒，所以我才來這裡。」

「你瘋了，」傑雷板緊臉說：「每回你們的寶貝娃兒出了事，就把罪過推到我們頭上。」

「我兒子親眼看到你。」

「他撒謊，」克麗歐叫道：「傑雷今天根本沒去惠汀大道。」

「他們知道出事的地方，」馬列克說：「早把故事編好了。」

「我沒碰你孩子一根汗毛，」傑雷憤怒地說：「你們都給我出去，聽見嗎？」他走向范雷，吸了口氣，繃緊全身肌肉。

范雷迎了上去，馬列克「哦」了一聲，范雷第一拳擊中傑雷左頰，他蹣跚地蹲了下去，伸手一摸臉上的血口，克麗歐尖聲大叫：「別欺負他！別欺負他！」她拿起桌上的手提包猛擊羅頓的頭和肩膀，哭號着：「滾出去，你們都滾出去！」

蹲在地下的傑雷低聲向她說：「克麗歐，去把杜克叫來，快去！」

「別放她走，」馬列克叫道。

羅頓一把抱住克麗歐，奪過她的手提包，摔向屋角，口裡安慰她說：「不要叫，不要叫……」伸手掩她的嘴，她用力掙扎，又踢又咬，他祇好抱緊她壓在沙發上，嘴吧貼着她耳朵繼續低喚：「不要叫，不要叫。」

「挺有趣吧？」馬列克呲牙笑着問。

「你胡說八道，」羅頓額上滿是汗水，身下的女孩子拚命掙扎，他用双膝夾緊她的兩腿，使她不能亂蹬亂踢。傑雷跳起來衝向范雷，嘴裡叫道：「放開她，你們這班混蛋！」揮拳直搗范雷，他擊中兩次，把范雷打得退向牆邊，范雷奮力回擊，兩個人你跌我倒，最後傑雷平輪在地下爬不起來，這時馬列克跨上前去，在對方毫無抵抗的情形下補了兩拳。

「不——不要這樣……」范雷喘着氣高聲制止。

老狄抓住他肩膀說：「別管他，我們離開這裡。」

馬列克首先走出門口，跟華德一同消失在黑暗中。

「你沒事吧？」老狄擔心地問。

「當然，走吧，」范雷答。

范雷走到門口，一陣寒風撲面，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回望癱臥在地下的傑雷，伸手撫摸自己的額頭。

羅頓還在抱緊克麗歐，她已停止掙扎。

「我自己有車子，你們先走，」羅頓低聲告訴范雷：「我們不能一道離開，你們先走吧。」

范雷緩緩步上台階，動作慢得像老頭子，舌頭舐着嘴唇上的血腥味，走到台階口時，他腳步蹣跚，幾乎跌倒，連忙抓住欄杆，他休息了一會，調整呼吸。街上倏無人影，祇有風吹垃圾桶的響聲，他振起精神，橫過街頭，跨進自己的汽車。

（第九章完，待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 榮譽產品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各種溶劑

如需詳細資料請洽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營業處

## 建台水泥公司榮譽出品



雙 象 牌

波特蘭水泥

PORTLAND CEMENT

### 服務週到・歡迎採用

- 採用西德 WEDAG 設計、日本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承造之最新機器設備，性能優越，效率特高。
- 暢銷國內外，用戶一致讚揚。
- 品質管制嚴密，完全符合國際水準。

總 公 司：台北館前路46號建業大樓5號  
電話：3 6 3 1 6 1 - 4

台中營業所：台中市中正路二四號二樓  
電話：8 5 6 4

台南營業所：台南市中山路九七號  
電話：2 8 7 8 7

高雄營業所：高雄市中正四路八二號  
電話：2 2 3 6 3 8

高 雄 廠：高雄市左營區半屏山後巷一號  
電話：2 3 1 1 1 1 - 5



拾

穗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政部台誌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立威到請印沖色彩  
備設子電標準達柯

1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 · 22474

**威利照相器材公司**

高雄市中山一路二八一號

電話：232712